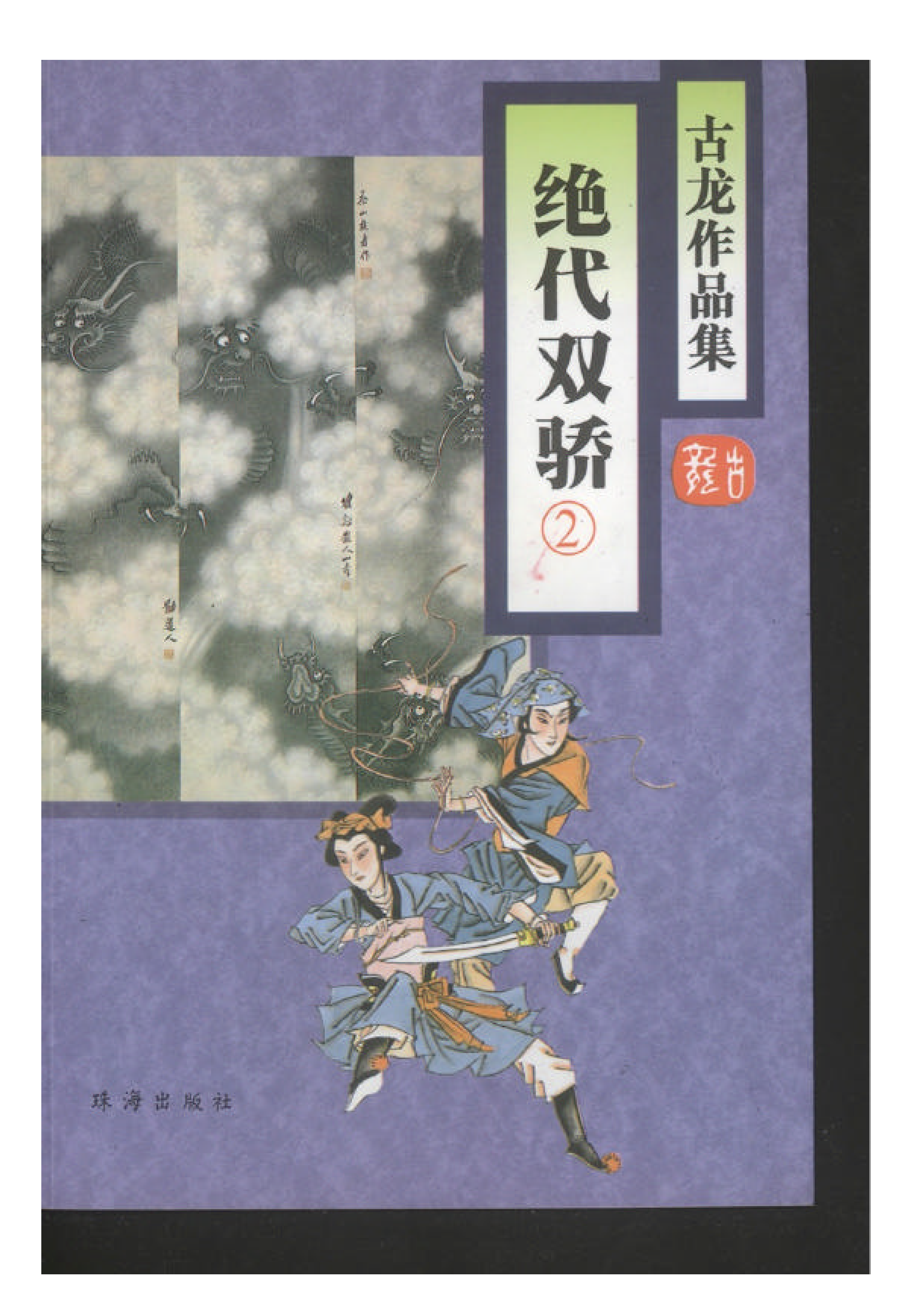

古龙作品集
绝代双骄②
珠海出版社

第三八章　江南大侠

小鱼儿埋头苦吃了半个时辰，总算放下筷子，摸着肚子笑道：“肚兄肚兄，今日我总算对得起你了吧！”

玉面神判笑道：“酒菜都已够了么？可要再用些瓜果？”

小鱼儿笑道：“我很想，只是肚子却不答应。”

玉面神判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我等总算不负神锡道长之托，已尽过地主之谊了。”

小鱼儿眨了眨眼睛，道：“你话里好像有话……”

玉面神判霍然长身而起，缓缓道：“阁下不妨先推开窗子看看。”

小鱼儿推开窗子一瞧，只见这一段街道上，竟已全无灯火行人，却有数十条劲装大汉，将酒楼团团围住。

再瞧这酒楼之上，也再无别的食客，只有个店小二站在楼梯口，面上满是恐怖之色，两条腿不停地抖。

小鱼儿歪着头想了想，笑道：“这算什么？”

玉面神判脸色一沉，冷冷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神锡道长托我好生招待你，我等便尽了地主之谊，但还有一人，却托我等来取你的头颅，你看怎样？”

小鱼儿哈哈大笑道：“我这颗脑袋居然还有人要，这倒真是荣幸之至，但要我脑袋的这人又是谁？你总该说来听听。”

玉面神判冷笑道：“你只需知道他有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已足够了。”

小鱼儿目光转处，只见江玉郎等人俱是满面喜色，鬼影子等人却是面色凝重，满脸杀气。

这些人早已将他围住，这许多武林高手将他围在中央，他简直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更何况他还有只手是和江玉郎连着的，他根本连逃都不能逃。

小鱼儿长叹一声，苦笑道：“看来，今天我只得将脑袋送给你们了……一盆蜜汁火腿就换去了我的脑袋，这岂非太便宜了些！”

“金狮”李迪“呛”的拔出了腰畔紫金刀，厉声道：“你还要我等动手么？”

小鱼儿笑道：“用不着了，只是不知道你的刀快不快？若是一刀包险可以切下脑袋，我倒想借来用用。”

“金狮”李迪狂笑道：“好，念你死到临头，还有谈笑的本事，某家就把这柄刀借给你！”

手扬处，紫金刀“夺”的钉在桌上，小鱼儿缓缓伸出手，去拿这柄刀，无数道比刀光更冷更亮的眼睛里，都在瞧着他这只手。

玉面神判冷冷地瞧着他，突然自怀中摸出了对判官笔，那是对十分精巧的兵器，发亮的竹杆上雕着精致的花纹。

小鱼儿的指尖停留在刀柄上，没有拔。

玉面神判缓缓道：“你为何不拔，你拔出这柄刀来，就可以一刀砍向我，或是别的人，或是将刀架在江玉郎的脖子上，逼我们放你走。”

小鱼儿的手指轻点着刀柄，没有说话。

玉面神判道：“你不敢拔这柄刀的，是吗？只因你自己也知道，只要你拔出这柄刀，只有死得更惨。”

小鱼儿觉得自己的手很冷，而且在流汗。

玉面神判叱道：“ 念你是个聪明人，且给你个速死，咄，去吧！ ”
手腕一抖，判官笔闪电般向咽喉“ 天突 ”穴点了出去，这“ 天突 ”乃是人身必死大穴之一，纵然被常人拳脚打中，也是难以救治，何况是这等点穴名家掌中的纯钢判官笔，小鱼儿历经大难不死，岂知竟要死在这里！
眼看这发亮的笔尖已到了咽喉。他竟躲都懒得躲了，躲开这一招，第二招反正还是要来的，既然要死，何不死得痛快些。
哪知就在这时，突听“ 叮 ”的一声，一只酒杯自窗外直飞进来，不偏不倚套住了判官笔的笔尖。
那判官笔去势是何等凌厉，酒杯又是何等容易破碎，奇怪的是，酒杯远远飞来，套住笔尖，居然还是完整的。
玉面神判手腕反似被震得麻了麻，大惊之下，后退三步，厉喝道：“ 什么人？ ”
这时新月方自升起，淡淡的月光下，只见对街 ” 老介福绸缎庄 ” 的招牌上赫然坐着一个人。
这人满头蓬头，敞着衣襟，手里提着个特大的酒葫芦，正在嘴对嘴的狂饮，酒葫芦遮去了他的面目，也看不出他是谁。
但小鱼儿却已瞧出来了，暗道：“ 此人来了，又有好戏瞧了。 ”
玉面神判手腕一震，笔尖上的酒杯直飞出去，直打对面那人的胸膛，他自信手上劲力，无论是谁，只要被这酒杯击中，身上必定要多个窟窿，只听又是“ 叮 ”的一声，酒杯打在那人身上，片片粉碎。
那人却竟似全无感觉！
玉面神判面色更变了，花惜香、白凌霄，李明生等人，拔刀的拔刀，拔剑的拔剑，一时之间刀光剑影大作。
“ 鬼影子 ”何无双身子也不见动弹，人突然飞了出去，此人号称轻功江南第一，身手之轻捷果然不同凡俗。
只见他人在空中，手里已有十余点寒光暴射而出。
对街那人突然哈哈一笑，一股闪亮的银光，自口中射了出来，暗器立刻被打飞，银光直射到何无双身上。
这轻功第一的鬼影子竟也被打得飞了回来，回时比去时更快，直飞入窗子，飞过桌面，“ 砰 ”的撞在墙上。
那股银光到这时才四溅散开，玉面神判远远便觉得酒气扑鼻，那人嘴里喷出来的，竟只不过是口酒！
他一口酒竟然就将何无双击退，众人不禁都变了颜色，白凌霄等人初生之犊不怕虎，各展刀剑，便要扑过去。
只听“ 呼 ”的一声，接着“ 僻僻啪啪 ”一连串声响，白凌霄等人手里的刀剑已全不见了，一个个捂着脸，半边脸色红得像是茄子，就在这刹那之间，这几个人竟已每人重重挨了个耳刮子。
再瞧对面那人，不知何时已端端正正坐在何无双方才坐过的位上，左手仍拿着那酒葫芦，右手却杂七杂八拿了一大把刀剑，白凌霄等人认得，这些刀剑正是自己的，但若问他们怎会到了别人手上？他们只怕谁也回答不出。
江玉郎瞧见这人，面色变得毫无人色，玉面神判心计最深，在未知这人来历之前，生怕李迪等人鲁莽闯祸，当下抢先一步，干笑道：“ 这位兄台贵姓大名？为何无端出手伤人？ ”
那人眼睛一斜，冷冷道：“ 谁是你的兄台，你是什么玩意儿？ ”

玉面神判勉强忍住怒气，铁青着脸道：“在下萧子春，江湖人称玉面神判。”

那人哈哈大笑道：“好个响亮的名头，你配么？”

笑声中手一送，将一大把刀剑全送到萧子春面前，雪亮的刀头剑尖，在灯光下像是猛虎的獠牙。

玉面神判一惊之下，不由得伸手去接，再看自己手里那对判官笔不知何时已到了对方手里。

那“金狮”李迪没有吃过苦头，浓眉一轩，便待发作。江玉郎在桌下扯了扯他袖子，悄悄说了句话。

李迪面色立刻也变得全无人色，失声道：“你……你便是‘恶赌鬼’轩辕三光！”

轩辕三光冷笑一声，也不说话，却自桌上拔起了那柄紫金刀，反手一刀，向旁边一个茶几砍了下去。那茶几上点着只儿臂般粗的蜡烛。

轩辕三光这一刀砍下去，蜡烛仍是蜡烛，烛台仍是烛台，茶几仍是茶几，他这一刀像是根本砍空了。

但突然间，烛光竟缓缓分了开来，接着蜡烛、烛台、茶几，全都分成了两半，向两边直倒下去。这一刀出手：众人更是面如死灰。

轩辕三光一扬紫金刀，“夺”的钉入梁上，梁上积尘，簌簌而落，他再也不瞧一眼，一屁股坐下，冷冷道：“儿子们眼见老子来了，怎地还不快摆上酒菜！”

他这句话说的虽然无理，但听在众人耳里，再也无人敢顶撞于他。

李迪“砰”的一拍桌子，大喝道：“小二，瞧见老子来，为何还不摆上菜来。”他看来人虽最是粗豪，但做保镖的人，究竟能屈能伸。

那店伙魂魄早已骇飞了，此刻哪里还禁得起这一声大喝，口中刚说了声“是”，人已直滚下楼去。

少时酒菜摆上，萧子春、李迪抢着要来斟酒。

轩辕三光眼睛一瞪，道：“谁要你斟酒，除了对面两个姓江的娃儿，全给老子远远站开。”

他居然拿起酒壶，替小鱼儿倒了杯酒，又替江玉郎倒了杯酒，小鱼儿满怀吹喜，江玉郎却已骇破苦胆。

轩辕三光端起酒杯，道：“喝！”

小鱼儿一饮而尽，江玉郎也不敢怠慢，他刚放下杯子，只见轩辕三光眼睛已在盯他，咯咯笑道：“你可知道这酒叫什么酒？”

江玉郎道：“弟……弟子愚昧，实在不懂。”

轩辕三光大声道：“这一杯叫赌酒，无论谁喝了老子倒的酒，都得和老子赌一赌。”

江玉郎骇得手一抖，酒杯也摔在地上。

轩辕三光眼睛一瞪，道：“怎么？你不赌？”

江玉郎道：“吐……吐……吐……”

他骇得舌头都麻了，竟将“赌”字说成了“吐”。

轩辕三光大笑道：“好，你龟儿要赌啥？”

江玉郎道：“吐……吐什么……都可以。”

轩辕三光道：“好，老子就赌你这条手臂。”

江玉郎两腿一软，从椅子上滑了下去，小鱼儿笑嘻嘻将他拉了起来，道：

“你怕什么？反正也未必一定输的。”
轩辕三光厉声道：“坐直了，说，你要怎样赌？”
江玉郎目中竟流下泪来，转眼去瞧萧子春等人，但这些人此刻哪里还敢替他出头？
突然间，一人朗声笑道：“轩辕先生若要赌，在下可以奉陪，寻这等黄口孺子来赌，岂非无趣么？”
小鱼儿转眼望去，但觉眼睛一亮。
一个青衫秀士已飘飘走上楼来。
灯光下，只见此人眉清目秀，面如冠玉，他含笑走过来，风神更是潇洒已极，小鱼儿自出道江湖以来，除了那无缺公子外，就再未见过如此令人着迷的人物。
萧子春等人见到他来了，都不禁在暗中长长松了口气，喜动颜色，江玉郎更是欢喜得几乎要跳了起来。
轩辕三光目光闪电般在他身上一转，也不禁为之动容道：“你是谁？”
这人微笑一揖，道：“在下江别鹤。”
轩辕三光目光闪动，厉声道：“江湖传言，江南一带，出了个了不起的英雄，乃是燕南天之后第一个当得起‘大侠’两字的人物，莫非就是你？”
江别鹤笑道：“那只是江湖朋友抬爱，在下怎担当得起。”
轩辕三光指着江玉郎摇头叹道：“虎父犬子……虎父犬子
突又一拍桌子，大喝道：“他既是你的儿子，你莫非要代他与我赌一赌？”
江别鹤道：“轩辕先生若有兴致，在下自当奉陪。不知轩辕先生赌注如何？”
轩辕三光微一思索，浓眉轩起，大声道：“你我两人无论谁输了，便任凭对方处治！”
这赌注说出来，众人不禁俱都失色，这“任凭对方处治”，委实令人心惊，胜的一方若令败的一方去做件绝不可能、甚至丢人现眼的事，那岂非比“死”更痛苦百倍，尤其是以江别鹤这样的身分，他若输了，就算想死，也先得做了对方要求之事才能死的。他就算死也不能食言背信。
众人只道江别鹤绝不会答应，哪知他只是淡淡一笑道：“就是这样也好，但如何赌法，还请见告。”
轩辕三光见他如此轻易便答应了这赌注，也不禁为之动容，端起面前酒杯，一饮而尽，大笑道：“好，江南大侠果然豪气干云，我定了赌注，如何赌法便由得你，这是我的规矩。”
江别鹤笑道：“既是如此，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走过去，搬了张小圆桌来，又将一大碗满满的鱼翅羹放在桌子中央，轩辕三光瞧得奇怪，道：“这又算了什么？”
江别鹤缓缓道：“你我依次往桌上击一掌，谁若要将这碗鱼翅羹震得溅出，或是使得碗落下去，那人便算输了。”
他口中说话，一掌向那桌面拍了下去。
他这一掌似乎也未用什么气力，但那坚硬的梨木桌面在他掌下竟像是突然变成了豆腐似的。
他一掌切下，竟穿透了桌面，桌上那碗盛得满满的鱼翅羹，果然还是纹风不动，没有溅出一滴。
江别鹤微微笑道：“你我一掌击下，必定穿透桌面，是以就算你我两人

都未将这碗鱼翅羹震倒，到了后来，桌面上俱是掌痕，那中央一块，总要落下去的，谁击下最后一掌，谁就输了，是以桌子越小，胜负便越早。”

众人都已被这种掌力惊得呆了，直到此刻才喝出采来，就连小鱼儿也不能例外，他实也未见过这种掌力。

轩辕三光面色也已变了，站在那里，怔了许久，喃喃道：“这样的赌法，倒真连我也未曾见过。”

江别鹤笑道：“在下已击下了第一掌，此刻该轮到轩辕先生了。”

轩辕三光突然仰首狂笑道：“我‘恶赌鬼’平生与人大赌小赌，不下万次，从未有一次还未赌时，便已先认输了……”

他突又顿住笑声，目光凝注江别鹤，道：“但这次，我不必赌，已认输了……我掌力纵能穿透桌面，却万万不能令这碗见鬼的鱼翅羹一滴也不溅出来。”

众人长长嘘了口气，大喜狂欢。

轩辕三光惨然一笑，背负双手，道：“现在，你要我怎样，只管说吧！”

江别鹤微一沉吟，走过去倒了两杯酒，笑道：“在下且敬轩辕先生一杯。”

轩辕三光仰首一饮而尽，“砰”地放下酒杯，厉声道：“现在轩辕三光是生是死，往东往西，凭阁下吩咐！”

第三九章　假仁假义

江别鹤微笑道：“在下要轩辕先生做的事，方才不是已做过了么？轩辕先生的赌注既已付清，为何还要说这样的话。”

轩辕三光又怔住了，呐呐道：“你……你说什么？”

江别鹤笑道：“输的一方，既是任凭胜方处置，在下就罚轩辕先生一杯酒，此刻轩辕先生酒已饮下，正是银货两讫，各无赊欠了。”

轩辕三光木立当地，喃喃道：“你若能杀了我，江湖中谁不钦服，你若要我做件事，无论奇珍异宝，名马灵犬，我也可为你取来，但……但……”

他长叹一声，苦笑道：“但你却只是要我喝一杯酒，”

江别鹤笑道：“若不是在下量小，少不得还得多敬几杯。”

轩辕三光突然举起那酒葫芦，一口气喝了十几口，伸手抹了抹嘴唇，仰天长笑起来，道：“好！果然不愧是‘江南大侠’！我轩辕三光平生未曾服人，今日却真的服了你江别鹤了！”

大步走过去，拍了拍小鱼儿肩头，道：“小兄弟，你的事我已管不了啦，但有‘江南大侠’在此，你再也不必怕那些鼠辈欺负了，我且去了……再见！”

说到“再见”两字，人已出窗，眨眼便消失在夜色中。窗外凉风习习，一弯新月正在中天。

江别鹤目送他去，喃喃叹道：“此人倒不愧是条好汉！”

“玉面神判”萧子春陪笑道：“此人名列‘十大恶人’，江兄不乘机将之除去，岂非大可惜了？”

他口中虽以兄弟相称，但神情却比弟子待师长还要恭敬。

江别鹤正色道：“这样的英雄人物，世上有几个？萧兄怎能轻言‘除去’两字，何况，此人除了好赌之外，并无别的恶迹。”

萧子春垂首笑道：“是，小弟错了。”

江别鹤笑道：“更何况他只要赌输，便绝不抵赖，纵然输掉头颅，也不会皱一皱眉头，试问当今天下，有他这样赌品的人，能有几个！”

小鱼儿突然叹了口气，道：“只可惜轩辕三光没有听见你这番话，否则他真要感激得眼泪直流了。”

江别鹤目光上下瞧了他一眼，展颜笑道：“这位小兄莫非也是犬子好友？”

小鱼儿道：“好友两字，我可实在不敢当。”

江别鹤目光一闪，已瞧见了他们手上的“情锁”，微微笑道：“这旁门左道的区区之物，我自信还能将之解开，小兄你只管随我回去……”

小鱼儿笑道：“我也实在很想随你回去，只是这里还有人等着宰我，怎么办呢？”

江别鹤皱眉道：“谁？”

小鱼儿道：“自然都是些威名赫赫的英雄豪杰，七八个成名的大英雄等着宰我一个人，这岂非光荣之至。”

江别鹤目光一转，满屋子的人俱都垂下了头，萧子春、李迪等人更是面红耳赤，江别鹤缓缓道：“我可保证，这种事以后绝不会发生了。”

突听窗外远处黑暗中有人高歌。歌声随风传来，喝的竟是：“江南大侠手段高，蜜糖来把毒药包，吃在嘴里甜如蜜，吞下肚里似火烧，糟！糟！糟！天下英雄俱都着了道……”江别鹤神色不变，微微笑道：“得名之人，谤必

随之，我既不幸得名，挨些骂也是应当的，此等小人，你若去追他，岂非反令他得意。”小鱼儿笑眯眯瞧着他，道：“我小鱼儿也很少服人，今天也倒有些服你了……”

若没有自己去看过，准也不会相信“江南大侠”注的竟是这样的屋子。那只是三五间破旧的屋子，收拾得虽然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但陈设却极为简陋，也没有姬妾奴仆，只有个又聋又哑的老头子，蹒跚地为他做些杂事。

小鱼儿随着他走了两天，才走到这里。

这两天小鱼儿更觉得这“江南大侠”实非常人，一个在武林中有如此大名的人，对人竟会如此客气，这大概除了江别鹤外，再没有人能做到了，和他走在一起，就如同沐浴春风一般，无论是谁，都会觉得很舒服、很开心的。

走进了这间屋子，小鱼儿更不免惊奇。江别鹤微笑道：“这庄院昔日本是我一个好友诸葛云的，他举家迁往鲁东，就将庄院送给了我，只可惜我却无法保持它昔日的风貌，想起来未免愧对故人。小鱼儿叹道：“名震天下的‘江南大侠’，过的竟是如此简朴的生活，千百年来，武林中只怕没有第二个了。”江别鹤正色道：“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我从未忘记。”

小色儿叹道：“你真是个君子。”

少时菜饭端来，也只是极为清淡的三四样疏菜，端菜添饭摆桌子，竟都是这领袖江南武林的盟主自己动手的。这样的生活，与他那炫目的名声委实太不相称。

小鱼儿喃喃道：“难怪天下江湖中人都对你如此尊敬，一个人能忍别人之所不能忍，自然是应当成大事的。”

江别鹤闪亮的目光转注着他，忽然道：“我看来看去，越看越觉得你像我昔日一位恩兄。”

江别鹤叹道：“他是昔日江湖人中温文风雅的典型，也是千百年来江湖上最著名的美男子，我为小儿取‘玉郎’这名字，正也是为了纪念他的。”

小鱼儿笑道：“你看我像个美男子？我这人若也可被称为‘温文风雅’，那么天下的男子就没有一个不是温文风雅的了。”

江别鹤微笑道：“你也许并不十分温文风雅，但你的确有他那种无法形容的魅力，尤其是你笑的时候，我不相信世上有任何少女能抗拒你微笑时瞧着她的眼睛。”

小鱼儿大笑道：“我但愿能有你说的这么好，也但愿能就是你说的那人的儿子，只可惜我爹爹也和我一样，纵然是个聪明人，但绝不是什么美男子，而且他现在也正活得好好的，也许正在他那张逍遥椅上抽着旱烟哩。”

他大笑着站了起来，走了出去。江玉郎也只有跟着他。

小鱼儿又笑道：“我实在想陪你多聊聊，却又实在忍不住要去睡了……希望你明天能找几个有用的锁匠来；能将这见鬼的‘情锁’打开。”

江别鹤叹道：“这一路上我几乎已将鄂中一带有名的巧手锁匠都找过了，我实也未想到这‘情锁’的机簧竟造得如此之妙。”

他一笑又道：“但你只管放心，就在这两天我必定能寻得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到了我这里，你什么事都不必再烦心了。”

小鱼儿笑道：“所以我现在只要一沾着枕头，立刻就会睡得像死人似的。”

江玉郎现在就像是已突然变成了一个世上最听话、最老实的孩子，老老实实的随他走了出去。

江别鹤温柔地瞧着他们的背影消失，缓缓在袖中摸索着，竟摸着了柄长不过一尺的短剑。

这短剑的剑鞘黑黝黝的，看来毫不起眼，但等到江别鹤抽出这口剑来，屋子里却像是有电光一闪。森冷的剑气，立刻使烛火失去了光彩。

那又聋又哑的老头子，远远站在门口，此刻也不禁打了个冷战，他瞪大了眼睛，像是在说：“你手里的明明已是削铁如泥的宝剑，却又为什么不为他人将那见鬼的‘情锁’削断？”

江别鹤抬起头，瞧见他这充满惊疑的目光，像是已瞧破了他的心意，微微一笑，缓缓道：“我此刻自然还不能将那‘情锁，削断，那孩子一肚子鬼主意，谁也猜不到他要干什么，我只有叫玉郎时时刻刻地监视着他……有了那‘情锁’，他就是想溜想跑，却也是跑不走的了。”

可惜他说话的对象只不过是个又聋又哑的老头子，他无论说什么，这老头子都是听不见的。

走廊上，有个小小的灯笼，昏黄的灯光，照着荒凉的庭园，一只黑猫蹲踞在黑暗里，只有眼睛闪着碧绿的光。

小鱼儿和江玉郎走在这曲廊上，脚下的地板吱吱直响，远远有风吹着树叶，小鱼儿缩起了脖子，苦笑道：“任何人若在这种地方住上十年，不变成疯子才怪。”

江玉郎道：“你放心，你用不着住十年的。”

小鱼儿笑道：“你终于说话了……，方才在你爹爹面前，我还以以你变成哑巴哩。”

江玉郎道：“在我爹爹面前敢像你那样说话的人，世上只怕也没有几个。”

小鱼儿瞧着那黑黝黝的后园，笑笑道：“这后园你去过么？”

江玉郎道：“去过一次。”

小鱼儿道：“你在这里也住了许久，只去过一次？”

江玉郎道：“去过一次的人，你用鞭子抽他，他也不会去第二次了。”

小鱼儿笑道：“那里面难道有鬼？”

江玉郎道：“那种地方，鬼也不敢去的。”

他打开一扇门，悬起了一盏灯，小小的屋子里，有几柄刀剑，一大堆书，自然，还有张床。

小鱼儿眼珠一转，道：“这就是你的卧房？”

江玉郎长长叹了口气，道：“一年多没有回来，此刻看见这张床，也不觉亲热得很。”

小鱼儿笑道：“瞧见你那些宝贝朋友之后，打死我也不相信你以前会老老实实睡在这张床上，你难道真的憋得住？”

江玉郎突然一笑，道：“半夜我不会溜出去么？”

小鱼儿道：“我自然知道大户人家的子弟，都有半夜溜出去的稚癖，但你爹爹可与别人不同，你怎能逃得过他的耳目？”

江玉郎眨了眨眼睛，道：“你可知我为什么要住在这屋子里？”

小鱼儿道：“不知道。”

江玉郎道：“只因这屋子距离我爹爹的卧房最远，而且窗子最多……这本来应该是佣人住的地方，但我却抢着来睡了。”

小鱼儿笑道：“据我所知，这只怕是你最聪明的选择了！”

回到了自己的卧房，江玉郎终于也放下了心，睡到床上，还没有多久，

便已真的睡着，而且睡得很沉。他也用不着再去提防小鱼儿，他也实在累了。小鱼儿也像是睡得很沉。

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一阵轻轻的脚步声走了过来，走到门外，停了停，轻轻敲了敲房门。门里没有应声，这人将门推开一线，瞧了瞧，然后这脚步声又走了回去，竟像是走入了那荒凉的后园。

这连鬼都不敢去的地方，他三更半夜去做什么？

小鱼儿突然张开了眼睛，自头发里摸出了根很细很细的铜丝，竟将这铜丝刺入那“情锁”上的一个小洞里。他耳朵贴在这“情锁”上，将那铜丝轻轻拨动着——他眯着眼睛，聚精会神地，就像是在听着什么动人的音乐。

突然，轻轻“喀”的一响，那鄂中所有的巧匠都打不开的“情锁”，居然被他以一根细细的铜丝拨开了。

他面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挥动着那只失去自由已久的手随手点了江玉郎的“睡穴”。

江玉郎睡得更不会醒了。

小鱼儿瞧着他得意地笑道：“你自以为聪明，其实却是个呆子，竟一直以为我真的弄不开这见鬼的情锁，你也不想想，我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

“恶人谷”中既然有最出色的强盗，自然也有最出色的小偷，在最出色的小偷手下，世上哪有打不开的锁。

但他为什么却一直宁愿和江玉郎锁在一起？宁愿受各种气？他心里究竟又在打着什么主意？莫非他早已猜到江玉郎的父亲必定是个神秘的人物？莫非他早已猜到这地方必定有一些惊人的秘密？

他要和江玉郎锁在一起，莫非只不过就是要到这里来！而且还可令别人都因此而不再防着他。任何人都以为他是摆脱不了江玉郎的，有江玉郎时时刻刻、寸步不离跟着他，别人自然都放心得很。

但这时，小鱼儿已溜出了窗子。竟向那连鬼都不敢去的后园掠了过去。这时，那脚步声入园已有许久了。

小鱼儿掠入那圆月形的门时，只瞧见远处有灯火闪了闪，然后，便是一片黑暗，灯火竟似熄灭。

黑暗中，树木在风中摇舞，仿佛是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妖魔，正待择人而噬，天上虽然有黯淡的星光，但星光却更增加了这园林的神秘和恐怖，风很冷，但小鱼儿掌心却是湿湿的，已沁出了冷汗。

假如是别人，此刻早已退回去了。但小鱼儿却不是“别人”，小鱼儿就是小鱼儿，天下独一无二的小鱼儿，他若要前进，世上再无任何事能令他后退。

他早已认准了方才那灯火闪动之处，他就直掠过去。但园林中只有枯萎了的树木，颓败了的山石小亭，方才那一点灯火，早已不知到哪里去了。

走着走着，小鱼儿突然迷失了方向。一阵风吹过，他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寒噤，他忽然发觉自己根本不知道该走到哪里去？该找些什么？

就在这时，一条黑影自黑暗中窜了出来！小鱼儿魂都几乎被骇飞了，黑影窜过去，竟是条黑猫！但这黑猫又怎会入了这后园？又怎会突然窜出来？

小鱼儿心念一转，绝不再多想，立刻伏到地上，前面有一堆碎石瓦砾，还有一片枯萎的菊花。

他身子刚伏下来，十余丈外，突然有一扇窗子亮起了灯火，接着，一条人影缓步走了出来。这人手掌着灯，灯光照着他的脸，赫然正是江别鹤！

只听他“咪呜”一声，那黑猫便向他窜了过去，窜入他怀里，他反手扣起了门，抱着黑猫走了回去。
小鱼儿伏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灯火，刚刚去远，园林中像是更黑、更冷。小鱼儿又等了许久，才悄悄爬了起来，悄悄走过去，走到前面，才瞧出那里有间小小的花房。
门，已锁上了。
于是小鱼儿又有了机会施展他开锁的本事。
他轻轻推开了门，点着他方才从桌子上偷来的火折子，花房里蛛网密布，角落里堆着些破烂的花盆、枯叶、木炭，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半夜三更，江别鹤跑到这什么也没有的破屋子里来做什么？
风吹着窗户，吱吱作响，风从破了的窗纸里吹进来，就像是一只冰冷的鬼的爪子，在摸小鱼儿的背脊。小鱼儿真想逃走，逃回床上，用棉被盖住头，这种地方，真是连鬼也不会愿意来的。
但连鬼也不来的地方，岂非最好隐藏秘密！
他目光四下转动，瞧了半晌，也瞧不出这屋子里有什么可疑之处，屋子里到处都积着灰尘，像是已许久没有人来过！但江别鹤方才明明来过，灰尘上怎会没有他的脚印？小鱼儿心一动，俯身摸了摸，那灰尘竟是粘在地上的，除非你用力去搓，否则什么痕迹也不会留下。
小鱼儿几乎跳了起来，他知道这屋子必有地道，但他将每个角落都找遍了，还是找不出有什么机关消息。
他几乎绝望了，仰面长长叹息了一声，蛛网。在风中飘摇，有些蛛网已被风吹断了，蜘蛛正忙着在重新结起。但有一张蛛网，任凭风怎么吹，却动也不动。
这种事别人也不会注意，但世上再也没有一件事能逃过小鱼儿的眼睛，他立刻窜了过去！
他发现这面蛛网竟是以极细的钨金丝做成的！他立刻一跃而起，将这面蛛网一拉。
只听“格”的一声，接着，又是一连串“格格”声响，蛛网下的一堆枯柴突然缓缓移动，露出一个洞来！小鱼儿也曾见过许多设计巧妙的秘密机关，但却从未见过有任何一处比这更巧妙、更秘密。
除了没有窗子，这实在是一间最标准的书房，就和世上大多数读书人读书的地方完全一样。
书房的左右两壁，是排满了书的书橱书架，中间是一张精雅的大理石书桌，桌上整齐地排列着文房四宝。
除此之外，自然还有盏铜灯，小鱼儿点燃了它，然后，便坐在那张舒服的大椅子上，他开始静静地想：“我若是江别鹤，我会将秘密藏在什么地方？”
任何一间书房里，可以收藏秘密的地方都很多，但假如那秘密是一些纸张，最好是藏在什么地方？
最好自然是藏在书里！但这里有成千成百本书，他又会藏在哪本书里？
自然要藏在别人最不会翻阅的一本书里——虽然，这里绝不会有人走来翻他的书，但他却也会习惯地这样做的。
小鱼儿站了起来，仔细去瞧那书架。他一本本地瞧，书架上有石刻的《史记》、《汉书》，还有些手抄的珍本杂记，每本书都已积着灰尘。
江别鹤到这里，自然不会是为了看书，这些书上自有积尘，但这里……

就在这里，却有本书非常干净。

这本书不算薄，小鱼儿抽下来，书皮上写的是：“本草”。

小鱼儿笑了，就发现这本书中间已被挖去了一块，四边却粘在一起，就像是个盒子。

书中被挖去的地方，竟放着几张精巧的人皮面具，还有三两个小瓶子，这显然是易容的工具。

但小鱼儿却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他再找，又找出个同样的“书盒子”，这里面也有几只小木瓶。瓶子里装的竟是非常珍贵的毒药！

小鱼儿叹了口气，再找，他又找出一叠数目大得骇死人的银票，还有张很大的名单。他也懒得去瞧那些名字，只瞧见每个名字下却有个括弧，括弧里有的写着“少林”，有的写着“武当”，每一个都写的是名门大派，也许，这些是江别鹤派到这些门派中奸细的名字。

但小鱼儿却也懒得管它，这些虽然都是惊人的秘密，但却不是小鱼儿所要找的，他失望地坐了下来。

突然，他瞧见书桌旁有些矮几，矮几上堆满了纸，各色各样的纸，他眼睛像是一亮，抓起一叠纸。

纸质很轻，很薄，却带着韧性，这种纸，在当时是非常特殊的，小鱼儿也不过只见过一次。但他却知道这种纸的味道！只因他曾经将一张同样的纸吞入肚里。

这叠纸，正和他从铁心兰处得来的那“燕南天藏宝图”的纸质是完全一样的，他死也不会忘记。

他仔细地刮了一小撮尘土，轻轻抹去最上面一张纸上，纸上便现出了花纹，果然正是那藏宝图的图形。

要知那藏宝图为了要求逼真，是用木炭条画的，在上面的一张纸上画过最后一张图后，又恰巧没有再动过这叠纸。

小鱼儿长长叹了口气，喃喃道：“伪造那藏宝图的人，果然就是他！要害得天下英雄自相残杀的人，果然就是他！”

他冷笑道：“好一个大仁大义的‘江南大侠’！我早知道你有不可告人的野心，否则你又怎会如此矫情，如此做作？……你不但想将天下英雄俱都瞒在鼓里，竟还想将不易收服的人俱都用计除去，好让你独霸天下！”

他小心地将一切又重归原位，喃喃又道：“你若不惹我，你的事我本也懒得管的，但谁叫你害得我也上了次大当，我若不教训教训你，岂非对不住自己！”

他吹熄了灯，退了出去！将机关也回复原状。

只因他知道此刻就算要揭破江别鹤的阴谋，别人也不会相信的，江别鹤实在装得太好了。所以他只有再等，反正江别鹤是跑不了的。

江玉郎还在沉沉的睡着，甚至连姿势都没有变，他的头埋在枕头里，那副已打开的“情锁”也仍挂在手上。

小鱼儿不动声色地上了床，又将手套入“情锁”里，“格”的锁上，此刻他什么都不再想。

他要舒服地睡一觉，养足精神好对付明天的事。但他眼睛还没有闭上，屋子里突然有火光亮起。

小鱼儿一惊，张开眼，便瞧见一个人笑嘻嘻地站在床头，闪动的火光，照着他苍白的脸，照着他诡秘的笑容……

这人竟赫然是江玉郎！但江玉郎不是明明睡在他旁边么？又怎会站到了床头！小鱼儿跳了起来，再看他身旁的人。

他身旁的人也抬头向他笑，却是那又聋又哑的残废老人……小鱼儿怔了半晌，突大笑道："我明明知道江别鹤是个厉害的人物，怎地还是小估了他？"

江玉郎冷笑道："这也很好笑么？以我看来，你本该痛哭才是。"

只见江别鹤缓缓走了进来，含笑瞧着他，柔声道："你发现了那么重要的秘密本该快快逃走才是，但你居然还能不动声色地回来，你的确有惊人的胆子。"

小鱼儿道："你明明知道我已发现了你的秘密，居然还能不动声色地等我回来，等我再将自己锁起……唉，你的确了不起。"

江别鹤道："你小小年纪，居然能骗过了我，居然能找出我的秘密，这实在是我绝未想到的事，的确令人佩服。"

小鱼儿道："你竟能令天下人都相信你是个大仁大义的英雄，竟能令每个人都对你如此尊敬，当真不愧为一代枭雄。"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竟互相推崇起来，假如有不相干的人旁边听着，谁也不会猜到他们心里在打什么主意。

江别鹤叹道："我实在很爱惜你的才智，但你为什么偏偏要来和我作对，我既然知道了那些秘密，我纵然爱惜你，也只有忍痛割爱了。"

小鱼儿叹道："我实在也很爱惜你的才智，很愿意见到你大事成功，但你为什么偏偏要做出那些见鬼的藏宝图来，害得我也上了次当。"

江别鹤面上突然微微变了颜色，失声道："你怎知道那藏宝图与我有关？"

小鱼儿道："若不是那藏宝图，我又怎么来到这里，我又怎会辛辛苦苦地来发掘你的秘密？只要你不惹到我，你的秘密关我屁事？"

江别鹤瞧了江玉郎一眼，道："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小鱼儿笑道："我瞧见你这'犬子'身上居然也有张藏宝图，我就问他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说，是从你书房偷来的，那时，我就想，如此重要的藏宝图，你怎能随便放在书房里？那时我心里就已有些疑心。"

江别鹤道："你怀疑得很好。"

小鱼儿道："我又听人说，这'犬子'的父亲乃是一代大侠，我又想，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一代大侠怎会养得出如此卑鄙无耻的儿子。"

江别鹤微笑道："你骂得也很好。"

小鱼儿道："后来我瞧见你，居然住在这种地方，居然自己搬桌子端菜，身旁只用了又聋又哑的老头子，我又想，这人若不是圣贤，就必定是我从未见过的大奸大恶之徒，因为世上只有这两种人能做出这样的事。"

江别鹤笑道："我自然不太像是圣贤。"

小鱼儿道："所以我就一心探一探你的秘密。"

江别鹤叹道："你实在太聪明了，这实在是你的不幸……"

小鱼儿道："我若老实些，只怕就能学会装傻了。"

江别鹤道："只可惜你只怕永远学不会了。你可知道今天晚上你并不是唯一想害我的人？"

小鱼儿道："还有谁想害你？"

江别鹤道："昨夜已有人到我卧房里去过了，他先将迷香吹进来，再撬开窗子，显然是要来杀我，只可惜我昨夜并未睡在这里。"

小鱼儿道：“ 不错，你昨夜是和我一起睡在新滩口的客栈里的……但你又怎会知道有人曾经进过你的屋子？ ”

江别鹤笑道：“ 今天我回来时，那屋子里还有残余的迷香气味，窗台上也还留下浅浅的足印，昨夜想来杀我的人，并不是老手。 ”

小鱼儿叹道：“ 他若是老手，今夜就不会来了。 ”

江别鹤附掌道：“ 不错，只因他不是老手，所以今夜还会来的。 ”

小鱼儿苦笑道：“ 所以你就要我睡在你屋子里，代替你被人杀死，你不但可借此杀了我，还可借此捉住那人，那么，你杀他时，还可说是为我报仇，别的人若是知道此事，少不得又要称赞你的仁义。 ”

江别鹤大笑道：“ 和你这样聪明的孩子说话，当真有趣得很……我甚至根本不必说出来，你便已知道我的心意， ”

第四〇章　冤家路窄

小鱼儿果然被送到江别鹤卧房的床上。

“情锁”还是他自己打开的，但锁一开，他身上“肺俞”、“心俞”、“督俞”、“脯俞”、“肝俞”、“胆俞”、“脾俞”、“三焦俞”等八处穴道，立刻就被江别鹤一一点遍。

现在，他睡在床上，眼睁睁瞪着屋顶，心里索性什么也不去想，反而在数着绵羊，一只两只……但他直数到八千六百五十四只，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

他数着绵羊，心里不由得就想到桃花，想到桃花那红红的、像是苹果般的脸，于是他立刻又想起铁心兰。他从来不知道人类的联想力竟是如此奇怪，你越是不愿意去想一个人，那人总是偏偏会闯入你心里来。

“铁心兰此刻在哪里？也许正在和那温文风雅的无缺公子开心地谈着话，但我却在这里等死。”小鱼儿闭上眼睛，拼命令自己不要去想她，但铁心兰偏偏还似在他眼前，穿着一身雪白的衣服，站在灿烂的阳光下。这就是他第一眼瞧见她时的模样。

若不是铁心兰，他又怎会得到那见鬼的“藏宝图”，若不是那“藏宝图”，他又怎会来到这里？

他再去数绵羊……八千六百五十五……八千六百五十六……但一只只绵羊的头，竟都变成了铁心兰。

突然间，窗外轻轻一响。接着，便有一阵淡淡的香气飘了进来。

小鱼儿立刻屏住了呼吸，暗道：“来了，终于来了，江别鹤果然算的不错……唉，我连手指都不能动，屏住呼吸又有什么用？”

他大半个脸都埋在枕头里，只露出半只眼睛。他就用这半只眼睛往外瞧。

只见窗子轻轻开了一线，接着，一条人影闪身而入。这人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衣，手上拿着柄闪亮的柳叶刀，行动显得十分轻灵矫捷，而且胆子也真不小。

刀光忽然闪亮了她的脸。小鱼儿恰巧瞧见了她的脸，他立刻骇呆了。这大胆的黑衣刺客，竟是铁心兰！

世上怎会有这样巧的事？莫非是小鱼儿看花了眼！但他看的实在不错，这人的确是铁心兰。

她一闪进屋子，瞧见床上有人，就也不瞧第二眼，一步窜到床前，一刀向床上的头颅砍了下来。小鱼儿既不能动，也不能喊，心里更不知是什么滋味，他竟要死在铁心兰手里，这岂非是老天的恶作剧！

江别鹤父子就在门外偷偷地瞧着，只待她这一刀砍下，他们立刻就要冲进去——这一刀眼见已砍下去了！小鱼儿的头眼见已要离开脖子！

哪知就在这时，突听“格”的一声，铁心兰手里高举着的柳叶刀，竟突然奇迹般一断为二！

江别鹤父子俱都吃了一惊：“是谁有这等身手？”

铁心兰更是面无人色，后退两步，似欲觅路而逃。这时窗外已飘入一条人影，就像是被风吹进来的一朵云。淡淡的星光照进窗户。

星光下，只见这人身上穿着件轻柔的白麻长衫，面上带着丝平和的微笑，在淡淡的星光下，看来仿佛是天上的神仙，从头到脚，都带着种无法形容的慑人魅力，但谁也说不出他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

江别鹤竟也不觉被他这种风雅而华贵的气质所慑，竟怔在门外，再也想不起武林中哪有这样的少年。小鱼儿却一眼便认出了他，更几乎晕了过去。

他自然就是世上所有人类最完美的典型——无缺公子。

铁心兰又不禁后退两步，嘶声道：“是你？你……你怎会来的？”

无缺公子微微笑道：“自从前天你苦心讨来这‘鸡鸣五鼓返魂香’，我就觉有些怀疑，所以这两天来，我一直在暗中跟着你。”

铁心兰轻轻跺脚道：“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你为什么要阻拦我杀他？”

无缺公子柔声道：“江湖中人人都说‘江南大侠’是位仁义的英雄，你纵然对他有些气恼，也不该如此杀了他。”

铁心兰颤声道：“你……你知道什么？你可知道他……他杀死了我爹爹？”

这时，江别鹤终于推门走了进去，满面俱是惊奇之色，像是对什么事都不知道似的，抱拳笑道：“两位是谁？……在下平生从未妄杀一人，又怎会杀死姑娘的爹爹，姑娘只怕是对在下有所误会了。铁心兰眼睛都红了，厉声道：5“我爹爹明明留下暗号，告诉我他要来寻你，但到了这里后，便未曾再出去，难道不是被你害死在这里！”

江别鹤道：“这位姑娘是……”

铁心兰大声道：“我姓铁，我爹爹便是‘狂狮’铁战！”

江别鹤笑道：“原来是铁姑娘，但在下可以名誉担保，铁老先生确未来过此间，姑娘不妨仔细想想，在下若真的杀了铁老先生，那是何等大事，在下纵要隐瞒，江湖中也必定有人知道的，何况，在下也未必就想隐瞒的。”

“狂狮”铁战乃是“十大恶人”之一，江湖中想杀他的人，本就不只一人，若有人杀了他，非但人人称快，而且人人都要称赞几句，江别鹤这番话虽然说的话中带刺，但却大有道理。

铁心兰正和她爹爹一样，是个毛栗火爆的脾气，虽然寻来拚命，但她爹爹究竟是否死在这里她却根本未弄清楚。此刻她听了这番话，心中虽然气恼，却也反驳不得。

江别鹤已向无缺公子抱拳笑道：“公子人中龙凤，在下走动江湖数十年，却也从未见过公子这样的人物，不知可否请教尊姓大名？”

无缺公子微笑道：“在下花无缺，阁下……”

江别鹤长揖道：“在下便是江别鹤。”

铁心兰突又跳了起来，大声道：“你是江别鹤，那么床上的又是谁？”

江别鹤暗笑道：“这女子看来秀气，其实却只怕是个鲁莽张飞，竟直到此刻才问床上的是谁……”心念转动，人已走到床边，拍着小鱼儿道：“此乃在下故人之子，今日远道而来，是以在下便将卧塌让给他……贤侄快快醒来，见过花公子，”

手掌拍动间，他已解开了小鱼儿的穴道，但却又轻轻按在死穴之上，只要小鱼儿说出一个字对他不利，他手掌一用力，小鱼儿第二个字便再也说不出了。

小鱼儿仍埋在枕头里，突然憋着喉咙道：“我早已醒了，只是懒得和他们说话而已。”

江别鹤故意皱眉：“你怎可如此无礼？”

小鱼儿道：“江湖中谁不知道你老人家大仁大义的英雄，但他们却要赖你老人家胡乱杀人。这种不明是非的人，我和他有什么好说的。”

江别鹤本道小鱼儿纵然被挟，最好也不过开口而已，哪知小鱼儿竟为他辩白起来，这倒是他未曾想到的事。

突听铁心兰失声道：“你……你……”瞧了无缺公子一眼，突然一笑，柔声道：“你既没有杀死我爹爹，也就算了，我们走吧。”

却不知小鱼儿虽然憋住嗓子，但铁心兰对他朝思夜想，时刻未忘，又怎会听不出他的声音。

她心中正自惊喜交集，突又想到无缺公子若是知道小鱼儿在这里，小鱼儿还有命么？是以立刻拉着花无缺就走。

这几人关系当真是复杂已极，江别鹤纵然是个聪明人，一时之间，却也难以弄得清，反而笑道：“花公子既来寒舍，怎可如此匆匆而去……”

花无缺笑道：“在下也久闻江南大侠名，正也要多领教益，只是……”

小鱼儿见他要走，本已在暗中谢天谢地，此刻突又听他有留下来的意思，一急之下，忍不住大声道：“只是你若真的要见我江老伯，本该等到明日清晨，再登门拜访，三更半夜的越窗而来，成何体统？”

花无缺面色突然一变，沉声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铁心兰拼命拉他袖子，道：“管他是谁，咱们快走吧。”

她直将花无缺拉出窗子，才松了口气，哪知眼前人影一花，花无缺已不见了，再瞧他人已到了小鱼儿的床头。

小鱼儿整个头都埋在枕头里，心里不住骂自己该死，江别鹤见花无缺去而复返，更是莫名其妙。

只见花无缺面沉如水，一字字道：“此人可是江鱼？”

江别鹤怔了怔，强笑道：“公子可是认得我这位贤侄？”

花无缺长长吐了口气，展颜笑道：“很好，好极了，你居然没有死。”

江别鹤见他如此欢愉，却也想不到他欢喜的只是为了可以亲手杀死小鱼儿，还当他必是小鱼儿的好友，当下笑道：“他自然不会死的，谁若要害他，在下也不会答应。”

花无缺悠悠道：“你不答应？”

江别鹤见他神色有异，心里正奇怪，小鱼儿已跳了起来，躲在他背后，向花无缺做了个鬼脸，笑道：“谁若想杀死‘江南大侠’的贤侄，岂非做梦。”

花无缺缓缓道：“在下对‘江南大侠’虽然素来崇敬，但却势必要杀此人，别无选择！”

江别鹤又是一怔，失声道：“你……你要杀他？”

花无缺叹了口气，道：“在下委实不得不杀。”

江别鹤瞧了瞧小鱼儿，不禁暗道一声：“糟，我终于还是上了这小鬼的当了。”

要知他话既已说到如此地步，以他的身份地位，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眼看别人在他面前杀死他“贤侄”的。

小鱼儿瞧他神色，心里真是开心得要命，口中却叹道：“江老伯，你就让他杀死我吧，这人武功高得很，反正你老人家也不是他的敌手，江湖中人也不会耻笑你老人家的。”

江别鹤暗中几乎气破了肚子，面上却微笑道：“花公子当真要令在下为难么？”

花无缺沉声道：“阁下但请三思。”

突然间，江玉郎捂着肚子冲进来，面色苍白得可怕，身子也不住颤抖，

指着小鱼儿道：“他……他送来的酒中有毒！”

江别鹤面色也立刻惨变，回身瞪着小鱼儿，厉声道：“我父子待你不薄，你……你为何要来害我……难怪你自己一滴不尝，原来你竟在酒中下了毒！”

这变化不但大出花无缺意料之外，连小鱼儿也怔住了。

但他立刻便又恍然，不禁暗骂：“好个小贼，好阴损的主意这主意的确是个高招，情况一变，变得连江别鹤父子自己都要杀他了，自然再也用不着阻拦花无缺。

只见江别鹤突然自怀中拔出那柄宝剑，怒骂道：“我待你如子如侄，不想你竟为了这区区一柄剑便要置我于死地，你……你这种忘恩负义全无天良之人，若是容你活下去，还不知有多少人要死在你手里，我岂能不为世人除害！”手腕一抖，短剑直刺小鱼儿的胸膛。

哪知他剑方刺出，花无缺已轻轻托住了他的手腕。

江别鹤又是一惊，既惊于这少年出手之快，更不知这少年为何又反过头来阻拦于他，失声道：“公子你……你为何……？”

花无缺道：“抱歉得很，在下必须亲自动手！”

他突听江玉郎惨呼一声，倒在地上。

江别鹤也立刻捂住肚子，惨笑道：“既是如此，在下……在下……”

话未说完，倒退几步“噗”地坐倒椅上。

花无缺叹了口气，自怀中取出个小小的玉瓶，送到江别鹤手里，道：“这仙子香与素女丹一外敷，一内服，可解世间万毒，阁下但请自用，恕在下不能亲自为贤父子效劳了。”

他虽有行动，虽在和别人说话，但目光却始终眨也不眨地盯在小鱼儿身上，他已尝过小鱼儿诡计的滋味，这一次哪敢有丝毫大意。

小鱼儿也知道自己这一次只怕是休想再能跑得脱的了，索性盘起双腿，坐在床上，笑嘻嘻地瞧着他道：“我居然没有死，真该恭喜你才是。”花无缺一笑道：“不错，你居然未死，实乃我之大幸。”

小鱼儿笑道：“你自信这一次真的必定能杀死我？”

花无缺道：“这一次你纵然再想自杀，也是绝无可能的了。”

小鱼儿扬了扬眉，道：“哦？”

花无缺缓缓道：“在这样的距离之内，无论任何人的手只要一动，我便可先点下他左右双臂一十八处穴道。”

他淡淡说来，就像是在说一件最简单最轻易的事，但小鱼儿却知道他说的绝没有半句假话。

窗外，铁心兰突然将柳叶刀弹得“叮叮”作响，她这柳叶刀本是鸳鸯两柄，断了一柄还剩下一柄。

小鱼儿眼珠子一转，笑道：“你可敢让我自己走出去？”

花无缺微微一笑，道：“你想你能逃得了么？”

小鱼儿笑道：“你何必多心，我只不过是不愿意被你抱出去而他一跃下床，瞧了江别鹤父子一眼，若是别人，此刻少不得要大声揭破这父子两人的奸谋。但小鱼儿却知道那不过是白费气力，他说的话花无缺根本连一字也不会相信。那是个很老式的窗子，小鱼儿摇摇摆摆地一脚跨了出去，他瞧着铁心兰，铁心兰也在瞧着他，那双美丽的眼睛里究竟含蕴着多么复杂的情感？这只怕谁也分不清。

柳叶刀仍被她弹得“叮叮”直响，夜风中已颇有寒意。

小鱼儿笔直向前走，也不回头去瞧花无缺，他知道花无缺必定不会离他很远的，他再瞧也是没有用。他摇摇摆摆走过铁心兰身旁。

突然间，刀光一闪，柳叶刀向小鱼儿身后直劈过去。

刀是劈向花无缺的，花无缺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得先闪避——铁心兰刀法也算一流高手。刀光闪处，小鱼儿已向前一跃而出。

只听铁心兰叱道：“接住……”

哪知刀在半空突听“叮”一声，剩下的这柄柳叶刀也突然奇迹般折为两段，自空中直跌下来。

花无缺已又到了小鱼儿身后，道：“你还要往前走么？”

他语声仍是那么平和，面上也仍然带着微笑，就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更绝不去瞧铁心兰一眼。他若去瞧铁心兰，铁心兰怎有颜面见他，他一生中绝不会伤害任何一个女孩子，何况这女孩子是铁心兰。

小鱼儿叹了气，只得再往前走。

他走了几步，忽然叹道：“你对女孩子可真不错。”

花无缺笑道：“这是我从小的习惯。”

小鱼儿道：“假如那女孩子很丑呢？”

花无缺道：“只要是女孩子，就全是一样。”

小鱼儿笑道：“我真想找个很丑很丑的女孩子来……癞痢头、帚把眉、葡萄眼、塌鼻子、缺嘴巴，再加上大麻子……我倒要瞧你对她如何？”

花无缺道：“抱歉得很，你只怕没有这机会了。”

小鱼儿忽又叹了口气，道：“这实在是件令人很难想象的事，你要杀一个人时，居然还能不慌不忙地和他谈笑聊天，这……这简直不可思议。”

花无缺淡淡笑道：“聊天和杀人，完全是……”

小鱼儿苦笑道：“完全是两回事，是么？”

花无缺道；“不错，我自己要和你聊天，但我得的命令却要我杀了你，所以这完全是两回事，互相绝没有关系。”

小鱼儿叹道：“我真不懂，你怎能将这两件事分开的？”

花无缺道：“这是我从小所得的教训，”

小鱼儿道：“你真是个听话的孩子。”

花无缺笑了笑，道：“你还要往前走么？”

小鱼儿苦笑道：“你要杀我，不是我要杀你，你并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

花无缺缓缓道：“那么……就在这里停下吧。”

小鱼儿四望一眼，淡淡的星光下，远处龟山巨大的山影朦胧，近处垂杨的枝条已枯萎……

小鱼儿喃喃道：“奇怪，江南的秋，怎会来得这么早，我江鱼又怎会死得这么早？……”

直到花无缺等人俱己去远，江玉郎才跳了起来。

江别鹤也坐直了，瞧着他笑道：“想不到你应变的机智竟还在我之上。”

江玉郎垂首道：“孩儿怎及爹爹、孩儿只不过是……”

江别鹤叹道：“你在你自己爹爹的面前，并不需要太用心计，就算你智计强胜于我，我难道还会对你怎样不成？”

江玉郎道：“是。”

江别鹤抚摸着那玉瓶，皱眉道：“仙子香，素女丹，……想不到那花无缺竟是‘移花宫’的弟子，此人出现江湖，我倒要留意些才是。”

江玉郎道：“他武功虽高，但却完全不懂事，又有何可怕？”

江别鹤叹道：“此人大智若愚，又岂是你所能揣测。”

江玉郎笑道：“但那位铁姑娘，却的确有些大愚若智，不过……她爹爹是否真的没有来过这里？你老人家是否真的没有杀他？”

江别鹤冷冷一笑，道：“我虽然真的没有见到过‘狂狮’铁战，但像她那样的女孩子，说出来的话却很少会有假的。”

江玉郎皱眉道：“她既没有说假话，而你老人家又真的没有见过‘狂狮’铁战，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江别鹤沉声道：“这就是说，‘狂狮’铁战虽然来过，但却改扮成另一种模样，而我竟一时疏忽，没有认出他来。”

江玉郎道：“但……但那女子又说她爹爹到了这里后，便未曾出去。”

江别鹤悠悠道：“不错，他此刻或许在这里。”

江玉郎动容道：“在这里？”

江别鹤冷笑一声，长身而起，冷冷道：“你莫要忘记，此间除了我父子之外，还有一个人的。”

江玉郎失声道：“你老人家是说那老聋子？”

江别鹤冷笑道：“他难道不能装得又聋又哑么？”

江玉郎道：“但你老人家曾经偷偷从他背后走过去，在他耳畔把那面大锣敲得山响，我从前面看，他真的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

江别鹤道：“有定力的人，纵然山崩于前，也不会眨一眨眼睛的。”

江别鹤立刻放低了语声，道：“你老人家可知道此刻他在哪里？说不定已经逃走了也未可知，”

江别鹤却放大了声音，厉声道：“他以为我不会怀疑到他，所以必定尚未逃走，此刻我父子只要瞧见了他，就立刻将他杀死，绝不要再给他说话的机会，‘宁可错杀一百好人，也不要漏掉一个奸细！’这句话你切切不可忘记！”

江玉郎听他声音说得这么响，心里不禁大是奇怪！

“那老头子若非聋子，听见这话岂非要跑了么？”

但转念一想，立刻又恍然！

“爹爹想必已知道他就在附近不远，他若骇得跑了，岂非便可证明他就是‘狂狮’铁战，那时再追也不迟。”

只见江别鹤“砰”地一声，推开了门！

第四一章　流浪江湖

门外是条走廊，走廊的尽头有间小屋，屋里有炉火，火上烧着壶水，老人正蹲在壶边，等着水沸。他动也不动地蹲在那里，显得那么安详，那么宁静。

他这一生中已“等”了多久？还要“等”多久？对于“等”他自然比少年人有更多的忍耐。

江别鹤厉声道：“很好，你装得很像，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你的命！”他一步窜过去，手掌向老人顶门直击而下。

老人却抬起头来，向他一笑，指着炉子的水壶，像是在说：“水开了，我就替您沏茶。”

江别鹤这只手掌终于只轻轻落在他肩上，这老人若是听见他说的一个字，笑容又怎会如此安详。

淡淡的星光，照在花无缺脸上。真是张毫无瑕疵的脸。天下少女们梦里所幻想的白马王子，就该是这模样。

小鱼儿瞧着他，忽然笑道：“你知道么，你‘无缺’这名儿的确取得很好，你的确没有什么缺憾……你出身于世上名声最响的武林圣地，你少年英俊，不虑钱财，你的武功可使江湖中每一个人都对你恭恭敬敬，你的美貌、谈吐和风神，又可使天下每一个少女都对你着迷，你的名誉也无懈可击，令人甚至在背后都不能骂你。”

他摇着头笑道：“天下若真有一个完美无缺的人，那人就是你。”

花无缺微微笑道：“多谢夸奖。”

小鱼儿悠悠道：”但我却忽然发觉，你还是少了样情感，你彻头彻尾是个没有情感的人，你身上流的血，只怕都是冷的。”

花无缺淡淡一笑，道：“是么？”

小鱼儿大声道：“你不服么？好，我问你，你可真的懂得什么叫爱，什么叫恨？你可曾尝过爱的滋味？恨的滋味？”

他一步步往前走，接道：“你甚至连烦恼都没有，老、病、愁、闷、贫苦、失望、悲伤、羞侮、恼怒……这些本是全人类都不能避免的痛苦！但你却一样也没有……一个完全没有痛苦的人，又怎能真正领略到欢乐的滋味。”

他长叹了一声，缓缓接道：“你既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也没有真正恨过一个人，你没有痛苦，也没有欢乐……别人也许都羡慕你，我却觉得你活着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花无缺默然半晌，神色竟还是那么安详，绝没有任何变化，他只不过是淡淡笑了笑，道：“也许你说得不错，这只怕也是我从小的环境造成的。”

小鱼儿苦笑道：“不错，只有‘移花宫’才能造出你这样的人，使你变成个活动的木头人。你虽然对每个人都谦恭有礼，但心里却绝不会认为他们值得尊敬，你虽然对每个女孩子都温柔体贴。但也绝不是真的喜欢她们。”

他又长叹一声，道：”就算你要杀人，你心里都未必认为他是该杀的。”

花无缺叹道：“这的确是遗憾得很。”

小鱼儿仰天一笑，道：“好，现在我后己说完了，你只管动手吧，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在几招内将我杀死！”

花无缺道：“你可要使用兵器？”

小鱼儿道：“我没有兵器。”

花无缺柔声道：“你若愿使用兵器，我可以陪你到有兵器的地方，让你选择一样。”

小鱼儿苦笑道：“你明明知道我纵有武器，也非你敌手，你明明要杀死我，还要对我如此客气，若是别人，必定要认为你是个阴险毒辣的人，但我却知道你不是，因为你连虚伪作假都不会，因为你根本不必作假。”

花无缺道：“你实在很了解我。”

小鱼儿道：“你再想找一个这么了解你的人，只怕很难了。”

花无缺叹道：“不错。”

小鱼儿抹了抹发干的嘴唇，道：“我不要用兵器，你动手吧。”

花无缺仰头瞧了一眼，秋风吹过，一片枯叶飘落了下来，星光更淡了，大地充满了萧瑟之意。

他叹了一声，悠悠道：“这样的天气……”

小鱼儿接道：“这样的天气，的确很适于杀人。”

突听铁心兰冷冷道：“这样的天气，只令我觉得冷得很……”

她突然走过来，身上竟已是完全赤裸着的！

星光，柔和地洒了她全身。

世上绝对无法再找出一样比这赤裸的少女胴体更美、更眩目的东西来，简直美得令人窒息。一瞬间，小鱼儿和花无缺呼吸都为之停顿。

花无缺颤声道：“你……你……”

铁心兰转身面对着他，悠悠道：“你看我美么？”她起伏着的胸膛，在月光下看来是那么苍白。

花无缺不由自主闭起了眼睛，道：“你……你为什么要……”他刚闭起眼睛，铁心兰已扑上去紧紧地抱住了他。

花无缺只觉得一个冰冷的、柔滑的身子，缠住他的身子，他的心房突然猛烈地跳动，手足也颤抖起来。

他一生中从未有这种感觉，他仿佛要晕迷、爆烈……他根本不知该如何是好。

铁心兰颤声道：“死人，你……你还站在这里？”

小鱼儿站在那里，像是已发了呆。

铁心兰嘶声道：“你这样……你还不走？”

小鱼儿目中突然流下泪来。

这几乎是他平生第一次流泪，他也不知道这是感激的泪？是悲伤的泪？是愤怒的泪？还是羞愧的泪？

花无缺的手根本不敢去碰铁心兰的身子，自然也挣不脱她，额上已有了汗珠，只有连声道：“放手……放手！……”

铁心兰也是流泪满面，道：“你……你再不走，我就死在你面前！”

小鱼儿道：“我……我……”

他最后瞧了铁心兰一眼——那无辜而纯洁的胴体，那满脸晶莹的泪珠，这必将令他永生不能忘怀。他狂吼一声，发疯似的转身奔了出去。

小鱼儿像一条负伤的野兽，在这秋夜中的原野里狂奔着，也不知究竟奔出了多远，更不知已奔到何处？

他已再没有眼泪可流，他的心乱得就像是他的头发，他一生中从没有这样痛苦这么心乱过。

水田里的稻穗已长出，在晚风中像是大海的波浪。小鱼儿奔入一块稻草

中央，在星光下躺了下来。

积水的污泥，浸着他的身子，星光自稻穗间望出去，显得更遥远，更不可捉摸。

他暗问自己：“我能算是个人么？”

“我自以为谁都比不上我，我瞧不起任何人，但别人要杀我时，我却连一点法子也没有。”

“我瞧不起女人，尤其是铁心兰，只因我知道她爱我，所以就拚命令她伤心，但到头来却要她牺牲自己来救我！”

“我自以为是天下第一个聪明的人，但此刻却像条狗似的被人追逐，像条狗似的夹着尾巴逃。”

“我这次虽然逃脱了，但我这一生中难道都要这样逃么？我这一生中难道都要等别人来救我？”

“不错，花无缺的计谋也许不如我，但像他这样的人，又何必再用什么计谋？只因他有真实的本事。”

“而我……我却只想靠聪明、靠运气……一个人若只有聪明，而没有本事，那又有什么用？”

“我自以为连‘恶人谷’里的人都伯我，所以觉得很了不起，却不知他们怕我，只不过是像父母怕一个顽皮的孩子似的，若是真的动手，我能强得过屠娇娇？李大嘴？‘血手’杜杀？……”

小鱼儿就这样躺在水田里，反反复复地想着。

小鱼儿终于爬了起来，他身上满是污泥，脸上也满是污泥，他也不管，只是沿着田埂往前走。

前面有烟火点点，仿佛是个村镇市集。一家小客栈旁的空地上，团聚着一群人，里面锣鼓打得“叮咚”直响，红纸大灯笼也在风中直晃。

这自然是个走江湖的戏班子。

小鱼儿走到前面，蹲下来，一个穿着红衣服，扎着两根小辫子，眼睛大大的女孩子正在那里走绳索。另外还有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几个人，有的在旁边舞刀，有的在翻筋斗，有的在打锣，有的在敲鼓。

小鱼儿只是蹲在那里，眼前演着什么，他根本没有看，他只觉得很萧索，只是想看看人们的笑容。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模模糊糊感觉到有人欢呼，有人拍手，还有铜钱落在地上的叮叮声响。

然后人群散去了，走江湖的在收拾着家伙，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子却像是个公主似的，只是坐在那里喝水。她皱着眉瞧了小鱼儿一眼，那双大眼睛里闪着光，突然从怀里摸出了个铜板，抛在小鱼儿面前，立刻又扭转过去。

戏班子也走了，穿红衣的小姑娘昂着头走过小鱼儿旁边，像是没有在意，伸脚轻轻踢了踢，将那铜板踢到小鱼儿脚下。

这是多么善良的人们，瞧见了别人的穷困，就忘记了自己。

大人们在笑着，讨论着今天的收获可以买多少肉，打多少酒，至于明天——明天是另一个日子，他们用不着去为明天烦恼，明天纵有不幸的事，纵然没有饭吃，且等到明天再去烦恼，今天先喝了酒再说。

这又是多么豁达的人们——小鱼儿此刻想过的，正是这种只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日子。

他捡起了那铜钱，跟在他们后面走，前面不远，就是江岸，江岸停着一艘船，这就是他们的家。一个蓝布衣裤，敞着衣襟，露着紫铜色胸膛的虬髯

老人正在指挥着人将兵刃家伙搬上船去。他年纪虽已必在六十开外，但身子却仍像少年般健壮，他生活虽然落魄，但神情间却自有一股威严。

这想来必是戏班子的主人了。

小鱼儿突然赶过去，恭恭敬敬作了个揖，道：“老爷子，我也跟着你走江湖好么？”

那老人瞧了他一眼，笑了，摇头道：“走江湖可不是好玩的，要有本事，还得不怕吃苦。”

小鱼儿想了想，道：“我不怕吃苦，我会翻筋斗。”

老人大笑道：“翻筋斗？干咱们这行的谁不会翻筋斗，翻筋斗原是最简单的玩意儿……野犊子，你就翻几个让他瞧瞧，”

一条浓眉大眼的结实少年笑嘻嘻地走了出来，一挽袖子，也没摆什么姿势，就一连翻了七八个筋斗。

小鱼儿眨了眨眼睛，道：“你最多能翻几个？”

那野犊子笑道：“大概二三十个吧。”

小鱼儿道：“但我却可以翻一两百个。”

那老人笑道：“哦！能一口气翻八十筋斗的人，我少年时倒见着一个，那就是李家班头李老大，自从他挨了一刀后，就再没有别人了。”

小鱼儿道：“但我却能翻一百六十个。”

老人大笑道：“你若真能翻一百六十个……不，只要能翻八十个筋斗，这行饭就能吃上个一辈子了，虽没有什么好的吃，但也有酒有肉。”

他话未说完，小鱼儿已翻起筋斗来。

他一身铜筋铁骨，武功虽不能和绝顶高手可比，但翻起筋斗来，那可当真比吃豆子还容易。

等他翻到三十个，大家都已围了过来，他翻到六十个时，大家都已在喝彩，在为他打气。

等他翻到八十个时，大家都已瞪大了眼珠，连喝彩都忘了，那穿红衣服的少女大眼睛的光也就更亮了。

小鱼儿直翻了一百多个，才算停住，笑道：“够了么？”

老人附掌大笑道：“够了，够了……太够了，快跟着野犊子上船去，洗个脸，换件衣裳，等着吃宵夜吧，从今天起，你就是咱们海家班的人了。”

小鱼儿垂头道：“我爹爹妈妈刚死没多久，我在他们坟前发过誓，为他们守三年丧，我……我发誓说这三年绝不洗脸。”

老人叹了口气道：“可怜的孩子，想不到你还这么孝顺……我的孩子们叫我四爹，以后，你也叫我四爹吧。”

于是小鱼儿就在这走江湖、玩杂耍的“海家班”留了下来，每天翻筋斗，过着新奇却又平凡的日子。

他现在已知道这班子里的人差不多都是海四爹的侄子儿子，野犊子是他的六儿子，也是功夫最好的一个。那穿红衣裳的小姑娘，却是这班子的台柱，她叫海红珠，是海四爹在五十大寿那天生的小女儿。

除此之外，他知道的就不多了。

除了翻筋斗，别的事他几乎全都不管，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翻筋斗外，他就是坐在那里发愣。

谁也不知道他发愣的时候，正是在寻思着武功中最最奥秘的诀窍，普天之下几乎没有几个人懂得武功诀窍。

那本牺牲了无数人命才换得的武功秘笈，他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他想通了一点，等到晚上别人都睡着了时，就偷偷在江岸无人处去练，别人只觉得他有些奇怪，有些傻，但也没有人去管他。

他翻筋斗的玩意儿既十分叫座，又从不想分银子，他就算有点奇怪，有些傻，甚至有些懒，别人也都可原谅了。

现在，他不再是天下第一个聪明的人，现在，别人都叫他海小呆。

飘泊的人们，终年都在飘泊，从长江这头到那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小鱼儿也不知道究竟到过些什么地方。

这一天，船又靠岸了，他正坐在船舷洗脚，背后突然伸过来一只白白的、小小的手，递给他一个桔子。

他接过来剥了就吃，也不回头。海红珠站在他身后，等了很久，他不回头，她只有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也脱了鞋子，在江水中洗脚。

那是双白白的、小小的脚，脚踢起了水花，溅了小鱼儿一身，但小鱼儿却动也不动，也不说话。

海红珠瞟了他一眼，突然“噗哧”一笑，道：“你既然不理我，为何又吃了我的桔子？”

小鱼儿道：“我不会说话。”

海红珠笑道：“你不会说话？你难道是哑巴？”

小鱼儿冷冷道：“我不配和你说话。”

海红珠柔声道：“你不配，谁说你不配？……”

她灵活的大眼睛俏巧地转动着，抿着嘴一笑，道：“别人都叫你小呆，但我却知道你是聪明人。不但聪明，而且比别的人都要聪明得多，是么？”

小鱼儿现在最怕听的，就是别人说他聪明。

他一皱眉站起来，转头就要走，但这时他突然瞧见一群人，他立刻怔庄，就像是被钉子钉在地上，整个人都不能动！

江岸上，正有一群人，踏着青青的草地，谈笑着走了过来，他们穿着鲜艳的、轻柔的春衣，他们面上的笑容是那么开朗而欢愉，春风轻抚着他们的春衣，阳光是那么温暖，而他们正年少！

生命是可爱的，有什么事能令他们忧虑？

这欢乐的一群，正有着小鱼儿最不愿见到的人，那正是花无缺、铁心兰、慕容九和江玉郎。

江玉郎居然也和他们在一起！

此刻，一群衣着鲜明的人正围着花无缺，陪着笑，献着殷勤，他无疑正是这一群人的中心。

但他的笑，却多半是为他身旁的两个娇艳的少女而发的——铁心兰也在笑着，面上似乎充满了幸福的光采。

小鱼儿的心，火一般地燃烧起来。

他平生第一次真正感觉到嫉妒的痛苦，他如今才知道这痛苦竟是如此强烈，竟似要将他的心都揉碎。

海红珠奇怪地瞧着他，再瞧瞧这群人，她似乎已感觉到小鱼儿的悲哀与痛苦，幽幽又道：“我知道你的身世一定有很多秘密，是么？”

小鱼儿根本没有听到她的话。

现在，他又瞧见了一身淡绿衣衫的白凌霄。白凌霄正在和花无缺低声谈笑，笑得很愉快。

奇怪，花无缺怎能忍受如此庸俗浅薄的人？……唉！花无缺原是什么人都能忍受的，因为他根本未将任何人瞧在服里，对他说来，世上所有的人全都差不多，他根本不必为他们生气。

海红珠咬着嘴唇，低声道：“ 你认得他们？……我知道，你原本是属于他们那一群人的，绝不会属于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卑贱而可怜的人。 ”

小鱼儿渐渐地往后退，退入了船舱檐下的阴影。

他发现铁心兰似乎正在瞧他。

但这只不过是她不经心的一眼而已，她又怎会真的注意一个如此龌龊，如此卑贱的少年。

但小鱼儿却不能不注意她，她已长大了些，就像是朵含苞待放的牡丹，既华贵，又娇艳。

而慕容九却更清瘦，瘦得像朵菊花，虽然没有牡丹的娇丽，却另有一种淡淡的幽香，令人沉醉。

她的眼睛也更大了，但眼睛里已失去了往昔那种锐利的光芒，却换了种朦胧的忧郁，她在为什么忧郁？

海红珠轻轻走到小鱼儿面前，目中的忧郁也正和慕容九一样，她幽怨地瞧着小鱼儿轻轻地道：“ 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不理我，只因我不配和你说话，是么？我又怎比得上那两个女孩子，她们是那么高贵，而我…… ”

小鱼儿突然一把将她搂过来。将灼热的嘴唇重重印在她的嘴唇上，他的血已沸腾，他需要发泄！

在这一刹那间，海红珠只觉天地都已在她面前崩裂。她闭起眼睛，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她只觉自己似已投身于一团灼热的火焰中，全身也已燃烧起来，她全身都已融化，灵魂也已融化。这一刹那，已将她的生命全都改变。

但这在别人眼中看来，又是多么不值得重视的小事，岸上的人指点谈笑着，渐渐远去了，小鱼儿突然推开了她，跃下了船舱！

她痴痴地怔在那里，似已永远不能动了，春风仍然吹得很暖，但她的心却开始一寸寸结成冰。

她仍然闭着眼，不敢睁开，她怕那令入迷乱狂醉的美梦在她眼前粉碎，但是她长长的睫毛上已出现了一滴晶莹的眼泪。

夜已深了，谁也不知道夜是何时来的。海红珠更不知道，她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了。

灯笼已亮起，人群已聚拢，海四爹已开始用他那独特的豪爽笑声，在大声说着一些吸引人群的话。

无论她有了多大的改变，但生活却必须继续。于是，海红珠又跃上了绳索。

她麻木地在绳索上走着。人群的欢笑声，拍掌声，却似乎已距离她十分遥远，十分遥远……只因她的心，已飞驰到远方。

那地方永远春光明媚，在那地方，人们永远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厮守在一起，永远不必再装出卑贱的笑脸。

小鱼儿蹲在兵器架后，他的心也已飞驰到远方，眼前所有的事，他也是什么都瞧不见……

突然，人群中一声惊叫。海红珠竟自高高绳索上直跌下去！

海四爹、野犊子面色立刻惨变，但却仍要强笑着大声道：“ 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这算不得什么……小姑娘，站起来吧，再露两手给爷儿们瞧瞧！”

但这时人们的惊呼已变为喧笑！

有人大笑道：“ 还瞧什么，这妞儿今天心不在焉，只怕已在想汉子了。”

“ 喂，小姑娘想谁呀，是在想我？”

于是人们笑得更开心，也更低贱。

小鱼儿的血又开始沸腾！

但这时，人丛中已有个绿衣少年一跃而出，却正是白凌霄，他凌厉的目光四下一转冷冷道：“ 谁若再对这位姑娘说出一个无礼的了，我就割下他的舌头！”

另一人厉声接道：“ 老子就挖他的眼睛！”

这人也随之跃出，竟是那“ 红衫金刀 ”李明生。人群立刻静了下来，恶人，永远有人怕的。

海四爹走过来，打着揖笑道：“ 多谢少爷仗义。”

白凌霄冷冷道：“ 这也没什么！”

自怀中摸出锭大银锞，随手抛在地上：“ 今天眼见你们要白辛苦了，这就给你们买酒喝吧。”

李明生大声道：“ 这可足够买几十坛酒了，爷儿为什么赏你银子，你总该明白。”

海四爹面色变了变，但瞬即笑道：“ 红丫头，还不快过来道谢。”

海红珠垂着头走过来，脸上像是发了烧，轻轻道：“ 谢谢少爷

白凌霄倨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李明生突然拉注海红珠的手，眯着眼笑道：“ 咱们的大哥喜欢你，你陪他去喝两杯吧，”

海红珠脸色惨白，全身都颤抖起来。

海四爹强笑道：“ 咱们这孩子年纪还小，等过两年再让她陪少爷喝酒吧。”

李明生怪笑道：“ 过两年？大爷已等不及了，”

野犊子冲过来，大声道：“ 你放开她！”

话未说完，就被李明生反手一个耳光掴在脸上，他半个脸立刻肿了起来，人被打得直跌出去。

白凌霄背负着双手，皮笑肉不笑他说：“ 我看你还是乖乖地跟我走吧。”背负着的双手突然伸出去摸海红珠的脸。

海红珠已骇得啼哭起来。

突然间，一个人大步走出，一字字道：“ 谁也不能将她带走！”

海红珠眼睛立刻发了光——小鱼儿终于出来了！小鱼儿竟会为她出头，她就是死了，也没什么了。

李明生浓眉扬起，狞笑道：“ 你这脏小子，想找死么！”

反手又是一个耳光掴出去。但这耳光却永远也不会掴在小鱼儿脸上。

他的手不知怎地已被小鱼儿捉住，就像上了副铁夹子，骨头都断了，疼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小鱼儿厉声道：“ 去吧！”

喝声出口，手一扬，李明生那好几百斤重的身子，竟被他直摔出去，跌在几丈外，纵然不死，也去了半条命！

人群又惊呼起来，白凌霄面色大变，反手拔剑，“ 呛 ”的，长剑出鞘，毒蛇般直刺小鱼儿胸膛！

小鱼儿身子一偏，竟抢入剑光，一掌拍在白凌霄胸膛上，他并未用出全力，但白凌霄却惨呼一声，口中鲜血狂喷而出，整个人就像是一颗草似的软软地倒了下去。淡绿的衣衫上，染满了鲜血画成的桃花！

人群四散而逃，惊呼道：“不好了，杀人了！”

小鱼儿呆了呆，他自己实在未想到自己的武功竟如此精进，但惊呼声却使他回过神来。

现在，这里再也不能藏身了！他转身狂奔而出。

海红珠已挣扎着奔出去，嘶声道：“小呆……小呆……等等我……等等我……”

小鱼儿却头也不回，走得人影不见了。

海红珠踉跄跌在地上，满脸俱是眼泪，痛哭着道：“他走了……我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海四爹赶过来，扶起了她，他饱经世故的、苍老的脸上，也交织着许多复杂的情感，是惊奇是欣喜，也是不可避免的悲哀。

他轻抚着他爱女的头发，喃喃叹道：“他虽然不会回来了，但这也是没法子的……他本就不属于这一群，你又有什么法子拉住他……”

海红珠悲嘶道：“但我……我不能……求求你老人家……”

海四爹长叹道：“你只有忍耐，像这样的人，非但我拉不住他，世上……世上只怕没有任何人能拉住他的……你只怕是永远再也见不着他了。”

海红珠突然晕倒在他爹爹怀里，永远再不能和自己所爱的人相见，这无论对谁说来，都是不能忍受的痛苦！又何况这情窦初开的女孩子！

第四二章　巧识阴谋

小鱼儿一口气奔出数里，在荒凉的江岸倒卧下来。今夜，又是满天星光。

他做了这件事，总算出了口气，心里似已觉得轻松了些，但却又有另一个沉重的担子加了上去。

他知道自己这一走，海红珠心必定已碎了，他并未存心伤害这纯洁的女孩子，但确已伤害了她。

他仰天笑道：“你莫要怪我，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我虽然也不愿意走，但我的行迹已露，再也没法子呆在你那里了。”

天上的繁星，就像是海红珠的眼睛，每一只眼睛，都在流着泪，向小鱼儿流着泪，小鱼儿的眼睛却闭起了。

黎明时，小鱼儿已远远离开了这地方，他茫无目的向前走，更穷、更脏，他都根本不放在心上。

这天，他来到个不算很小的城镇——城镇的大小，其实也和他没什么关系，他根本就远离了人群。

他不走大街，只走陋巷，他不知不觉在一家厨房的后门停了下来，这对他说来，真是种讽刺——所有高贵的香气，都不能令他动心，但这世上最庸俗、最平凡的味道，却诱惹了他。

这厨房最大，香气也最浓，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一桶洗碗水倒了出来，倒了他一身。

他既不生气，也不动，现在，他已懂得什么事才值得他生气，像这种事你请他生气，他也不会生气的。

厨房后门里，却探出张圆圆的胖脸来，陪笑道：“对不起，我没有看见你。”

小鱼儿笑了笑道：“没关系。”

那张圆脸一笑，缩回了头，过了两盏茶的工夫，又探出头来，瞧见小鱼儿还站在那里，竟笑道：“我这里还有些饭，你要是不嫌脏，就进来吃吧。”

小鱼儿又笑了笑，道：“好，谢谢你。”

他既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也不客气，走进去就吃，一吃就吃了八碗，吃完了就站起来再笑了笑，道：“多谢。”

那圆脸一直在瞧着他，像是觉得这小伙子很有趣，小鱼儿拱了拱手就要走，这圆脸汉子竟笑道：“我这里少个洗碗的人，你要是愿意做，每天少不了有你吃的。”

小鱼儿想了想，笑道：“我吃得很多。”

那圆脸笑道：“开饭馆的，还怕大肚汉么。

小鱼儿想也不想了，一伸手就提起水桶，道：“要洗的碗在哪里？”

第二天，小鱼儿就知道这里原来是“四海春饭馆”的厨房，那圆脸汉子自然就是大师傅，名叫张长贵。

于是小鱼儿就开始每天洗碗，他发觉一个人若是躲在饭馆的厨房里，那当真是谁也不会认出他来。

这饭馆生意并不好，客人散得很早，收了炉子，张长贵常会拉小鱼儿陪他喝两杯，聊聊天。

小鱼儿喝的酒虽不少，但说的话却绝不超过三句。

有一天，锅里的油已热了，张长贵突然肚子痛，抛下锅铲就跑，小鱼儿

接着锅铲、替他炒了两样菜。

张长贵回来，不免有些担心，怕炒菜炒得不好。

却不知天下第一名厨也在“恶人谷”里，小鱼儿从小就跟他学了不少手艺，像小鱼儿这样的人，有什么学不好。

过了半晌，外面的堂倌突然唤道：“方才炒的羊肚丝和麻辣鸡，照样再来两盘。”

这一次，张长贵自然不会再让小鱼儿动手了，但又过了半晌，四海春的彭老板突然走进厨来，瞪着眼道：“方才有两盘羊肚丝和麻辣鸡是谁做的？”

老板居然走进厨房，张长贵心里已在打鼓，硬着头皮笑道：“自然是我做的。”

彭老板道：“那味道不对，不是你的手艺。”

张长贵只得如实讲了，彭老板走到小鱼儿面前，左瞧右瞧，瞧了半天，突然挑起大拇指，笑道：“佩服，佩服，瞧不出你小小的年纪，竟能做出那样的菜，连熊老爷吃了都拍手叫好，从今天起，你来掌勺吧。”

小鱼儿垂着头，道：“我不会。”

彭老板拍着他肩头，柔声道：“你就帮我个忙吧，从今以后，四海春就得靠你了。”

小鱼儿掌勺之后，四海春的生意奇迹般好了起来，远在几百里外的人，都听到了四海春有位名厨。

彭老板已将旁边的铺面都买了下来，加设了房间雅座，厨房里自然也添了人，小鱼儿每天只要动动锅铲。

他甚至连动锅铲时，心里也在想着那本秘笈上的武功奥秘，他简直就像是个得了相思病的少年，昼夜想个不停。

现在，别人都唤他俞大师傅，他说的话就是权威，他不准外人进厨房，就连彭老板都不敢进来。

但有一天，彭老板还是进来了。

他满脸兴奋之色，搓着手笑道：“俞老弟，今天你可得分外卖力才是——你猜今天有些什么人来了？”

小鱼儿淡淡道：”谁？”

彭老板大笑道：“三湘地方的一条英雄好汉今天居然赏光来到这里，这不但是我的面子，更是你老弟的光彩。”

小鱼儿心一动，道：“他又是谁？”

彭老板挑起拇指，道：“铁无双铁老爷，江湖人称‘爱才如命’，三湘子弟只要提起这名字，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小鱼儿道：“哦，是么？”

他面色仍是淡淡的，像是丝毫无动于衷，但等到菜炒完，他竟悄悄走了出去，竟第一次走出厨房。

三湘武林盟主，“爱才如命”铁无双，这名字对他的诱惑实在太大，他实在想瞧瞧这竟为了爱才，而敢将李大嘴收为女婿的人，究竟长得是何模佯，一个人居然敢将自己的独生女嫁给李大嘴，这种人连小鱼儿也不得不佩服的。

高高的木屏风，围成一间间雅座。小鱼儿从屏风的缝里瞧出去，只见一个须发皆白、满面红光的锦袍老人，高踞在酒筵的主座上。

他面上笑容虽然可亲，但神情中自有一种尊严气概，那正是惯于发号施

令的人所独有的气概，别人再也伪装不得。
小鱼儿只瞧了一眼，便已猜出他必定就是铁无双。
铁无双右面座上，坐着个高颧鹰鼻的中年大汉，目光顾盼之．间，也正像是只兀鹰一样。
铁无双的左面座上，却赫然坐着那两河十七家镖局的总镖头“ 气拔山河，铜拳铁掌震中洲 ” 赵全海。
小鱼儿想到此人在那峨嵋山洞中，口口声声将自己唤作“ 玉老前辈 ” 的神情，险些忍不住笑出声来。
除了这三人外，酒筵上还坐着八九个衣着鲜明、神情雄壮的汉子，看来也都是江湖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但这其中最令小鱼儿触目的，却是垂手站在铁无双身后的两个紫衣少年。
左面的紫衣少年浓眉大眼；紫黑面膛，就像是条黑豹似的，全身都充满了劲力，不发则已，一发必定惊人。
右面的紫衣少年却是面清目秀，温文有礼，看来就像是个循规蹈矩的书香子弟，但他偶而一抬眼，那目光却如刀锋般锐利！
这两人手持酒壶，代表着铁无双，频频向座上的人劝酒，看来纵非铁无双的子侄，也必是他的弟子。
酒过三巡，赵全海突然长身而起，四下作了个罗圈揖，仰首先喝干了杯酒，然后清了清嗓子大声道：“ 今日兄弟应铁老前辈之召而来，本该老老实实坐在这里喝得大醉而归，但在未醉之前兄弟心里却有几句话，实在不能不说。 ”
铁无双持须笑道：“ 说，你只管说，不说话怎么喝得下酒。 ”
赵全海瞪着眼睛，大声道：“ 段合肥要运往关外的那批镖银，本是咱们‘ 两河联镖 ’ 先派人到合肥去接下来的，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此事。 ”
鹰鼻大汉微笑道：“ 不错，在下也听说过。 ”
赵全海厉声道：“ 厉总镖头既然知道此事，便不该再派人到合肥去，将这笔生意抢下来，兄弟久闻‘ 衡山鹰 ’ 厉峰乃是仁义英雄，谁知……哼！ ”
“ 波 ” 的一声，他千里酒杯竟被捏得粉碎。
“ 衡山鹰 ” 厉峰神色不动，淡淡笑道：“ 做买卖讲究货比货，这和江湖道义并没有什么关系，段合肥既然要找‘ 三湘镖联 ’，在下也没得法子。 ”
赵全海怒道：“ 如此说来，你是说咱们‘ 两河联镖 ’ 比不上你们‘ 三湘镖联 ’ 了！ ”
厉峰冷冷道：“ 在下并未如此说，这全要看别人的意思。 ”
赵全海胸膛起伏，咬牙道：“ 好……很好！…… ”
突然转向铁无双，抱拳道：“ 兄弟今日虽然应召而来，但也知道铁老爷子与‘ 三湘镖联 ’ 关系深厚，也不想求铁老爷子为兄弟主持公道，只是…… ”
他“ 砰 ” 的一拍桌子，大喝道：“ 只是‘ 三湘镖联 ’ 既然如此瞧不起‘ 两河联镖 ’，咱们少不得要和他们斗一斗，尤其是姓厉的铁无双突然长身而起，纵声大笑起来，击杯笑道：“ 赵老弟，我先敬你一杯如何！ ”
赵全海击杯一饮而尽，道：“ 铁老爷子…… ”
铁无双截口笑道：“ 兄弟你说得不错，老夫世居湘潭，三湘武林中人，可说大多与老夫有些关系，厉峰算起来更可说是老夫的师侄！既然如此，老夫今日若是让老弟你就此负气而去，岂非白混了几十年江湖。 ”
赵全海的手不知不觉已握紧了刀柄，他身旁的四条大汉也变色离座而

起，厉峰面带冷笑，目光却冷锐如刀。

赵全海一字字道：“铁老爷子莫非要将兄弟留在这里？”

铁无双纵声笑道：”正是要将你留在这里，听老夫说几句话！”

他面色突然一沉，目光转向厉峰，沉声道：“老夫若要你将这票生意让给‘两河联镖’，你意下如何？”

厉峰面色也大变，道：“这……这……”

铁无双道：“老夫决不会勉强于你，但这件事老夫已调查清楚，确实是你理亏，你今日若肯接纳老夫之言，老夫便将衡山那片茶林，让作‘三湘镖联’属下的公益……江湖之中，仁义为先，你还要再思，三思！”

厉峰默然半晌，长叹上声，垂首道：“老爷子的话，弟子怎敢不听，但那茶林乃是老爷子所剩下的少数产业之一，弟子怎敢接受铁无双附掌大笑道：“只要你肯顾念武林道义，莫教我三湘子弟在江湖中被人背后指骂，我老头子那区区产业，又算得了什么！”

赵全海默然半晌，满面愧色，垂首道：“铁老爷子如此大仁大义，而弟子却……却……弟子实在惭愧，这票生意，还是由‘三湘镖联’承保吧。”

厉峰笑道：“在下不敢，这票生意是‘两河联镖’先接手的，自然还是让两河镖联承保，赵总镖头若是再谦谢，反令在下惭愧。”

这两人方才争得面红耳赤，剑拔弩张，恨不得立刻就拼个你死我活，此刻却居然互相谦让起来。

小鱼儿在外面瞧得也不禁大为感叹，暗道：“好个铁无双，果然不愧为领袖武林的人物，非但将一场争杀轻易地消弭于无形。居然还能将别人感化得也变成谦谦君子。”

只听铁无双附掌大笑道：“两位既然如此谦让，这趟镖不如就由‘两河联镖’与‘三湘镖联’联保，岂非更是皆大欢喜。”

众人一起鼓掌称喜，于是干戈化为玉帛。小鱼儿也想走了。

哪知就在这时，赵全海方自举杯笑道：“厉兄，但望此次你我能同心合力，从今以后……”

他说到“我”字，面上肌肉已突然起了阵抽搐，说到“从今以后”手掌也为之抽搐，杯中酒俱已溅出，溅得他一身。

他话未说完，“哗啦啦”，面前碗盏俱都被扫落在地。他人竟也倒了下去！

酒筵前立刻大乱！随他前来的四条大汉，有的失声惊呼，有的赶上去扶起他，突然齐地嘶声道：“不好，中毒……总镖头中毒了！”

铁无双面色大变，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两河”属下一条大汉满面悲愤，大喝道：“这是怎么回事，该问你才是！”

厉峰拍案怒道：“你这是在说谁？他吃过的酒菜咱们也吃过，难道……”

他话未说完，突然也四肢抽搐，跌倒在地上，竟也和赵全海同样的中了毒！

众人更是惊惶大乱，人人自危，每个人都吃了桌上的酒菜，岂非每个人都有中毒的可能！

厉峰既然也中了毒，下毒的自然不会是他，也不会是铁无双了，双方既然都无下毒的理，这毒又是从哪里来的，小鱼儿虽然旁观者清，一时间却也猜不出这道理。

惊惶大慌之中，小鱼儿忽然瞥见那白面紫衣少年竟悄悄溜了出来，小鱼儿身形一闪，立刻退入了厨房。

此刻厨房中的人也都已惊动而出，再无别人，小鱼儿刚退进去，那紫衣少年竟也悄悄走了进来。

外面正有大事发生，他走进厨房里来作什么？小鱼儿蹲了下去，假装往灶里添柴。

那紫衣白面少年根本没有留意到他——像他们这样的人，又怎会去留意一个添火的厨子。

他匆匆穿过厨房，走到后门，轻轻道：“ 残云。 ”

门外一人应声道：“ 风卷残云。 ”

小鱼儿眼角一瞟，只见这少年后退两步，门外一条人影一撞而入，满身黑衣，黑巾蒙面，哑声道：“ 事成了么？ ”

白面少年道：“ 成了， ”

黑衣人道：“ 好。 ”

他前后三句话一共加起来才说了九个字，但小鱼儿心头一动，只觉这语声熟悉得很，头埋得更低，几乎要钻进灶里。

黑衣人还是瞧见了他，沉声道：“ 这人是谁？ ”

白面少年道：“ 只不过是一个厨子。 ”

黑衣人道：“ 留他不得！ ”

两人身形一闪，黑衣人并指急点小鱼儿背后“ 神枢 ”穴，这“ 神枢 ”位在“ 脊中 ”穴上，乃人身死穴之一。

但小鱼儿却连闪也不闪，只是暗中运气一转，穴道的位置，便向旁滑开了半寸，用的正是武功中最最深奥的“ 移穴大法 ”，小鱼儿虽然还未练到炉火纯青，但用来对付这种情况，却已绰绰有余。

那黑衣人一指明明点在他“ 神枢 ”穴上，眼看他连声都未出，便跌倒下去，算定此人已必死无疑，冷笑一声，道：“ 谁叫你耽在这里，你自寻死路，却怨不得我！ ”

黑衣人又道：“ 快出去，莫要被人猜疑。 ”

两人再也想不到一个厨子竟身怀绝传已久的武功奥秘，自以为此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再也不瞧小鱼儿一眼，一个向前，一个向后，急掠而出。

小鱼儿还是伏在地上，就好像真的死了似的动也不动，只是他的心念，却一直在转个不停。这黑衣人的语声，竟和江玉郎有八分相似！

此人若真的是江玉郎，那么，铁无双的弟子又和江玉郎有什么关系？他们进行的究竟是什么阴谋。

小鱼儿心念一转，又想到那日在江别鹤的秘室中，所瞧见的那装着一瓶瓶珍贵毒药的“ 书匣 ”。

他那时虽然只匆匆瞧了一遍，但那匣子里的每瓶毒药都未逃过他的眼睛“ 到如今他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销魂散……美人泪……七步断肠……夺命丹……一滴封喉……散魂水……雪魄精…… ”

小鱼儿突然失声道：“ 雪魄精……不错，必定就是它！瞧那赵全海中毒时的模佯，岂非好像连肌肉都冻僵了。 ”

他立刻跳起来，扯下身上的围裙，用焦炭在围裙上写下副药方——在“ 恶人谷 ”长大的人，实在有许多好处。

赵全海、厉峰的脸，已变成一种奇异的死灰色，他们的身子本在颤抖抽

搐着，此刻却连动也不会动了。

别的人身子却在不停地颤抖着，也不知自己是否也中了毒？

更不知这毒性要到什么时候才发作。

他们就好像待决之囚般坐在那里，也不敢跑——他们自然知道只要一走动，毒性就发作得更快。

铁无双面上的笑容已不见，不停地踱着方步，搓着手，这纵横数十年的老江湖，此刻也已全失去了主意。

他仰天长叹一声，喃喃道：“这究竟是什么毒？是谁下的毒，”

那紫衣白面少年已站在他身后，道：“莫非是这菜馆里的人？……”

铁无双道：“依我看来，这毒药断非中上所有，否则我行走江湖数十年，怎会连见都未曾见过？若是我猜得不错，这……”

突听一人大声道：“你猜的确不错，这毒药确非中土所有，乃是天山‘雪魄精’！”

语声中，一人燕子般自屏风上飞掠而过，身子凌空后，抛下了样东西，口中大声接着道：“围裙上所写的药方，可解雪魄精毒，快去配药，还可有救！”

那话说得很快，身形却更快，话说到一半时，人已不见，最后那两句话，已是自十余丈外传来的！

铁无双失声道：“好快的身手！”

他一把攫取了那人抛下的东西，只不过是条油腻的围裙，上面果然写着副奇异的药方。

铁无双瞧了两眼，喃喃道：“雪魄精，居然是雪魄精……难怪我猜不到！”

众人喜动颜色，齐声道：“如此说来，总镖头岂非有救！”

白面少年脸上也已微微变色，口中却冷冷道：“说不定这也是那恶人的诡计！”

有人伸手一探赵全海的手，失声道：“不错，那厮必定又是要来害人的，中了雪魄精毒的人本该全身冻僵而死才是，但他……他身上却似火热的。”

铁无双沉声道：“你可知道，冻死的人在临死之前，非但不会觉得寒冷，反会觉得如被烈火焚烧一般，这种感觉若非身历其境，别人永远不会想到的。”

紫衣白面少年忍不住道：“那么你老人家又怎么知道？”

铁无双缓缓道：“只因我也险些被冻死过一次。”

紫衣白面少年垂下头，再也不敢说话。但他的眼角，还是盯着那条油腻的围裙。

小鱼儿已出了城镇。他自然知道那“四海春饭馆”再也不是他藏身之地了，但是他还不想露面，他还要等！

他要等到自己一露面便已轰动江湖的那一天，他才大摇大摆地走出来，让别人瞧瞧小鱼儿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现在，他还是不想管闲事，虽然他明知“四海春”的这件奇案在江湖中必将成为一个谜。

只因他知道以自己此刻的力量，就算去管这件事，也还是没有什么用的，说不定反而要赔上自己一条命。

他又茫无目的地向前走，还是那么脏，那么穷。但此刻，他的心情，他的武功，却已和往昔不可同日而语了。

绝代之英雄，终于已将长成！

这一日他又走到江岸，望着那滚滚江水，他脚步竟不知不觉间放缓了下来，他可是希望再瞧瞧那艘乌篷破船！

他可是希望再瞧瞧船上那些生活虽然卑贱，但人格却毫不卑贱的人？他可是希望再瞧瞧那双明亮的大眼睛？

江上船来船去，却再也找不到那艘破船的影子？他们到哪里去了？还不是在流浪，在飘泊……

小鱼儿站在江岸旁，痴痴的出了半天神。

突听身后衣袂带风之声响动，一人道：“有劳阁下久候，抱歉得很。”

小鱼儿心里虽然奇怪，但也不回头，也不说话。

那人又道：“阁下怎地只有一人前来？还有两位呢？”

小鱼儿还是不说话。

那人怒道：“在下等遵嘱而来，阁下为何全不理睬？”

小鱼儿终于回头一笑，道：“你们只怕找错人了吧。”

他话未说完，已瞧清了面前的三个人。

天上星光与江上渔火高映下，只见左面的一人生得又高又大，身上穿件发亮的红衣服，却赫然正是那“红衫金刀”李明生！

中央那人气概轩昂，自然正是他爹爹“金狮”李迪，还有一个紫面短须，却是那“紫面狮”李挺。

小鱼儿瞧见了这三人，还真是吃了一惊，脸上的笑容都险些僵住了，幸好这三人竟未认出他来。

“金狮”李迪皱启道：“原来是个小叫化子。”

李明生喝道：“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小鱼儿垂头道：“小人无地可去，所以才站在这里。”

李明生道：“你还不快滚，少时只怕……”

话犹未了，“紫面狮”李挺已低叱道：“来了！”

江面上，已荡来一叶轻舟。

轻舟上果然有三条人影，黑衣人影！

第四三章　奇峰迭起

小鱼儿远远在江岸旁的草丛中蹲了下来，但却不肯走，他实在穷极无聊，实在想瞧瞧热闹。

轻舟还未靠岸，三条黑衣人已飞掠而来，居然俱都是身手矫健、轻功不弱的武林高手！

当先一人身材魁伟，后面一人矮小精悍，最后的那人腰肢纤细，看来竟仿佛是个女子。

三人都是满身黑衣，黑巾蒙面，几乎连眼睛都掩住，手里都提着长长的黑包袱，包袱里显然是兵器。

他们的兵器为何也要用黑布包着？难道他们连兵器都有秘密。

李家父子已迎了上去，但两方人中间还隔着七八尺，便已停下脚步，面面相对凝神戒备。

“金狮”李迪厉声道：“三位可就是自称‘仁义三侠’的么？”

那高大的黑衣人冷冷道：“不错！”

李迪道：“敝镖局的镖车，近年来数次失手，都是三位做的手脚？”

李迪冷笑道：“三位既然连连得手，我等又查不出三位的来历，三位便该好生躲藏才是，却又为何要下书将我兄弟约来这里？”

黑衣人缓缓道：“江湖中都已知道，赵全海与厉峰已双双中毒，他们的人虽未死，但‘两河联镖’与‘三湘镖联’的威信却大伤。”

黑衣人道：“‘三湘’与‘两河’的威信受损，‘双狮镖局’自然要乘机窜起，段合肥那批镖银，自然要着落在你身上了。”

听到这里，小鱼儿心才动了，双狮父子也已为之动容。

黑衣人缓缓又道：“这趟镖关系非浅，‘双狮镖局’想也不敢自力承担，必定请得有旁人从中保证，以我三人之力，片怕也动不了它。”

“紫面狮”冷笑道：“你倒也聪明！”

黑衣人厉喝道：“所以我今日就要叫你们也保不了这趟镖，‘三湘镖联’与‘两河联镖’就算倒了霉，你们也休想占便宜！”

喝声中，手腕一抖，黑色包袱布抖落在地，露出了三件青光闪闪兵刃，乍看似钩，但钩头却是朵梅花。

“金狮”李迪失声道：“梅花钩！”

黑衣人道：“你们居然还认得这件兵刃，总算不错！”

李挺冷笑道：“你们居然敢将这兵刃亮出来，更可算胆子不小，你们难道就不怕你家仇人不声不响地摘走你们的脑袋！”

黑衣人道：“没有人会知道‘梅花钩’又已重现江湖的！”活声中，三人已直扑了上来。

那矮壮的黑衣人当先扑向李明生，此人身法最猛，招式也最猛，看来竟似与李明生有着什么仇恨！

那黑衣女子却掠向“紫面狮”李挺。她身法轻灵巧快，掌中梅花钩的招式却是迅急狠毒，刺、夺、绞、削，新奇的兵刃，新奇的招式。

“紫面狮”李挺武功虽然老练，但遇着这多门兵刃迅急的招式，一时间竟被逼得手忙脚乱。那边“金狮”李迪也已和那高大的黑衣人交上了手。

这一战已可说是十分激烈，但小鱼儿却瞧得甚是无趣，除了这“梅花钩”有些新奇的招式还勉强值得他一瞧，要知他所练的那武功秘笈，正是天下武

功之精华，那李迪等人的武功，实在连比都无法比的。

这其中最惨的就是李明生，四十招下来，他连刀法都未施展开，额头鼻洼都已沁出汗珠。

那矮壮的黑衣人却是越战越勇，突然间拧身错步，青光如落花般洒下，梅花钩已锁住了刀锋。

李明生心胆皆丧，只因他此刻前胸空门已大露，对方只要迎胸一拳击来，他纵然不死，也去了半条命！

哪知那黑衣人却只是反手给他个耳括子，沉声道：“ 这是先还你的！ ”

李明生被打得踉跄跌倒，再一跃而起，失声道：“ 还我的？ ”

突然间，只听一声长笑，一条人影闪入了钩光，接着，只听“ 嗖！嗖！嗖 ”三响，三柄梅花钩俱都已冲天飞起，两柄落在地上，一柄落入江里。

三条黑衣人只觉手腕一震，兵刃已脱手，对方用的是什么招式，是如何出手的，这三人竟全不知道。

三人大惊之下，齐地纵身后退，只见面前不知何时已多了个少年，轻衫飘飘，面白如玉。小鱼儿瞧见这少年，也不免有些吃惊——江玉郎，这面色惨白的、笑容阴森的少年却不是江玉郎是谁？但江玉郎的武功又怎会如此精进？

这问题小鱼儿自然能回答的，江玉郎也背过那武功秘笈，两年来他武功若不精进，那他简直就不是人了。

双狮父子俱都面现喜色。

黑衣人却是又惊又怒。黑衣人顿了顿脚，想是想走，但江玉郎身子一闪，已到了他们面前，挡住了他们去路，笑道：“ 这位姑娘也用布蒙住脸，是因为生得太丑？还是大美呢？ ”

那矮壮的黑衣人怒吼一声，挥拳直扑上来。武功的确不弱，李明生绝不是他的敌手，但此刻到了江玉郎面前，却半点用也没有了。

他一拳还未击出，手腕已被江玉郎擒住，轻轻一笑，他身子便飞了出去，险些落入江里。

江玉郎笑道：“ 你们既不愿说，在下也只有自己来瞧了。 ”笑声中，他已闪过那高大的黑衣人，到了那少女面前。

黑衣少女的双掌齐出，但两只手不知怎地竟被江玉郎那一只手捉住，她伸腿要踢，膝盖却也麻了。

江玉郎笑道：“ 但愿姑娘生得美些，否则在下就失望了。 ”他手掌一扬，黑衣少女的脸拼命向后退，但她面上的黑巾，还是被揭了下来。

于是星光就照上了她的脸，也照着她的眼睛。她眼睛就如同星光般明亮。

小鱼儿目光动处，几乎叫出声来，海红珠，这黑衣少女竟是海红珠！

李明生失声道：“ 是她！原来是她！ ”

江玉郎道：“ 你认得她？ ”

李明生嘶声道：“ 她就是那卖艺的女子，白凌霄大哥就是为她死的……那矮子想必就是那天被我掴了一掌的人，难怪他要找我报仇！ ”

江玉郎笑道：“ 更妙了，更妙了，梅花门下，居然做了江湖卖艺的，你们为了避仇居然不惜做如此低贱之事，这点我倒也佩服． ”

那高大的黑衣人也撕下黑巾，果然正是海四爹！他咬紧钢牙，厉声道：“ 你放开她的手！ ”

江玉郎道：“ 放开她的手也可以，但我却要先问你，那日一掌就打死白

凌霄白公子的人究竟是谁？此刻在哪里？”

海红珠娇呼道：”你想找他，你这是在做梦！”

江玉郎微笑道：“哦，做梦？……”

他手掌一紧，海红珠立刻疼出了眼泪，却仍然咬牙呼道：“像你这样的人和他比起来，连提鞋都不配。”说到后来，她声音已颤抖，显然已疼彻心骨、但她死也不肯住口。

海四爹怒吼一声，铁掌直击江玉郎背脊，江玉郎头也不回，身子也是没有动，海四爹的手臂却已被他夹在肋下，再也动弹不得。

海四爹面上青筋暴现：冷汗迸出，手臂似已将折断。他昔日本也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但此刻在这少年面前，武功竟连一成也施展不出，长叹一声，顿足道：“罢了！……”

突听一人凄声道：“我的‘神枢，穴疼呀，江玉郎，你还我命来！”

呼声尖锐凄厉，实在不像是人的声音。接着，一条人影自江岸旁的草丛里飘了出来。

夜色中，只见他披头散发，满身油污，七分像鬼，却连三分也不像人，身子飘飘荡荡，宛如乘风。

他呼声凄厉，模样像鬼，身形更如鬼魅，深夜荒江畔，骤然瞧着这样的“人”，谁能不被骇出冷汗。

小鱼儿格格笑道：“黑心贼，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却在‘四海春’的厨房里，下毒手害死了我，你陪命来吧。”

江玉郎手已松开！身子后退，嘶声道：“你……你……”

像他这样的人，本不会相信鬼魅之事，但此刻却又实在不能不信，只因他确信自己点着那人死穴时，那人是万万活不成的，而那日在“四海春”厨房里的事，天下谁也不知道，此“人”不是鬼是什么？

他牙齿打战，连话竟也说不出来，双狮父子瞧见他怕成如此模样，也不由自主随着他往后退。

小鱼儿道：“你想跑？你跑不了的……跑不了的，快拿命来吧！”他龇牙笑着，一步步往前走，身子摇摇荡荡，似将随风而倒！

海红珠也瞪眼瞧着他，突然脱口大呼道：“是你！小呆，是你么？”

小鱼儿形状虽然又改变了，但那双眼睛，那双令海红珠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眼睛，她又怎会认不出。她呼声出口，才想起自己错了，但已来不及。

小鱼儿暗暗顿足道：“该死……”

江玉郎果然已瞧出其中有诡，身形动处，直扑过来，轻风般地拍出七掌，如落花缤纷，满天飞舞。

海四爹等人瞧见变幻如此奇妙、出手如此轻灵的掌法，都不禁为之失色，海红珠更是为她的“小呆”担心。

小鱼儿却阴森道：“你还想杀我？你已杀死过我一次，再也杀不死我了！”

他身子飘飘站在那里，像是根本没有闪避，但江玉郎七掌拍过，他还是好生生的站在那里，这轻灵迅急的七掌竟似没有沾着他一片衣袂。

别的人瞧得目瞪口呆，江玉郎更是心惊胆战，狂吼一声，又是七掌拍出，掌势更急、更狠！但小鱼儿还是动也不动，这七掌还是沾不到他的边。

小鱼儿龇牙笑道：“你再也杀不死我了，此刻你难道还不信？”

江玉郎身子颤抖，额上已迸出一粒粒冷汗，别的人瞧见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也是手足冰冷。

江玉郎的十四掌竟真的像是打在虚无缥渺的鬼魂身上，他们亲眼瞧见怎能不信？怎能不怕？

海红珠瞪大了眼睛，眼里已满是泪水，但这已不再是悲伤的泪，而是惊喜的泪，兴奋的泪。

只见小鱼儿一步步往前逼，江玉郎一步步往后退，他手脚都已似有些软了，竟再无出手的勇气。

双狮父子自然已退得更远了，退着退着，转头就跑，江玉郎也突然全力跃起，凌空一个翻身，逃得比他们还快一些。

小鱼儿也不追赶，瞧着他的背影，喃喃笑道：“我不想杀你……实在不想杀你！”

海红珠已扑了过来，颤声呼道：“小呆，我知道还能见着你的，我知道……”

小鱼儿咯咯一笑，道：“谁是小呆……我是鬼……鬼……，海红珠刚扑过来，他身子已如火箭般斜斜掠过三丈，凌空再一转折，“扑咚”，落入了江心。

海红珠扑到江边，又痛哭起来，嘶声道：“你若不想见我，为什么要到这江边来……你若想见我，为什么见了我又要走？为什么……为什么？……”

小鱼儿尽量放松了四肢，飘浮在水面上，冰冷的江水，就像是一张床，天上繁星点点，他觉得舒服得很。

他总算目瞧过了他想见的人，虽然他们的变化不免令他吃惊，虽然他只瞧了一会儿，但这已足够了。

这几天来他怀疑不解的事，此刻总算也恍然大悟。那紫衣白面少年的确是和江玉郎在暗中勾结，而江玉郎却显然是“双狮”镖局的幕后主人。

那么，赵全海与厉峰的被毒，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们杯中的酒，正是那白衣少年倒的。他想着想着，突然几根竹篙向他点了过来。

他先不免吃了一惊，但立刻想到：“他们必定以为我是快淹死的人，所以要来救我的。”

他暗中好笑，索性闭起了眼睛。只觉得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将他拉上了一条船。

一人摸了摸他心口，笑道：“这小子命长，幸好遇见我们，还没淹死。”又有人替他灌下了碗热汤，替他揉着四肢。

突听一个洪亮的语声道：“这人是死的，还是活的？”

小鱼儿突然睁开眼睛，笑道：“活的！”

他张开眼睛，就瞧见一条大汉站在眼前，半敞着衣襟，歪戴着帽子，一条腿高跨在凳子上，手里拿着又粗又长的旱烟。

此刻他以旱烟指着小鱼儿，大声道：“你既是活的，为何要装死？”

小鱼儿还未说话，忽然发现这“大汉”胸脯高耸，腰肢很细，虽然浓眉大眼但却并不难看。

小鱼儿笑了笑，道：“你既是女人，为何要装成男的？”

那大姑娘瞪起了眼睛，怒道：“你知道我是谁？”

小鱼儿笑道：“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反正是个人，你已经快嫁不出去，再这么凶，还有谁敢娶你！”

他说话本来尖刻，这两年来已极力收敛，但憋了两年多，此刻又不禁故

态复萌，这正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那大姑娘拍案道：“ 你敢对我这样说话？ ”

将小鱼儿抬进来的几个少年，此刻脸都变了颜色，几个人在后面直戳他的脊梁，小鱼儿假装不知道，还是笑道：“ 为什么不敢，只要你是人，我就不…… ”

他话未说完，那几个少年已抢着笑道：“ 这位就是段合肥段老太爷的女公子，江湖人称‘ 女孟尝 ’，你总该听过，说话就该小心些。 ”

小鱼儿笑道：“ 呀，原来你就是段合肥的女儿，你爹爹可是有一批银子要运到关外去？ ”

小鱼儿耸了耸鼻子，道：“ 这船药材，是你从关外运来的么？ ”

女孟尝眼睛瞪得更大，道：“ 你怎知道这是船药材？ ”

小鱼儿笑道：“ 我不但知道这是船药材，还知道这些药材是人参、桂皮、鹿角、五加子…… ” 他一连说了一大串药名，果然正是这船上所载的药材，说得丝毫不差。 ”

莫说这几种普通的药草，就算将天下各种药草都混在一起。他也照样可以嗅得出的，此刻他一口气说完了，这些人都不禁惊奇得张大了嘴。

女孟尝眼睛里有了笑意，抽了口旱烟，“ 呼 ” 的将一口烟雾喷在小鱼儿的脸上，悠悠道：“ 想不到你这小子对药材还内行得很。 ”

小鱼儿差点被烟呛出了眼泪，揉着眼笑道：“ 我对药材非但内行，而且敢说很少有人比我再内行的！你若真的是女孟尝，就该好生将我礼聘到你家的药铺里去。 ”

女孟尝又抽了口旱烟，这次却未喷到小鱼儿脸上，而是一丝丝吐出来的，等到烟吐完了，突然转身走了进去，口中却道：“ 替他换件衣服，送他到庆余堂去。 ”

安庆 “ 庆余堂 ”，可算是皖北一带最大的药铺，小鱼儿在这里，居然做了管药的头儿。他根本用不着到柜上去，所以也不怕人认出他，每天就配配药方，查查药库，日子过得更清闲了。

这时，他才知道，那位 “ 段合肥 ”，正是长江流域一带最大的财阀，这一带最赚钱的生意，差不多都被他垄断了。那 “ 女孟尝 ” 就是他独生女儿，她据说还有两个哥哥，但却已死了，所以别人都称她 “ 三姑娘 ”。

这位三姑娘时常到庆余堂来，但她不理小鱼儿，小鱼儿也不理她，虽然小鱼儿已知道她看来虽凶，心却不错。小鱼儿越不理她，她到的次数越勤了，有时一天会来上两三次，但眼睛还是连瞧也不瞧小鱼儿一眼。

这一天小鱼儿正躺在椅子上晒太阳，初冬的太阳，晒在他身上，他觉得舒服得很，几乎要睡着了。

那位段三姑娘突然走到他面前，用旱烟袋敲了敲椅子背，道：“ 喂，起来。 ”

小鱼儿笑道：“ 我的名字可不叫‘ 喂 ’。 ”

三姑娘眼睛又瞪了起来，大笑道：“ 喂，我问你，上次你说的那批要送到关外的镖银，你怎会知道的！ ”

小鱼儿道：“ 那批镖银怎样？ ”

三姑娘冷冷道：“ 那批银子已被人劫走了。 ”

小鱼儿眼睛亮了，翻身坐起来，喃喃道：“ 奇怪！既是‘ 双狮镖局 ’接的镖，怎么还会被人劫走呢？…… ”

三姑娘冷冷道：“‘双狮镖局’的镖，怎么就不能被人劫走？……哼，我瞧那个姓李的，根本就是饭桶！”

小鱼儿想了想，又道：“劫镖的是些什么人，你可知道？”

三姑娘道：“那批镖银乃是半夜中忽然失踪的，门未开，窗未动，看守镖银的人连屁都未听见，镖银就像生了翅膀飞了。”

小鱼儿笑道：“这倒是奇案……除非那劫镖银的人会五鬼搬运法，否则就是‘双狮镖局’的人眼睛耳朵有了毛病。”

三姑娘道：“那他们就活该自己倒霉！”

小鱼儿道：“难道他们要赔？”

三姑娘冷笑道：“当裤子也得赔的。”

小鱼儿又用手摸鼻子，喃喃道：“这就怪了……我本来还以为这是‘双狮镖局’监守自盗，但他们既然要赔，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三姑娘道：“只因为他们都是饭桶，所以镖银就被人劫走，这道理岂非简单得很。”

小鱼儿缓缓道：“看来越是简单的事，说不定其中内幕越是复杂。”

三姑娘瞧着他，瞧着他的敬笑，瞧了许久，突然大声道：“你究竟是个聪明的人，还是个呆子？”

小鱼儿长长叹了口气，翻过身，把头埋在手弯里，悠悠道：“我若是呆子，日子就会过得快活多了。”

第四四章　扑朔迷离

第二天，还是个晴天，太阳还是照得很暖和。小鱼儿又躺在那张倚子上晒太阳。

他全身骨头都像是已经散了，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去想，其实，他心里想的事可真是不少。

他心里的事虽然不少，但总归起来，却只有两句话：“那批镖银怎会被劫走？是被谁劫走的？”他想不通。

这时，三姑娘居然又来了。

小鱼儿眯起了一只眼睛去瞧她，只见她神情像是兴奋得很，匆匆赶到小鱼儿面前，大声道：“喂，你错了。”

小鱼儿本来懒得理她，但听见这话，却不禁张开眼睛，道：“我什么地方错了？”

三姑娘眼睛闪着光，道：“我刚才听到这个消息，那批镖银已被夺回来了，”

小鱼儿眼睛也睁大了，道：“被谁夺回来的？”

三姑娘大声道：“那人年纪和你差不多，但本事却比你大多了，你若不像这么懒，也许还可以赶上他十成中的一成。”

小鱼儿已跳了起来，道：“你说的可是江玉郎？”

三姑娘怔了怔，道：“你怎会知道？”

小鱼儿突然大笑道：“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什么事都知道了……”

他又笑又叫又跳，三姑娘简直瞧呆了，终于忍不住道：“你难道是个疯子？”

小鱼儿突然跳起来亲了亲三姑娘的脸，大笑着道：“只可惜我不是，所以他们倒霉的日子已不远了，”他拍手大笑着，转身跳进了药仓。

三姑娘手摸着脸，瞪大了眼睛，瞧着他，就像是在瞧着什么怪物似的，喃喃道：“小疯子……你真是个小疯子。”

因为只用一根灯草，所以灯火不亮，小鱼儿出神地瞪着这点灯光，微笑着喃喃道：“江玉郎，你果然很聪明，你假装镖银被盗，再自己去夺回来……这么神秘的盗案，你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破了，江湖人有谁能不佩服你，又有谁会知道这只不过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一出丑角戏。”

他轻轻叹了口气，接道：“只有我……小鱼儿，但愿你莫要忘了这世上还有我，你那一肚子鬼主意，没有一件能瞒得过我的。”

窗外，夜很静，只有风吹着枯枝，飕飕的响。突听一人压着嗓子唤道：“疯子……小疯子，快出来。”

小鱼儿将窗子打开一线，就瞧见了披着一身大红斗篷，站在月光下寒风里的段三姑娘。

三姑娘只是咬了咬嘴唇，道：“我有事……有要紧的事要告诉你。那件事果然不太简单。”

小鱼儿眼睛一亮，道：“你又得到了消息？”

三姑娘道：“是……我刚刚又得到消息，镖银又被人劫走了！”

小鱼儿鞋子还没穿就跳出了窗子，这下他可真的吃了一惊，绝代双骄他赤着脚站在冰凉的石板上，失声道：“你这消息可是真的？”

三姑娘道：“半点不假。”

小鱼儿搓着手道：“这镖银居然又会被人劫走，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实在想不通……你可知道劫镖的人是谁么？”

三姑娘道：“这一次，和上一次情况大不相同。”

小鱼儿道：“有什么不同？难道这一次丢了镖银，他们连赔都不必赔了。”

三姑娘缓缓道：“是，他们的确不必赔了。”

小鱼儿跳了起来，大声道：“为什么？”

三姑娘垂下目光，道：“只因为‘双狮镖局’大小镖师，内外趟子手，一共九十八个人，已死得一个不剩，只剩下个喂马的马夫。”

小鱼儿以手加额，怔了半晌，忽又大声道：“那江玉郎呢？”

三姑娘道：“江玉郎不是‘双狮镖局’里的人。他夺回镖银，便功成身退，再也不停留片刻，这岂非正是大英雄、大豪杰的行径！”

小鱼儿吃吃笑了起来，冷笑道：“好个大英雄、大豪杰！只怕他早已知道镖银又要被劫，所以就溜了。”

三姑娘道：“你是说……第二次劫镖的，也是第一次劫镖的那伙人？”

小鱼儿眨了眨眼睛，道：“这难道不可能？”

三姑娘道：”第一次劫镖的人，都乓被江玉郎杀了，他夺回镖银时，镖银是和劫镖的人头一起送回来的！”

小鱼儿击掌道：“好手段！果然是好狠的手段！”

三姑娘凝眸瞧着他，缓缓道：“而且，第二次劫镖的只有一个人……‘双狮镖局’的九十八条好汉，全都是死在这一个人的手小鱼儿动容道：“一个人？……一个人在一夜间连取九十八条性命，江湖中是谁有如此狠毒如此高明的手段？”

三姑娘道：“据说，那是个须眉皆白的虬髯老人！……”

小鱼儿道：“有谁瞧见他了？”

三姑娘道：“自然是那死里逃生的马夫。”

小鱼儿道：“那么他……”

三姑娘接口道：“他听得第一声惨呼后，就躲到草料堆里，只听屋子里惨呼一声，接连着断续响了两三盏茶时分……”

小鱼儿失声道：“好快的手！好快的刀！”

三姑娘叹道：“杀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那马夫心中觉得，却仿佛已有好几个时辰，然后他便瞧见一个高大魁伟的虬髯老人，手提钢刀，狂笑着走了出来，这老人穿的本是件淡色衣衫，此刻却已全都被鲜血染红了！”

小鱼儿手摸着下巴，悠悠道：“这听来倒像是个说书人说的故事，每个细节都叙述得详详细细，精采动人……一个人刚刚死里逃生，还能将细节描述得如此详细，倒端的是个人才。”

三姑娘展颜笑道：“当时我听了这话，也觉得他细心得很。”

小鱼儿道：“你是什么时候听到这消息的？”

三姑娘道：“就在半个时辰之前。”

小鱼儿道：“这件事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三姑娘道：“昨天晚上。”

小鱼儿道：“消息怎会来得这么快？”

三姑娘道：“飞鸽传书……以此间为中心，周围数千里大小七十九个城镇，都有我家设下的信鸽站！”

小鱼儿突然大声道：“我和这件事又有什么狗屁的关系？你为什么要如

此着急地赶来告诉我？你吃饱饭没事做了么？你难道以为我和那劫镖的人有什么关系？”

三姑娘跺脚道：“可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鱼儿道：“那你是什么意思？”

三姑娘的脸，居然急红了，居然还是没有发脾气。

她垂下了头，轻声道：“只因为你……你是我的朋友，一个人心里有什么奇怪的事，总是会去向自己的朋友说的……”

小鱼儿大声道：“朋友？……我只不过是你雇的一个伙计，你为什么要将我当做你的朋友？”

三姑娘脸更红，头垂得更低，道：“我……我也不知道。”

小鱼儿瞪着眼瞧了她半晌，突然大笑起来。

三姑娘咬着嘴唇，道：“你……你笑什么？”

小鱼儿大笑道：“我认识你到现在，你只有此刻这模佯，才像是个女人！”

三姑娘垂头站在那里，呆了半晌，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整个人却像是软了，扑倒在橱上，哭得真伤心。

小鱼儿皱了皱眉，道：“你哭什么？”

三姑娘痛哭着道：“我从小到现在，从没有一个人将我看作女人，就连我爹爹，他都将我看成个男孩子，而我……我明明是个女人。”

小鱼儿怔了怔，点头道：“一个女人总是被人看成男孩子，的确是件痛苦的事！……你实在是个很可怜的女孩子。”

三姑娘呻吟道：“我今天能听到这句话就是立刻死，也没有什么了。”

小鱼儿道：“但我却一点儿也不同情你，”三姑娘踉跄后退了两步，咬牙瞪着他。

小鱼儿笑道：“你希望别人将你当做真正的女孩子，就该自己先做出女孩子的模佯来才是，但你却成天穿着男人的衣服，抽着大烟斗，一条腿跷得比头还高，活像个赶大车的骡夫，却教别人如何将你看成女孩子。”

三姑娘冲过来，扬起手就要打，但这只手还没落下去，却又先呆住了，呆了半晌，又垂下了头。

小鱼儿道：“好孩子，回去好生想想我的话吧……至于那件镖银的事，我现在虽然还没有把握，但不出半个月，我就会将真相告诉你。”

他一面说话，一面已跳进了窗户。

他关起窗户，却又从窗隙里瞧出去，只见三姑娘痴痴地站在那里，痴痴的想了许久，终于痴痴的走了。小鱼儿摇头苦笑。

下半夜，小鱼儿睡得很熟。正睡得过瘾，突然几个人冲进屋子，把他从床上拉了起来，有的替他穿衣服，有的替他拿鞋子。

这几个人中，居然还有药铺的大掌柜、二掌柜，小鱼儿睡眼惺松，揉着眼睛道：”领钱的日子还没到，就要绑票么？”

二掌柜的一面替他扣钮子，一面笑道：“告诉你天大的好消息……太老爷今天居然要见你。”

大掌柜也接着笑道：“太老爷成年也难得见一个伙计，今天居然到了安庆，居然第一个就要见你，你这不是走了大运么？”

于是小鱼儿糊里糊涂地就被拥上车，走了顿饭工夫，来到个气派大得可以吓坏人的大宅子，糊里糊涂地被拥了进去。

这大宅院落一层又一层，小鱼儿跟着个脸白白的后生，又走了半顿饭的

工夫，才走到后园。花木扶疏中五间明轩，精雅玲珑。
那俊俏后生低声说道：“太老爷就在里面，他老人家要你自己进去。”
小鱼儿眨着眼站在门口，想了想，终于掀起帘子，大步走了进去，第一眼就瞧见了三姑娘。今天的三姑娘，和往昔的三姑娘可大不相同了。
她穿的不再是洒脚裤，小短袄，而是百折洒金裙，外加一件蓝底白花的新绸衣。
她脸上淡淡地抹了些胭脂，乌黑的头发，插着只珠凤，两粒龙眼睛大的珍珠，在耳坠上荡来荡去。
她垂着头坐在那里，竟好像有些羞羞答答的模样，她明明瞧见小鱼儿走进来，还是没有抬头，只是眼皮瞟了瞟，轻轻咬了咬嘴唇，头反而垂得更低。
小鱼儿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若不是他瞧见她身旁的地上还爬着个人，他早已笑出声来了。
地上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一个穿着件宽袍的胖子爬在地上，骤然一看，活脱脱像个大绣球。
他面前有只翡翠匣子，竟是用整块翡翠雕成的，价值至少在万金以上，但匣子里放着的却是只蟋蟀。
小鱼儿也伏下身子，瞧了半晌，笑道：“这只‘红头棺材’只怕是个刽子手……”
那胖子抬起头，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线了，道：“你也懂蟋蟀？”
小鱼儿笑道：“除了生孩子之外，别的事我不懂的只怕还不多。”
那胖子附掌大笑道：“好，很好……老三，你说的人就是他么？”这人不问可知，自然就是那天下闻名的财阀段合肥了。
三姑娘垂首道：“嗯。”
段合肥笑得眼睛都瞧不见了，道：“很好，太好了，你眼光果然不错。”
小鱼儿摸了摸头笑道：“这算怎么回事？”
段合肥道：“你莫要问，莫要说话，什么事都有我……先把我拉起来，用力……暖，这才是好孩子。”
他好容易从地上站了起来，看样子简直比人家走三里路还累，累得直喘气，摸着胸口笑道：“很好……很好，你喜欢吃红烧肉吧……什么鱼翅燕窝、鲍鱼熊掌都是假的，只有红烧肉吃起来最过瘾。”
小鱼儿道：“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这是……”
段合肥摆手道：“你不必知道，什么都不必知道……都由我作主就够了，留在这里吃饭，我那大师傅烧的红烧肉，可算是天下第一。”
于是小鱼儿糊里糊涂地吃了一大碗红烧肉。到了这里，他的嘴除了吃肉外，好像就没有别的用了，因为段合肥根本就不让他说话。
黄昏后，他回到店里，还是不知道段合肥叫他去干什么，只觉“庆余堂”上上下下的人，对他的态度全变了。”
那自然是变得更客气了。
洗过澡，小鱼儿刚躺上藤椅，突听前面传来一阵粗嘎的语声，就像是破锣似的直着嗓子道：“附子、肉佳、犀角、熊胆……”
他说了一大串药名，不是大寒，就是大热，接着又听二掌柜那又尖又细的语声，想来是在问他：“这些药，你老要多少？”
那语声道：“你们这店里有多少，咱们就要多少，全都要，一钱也不能留。”

另一人道：“你们这‘庆余堂’想必有药库吧，带爷们去瞧瞧。”这人的语声更响，听起来就像是连珠炮竹。

小鱼儿心念一动，刚站起身子，就瞧见那二掌柜的被两个锦衣大汉挟了进来，就好像老鹰抓小鸡似的。

灯火下，只见这两个大汉俱是鸢肩蜂腰，行动矮健，横眉怒目，满脸杀气，遇见这样的人，这二掌柜的能不听话么？

小鱼儿袖手站在旁边瞧着，店里的伙计果然将这两个锦衣大汉所要药材，全都包好扎成四大包。

小鱼儿却悄悄在掌心扣了个小石子，等到他们将药包运出门搬上车子，他手指轻轻一弹，石子“嗖”的飞了出去，打在药包的角上，门外的灯光并不亮，他出手又快，自然没有人发觉。

他又躺回那张藤椅，瞧着天上闪亮的星群，喃喃道：“看来，这只怕又是出好戏……”

夜更静，药铺里的人都已睡了，小鱼儿却仍坐在星光下，在这安详的静夜里，他却似乎在期望着什么惊人的事发生。小鱼儿眯起了眼睛，也似乎将人梦乡。

突然间，静夜中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小鱼儿眼睛立刻亮了，侧耳听了听，喃喃道：“三匹马，怎地只有三匹马？”

这时健马急嘶，蹄声骤顿。三匹马竟果然俱都在庆余堂前勒缰而停。

接着，便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人大喝道：“店家开门，快开门，咱们有急病的人，要买药。”

响亮的呼声中，果然充满了焦急之意。睡在前面的伙计，自然被惊醒，于是回应声、抱怨声、催促声、开门声……响成了一片。

那焦急的语声已在大声喝道：“咱们要附子、肉桂、犀角、熊胆……每样三斤，快，快，这是急病。”

店伙计自然怔了一怔——怎地今天来的人，都是要买这几样药材的？他们的回答自然是：“没有。”

那焦急的语声立刻更惊惶、更焦急，甚至大吵大闹起来：“这么大的药铺，怎地连这些药都没有？”

这人身材也在六尺开外，一双威光棱棱的眼睛，已满布血丝，那店伙计瞧见这凶相，只有陪笑道：“咱们是百年老店，什么药原都有的，只是这几样药偏偏不巧在两个时辰前偏偏被人买光了，你们不妨到别家试试。”

小鱼儿悄悄走过去，从门隙里往外瞧，只见这大汉焦急得满头冷汗涔涔而落，不住顿足道：“怎地如此不巧！这城里几十家药铺，竟会都没有这几样药！”

外面的店门半开，门外另一个大汉，牵着两匹健马，马嘴里不住往外喷着白沫，显然是经过长途急驰。

还有一人一马，远立在数尺外。星光下，只见马上人黑中包头，黑氅长垂，目光顾盼间，垦光照上她的脸——这人竟是女子。

店伙计举着烛火，急着要送客。突然，烛火一闪，马上的黑衣女子不知怎地已到了他面前，一双明媚的眼皮，看来竟锐利如刀！店伙计不由得一惊，踉跄后退，烛泪滴在他手背上，烫得钻心，他手一松，烛台直跌下来。

但烛台并未落在地上，不知怎地，竟到了这黑衣女子的手里，蜡烛也未熄灭，嫣红的烛光，正照着她苍白的脸！她的脸苍白得仿佛午夜的鬼魂。

她目光凝注着那店伙计，一字字道：“这些药，是被同一人买去的么？”

店伙计也吓呆了，颤声道：“是……不是……是两个人！”

黑衣女子道：“是什么人？”

她缓慢的语声，突然变得尖锐而短促，而且充满了怨毒，就连店伙汁都听得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寒噤，道：“不……不知道……咱们做买卖的，哪敢去打听顾主的来历。”

黑衣女子锐利的眼睛仍在凝注着他，眨也不眨，似乎要瞧瞧他所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在这么样一双眼睛的注视下，有谁能说假话！

那店伙计的腿已被瞧软了，幸好黑衣女子终于转身，上马，打马……蹄声远去，去得比来时更快。

那店伙计就像是做梦一样，猛低头，只见那烛台就放在他脚前地上——这自然不是梦，他俯身拿起烛台……

烛火突然又一花。这店伙计又一惊，刚拿的烛台又跌落下去。

但这次烛台还是没有跌落在地上，蜡烛也还是没有熄灭——一只手闪电般伸过来；恰巧接住了烛台。那店伙计大吓回头，就瞧见了小鱼儿。

小鱼儿手里拿着烛台，眼睛却瞧着远方，喃喃道：“想不到……想不到居然是她！”

店人计道：“她……她是谁？”

小鱼儿道：“她叫荷露，是移花宫的侍女……这些话告诉你，你也不懂的。”突然轻轻一跃，伸手抄住了那张被风卷起的纸，只见纸上写满了药铺的名字。

小鱼儿道：“她将这张纸丢了，显见已经将每一家药铺都找遍，还是买不着那些药……”

店伙计道：“奇怪，她为什么急着要买这几样奇怪的药？”

小鱼儿微笑道：“这自然是因为他们家里有人生了种奇怪的病。”

店伙计垂首道：“那会是什么病，居然要这几种大寒大热的药来治……这种病我简直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你听过么？”他抬起头，问小鱼儿。

烛台又被放在地上，小鱼儿已不见了！

第四五章　暗藏奸诈

小鱼儿掠过几垂屋脊，便又瞧见那三匹急驰的健马。

健马奔驰虽急，但又怎及小鱼儿身形之飞掠。马在街上跑，小鱼儿在屋顶上悄悄追随。

他心中也在暗问：“荷露为什么急着要买那几种药？莫非是有人中了极寒或极热的毒？这种毒难道连移花宫的灵药都不能解救？”

他心念一转，又忖道：“下毒的人早知道他们要买这几种解药，所以先就将市面上这几种药都买光，显见是一心想将中毒的人置之于死地！……下毒的人好狠的手段！但却不知是谁呢？”

“中毒的人又是谁呢？难道是花无缺！”

他心思反复，也不知是惊是喜？

健马急驰了两三盏茶工夫，突然在一面高墙前停下，墙下有个小小的门户，像是人家的后门。门，并没有下栓。荷露一跃下马，推门而入。

小鱼儿振起双臂，蝙蝠般掠上高墙，他身形在黑暗中滑过，下面的两条大汉竟然毫没有觉察。

荷露轻喘急行，夜风穿过林梢，石子路沙沙作响，她解下包头的黑巾，发髻上有一明珠。

明珠在星光下闪着光。小鱼儿掠在树梢，缀着珠光。珠光隐入林丛，林中有三五间精舍。

小鱼儿隐身在浓密的枝叶中，倒也不虑别人发觉，他悄悄自林梢望下去，却瞧见了花无缺的脸。

这张俊逸、潇洒、安详、充满自信的脸，此刻却满带焦虑之色，他匆匆赶出门，看到荷露第一句话就问道：“药呢？”

荷露手掌里揉着那包头的黑巾，悄声道：“没买到。”

她这三个字其实还未说出口来，花无缺瞧见她面上的神色，自己的面色也骤然大变，一把夺过她手里黑巾，失声道：“怎……怎地买不到？”

这无缺公子平时一举一动，俱是斯斯文文，对女子更是温柔有礼，但此刻却完全失了常态。

小鱼儿瞧见他这神态，已知道受伤的必定是和他关系极为密切的人，否则他绝不会如此失常，如此慌乱。

小鱼儿心里奇怪，暗中猜测，荷露和花无缺又说了两句话，他却没有听见，等他回过神来，两人已走进屋里。

灯光自窗内映出，昏黄的窗纸上，现出了两条人影，一人低垂着头，冠带簌簌而动，似乎急得发抖，这人不问可知，自是花无缺。

另一高冠长髯，坐得笔直，想来神情甚是严肃，小鱼儿瞧了半天也瞧不出这影子究竟是谁？

忽听得一个温和沉稳的语声缓缓道：“吉人自有天相，公子也不必太过忧郁……其实，荷露姑娘此番空手而回，在下是早已算定了的。”这语声一入耳，小鱼儿心里就是一跳。

只听花无缺叹道：“这几种药虽然珍贵，但却非罕有之物，偌大的安庆城竟会买不到这几种药，我委实想不透。”

那语声接道：“那人算定了他下的毒唯有这几种大寒大热之药才能化解，也算定了公子必定知道这点，他若不将解药全都搜购一空，这毒岂非等于白

下了。”

这语声无论在说什么，都像是平心静气，从从容容，小鱼儿听到这里，已断定此人必是江别鹤！

想起了此人的阴沉毒辣，小鱼儿背脊上就不禁冒出了一股寒意，花无缺犹还罢了，他若被此人发现，哪里还有生路！小鱼儿躲在木叶中，简直连气都不敢喘了。

只听花无缺恨声道：“不错，此人自是早已算定了连本宫灵药都无法化解这种冰雪精英凝成的寒毒，只是……‘他’和‘他’究竟有什么仇恨！为何定要将他置之于死地！”

小鱼儿既猜不透他所说的第一个“他”指的是谁，更猜不透那第二个“他”指的是谁，心里急得要命。

江别鹤已缓缓接道：“此人要害的只怕不是‘他’，而是公子。”

花无缺道：“但我自入中原以来，也从未有与人结下什么仇恨，这人为何要害我？……这人又会是谁？我实在也想不透。”

江别鹤似乎笑了笑，缓缓道：“只要公子放心铁姑娘的病势，随在下出去走一走，在下有八成把握，可以找出那下毒的凶手！”

铁姑娘！中毒的人，莫非是铁心兰！小鱼儿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差点从树上掉下来。木叶“哗啦啦”一阵响动。

只见花无缺的影子霍然站起，厉声道：“外面有人，谁？”

小鱼儿紧张得一颗心差点跳出腔子来。

只听江别鹤道：“风吹木叶，哪有什么人？在下还是和公子先去瞧瞧铁姑娘的病势吧。”于是两人都离开了窗子。

小鱼儿这才松了口气，暗道：“这真是老天帮忙，江别鹤一向最富机心，今日总算疏忽一次……”

想到这里，他心头忽然一寒：“江别鹤一向最富机心，绝不会如此疏忽大意，这其中必定有诈！”

小鱼儿当真是千灵百巧，心眼儿转得比闪电还快，一念至此，就想脱走，但饶是如此，他还是迟了！

黑暗中已有两条人影，有如燕子凌空般掠来！

小鱼儿惊慌中眼角一瞥，已瞧见来的果然是江别鹤与花无缺，花无缺衣袂飘飘，望之有如飞仙，一双眸子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却是满含恨毒之色，想来必是以为躲在黑暗中的这人与下毒之事有关。

小鱼儿武功虽已精进，但遇着这两人，心里还是不免发毛，只是他出生入死多次，早已将这种生死险难看成家常便饭，此刻虽惊不乱，真气一沉，坐下的树枝立刻“咯嚓”一声断了，他身子也立刻直坠下去。

江别鹤与花无缺蓄势凌空，箭已离弦，自然难以下坠，更难回头，小鱼儿只听头顶风声响动，两人已自他头顶掠过。

他抢得一步先机，哪敢迟疑，全力前扑，方向正和江别鹤两人的来势相反，他算定两人回头来追时，必定要迟了一步，这其间虽仅有刹时之差，但以小鱼儿此时之轻功，江别鹤与花无缺只要差之刹时，也已追不着他了！

哪知江别鹤身子虽不能停，笔直前掠，但手掌却反挥而出，他手里竟早就扣着暗器，数点银星，暴雨般洒向小鱼儿后背！

花无缺身形凌空，突然飞起一足，踢着一根树枝，他竟借着树枝这轻轻一弹之力，整个身子都变了方向，头先脚后，倒射而出！去势之迅，竟和江

别鹤反手挥出的暗器不相上下！

小鱼儿但闻暗器破空之声飞来，银星已追至背后！

他力己用光，不能上跃，只得扑倒在地，就地一滚，“噗、噗”一连串轻响过后，七点银星正钉在他身旁地上。

这其间生死当真只差毫发，小鱼儿惊魂未定，还未再次跃进，抬眼处，花无缺飘飘的衣袂，已到了他头顶！

花无缺身子凌空一滚，双掌直击而下！他身形矫捷如龙在天，掌力笼罩下，蝼蚁难逃！

哪知就在这时，钉在地上的七点银星突然弹起，正好打向花无缺，变生突然，花无缺眼看也难以闪避！

江别鹤虽是厉害的角色，却也未料到有此一着，对方竟将他击出的暗器用以脱身，他也不禁为之失声！

只见花无缺击出的双掌“啪”的一合，那七点寒星竟如夜鸟归林，全都自动投入了他的掌心！

这虽是刹那间事，但过程却是千变万化，间不容发！小鱼儿一掌将地上银星震得弹起后，人也借着这一掌之力直弹出去，百忙中犹不忘偷偷一瞥。

而江别鹤瞥见了花无缺这种惊人的内力，也不禁失声道：“好！”

而江别鹤也正为他这匪夷所思、妙不可言的应变功夫所惊，大声道：“朋友好俊的身手，有何来意为何不留下说话！”

小鱼儿头也不回，粗着嗓子道：“有话明天再说吧，今天再见了！”

他话犹未了，花无缺已冷冷喝道：“朋友你如此身手，在下若让你就此一走，岂非太可惜了！”

这话声就在小鱼儿身后，小鱼儿非但不敢回头，连话都不敢说了，用尽全力，向前飞掠。

只见一重重屋脊在他脚下退过，他也不知掠过了多少重屋脊，却竟然还未掠出这一片宅院！

只听江别鹤道：“这位朋友看来年纪并不大，不但身手了得，而且心思敏捷，江湖中出了这样的少年英雄，在下若不好生结交结交，岂非罪过。”

他一面说话，一面追赶，竟仍未落后，语气更是从从容容，似是心安理得，算定小鱼儿逃不出他的手去。

花无缺道：“不错，就凭这身轻功夫，纵不算中原第一，却也难能可贵了！”他心里也在暗中奇怪，自己怎会至此刻还追不上。

要知他轻功纵然比小鱼儿高得一筹，但逃的人可以左藏右躲，随意改变方向，自是比追的人占有了便宜。

只听江别鹤又道：“此人不但轻功了得，而且中气充足，此番身形已展动开来，只怕你我难以追及。”

小鱼儿听了这话，突然一伏身窜下屋去，哪知小鱼儿更是个鬼灵精，江别鹤不说这话，小鱼儿惊慌中倒未想及，一说这话，反倒提醒了他。

江别鹤暗中跌足，只见小鱼儿在曲廊中三转两转，突然一头撞开一扇窗户飞身跃了进去。

这时宅院中灯火多已熄灭，他虽然不知道屋里有人没人，但这宅院既然如此宏阔，想来自然是空屋子较多。

屋子果然是空的。

小鱼儿刚喘了口气，只听“嗖”的一声，花无缺竟也掠了进来，接着又

是“嗖”的一声，江别鹤也未落后。

屋子里黑黝黝的，什么都瞧不见的。小鱼儿向前一掠，几乎撞倒了一张桌子。

江别鹤笑道：“朋友还是出来吧，在下江别鹤，以‘江南大侠’的名声作保，只要朋友说得出来历，在下绝不难为你。”

这话若是说给别人听，那人说不定真听话了，但小鱼儿却非但知道这“江南大侠”是怎么样的人，还知道他们若是知道自己是谁，定非“难为”不可的。

江别鹤道：“朋友若不听在下好言相劝，只怕后悔就来不及了。”

小鱼儿悄悄提起那张桌子，往江别鹤直掷过去，风声鼓动中，他已飞身扑向左面一个角落。

他算定左面的角落必定有扇门口，他果然没有算错，那桌子“砰”的落下地，他已踢开门窜了出去。

这间屋子比外面更黑，黑暗对他总是有利的。

小鱼儿藏在黑暗中，动也不敢动，正在盘算着脱身之计，突然眼前一亮，江别鹤竟将外面的灯点着了。

小鱼儿随手拾起了椅子，直摔出去，人已后退，“砰”地，又撞出了窗户，凌空一个翻身，撞入了对面一扇窗户。

他这样“砰砰蓬蓬”的一闹，这宅院里的人，自然已被他吵醒了大半，人声四响，喝道：“是什么事？什么人？”

江别鹤朗声道：“院中来了强盗，大家莫要惊慌跑动，免受误伤，只需将四下灯火燃着，这强盗就跑不了的！”

小鱼儿心里暗暗叫苦，这姓江的的确有两下子，说出的话，正在节骨眼上，要知小鱼儿就希望院中大乱，他才好乘乱逃走，他更希望灯火莫要燃着，灯火一燃，他非但无所逃，连躲都没处躲，正是要了他的命了。

只听四下人声呼喝，纷纷道：“是江大侠在说话，大家都要听他老人家的吩咐。”

接着，满院灯火俱都亮了起来。

小鱼儿转眼一瞧，只见自己此刻是在间书房里，这书房布置得出奇精致，书桌旁却有个绣花棚子。

他心念一转：“书房里怎会有女子的绣花棚？”

江别鹤与花无缺已到了窗外。小鱼儿退向另一扇门，门后突然传出人语声，道：“外面是谁！”

这竟是女子的语声。

门后有人，小鱼儿先是一惊，但心念转动，却又一喜，再不迟疑，又一脚踢开了门，闯了进去。

他算定江别鹤假仁假义，要自恃“江南大侠”的身份，决不会闯进女子的闺房，而花无缺更不会在女子面前失礼。

但小鱼儿可不管什么女人不女人，一闯进门，反手就将灯灭了火，眼角却已瞥见床上睡着个女子，他就窜过去，闪电般伸手掩住她的嘴，另一只手按着她的肩头，压低嗓子道：“你若不想受罪，莫要出声！”

哪知这女子竟是力大无比，而且出手竟也快得很，小鱼儿的两只手竟被她两只手活生生扣住！

这又是个出人意料的变化，小鱼儿大惊之下，要想用力，这女子竟已将

他按在床上，手肘压住了他咽喉！

小鱼儿骤出不意，竟被这女子制住，只觉半边身子发麻，竟是动弹不得，他暗叹一声，苦笑道：“罢了，罢了……我这辈子大概是注定要死在女人手上的了。”

这时江别鹤的语声已在外面响起。

他果然没有径自闯进来，只是在门外问道：“姑娘，那贼子是闯进姑娘的闺房了么？”

小鱼儿闭起眼睛，已准备认命。

只听这女子道：“不错，方才是有人闯进来，但已从后面的窗子逃了，只怕是逃向小花园那边，江大侠快去追吧。”

小鱼儿作梦也想不到这女子竟是这样回答，只听江别鹤谢了一声，匆匆而去，他又惊又喜，竟呆住了。

小鱼儿终于忍不住道：“姑……姑娘为什么要救我？”

那女子先不答话，却去掩起了门。

屋子里伸手不见五指，小鱼儿也瞧不清这女子的模样，心里反而有些疑起来，一跃而起，沉声道：“在下与姑娘素不相识，蒙姑娘出手相救，却不知是何缘故？”

那女子“噗哧”一笑，道：“你与我真的素不相识？”

小鱼儿道：“与我相识的女人，都一心想杀我，绝不会救我的。”

那女子大笑道：“你莫非已吓破了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了。”她方才说话轻言细语，此刻大笑起来，却有男子的豪气。

小鱼儿立刻听出来的，失声道：“你，你是三姑娘？你怎会在这里？”

三姑娘道：“这是我的家，我不在这里在哪里，”

小鱼儿怔了怔,失笑道:“该死该死,我怎未看出这就是段合肥的屋子……这见鬼的屋子也委实太大了，走进来简直像走进迷魂阵。”

三姑娘笑道：“莫说你不认得，就算我，有时在里面都会迷路。”

小鱼儿道：“但那江别鹤与花无缺又怎会在这里？”

三姑娘道：“他们也就是为那趟镖银失劫的事而来的。”

小鱼儿叹道：“这倒真是无巧不巧，鬼使神差，天下的巧事，竟都让我遇见了，江别鹤竟会在你家，我竟会一头闯进你的屋子……”

三姑娘笑嘻嘻道：“他们可再也想不到我认识你。”

小鱼儿道：“否则那老狐狸又怎会相信你的话。”要知道江别鹤正是想不到段合肥的女儿会救一个陌生的强盗，所以才会被三姑娘一句话就打发走了。

三姑娘道：“但……但你和江大侠又怎会？怎会？”

小鱼儿冷笑道：“江大侠……哼哼，见鬼的大侠。”

三姑娘奇道：“江湖中谁不知道他‘江南大侠’的名声，他不是大侠，谁是大侠。”

小鱼儿道：“他若是大侠，什么乌龟王八屁精贼，全都是大侠了。”

三姑娘笑道：“你只怕受了他的气，所以才会那么恨他，其实，他倒真是个好人，听说我家镖银被动，立刻就赶来为我们出头……”

小鱼儿冷笑道：“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三姑娘道：“你说他不存好心，但他这又会有什么恶意？”

小鱼儿道：“这些人的心机，你一辈子也不会懂的。”

三姑娘斜身坐到床上，就坐在小鱼儿身旁，她的心“ 砰砰 ”直跳，垂着头坐了半晌，又道：“ 那位花公子，也是江……江别鹤请来的。 ”
小鱼儿道：“ 哦？ ”
三姑娘道：“ 据说这位花公子，是江湖中第一位英雄，又是天下第一美男子，但我瞧他那副娘娘腔，却总是瞧不顺眼。 ”
小鱼儿听她在骂花无缺，当真是比什么都开心，拉住了她的手，笑道：“ 你有眼光，你说得对。 ”
三姑娘道：“ 我……我…… ”
她在黑暗中被小鱼儿拉住了手，只觉脸红心跳，喉咙也发干了，连一个字都再也说不出来。
小鱼儿想了想，忽然又道：”你说的那位花公子，他是否有个朋友中了毒？ ”
三姑娘道：“ 你怎会知道的？ ”
小鱼儿道：“ 他既本事这么大，怎会让自己的好朋友被人下毒？ ”
三姑娘道：“ 昨天下午，那位花公子和江大……江别鹤一起出去了，只留下铁姑娘一个在客房里，却有人送来一份礼，要送给花公子，是铁姑娘自己收下的，礼物中有些点心食物，铁姑娘只怕吃了些，谁知竟中毒了。 ”
小鱼儿道：“ 送礼的是谁？ ”
三姑娘道：“ 礼物是直接交给铁姑娘的，别人都不知道。 ”
小鱼儿道：“ 她难道没有说？ ”
三姑娘道：“ 花公子回来了，她已中毒晕迷，根本说不出话了。 ”
小鱼儿皱眉道：“ 她怎会如此大意，随便就吃别人送来的东西？ ”
想了想，又沉吟道：“ 那送礼的想来必定是个她极为信任的人，所以她才毫不疑心地吃了……但一个被她如此信任的人，又怎会害她？ ”
三姑娘叹了口气，道：“ 那位铁姑娘，可真是又温柔，又美丽。和花公子倒真是一对璧人，她若没救，倒真是件可惜的事。 ”
小鱼儿咬住牙道：“ 你说她和花…… ”
三姑娘道：“ 他们两人真是恩恩爱爱，叫人瞧得羡慕，尤其是那花公子对她，更是千依百顺，又温柔、又体贴…… ”
小鱼儿只听得血冲头顶，人都要气炸了，忍不住大声道：“ 可恨！ ”
三姑娘道：“ 你……你说谁可恨， ”
小鱼儿吐了口气，缓缓道：“ 我说那个下毒的人可恨。 ”
三姑娘道：“ 直到现在为止，花公子和江别鹤还都不知道下毒的人是谁…… ”
小鱼儿瞪着眼睛笑，道：“ 他对她虽然又温柔、又体贴，但却救不了她的性命……嘿嘿……嘿嘿…… ”
三姑娘听他笑得竟奇怪得很，忍不住问道：“ 你……你怎么样了？ ”
小鱼儿道：“ 我很好，很开心，简直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
三姑娘垂下了头，道：“ 你……你和我在一起，真的很开心么？ ”别人说男孩子会自我陶醉，却不知女孩子自我陶醉起来，比男孩子更厉害十倍。
小鱼儿默然半晌，突然又拉起三姑娘的手，道：“ 我现在求你一件事，你答应么？ ”
三姑娘脸又红了，心又跳了，垂着头，喘着气道：“ 无论求我什么，我都答应你。 ”

小鱼儿喜道：“ 我求你将我送出去，莫要被别人发觉。 ”
三姑娘又好像被人抽了一鞭子，整个人又呆住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颤声道：“ 你……你现在就要走？好，我送你出去。 ”三姑娘突然放声大喊道：”来人呀……来人呀……这里有强盗！ ”
小鱼儿的脸立刻骇白了，一把扣住三姑娘的手，道：“ 你……你这是干什么？ ”
只听衣袂带风之声响动，江别鹤在窗外道：“ 姑娘休惊，强盗在哪里？ ”他来得好快！
小鱼儿又惊，又怨，又恨。
“ 女人……女人……她为了要留住我，竟不惜害我！我早知女人都是祸害，为何还要信任她！ ”
他已准备一冲，只听三姑娘道：“ 方才我瞧见一人，像是往铁姑娘住的地方…… ”
她未说完，花无缺已失声道：“ 呀……不好！我们莫要中了那贼子调虎离山之计，快走！ ”接着，风声一响，人已去远。
小鱼儿又松了口气，苦笑道：“ 你真吓了我一跳。 ”
三姑娘悠悠道：“ 你放心，我不会害你的。我将他们引开，我才好帮你走。 ”
她抓起件大氅，摔在小鱼儿身上道：“ 披起来，我带你出去。 ”
小鱼儿心里也不知是何滋味，喃喃道：“ 女人……现在简直连我也弄不清女人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动物！ ”
三姑娘道：“ 你说什么？ ”
小鱼儿道：“ 没有什么，我在说……你真是我见到的女孩子中最老实的一个。 ”
三姑娘“ 噗哧 ”笑道：“ 我若真的老实，就不会用这一计了。 ”
小鱼儿叹道：“ 所以我才觉得女孩子都奇怪得很，最老实的女孩子，有时也会使诈，最奸诈的女孩子有时却也会像只呆鸡。 ”
幸好三姑娘身材高大，小鱼儿披起她的风擎，长短大小，都刚合适，两人就从廊上大模大样走出去。
三姑娘将小鱼儿带到偏门，开了门，回过去，淡淡的星光，正照着小鱼儿那倔强、调皮，却又充满了魅力的脸。
三姑娘轻轻叹了口气，道：“ 你……你还会来看我么？ ”
小鱼儿笑道：“ 我自然会的，我今天就会…… ”
他一面说话，人已匆匆跑了。
三姑娘瞧着他背影去远，犹自呆呆的出神，只觉心中泛起一股滋味，也不知是愁、是喜，竟是她平生从未感觉过的。
小鱼儿匆匆奔回那药铺。
到了那条街上，“ 庆余堂 ”的金字招牌在星光下已可隐隐在望，小鱼儿的脚步也立刻缓了下来。
他鼻于东闻西嗅，眼睛东张西望，突然蹲下身子，喃喃道：“ 是了…… ”
只见光亮的青石板上，有一些药末，前面六七尺外，又有一些，小鱼儿眼鼻俱用，一路查了下去。
原来他昨夜以石子将两条大汉买走的两大包药击穿个小洞，正是药包中药漏下，他只要寻得漏下的药未，也自然就可查出那药包是送往何处的，他

年纪虽小，做事却极是周到，不但早已伏下这线索，而且早已算定在这深夜之中，街上无人行走，绝不会将漏下的药未踏乱。

到后来根本无需再低头搜索，只凭着清冷的夜风中吹来的一丝药味，他已不会走错路途。

这样走了约莫两盏茶时分，道路竟越来越是荒僻，前面一片池塘，水波粼粼。

只见这池塘不远，果然又有一片庄院，看来纵然不及段合肥的宅院精雅，但依山傍水，气势却更是宏大。那药包竟是径自送到这庄院来的。

小鱼儿微一迟疑，四下瞧了瞧，深夜之中，这庄院里居然还亮着灯火，黑漆的大门也有个牌子！“天香塘，地灵庄，赵。”

小鱼儿暗道：“瞧这气派，这姓赵的不但有财有势，而且还必定是个江湖人物，他们深更半夜的不睡觉，想来不会在做什么好他胆子本就大得出奇，再加上近来武功精进，更是满不在乎，竟向有灯光的地方，笔直掠了过去。

那是间花厅。小鱼儿垂在檐下，小指蘸着口水，在窗纸上点了个小小的月牙洞，花厅里正有四个人坐在那里喝酒。

他眼睛只盯住厅左的一个角落，这角落里大包小包，竟堆满了药，自然正是附子、肉桂、犀角、熊胆……

只听一人道：“无论如何，三位光临敝庄，在下委实受宠之至，在下再敬三位一杯。”

这人坐在主座，又高又瘦，一张马脸，扫帚眉，鹰钩鼻，双颧高耸，目光锐利，看来倒有几分威棱。

小鱼儿暗道：“这人想必就是姓赵的。”

又听另一人笑道：“赵庄主这句话已不知说多少遍了，酒也不知敬过多少次，赵庄主再如此客气，我兄弟委实不安。”

第三人笑道：“其实，我兄弟能做赵庄主的座上客，才真是荣韦之至，我兄弟倒真该好生来敬赵庄主一杯才是。”

这两人同样的圆脸，肥颈，同样笑眯得起来的眼睛，同样慢条斯理的说话，长得竟是一模一样。

小鱼儿暗笑道：“这两个胖子竟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天下的双胞胎虽多，但兄弟两人长得这么像的倒是少有。”

这三人他全不认得，他更猜不出他们为何要害铁心兰，他心里正在揣摸，突见第四人回过头来。

这人白发银髯，气派威严，竟是那武林中人人称道、领袖三湘武林的盟主，“爱才如命”铁无双。

瞧见此人，小鱼几倒真吓了一跳。

原来下毒的竟是铁无双！

这就难怪铁心兰那么信任，毫不怀疑地就吃了送来的礼，“爱才如命”铁无双这七字，自然是人人信得过的！

想不到这铁无双竟也和江别鹤一洋，是个外表仁义，心如蛇蝎之辈，但他为何要害铁心兰呢？

第四六章　巧识毒计

一时之间，小鱼儿心里已打了十七八个转，正是又凉又疑，只是他纵然不信，事实却又偏偏摆在眼前。

只见那赵庄主又倒了杯酒，举酒笑道：“贤昆仲与铁老前辈俱是今世之英雄，赵香灵何德何能，竟蒙三位不弃，来……来来，在下再敬三位一杯。”

那兄弟两人立刻举起酒杯，铁无双却动也不动。

坐在左首的那胖子眼珠子一转，立刻陪笑道：“我兄弟江湖后辈，无名小卒，怎敢与铁老前辈并驾齐驱，若不是庄主见召，我兄弟哪有资格与铁老前辈饮酒。”

另一人也笑道：“正是如此，江湖中人若是听见罗三、罗九竟能陪着铁老前辈在一起喝酒，真不知要羡慕到何种程度。”

铁无双哈哈大笑，立刻举杯笑道：“两位太谦了，老夫两耳不聋，也会听得罗氏兄弟行起江湖，侠肝义胆，哈哈……哈哈，哈，老夫敬贤昆仲一杯。”

小鱼儿暗笑道：“这当真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铁无双自命不凡却也受不得两句马屁的！这罗家兄弟马屁拍得如此恰到好处，想来必定不是好东西。”

只听那赵香灵笑道：“三位俱都莫要太谦了，铁老前辈固是德高望重，人人钦仰，但贤昆仲又何尝不是当世之杰。”

他转向铁无双笑道：“铁老前辈有所不知，罗氏昆仲两位，虽然是近年才出道江湖，但一出手就重创了太湖七煞，接着又做了齐鲁五虎，在太行山上兄弟两人独战三刀十八寇，那一仗更是打得堂堂皇皇，轰轰烈烈。”

铁无双道：“这倒怪了，这些大事，老夫竟不知道。”

赵香灵道：“前辈又有所不知，他兄弟两人为着不欲人知，无论做了什么事，都不愿宣扬，就凭这样的心胸，已是人所难得。”

铁无双笑道：“好，好，这样的朋友，老夫必定要交一交的，只是……两位看来显然是孪生兄弟，为何一个行三，一个却行九？”

罗三笑道：“晚辈只是以数字为名，与排行并无关系。”

罗九笑道：“其实我是老大，他是老二。”

铁无双附掌笑道：“这倒妙极，别人若是听了你们名姓，只怕谁也不会想到罗九竟是兄长，而罗三却是弟弟。”

他语声微顿，又道：“两位如此了得，却不知出自哪一位名师的门下！再也不知两位出道为何如此之晚，直以三年前，老夫才听到两位的名字。”

罗九笑道：“我兄弟从小爱武，所以在家里练了几手三脚猫的把式，也没有什么师承，四十岁，老母在堂，我兄弟不敢远游，是以直到家母弃世后，才出来走动的。”

铁无双叹道：“不想两位不但是英雄，而且还是孝子。”

罗三笑道：“岂敢岂敢。”

铁无双道：“只是，想那七煞、五虎、三刀、十八寇，俱是黑道中有名的硬手，两位既然一一打发了他们，若说不是出自名门，老夫委实难信。”

罗九道：“晚辈在前辈面前，怎敢有虚言。”

铁无双笑道：“如此说来，两位更可算得上不世之奇才，自创的武功，竟能也有如此精妙，不知两位可否让老夫开开眼界，”

罗三道：”在前辈面前，晚辈怎敢献丑。”

铁无双道："两位务必要赏老夫个面子。"

罗三道："晚辈的确不敢。"

铁无双作色道："两位难道瞧不起老夫，竟不肯给老夫个面子么？"

赵香灵赶紧笑道："铁老前辈人称'爱才如命'，听得贤昆仲如此奇才，想必早已动心了，两位的确不该扫铁老前辈的兴。"

罗三苦笑道："庄主也……"

赵香灵截口笑道："说老实话，在下也的确想瞧瞧两位一显身手。"

罗九长身而起，笑道："既是如此，晚辈恭敬不如从命，献丑了。"

这兄弟两人人虽肥胖，身材却高得很，两人略挽了挽衣袖，竟在这花厅中施展开拳脚。

这时不但赵香灵与铁无双聚精会神的瞧着，就连窗外的小鱼儿也瞪大了眼睛瞧得目不转睛。

只见这罗九双掌翻飞，使的竟是一路"双盘掌"，罗三拳风虎虎，打的却是一套"大洪拳"。

这兄弟两人拳掌快捷，下盘扎实，身手可说是十分矫健，但招式却毫无精妙之处可言。

要知道"双盘掌"与"大洪拳"正是江湖中最常见的把式，可说是连赶车的、抬轿的都会使两手。

铁无双竟像是瞧呆了，他不是惊于这兄弟武功之强，而是惊于这兄弟武功之差，这样的武功使出来，实在是在"献丑"。

只见两人使完了一趟拳，脸竟也似有些红了，抱拳笑道："前辈多多指教。"

铁无双道："嗯……嗯……"

赵香灵笑道："罗氏昆仲的武功，当真是扎实已极，这样的武功虽不中看，但却最能实用……老前辈以为如何？"

铁无双道："嗯……不错……不错。"

他嘴里虽然在说"不错"，却已掩不住语气中的失望之意，他对这兄弟两人，委实已再没什么兴趣。

但小鱼儿对这两人的兴趣却更大了。

他心中暗道："这兄弟两人八面玲珑，深藏不露，竟连铁无双这样的老江湖都瞒过了，竟瞧不出他们的武功绝不只此。这两人如此做法，不但隐藏了自己武功的门路，也消除了别人的警惕，从此不会再对他两人存有戒心，这两人竟宁愿被人瞧不起，这是何等深沉的城府，这种人我倒真要小心提防着才是。"

小鱼儿虽已瞧出这两人必定暗藏机心别有图谋，却也猜不透这两人图谋的究竟是什么事，他自然更猜不透这两人的来历。

这时赵香灵又举起酒杯，笑道："今夜虽然被这件无头公案吵得无法安睡，但能瞧见两位罗见的身手，又能陪铁老前辈畅饮通宵，倒当真是因祸得福了。"

小鱼儿正又暗自忖道："无头公案？……什么无头公案？

就在这时，只听庄外突然传入一阵马嘶车声。

铁无双推杯而起，变色道："莫非又来了！"

语声中他身形已直窜出来！庄外果然驰未一辆马平。开了庄门，车子便直驰而入，但车上却没有人赶车。

赵香灵吩咐家丁，卸下了车上的包裹，刚打开包裹，便有一阵药香扑鼻而来，包里的正是附子、肉桂、犀角、熊胆……

小鱼儿暗自瞧得清楚，当真又吃了一惊，灯光下，只见赵香灵、铁无双面上也都变了颜色。

赵香灵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晚上连着七八次，无缘无故的将这药送来，这难道有人在开玩笑，恶作剧！”

铁无双皱眉道：“这些药材俱都十分珍贵，谁会将这些珍贵之物来开玩笑。”

赵香灵道：“依前辈看来，这是怎么回事？”

铁无双沉吟道：“这其中说不定有什么恶计。”

赵香灵道：“但这些药材非但没有毒，而且有的还补得很，送这些药来又害不到咱们的……罗兄可猜得出这究竟是何缘故么？”

罗九笑道：”铁老前辈见多识广，所言必有道理。”

铁无双叹道：“老夫委实也有些莫名其妙。”

他虽然莫名其妙，小鱼几却已猜透了。

他喃喃暗道：“好呀，这原来是你们要栽赃，你们将解药送到这里，好教花无缺以为下毒的人是铁无双，这原来是个连环计……好阴毒的连环计，可惜的是，这件事意遇上了我江小鱼，这真算你们倒大霉了。”

他眼珠子一转，竟悄然而去了，他乘着夜色，寻了家专卖脂粉白垩之类的铺子，越墙而入，出来时手里却是满载而归，大包小包提了一手。

于是，天亮时，他已换了副面目，只见他一张白兮兮的脸，两只睡眼泡，一张猪公嘴，活像个妓院里的大茶壶，他从屠娇娇处学来的易容术，果然没有白废。

小鱼儿寻了家最热闹的茶馆，大吃了一顿，他一连吃了两笼蟹黄汤包：四套油炸果子，外带一大碗热汤才住手，他知道今天必定要大出力气，人是吃饱了才有力气的。

茶馆外还有早市，人来人往，热闹得很，一条削长汉子太阳腮上贴着块膏药，手拎着鸟笼，在人丛里转来转去，别人袋里的散碎银子就全都变成了他的。

小鱼儿缀上了他，走到人少处，突然一拍肩头，笑道：“朋友手脚倒蛮快的呀。”

那青皮无赖一回头，怒道：“小杂种，你吃饱了撑得难受么？”反手一个耳光，就往小鱼儿脸上煽了过去，但他一辈子也休想碰着小鱼儿的脸。小鱼儿用两恨手指，轻轻刁注他腕子，轻轻一捏，这蛮像样的一条大汉立刻疼得不像样子。

小鱼儿笑嘻嘻道：“谁是小杂种？”

那青皮无赖疼得满身冷汗，道：“我……我是小杂种，标标准准的小杂种，小爷，小祖宗，你就饶了我这个小杂种吧，我袋子里的全送给你老人家。”

小鱼儿道：“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几句话，我非但不拿你袋里说，说不定还会装满它，你瞧怎么样？”

那青皮道：“好……自然好……”

小鱼儿刁着他的手，道：“你可知道‘天香塘，地灵庄’这地方。”

那青皮道：“小人若不知道，还能在城里混么？”

小鱼儿道：“那赵庄主是怎么样的人？”

那青皮道：“越庄主家财百万，人缘四海，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只是……自从段合肥来了之后，他生意总是被段合肥打垮，他想武的，哪知段合肥居然也养了一群江湖上的朋友，而且字号比他家的更响。”

小鱼儿眼珠子一转，喃喃道：“这就对了，……赵香灵把铁无双找来，想必是想借铁无双的名头来镇压段合肥的，而这点恰巧又被人利用了。”

那青皮也听下清他说的是什么，只是哀求着道：“小爷，你老人家现在可以放手了么？”小鱼儿笑道：“你整天东溜西逛，这城里你必定熟得很，赵家庄里想必也有你的熟人，只要你带我进去见他，让我在庄子里耽一天，我给你三百两银子，你肯么？”这还有不肯的么？为了三百两银，这青皮简直可以把自己的老婆都卖了。

像赵家庄这样的地方，自然是龙蛇混杂，什么人都有，家了里自然不乏一些混混儿，这些自然就都是那青皮的同伴。

小鱼儿用小手段，就和他们混在一起了，还不到一个时辰，这些人都已将小鱼儿看成好朋友。使小鱼儿想不到的是，那赵香灵居然一早就来到前厅，精神奕奕，顾盼自得，居然丝毫看不出昨夜曾痛饮通宵的模佯。过了不久，外面川流不息的有人来，看样子都是生意买卖人，见了赵香灵，神情俱都恭恭敬敬。小鱼儿站得远远的，拉注个家丁问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来得怎地如此早？”那家丁道：“这些人都是我家庄主派往外面店铺的掌柜，每天早上都要到庄里来报告头一天的生意情况，除了这些人外，我家庄主早上从不见客。”小鱼儿微微一笑，道：“有些客人，你家庄主不见只怕也不行。”那家丁自然听不出小鱼儿话中的深意，笑道：“这，天香塘，地灵庄，难道还有人敢硬闯进来不成。”

小鱼儿眨了眨眼睛，道：“段合肥呢？”

那家丁啐道：“那肥猪，我家庄主迟早要将他满身肥肉红烧了来吃。”

小鱼儿道：“原来你家庄主与那段合肥冤仇倒大得很。”

那家丁道：“他知道我家庄主在哪里有买卖，就在对面也开一家，他知道我家庄主有哪些大主顾，就不惜一切去结纳，咱们天香塘和段合肥委实仇深似海。”

小鱼儿笑道：“想不到商场竟也和战场一样，看来在商场上结下的仇人，竟比战场上的仇人恶毒还要深。”

那家丁道：“做生意讲究本份，像段合肥用这种卑鄙手段，简直不是人。”

说话之间，赵香灵已三言两语，将那些掌柜的一一打发走，端起碗茶嚼了两口，吩咐道：“去瞧瞧客人们，若已起来，请到前厅用茶。”

小鱼儿在门房外的树荫下寻了块石头坐下，喃喃道：“若是我猜得不错，现在只怕已该来了！”

就在这时，只听门房那里传来一阵大语声，道：“相烦请将名帖送上贵庄主，就说在下前来拜访。”

门房道：“抱歉得很，我家庄主正午从来……”语声突然顿住，像是瞧见帖上的名字吓了一跳。

小鱼儿听得那语声、又是紧张，又是欢喜，喃喃道：“来了来了，果然来了。”

那家丁已匆匆忙忙上前厅，捧上名帖！赵香灵皱眉接过，但瞧了一眼，变不禁动容失声道：“江南大侠江别鹤来了。”

铁无双耸耸然长身而起，还未说话，厅外已有人朗声笑道：“江别鹤前

来求见庄主，庄主难道不见么？”

两人大步走上厅前石阶，前面一人神采飞逸，正是江别鹤，后面跟着的却是个丰神如玉的美少年。

再后面竟还有四条大汉抬着顶绿呢软轿，轿帘深垂，也不知里面坐的究竟是何许人也。

赵香灵赶紧抢步迎出，抱拳笑道：“在下不知江大侠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江别鹤淡淡笑道：“这位是花公子，花无缺。”

他故意淡淡说来，赵香灵、铁无双、罗九、罗三听见花无缺这三字，都不禁耸然动容。

铁无双目光上下一扫，笑道：“这位兄台竟是近来名震八表的‘无缺公子’，果然是少年英俊，人中之鹤，当真幸会已极。”

花无缺冷冷道：“幸会幸会。”

赵香灵笑道：“这位铁老前辈，两位想必已不认得了，但这两位罗兄……”当下将罗九、罗三介绍，自然不免又吹嘘了一番。

花无缺却似完全没有听到，鼻子里似乎嗅着了什么气味，突然袍袖一拂，轻飘飘离座而起。

众人只觉眼前人影一闪，他竟已掠入旁边的花厅，目光又一花，他已从花厅掠出，手里抓着一把药，面色更是惨白，嗄声道：“果然在这里。”

赵香灵道：“这些药莫非是公子的么？在下正不知是谁送来的，昨夜……”

江别鹤似笑非笑，截口道：“庄主难道真不知是谁送来的么？”

赵香灵瞧了瞧他，又瞧了瞧花无缺的面色，就知道这其中必定牵涉极为严重，强笑道：”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江别鹤道：“这件事说来也简单得很，有人下毒害了花公子未来的夫人，却将市面上的解药全都搜购一空，这是怎么回事？”

赵香灵道：“这正是要绝花公子未来夫人的生路。”

江别鹤道：“不错，如此说来，搜购解药的人，是否就是那下毒的人呢？”

赵香灵道：“自然！”

江别鹤淡淡一笑，道：“这就是了。”

赵香灵想了想，面色突变，失声道：“那……那些解药莫非现在花厅之中？”

江别鹤一字字道：”正是！”

赵香灵跳了起来，道：“但……但在下委实不知此事……那些解药是昨天有人送来的。”

江别鹤道：“是谁送来的？”

赵香灵道：”在下也不知是谁。“

江别鹤冷笑道：“不知是谁？难道还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将这些珍贵的药物平白送人么？赵庄主说这话，未免将江某看成小孩子了。”

要知这件事说来的确是荒谬已极，的确是绝不可能，赵香灵既无言可辩，满头汗珠滚滚而落。

铁无双长身而起，大声道：“老夫可以身家替赵庄主作保，那药的确是别人送来，赵庄主的确不知那人究竟是谁！”

江别鹤瞟了他一眼，淡淡道：“赵庄主若不知道，阁下就想必是知道的。”

铁无双怒道：“ 你……你说什么？ ”
江别鹤冷冷一笑，再不瞧他，也不答话。

第四七章　计中之

这时那花无缺才自轿中缩回头来，原来那轿中正是铁心兰，他已将解药喂入铁心兰嘴里。

如此生吞解药，药力虽不能完全发挥，但总可稍解毒性，再加上花无缺以高深的内力相助，果然过了一会儿，轿中便有呻吟声传了出来。

花无缺松了口气，缓缓转过身子，目光缓缓自众人面上扫过，那目光正如厉电一般，直瞧得众人背生寒意。

花无缺一字字道：“是谁下的毒？”赵香灵抹了抹汗，道：“在下的确不知。”江别鹤瞧了罗九、罗三一眼，忽然问道：“这药难道真不是铁老英雄与赵庄主买来的？”罗九、罗三对望一眼，罗九缓缓道：“我兄弟什么都不知道。”铁无双怒道：“但你们明明知道，昨夜你们也亲眼瞧见的！”罗三道：“我兄弟只瞧见药自己来了，却不知是谁送来的，说不定是张三，说不定是李四，也说不定是……”瞧了铁无双一眼，住口不语。江别鹤道：“也说不定就是铁老英雄的门下，是么？”罗九、罗三对望一眼，也不答话，竟无异是默认了。江别鹤同光凝注铁无双，悠悠道：“阁下还有何话说？”

铁无双却怒目瞧着罗氏兄弟，厉声道：“你两人怎敢如此？”

罗九道：“我兄弟只是说老实话，”

江别鹤道：“贤昆仲当真是信义之人，在下好生相敬，但铁老英雄么……嘿嘿。”

铁无双须发皆张，怒喝道：“老夫怎样？”

江别鹤不再答话，却走到软轿前，唤道：“铁姑娘，铁姑娘醒来了么？”

铁心兰的语声在轿中呻吟着道：“嗯……我冷得很！”

江别鹤道：“铁姑娘可知是被谁下毒的么？”

这句话问出，厅中人俱都紧张了起来。

只听铁心兰道：“我……我是中毒了么？我也不知道是谁下毒的……”

赵香灵刚松了口气，铁心兰已接着道：“我只知吃了铁无双送来的两粒枣子，就全身发冷，直打冷战，不到片刻，已晕迷不省人事了。”

这句话说出来，人人都变了颜色。

铁无双顿足道：“你……你为何要血口喷人？”

江别鹤道：“阁下此刻还想狡赖，未免不是大丈夫了。”

铁无双怒道：“放屁！老夫与她一不相识，二无仇恨，为何要害她？”

江别鹤道：“花公子，你听这话如何？”

花无缺究竟不是常人，到此刻竟还能沉得住气，脸上神色虽更难看，但居然还是动也不动，只是缓缓道：“我等出手之前，总得要人口服心服。”

江别鹤笑道：“正该如此。”

突然向那抬轿的轿夫招了招手，道：“过来。”

那轿夫应命而来，躬身道：“江大侠有何吩咐？”

众人正不知江别鹤在这紧张关头，突然令这轿夫前来是为了什么，江别鹤已微微一笑，道：“铁老前辈方才说的话，你听到了么？”

那轿夫道：“小人听得清清楚楚。”

江别鹤道：“你说他是否有加害铁姑娘的道理？”

那轿夫道：“没有。”

这时大厅里人人面面相觑，有的认为江别鹤这是故弄玄虚，有人认为江

别鹤这是弄巧成拙。

江别鹤不动声色，反而笑道：“那么，这毒不是铁老英雄下的了？”

那轿夫道：“是铁老英雄下的。”

江别鹤道：“你为何又说是铁老英雄下的毒呢？”

那轿夫道：”只因他虽无相害铁姑娘之意，却有毒杀花公子之心，他下毒本是要害花公子的，只不过铁姑娘首当其冲而已。”

江别鹤故意皱起眉头，问道：“铁老英雄与花公子也素无冤仇，又为何要害花公子？”

他话来说完，铁无双已怒喝道：“正是如此，老夫为何要害人？”

那轿夫不慌不忙，缓缓道：“要杀人自然有这几个原因，一是嫉妒，二是仇恨，还有自己若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怕被人发觉铁无双怒喝道：“老夫一生顶天立地，你这奴才竟敢道老夫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这一声大喝有如霹雳雷霆，“地灵庄”的家丁都被吓得面目变色，这轿夫居然还是不慌不忙反而笑道：“小人可不敢说这话，这话可是铁老英雄你自己说的。”

这轿夫不但口齿伶俐，胆子极大，而且说话恭敬中带着刻薄，竟有与铁无双分庭抗礼之势。

别人都在奇怪，“江南大侠”属下，怎地连个轿夫都是如此厉害的角色，小鱼儿却已瞧出这“轿夫”绝不会是真的轿夫，必是别人打扮成轿夫的模样，他目不转睛地瞧着，越瞧越觉得这轿夫像是一个熟人。

只见铁无双怒极之下，反而狂笑起来。

他仰天狂笑道：“好，好，好，当着许多朋友，老夫倒要听听你这奴才说老夫究竟做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那轿夫缓缓道：“见不得人的事也有许多种，譬如说偷鸡摸狗，这种算是小的，劫人镖银，杀人生命，这就算是大的了。

铁无双道：“你……你说老夫劫了谁的镖银？”

那轿夫道：“譬如说是段合肥老爷的。”

铁无双嘶声道：“段合肥？你……你……”

那轿夫道：“城里人人都知道，段老爷子和赵庄主是对头，段老爷子买货的银子若被动，货物进不来，这城里岂非就没有人和赵庄主抢生意了。”

铁无双怒道：“纵然如此，这和老夫又有何关系？”

那轿夫笑嘻嘻道：“铁老英雄若是在暗中动了段合肥的镖银，不但赵庄主要重重酬谢，而且那一笔镖银铁老英雄正也可消受了。”

铁无双道：“好，好，……你再说。”

那轿夫道：“铁老英雄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江湖中纵然有人调查此事，也算计不到铁老英雄。”

他一笑接道：”谁知段老爷子竟请出了花公子来，铁老英雄自己也知道花公子不是等闲人物，生怕花公子查出此事，那么铁老英雄日后岂非没脸在江湖混了，所以就先下手为强，要将花公子置之于死地。”

他话说得委实越来越露骨，本来还是“假若”、“譬如”，此刻却公然指明就是铁无双了！

铁无双大怒喝道：“好可恶的奴才，老夫先打烂你这张利嘴！”

怒喝声中，这暴躁的老人身形已虎扑而起，铁掌扇风，左右齐出，直击这轿夫的左右双颊。

铁无双领袖三湘武林，武功可不等闲，此刻盛怒出手，掌风过处，一丈外衣袂俱已被震得飞起。

奇怪的是，江别鹤就站在那轿夫身旁，他眼看自己属下要挨打，居然像是若无其事，也不出手阻拦！

只听“噗、噗”两声，一声狂吼，一条人影飞出！

这轿夫竟接了铁无双一掌。

而四掌相击，被击出去的竟不是轿夫，而是素来以掌力见重武林的三湘名侠“爱才如命”铁无双！

众人都不禁失声惊呼出来！

小鱼儿本在苦苦思索这轿夫究竟是谁，此刻见他出手之掌势，掌力竟是极上乘的武林正宗功夫！

小鱼儿心念一闪，失声道：“原来是他！”

只是铁无双被震得飞出丈余，落下时竟是站立不稳，连退数步，若非赵香灵赶出扶往，他竟要跌倒。

饶是如此，他赤红的脸膛还是已变为惨白，脸膛也起伏不定，显然已爱了伤，而且伤还不轻。

江别鹤微微笑道：“铁老前辈毕竟已老了。”

铁无双颤声道：“你……你……”

江别鹤道：“前辈还有什么话说，在下等俱都洗耳恭听。”

赵香灵大声道：“在下还有话说，试问那毒真是铁老英雄下的，他送礼时怎会将解药放在这里，难道等着阁下来抓人抓赃么？”

那轿夫抢先道：“若是凡俗之辈，自然不会这样做的，但铁老英雄纵横江湖数十年，是何等冗识，他这样做法，正是叫别人不信此事真是他做的，这岂非说比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高明十倍、百倍。”

赵香灵道：“但……但……”

他平日自命机智善辩，谁知此刻竟被这轿夫驳得说不出话来，要知此事若真是铁无双做的，铁无双如此做法，倒的确真是最高明的手段。

江别鹤道：“事已至此，公子意下如何？”

花无缺缓缓道：“此事若被天下英雄知晓，天下英雄俱都难容。”

江别鹤道：“正是如此。”

花无缺目光缓缓扫过众人，然后凝注在铁无双、赵香灵面上，道：“此刻方值正午，我再给两位半天时间、两位可自思该如何了断，今夜子时，我当再来。”微一抱拳竟转身走了出去。

江别鹤道：“在下素仰铁老前辈侠名，本待好生结纳，谁知……唉！”长长叹息了一声，竟也随着走了出去。

众人见他们此刻竟然走了，也不知是惊是喜，俱都怔在当地。

小鱼儿也不禁暗叹道：“无论如何，两人这一走，倒走得当真不愧大侠身份，只不过那花无缺乃是出自本意，江别鹤却是装出来的。”

众人眼睁睁地瞧着花、江等人出了庄门，扬长而去。

铁无双突然狂吼一声，道：“气死老夫……”

话刚出口，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原来他方才对掌时受创极重，只是将一口气强行忍住，他方才一直不说话，正是怕在人前丢脸。

赵香灵见他偌大年纪，仍是如此强傲，心中不觉惨然，强笑道：“前辈

赶紧到后面歇歇，先将养伤势……”

铁无双惨笑道：“今夜子时便是你我大限，养好伤势又有何用？”

赵香灵道：“那……那只怕也未必，他们人已走了……”

铁无双长笑道：“他们人虽走了，老夫难道还能逃走不成……咳咳，不想老夫一世英名，到老来竟要死于屈辱！”

铁无双仰天道：“事到如今，老夫已无处可去，无路可走，与其等到子时，倒当真不如自己先作了了断也罢！”

一言未了，竟已热泪盈眶，这老去的英雄又逢末路，怎不令人神伤。

赵香灵骇然道：“前辈切切不可如此，事情只怕还有转机铁无双道：“事已至此，我等已是百口莫辩，除非能寻得出那真凶……但人海茫茫何处去寻那真凶？更何况只有半天的工夫……”

赵香灵黯然道：“半天……子时……”

抬眼望去，门外日影已偏西。

铁无双仰天笑道：“江别鹤呀江别鹤，花无缺呀花无缺！老夫并不怪你，事到如此……咳咳，你倒也只有如此做了，你们能多给老夫半天时间，已是大仁大义，老大……咳……老夫还该感谢于你……咳咳。”

他一面说话，一面咳嗽，鲜血已溅满衣襟。

赵香灵半推半劝，令人将他扶至后室，转首望向罗九、罗三，惨然道：“贤昆仲难道也无以求我？”

罗九微微一笑，道：“铁老英雄忧郁太过，依在下看来，此事倒也简单。”

罗九目光一转，附在赵香灵耳旁道：“事到如今，你我只有先下手为强，将段合肥与他女儿擒来，好教江别鹤投鼠忌器，不敢下手！”

小鱼儿听了这话，真想过去给他几个耳括，这算是什么主意，这简直是在陷人于死。

赵香灵沉吟半晌，道：“此事万万做不得，若是如此做了，天下武林中人，岂非真要以为劫镖、下毒之事俱是我等所为，我等岂非更是百口莫辩。”

小鱼儿暗中附掌道：“不错，赵香灵果然不是笨人。”

只见罗九却又附耳道：“庄主怎地如此执着，需知如此行事，只不过是暂时权宜之计，一面稳住江别鹤等人，一面去寻访真凶，等真凶寻到，真相大白后，再好生将段家父子送还，那时江湖中谁敢说庄主不是呢？！”

赵香灵不禁动容，呐呐道：“但……在下还是觉得此事……”

罗九道：“庄主若不肯行此妙计，以那江别鹤与花无缺的武功，庄主要想逃过今夜子夜之限，片怕是难如登天的了。”

赵香灵默然半晌，苦笑道：“看来也只有如此了。”

语声方顿，又道：“只是，那段合肥仆役如云，要想自他庄院中将他父女劫来，也绝非易事，这得有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的本事。”

罗九微微一笑，道：“这个倒不用庄主担忧。”

罗三道：“此刻花无缺与江别鹤必不会防备有此一着，更不会去防护段氏父女，除了这两人外，别的人都可不虑。”

赵香灵喜道：“难道两位肯仗义援手？”

罗九微言道：“食君之禄，怎能不忠君之事。”

赵香灵大喜拜道：“贤昆仲如此高义，在下真不知该如何报答才是。”

罗九赶紧扶起他，道：“庄主切莫如此多礼。”

小鱼儿在一旁瞧得清楚，暗道：“好个罗九，竟使出如此恶计，你这样

做法岂非正是要搞得天下大乱，好教你从中取利么。”
只听罗九道：事不宜迟，在下此刻就要去了。”
赵香灵道：“贤昆仲若有所需，但请吩咐。”
“别的不用，只请庄主派八位家丁，抬两顶小轿跟随着我兄弟。”
赵香灵道：“这个容易……”
他吩咐过了，立刻有人应声而出，小鱼儿眼珠子一转，也跟着走了出去，于是小鱼儿也权充了一次“轿夫”。
两顶轿子抬来，罗九却先坐了上去，笑道：“这两个轿子此刻先让我兄弟坐坐，等会儿就要轮到段合肥父女坐了，他父女只怕也不比我兄弟轻。”他坐上轿，放下轿帘，道：“段合肥的庄院，你们可认得么？”
一人笑应道：“自然认得，咱们好几次想去放火烧他房子。”
罗九道：“好，咱们这就走。”
七个家丁加上一个小鱼儿，果然抬起轿子就走，那七个家丁还不知此去要干什么，有些不禁在暗中嘀咕。
轿子走了顿饭工夫，远远已可望见段合肥的宅院，见那朱红的大门前也坐着七八个汉子，门里还有七八个。
那家丁道：“前面就是段合肥的猪窝了，罗爷瞧该怎么办？”
罗九道：“笔直抬进去。”
这话说出，小鱼儿也不禁骇了一跳：“难道他们不怕江别鹤？”那些家丁们更是惊得呆了，强笑道：“段合肥的守门狗不少，若被他们咬一口，岂非冤枉。”
罗九道：“你们只管往里面抬就是，那些守门狗决计咬不着你们。”
家丁们互相瞧了一眼，鼓起勇气，忙喝着往前走。
刚走到门口，段宅的庄丁果然迎了过来，吆喝道：“喂，你们是干什么的？站住！”
小鱼儿眼珠子一转，喝道：“咱们是来抬猪的，让开！”
他这自然是存心捣蛋，好教江别鹤迎出来，罗九就成不了事，出于相救铁无双，他早有成竹在胸。
段宅庄丁果然大骂着冲过来，纷纷喝道：“狗养的，你们是来找死么……”
赵宅家丁手里抬着轿子，眼看他们冲过来，也不能还手，心里正在着急，突听“嗤、嗤”几响！前面七八个段宅庄丁竟应声倒下，别人什么都没瞧见，还以为是见了鬼了。
小鱼儿眼尖，却瞧见几点乌光自轿中飞出，七八个庄丁每人挨了一下，竟立时倒地，滚了两滚，就不动了！
这罗九当真是好毒的手段！小鱼儿却不免瞧得心惊，赵宅家丁更是目瞪口呆。
罗九笑道：“守门狗不叫了，你们还不走。”家丁诺诺连声，抬起轿子再往前走。
这时门里又有七八人惊呼着奔出，刚奔出大门，又是“嗤、嗤、嗤”几响，又有七八人倒地。
还没出门的一个，转身就跑，大呼道：“来人呀，来人呀，门外有恶鬼闯来了。”
小鱼儿暗道：“他如此呼喊，想必可以将江别鹤引出来，这罗氏兄弟难道就毫无顾忌？”

罗九、罗三竟真的毫无顾忌，大笑道：“伙计们，往前走呀！”

这时赵宅家了一个个俱已勇气大振，放足飞奔。

走进前面一重院子，里面已有二十多人手拿刀斧棒迎出，但暗器飞声响过，前面又倒一片。

一条紫衣大汉变色呼道：“轿子里暗青子扎手，伙计们先退。”这人身手最矫健，武功看来竟不弱。

呼声中，已有五个人箭步窜出，手里竟各各拿着面盾牌，抛了一面给那紫衣大汉，紫衣大汉挥手呼道：“射人先射马，先将抬轿子的做了再说。”

刀光闪动间，六个人已飞步而来。

赵宅家丁虽然大声呐喊，但心里已有些发毛，只见武师们各各以盾牌护住前胸，挥刀直劈而下。

突听一声长笑，一人大声道：“且慢！”

一条人影，自轿子里飘了出来，一把抓住那赵宅家丁的后背，将他往后直抛了出去。

那武师一刀砍空，只见一个脸圆圆的胖子笑眯眯的站在面前，一只手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各位难道不认得区区在下么？”

武师们俱都呆了呆，各各对望了一眼，只道这胖子或许是自己人的朋友，但一眼尚未瞧过，罗九已笑道：“各位既不认得在下，在下也只有不认得各位了！”

语声中手掌已毒蛇般伸出，抓住当先那持刀武师的手腕，只听“喀嚓”一声，接着一声惨呼。

那武师的手腕竟被生生拧断！钢刀落地，他人也疼得晕了过去，另五人又惊又怒，一恨枪、两把刀交击而下！

罗九目光一扫，笑道：“不想这里竟还有杨家枪的门人，这一招‘风点头’看来至少也有十五年的火候，算得上是好枪法！”

那持枪的武师正是北派杨家枪的嫡传弟子，如今一招使出，就被瞧出了来历，不由得暗中一惊，掌中枪也慢了慢。

就在这一惊一慢间，枪尖竟已落入对方掌中。

罗九右手握着枪尖，身形半转以枪杆挡开了右面攻来的一柄剑，却向左面攻来的紫衣大汉笑道：“彭念祖彭老师可好么？”

这彭念祖乃是南派“五虎断门刀”的掌门人，而这紫衣大汉却正是他门下弟子，如今听得对方提起自己的师傅，也不由得一怔，道：“你认得他老人家？”

罗九笑道：“不认得！”

“不认得”三个字说出，左掌已击上这紫衣大汉的胸膛，将他魁伟的身子打得直飞出去。

也就在这时，那持枪的武师但觉一股大力自枪杆上涌了过来，他想撒手丢枪，却已不及！

只听“噗”的一声，这杆枪的枪柄，竟直插了他的胸膛！他自己掌中的枪竟成了对方的武器！

罗九拍了拍手，笑道：“三位如今可认得区区在下了么？”

剩下的三人已吓得面如上色，手里拿着刀枪，却再也不敢动手，这罗九竟在谈笑间便了结了三个身手不弱的武师，出手之阴毒，竟是小鱼儿出垣以禾所仅见！此刻的罗九，哪里还是昨夜施展大洪拳时的罗九！

小鱼儿昨夜虽已知道此人必定深藏不露，但却也未必想到他的狡诈与毒辣，竟似不在他所认识的“十大恶人”之下！

他心念一转之间，那边站着的三个武师又已躺下了一个，剩下的两人，四条腿已开始发抖。

罗九笑嘻嘻道：“如今二位总该认得在下了吧。”

那两人不约而同，颤声道：“认得……认得……”

罗九笑道：“两位认得我是谁？”

那两人面面相觑，道：“你……你老人家是……是……”

罗九道：“我姓罗，叫罗九。”

那两人道：“不错，不错，你老人家是罗九爷。”

罗九道：“两位既然认得在下，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就烦两位带我去拜见段合肥段老爷子如何？”

那两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呐呐道：“这……这……”

罗九面色一沉，道：”这区区小事，两位都不肯答应么？”

那两人想了想，终于叹道：“好，就请……”

一句话还未说完，只听“嗤、嗤”两响，两道乌光自后面飞来，击中了他们的背脊，两人惨叫倒地。

一人大笑道：“段老爷子已被我请了出来，已用不着你两人带路了！”笑声中罗三大步行走，左手拉着段合肥，右手拉着的正是段三姑。

原来罗九在这里动手时，罗三已悄悄溜进了后院，段三姑娘虽也有些武功，但又怎会是这罗三的对手！

四面还剩下三四十个段府的壮丁，此刻眼睁睁瞧着罗三将他们的主人拉出来，竟无人敢出手的！

这神秘的罗氏兄弟两人，果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段合肥父女绑架了，小鱼儿心里又惊又奇。

“江别鹤呢？江别鹤难道死了？”

只见段合肥已吓得面无人色，罗三叫他走，他就走，罗三叫他上轿子，他就乘乘的上了轿子。

那三姑娘眼睛虽然瞪得比铜铃还大，但也毫无抵抗之力，罗三笑嘻嘻地将她推上轿子，道：“兄弟们，抬起轿子走吧。”

罗九笑道：“这轿子不小，坐两个人也不嫌挤，各位就辛苦些吧！”

这兄弟两人居然也挤进了轿子，直压得轿板吱吱的响。

赵庄的家丁们早已将这两人视若神明，轿子再重，他们也是心甘情愿的抬着，非但毫无怨言，而且还欢喜得很。

小鱼儿心眼儿又开始打转了！江别鹤始终不露面，莫非是还没有回来？

他们早就该回来的，此刻偏偏还未回来，莫非是早知道罗三罗九有此一着，是以避开了。

他故意要罗三罗九将段合肥父女架走，正是要教这件事闹得更不可收拾，要教铁无双更无法办好！

但罗三罗九又怎知江别鹤不在呢？

“莫非这兄弟两人也早与江别鹤在暗中勾结？”

小鱼儿不禁暗叹道：“好一个江别鹤，毒计之中，居然还另有毒计，普天之下，除了我江小鱼外，还有谁能识破他的毒计？”

心念转动间，轿子已转过一条街。

突见前面也有一顶轿子走过来，抬轿的正是那能言善辩的“ 轿夫 ”，后面跟着两匹马，马上人却正是江别鹤与花无缺。

小鱼儿又是一惊，眼珠子转了转，突然大喝道：“ 前面的轿子快闪开，你可知这轿子里坐的是什么人吗？ ”赵庄的家丁，瞧见江别鹤与花无缺已是胆战心惊，听见他这一吼，更是吓坏了。

哪知江别鹤居然真的要轿子让开了一条路。

小鱼儿抬着轿子走过去，故意撞了那“ 轿夫 ”一下，低声道：“ 我认得你，你认得我么？ ”

那“ 轿夫 ”居然好像没有听见，垂着头走了过去，只有江别鹤策马而过时，狠狠盯了小鱼儿一眼。

轿子交错而过，赵庄的家丁都不禁在暗中松了口气。

小鱼儿冷笑着，暗道：“ 我猜的果然不错，江别鹤与这两个性罗的果然早有勾结，所以他就算明知这轿子里的是什么人，也装做不知道。 ”

这一着可当真将铁无双陷入了危境，他若再说自己与劫镖下毒之事无关，天下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了。

第四八章　揭发奸谋

段合肥父女人了地灵庄，地灵庄上上下下精神俱都一震，一个个喜笑颜开，几年来的闷气这下才算出了。赵香灵虽然也觉得这个事做得有些不妥，但瞧见多年的大对头已成了自己的阶下囚，也不由得心怀大畅。

小鱼儿瞧得不禁暗中摇头，叹道：“你们现在尽管笑吧，哭的时候可就快到了……”

只见段合肥父女被几个人拖拖拉拉，拉入了后院，这父女两人落入地灵庄，自然是有罪受的。

赵香灵已摆起慰劳酒，再三举杯道：“贤昆仲如此大义相助，在下实在没齿难忘。”

罗三笑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只是……庄主心中此刻不知是何打算？”

赵香灵叹道：“事已至此，在下，只望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等到江别鹤来了，将此事好生解释，只要他不再追究，在下便将段合肥放回去也罢了。”

罗九忽然冷笑道：“事已至此，庄主还想将大事化小事么？”

赵香灵微微变色道：“难道……难道不……”

罗九冷冷道：“事已至此，双方已成僵局，庄主再说与此事无关，无论如何解释，江别鹤是再也不会相信的了！”

赵香灵失色道：“如此……如此贤昆仲岂非害煞在下了。”

罗三冷笑道：“我兄弟出生入死，换来的只是庄主这句话么？”

赵香灵赶紧陪笑道：“在下一时失言，贤昆仲千万恕罪，只是……在下此刻方寸已乱，委实没了主意，一切还望贤昆仲多多指教才是。”

罗九展颜一笑，缓缓道：“不能和，唯有战！”

赵香灵失声道：“战！”

罗九道：“正是！”

赵香灵道：“但……但那江别鹤与花无缺的武功，在下……在下……”

罗九微笑道：“花无缺与江别鹤纵然武功惊人，但庄主也不必怕他。”

罗三道：“庄主岂不闻，不能力敌，便可智取。”

赵香灵呐呐道：“却不知该如何智取？”

罗九道：“段合肥父女已在庄主之手，江别鹤投鼠忌器，纵然来了，也必定不敢出手的，庄主你可先将他们稳住。”

赵香灵道：“然后呢？”

罗九目光一扫，悄声道：“地灵庄兄弟，个个身手俱都不凡，庄主不妨令人在这大厅四面埋伏，准备好强弓硬弩……”

罗三微笑接道：“那江别鹤与花无缺只要进了此厅，纵有三头六臂，只怕也难以活着出去了。”他似乎并无顾忌，说话的声音并不小。

小鱼儿远远听得，不禁暗骂道：“这算什么狗屁的主意，那江别鹤怎会中计，赵香灵若是听从了这主意，无异将自己的罪又加深一层，这样江别鹤就算立刻杀了你，江湖中也不会有半个人出来为你说话的了。”

赵香灵听了这主意，却不禁动容，道：“贤昆仲以为此计真的行得通么？”

罗九道：“自然是行得通的。”

罗三接着笑道：“此计成功之后，天香塘、地灵庄势必将名震天下，那

时只望庄主莫要将我兄弟赶出去就是了！”

赵香灵忍不住笑道：“在下怎敢忘记两位……”

笑声顿住，呐呐道：“只是……这样做法，万一不成……岂 非……”

罗九正色道：“事已至此，庄主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主意不成？”

赵香灵沉吟半晌，苦笑道：“事已至此，看来我已别无选择了，常言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赵香灵也只好和他们拚到底了！”

罗九附掌笑道：“正是正是，庄主这句话说出来，才真是个英雄本色！”

罗三道：“那江别鹤发现段合肥父女被劫后，势必要立刻赶来，我等行事得从速才是。”

赵香灵霍然长身而起，厉声道：“兄弟们，准备弓箭埋伏，听我掷杯为号，立刻出手！”

罗九道：“埋伏好了，你可请铁老英雄出来。”

罗三笑道：“少了铁老英雄，便成不得事了。”

江别鹤的计谋，显然进行得十分顺利，赵香灵不但自己一步步走入了陷阱，而且将铁无双也拖了下来。

这样，江别鹤很轻易地就可将铁无双的势力消灭，眼看江湖中反对江别鹤的势力已越来越少了。

这样，铁无双不明不白地就做了那真正劫镖人的替死鬼，江湖中甚至不会有一个人对此事发生怀疑的。

网已在渐渐收紧了……

小鱼儿闭起眼睛，喃喃自语道：“江别鹤的恶计，难道真的无懈可击么？”

黄昏。

铁无双已坐上了大厅，他身子虽然仍坐得笔直，但神情看来却很憔悴，目中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罗九、罗三却是神采奕奕，赵香灵也显得兴奋得很，这地灵庄外表看来似乎很平静，其实却四伏着杀机！

大厅四侧，已埋伏好三十张强弓，二十匣硬弩，院子里却仍有三五成群的家丁，小鱼儿也混在里面。

突听庄外马蹄声响，众人俱都耸然动容。

蹄声骤住，进来的却是七个劲装佩剑的少年，七人一起抢步直入了大厅，拜倒在铁无双的面前。

这七人正是铁无双的“十八弟子”中的高手，他们闻讯赶来，铁无双固是大感欣慰，赵香灵也不觉喜上眉梢。

小鱼儿瞧见这七人，眼睛也一亮，这七人中为首的一个，正是与那江玉郎暗中勾结的、面色惨白的绿衫少年。

只听他恭声道：“弟子来迟，盼师父恕罪……”

小鱼儿暗喜道：“你来得并不迟，你来得正好，我正在等着你来！”

铁无双喜色初露，愁容又起，长叹道：“你等虽来了，却也无济于事……此事已非武力可以解决，少时你等切切不可胡乱出手，免得……”

语声未了，突听一声惊呼！

一条人影自大厅后的窗户外飞了进来，“砰”地跌在地上，四肢僵硬，再也动弹不得，只见此人黑衣劲装，手提着一张金背铁胎弓，背后斜插着一壶乌翎箭，却正是赵香灵埋伏在大厅四侧的家丁壮汉。

赵香灵面色惨变，铁无双也惶然失声。

只听又是一声惊呼，又是一个跌入……刹时之间，只听惊呼之声不绝于耳，大厅中已有数十人叠了起来，一个个俱是四肢僵硬，动弹不得。

铁无双失声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赵香灵惶然四顾，道：“这……这……”

一人冷冷接口道：“这是你弄巧成拙！自作自受！”

两条人影飘飘掠了进来，却不是江别鹤与花无缺是谁！

赵香灵“噗”的坐倒椅上，再也站不起来。

江别鹤负手而立，冷笑道：“铁老英雄认为这区区埋伏能害得了江某，也未免将江某瞧得忒低了。”

铁无双厉声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老夫根本全不知情！”

江别鹤冷冷道：“若未经铁老英雄同意，赵庄主只怕也不敢如此吧。”

铁无双怒喝道：”赵香灵，你说，是谁教你用这卑鄙的手段的？”

赵香灵头也不敢抬起，呐呐道：”这……这……”

罗九突然长身而起，厉声道：“我兄弟知道铁老前辈与赵庄主乃是英雄，是以不远千里而来，谁知两位竟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

罗三大声接口道：“我兄弟虽然不才，却也不屑与此辈人物为伍，从此以后，‘地灵庄’无论有什么，都与我兄弟毫无关系！”

赵香灵大声道：“两位怎可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一切岂非都是两位的主意？”

罗九冷笑道：“好个赵香灵，你竟敢将此事赖在我兄弟头上么！”

罗三冷笑道：“你纵然百般狡赖，只怕也是无人相信的！”

赵香灵狂吼一声，道：“你……你好，好……”

花无缺缓缓道：“我虽不为己甚，但事到如今，你两人还有何话说？”

铁无双咬牙道：“老夫……老夫……气煞老夫也！”

吼声中他又自喷出了口鲜血，这老人气极之下，竟晕了过去！

他门下子弟又惊又怒，有的赶过去扶起了他，有的已待拔剑出手，那面色惨白的绿衫少年大声道：“事情未分皂白之前，大家且莫出手！”

江别鹤正色道：“不错，师父若不义，弟子便不该相随，各位若能分清大义所在，天下武林中人对各位都必将另眼相看。”

那绿衫少年道：“但此事究竟如何，还……”

江别鹤厉声道：”此事实俱在，你们还有什么不信的！”

绿衫少年故意惨然长叹一声，道：“师父你休怨弟子无情，只怨你老人家自己做出了此等天理不容之事，弟子为了顾全大义也只有……”

咬牙难受，顿了顿脚，解下腰畔佩剑，掷在地上！

他这一手做得更是厉害已极，江湖人中若知道连铁无双自己的弟子都已认罪，别的人还有何话可说。

其余六人一向唯他马首是瞻，见他已如此，有三个人跟着解下佩剑，其余三人虽未解剑，但握剑的手也已垂了下来！

江别鹤朗声道：“除了铁无双与赵香灵外，此事与各位俱都无关，只要各位不助纣为虐，江某也必定不会牵连无辜！”

赵香灵牙齿已吓得“喀喀”打战，嘶声道：“我与你究竟有什么冤仇，你要如此害我？”

江别鹤缓缓道：“在下与你虽无怨仇，但为了江湖道义，今日却容你不得！”

赵香灵突然咬了咬牙，狞笑道：“好，我知道你为了段合肥，要将赵某除去，但你也莫忘了段合肥此刻也在赵某手里，赵某若死，他也是活不成的。”

江别鹤冷笑道：“真的么？”

他招了招手，厅后竟也有两顶轿子抬了出来，前面抬轿的，正是那能言善辩的神秘“轿夫”。

江别鹤道：“轿子里坐的是什么人，你可想瞧瞧么？”

赵香灵踉跄倒退两步，只见那“轿夫”掀起帘子，笑嘻嘻地坐在轿子里的，却是那段合肥。

到了这地步，赵香灵已一败涂地，他惨然四顾，突然狂吼一声，疯狂般向厅外奔了出去。

江别鹤也不阻拦，瞧着他冷笑道：“你难道还想逃得了么！”

赵香灵奔出大厅，黑暗中突然伸出一只手来，将他拉丁过去，在他耳边低低说了几句话。

这几句话竟像是仙丹妙药，竟使赵香灵精神一震。

这时铁无双悠悠醒来。

花无缺缓缓道：“念在他成名也算不易，就让他自己动手了断吧。”

他说话居然还是从从容容，神情也仍旧是那么飘逸而潇洒，他长衫如雪，根本瞧不出丝毫曾经与人动手的痕迹。

他虽可主宰这里所有的事，但一切又仿佛都与他无关似的，他竟连话都没有多说一句。

纵然在乱军之中，他也可保持他那翩翩的风度。

只见江别鹤俯身拾起那绿衫少年的佩剑，缓缓送到铁无双面前，冷冷地瞧着铁无双却没有说话。

他已用不着说话。

铁无双仰天长叹，嘶声道：“苍天呀苍天，我铁无双今日一死，怎能瞑目！”

他凄厉的目光，扫过他门下弟子，就连那绿衫少年也不禁垂下了头，铁无双突然奋起，大喝道：“铁某就站在这里，你们谁若认为铁某真的有罪，要取铁某的性命，只管来吧！只怕苍天也不能容你！”

烛火飘摇中，只见他目光尽赤，须发皆张，一种悲愤之气，不禁令人胆寒，江别鹤竟不觉后退了半步。

那“轿夫”却一步窜了出来，大喝道：“多行不义，人人得而诛之，普天之下，谁都可以取你性命，别人若不忍动手，就由我来动手吧！”

突听一人道：“江玉郎，你真的敢动手么！”

那“轿夫”身子一震，霍然旋身，只见那赵香灵竟又大步走了回来，他面上虽仍苍白得不见血色，但胸膛却已挺起！说话的声音也响亮了。

他走入大厅中央，众人才瞧见竟还有一人跟在他身后，这人青袍白袜，头上戴着个竹篓，遮住了面目，走起路来，飘飘荡荡，就像是贴在赵香灵身上的幽灵，令人瞧得背脊上不觉直冒寒气。

但那“轿夫”一惊之下，神情瞬即镇定，大笑道：“堂堂的江少侠，怎会来做轿夫，你莫非瞎了眼了！”

赵香灵大声道：“江玉郎，你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我，你劫了段家的镖银后，赶回这里假充轿夫，为的是要取铁老英雄的性命，这样江湖中人都只道铁老英雄是死在个轿夫身上，日后纵有要寻仇之人，也寻不着假仁假义

的‘ 江南大侠 ’父子了……江玉郎呀江玉郎，你父子两人行事当真是千思万虑，滴水不漏！”

那“ 轿夫 ”纵声狂笑道：“ 各位听见了么，这厮竟敢说动镖的乃是江少侠……段老爷子你说这厮是不是胡说八道的疯子！”

段合肥眯着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他笑眯眯地瞧着赵香灵，一字字缓缓道：“ 你这话是从何说起，我镖银第一次被劫，就是江少侠夺回来的，他若是劫镖的人，为何又将镖银夺回？”

赵香灵道：“ 镖银第一次被劫，本是‘ 双狮镖局 ’与江玉郎串通好的，江玉郎若不将镖银送回，他们还是要赔出来。 ”

段合肥道：“ 他们为何要如此做？”

赵香灵道：“ 如此做法，不但提高了江玉郎在江湖中声望，而且…… ”

他语声故意顿了顿，段合肥果然忍不住追问道：“ 而且怎样？”

赵香灵缓缓道：“ 而且第二次镖银被劫时，别人就再也不会怀疑到江玉郎头上。 ”

段合肥道：“ 如此说来，那‘ 双狮镖局 ’中的人，又怎会…… ”

赵香灵接口道：“ 在这恶计之中，‘ 双狮镖局 ’里的人，自然不免要做冤死鬼，江玉郎自然要将他们杀死灭口，而且…… ”

段合肥竟又忍不住问道：“ 而且怎样？”

赵香灵道：“‘ 双狮镖局 ’上上下下既然死净死绝，那镖银自然就没有人赔了，于是那偌大一批镖银，就太太平平落入了‘ 江南大侠 ’的手中！”

江别鹤眉心微微一皱，向那“ 轿夫 ”瞟了一眼。

那“ 轿夫 ”怒喝道：“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你临死居然还要反噬，我却容不得你！’喝声中，已向赵香灵怒扑过去！

他身形之快，当真有如急箭离弦！

赵香灵大惊之下，竟来不及闪避，就在这时，突见人影一花，花无缺竟飘飘挡住了那“ 轿夫 ”的去路。

那“ 轿夫 ”掌已击出，不及收势，眼见竟要打在花无缺身上，但见他身子突然一扭，左掌向右掌一拍，身子已的溜溜打了个转，指势倒翻而出。

这一手“ 壮士断腕 ”，正是内家正宗最上乘的功夫，实比昆仑大九式中的“ 悬崖勒马 ”还要高出一筹。

这一手功夫使出，就连铁无双都不禁耸然动容，江别鹤双眉却皱得更紧，只听花无缺微笑道：“ 好武功！好身手…… ”

那“ 轿夫 ”吃惊地望着他，呐呐道：“ 花公子为何要…… ”

花无缺悠悠笑道：“ 无论是谁有话要说，咱们都该听他说完了才是，咱们纵然不信他的话，却也得让他有说话的自由，是么？”

那“ 轿夫 ”垂下了头，道：“ 是！”

花无缺转向赵香灵，道：“ 你无端说出这话，可有什么根据？”

赵香灵呆了半晌，却又立刻大声道：“‘ 双狮镖局 ’中的人，俱是仓猝而死，连一招都不及还手，而这江南双狮武功，要想将这些人全都杀死，也不能令他们全都还不了手的，是么？”

他呆了一呆之后，像是突然有人指点了他，口若悬河，侃侃而言，江别鹤两道锐利的目光，已闪电般扫向他背后那“ 幽灵 ”的身上。

花无缺缓缓道：“ 不错，就算武功比我更强的人，纵然能致他们于死，只怕却也不能令他们全都还不了手的。 ”

赵香灵道：“但普天之下，武功更强于公子之上，只怕已没有了，是么？”

花无缺微微一笑，道：“纵有也不会多。”

赵香灵道：“是以此事只有一个解释。”

花无缺道：“什么解释？”

赵香灵道：“这必定是一个与李氏双狮极熟的人下的手，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人会向自己人下毒手，是以猝不及防，连还手俱都不及……”

他咯咯一笑，接着道：“这不问便可知，自然除了江玉郎外再无别个！”

花无缺道：“但据那仅存的活口马夫所见，下手的乃是个威猛老人。”

赵香灵道：“易容之术，在江湖中，虽仍是奥秘，但会的人却也有不少，他既能假充轿夫，为何就不能改扮成威猛老人……”他语声顿了顿又接道：“他故意留下那马夫，正是要借那马夫之口……否则他杀人之后，又怎会狂笑而出，否则以他的武功，那马夫就算躲藏，又怎能逃得过他的耳目！”

他语声又顿了顿，又接着道：“还有那马夫逃生之后，立刻就将此事绘形绘影他说了出来，而且说的有声有色，巨细不漏，试问一个真的受了如此惊骇的人，说话又怎会如此明白清楚，所以……那马夫想必也是他的同谋，早已经他指点……”

他语声每次顿住时，似乎都在留意倾听着他身后那“幽灵”说话，江别鹤目光如炬，冷笑道：“你说的话又是谁指点你的？”

赵香灵道：“这……这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

说到这里，他突然又顿住了声，接着又大声道：“对了，我方才说错了，那‘马夫’说不定就是现在这‘轿夫’，就是江玉郎，而动手的却是江别鹤！”

江别鹤突然仰首大笑起来，道：“我本不愿与你一般见识，但你既如此胡言乱语，我却也容不得你了。”

他这话竟不是向赵香灵说的，眼睛也未瞧着赵香灵，他那锐利如刃的目光，正盯在那“幽灵”身上！

突听一声轻叱，那“轿夫”不知何时已到了那“幽灵”身后，身形凌空，“飞鹰搏兔”，铁掌已闪电般击下！

大厅中人目光俱被江别鹤吸引，谁都没有留意到这“轿夫”，此刻他骤然出手，眼见已是万万不会落空。

谁知他双掌自击下，那“幽灵”竟似早已算定他出掌的方法与部位，头也不回，反手一掌挥出。

这轻描淡写的一掌，竟正是击向那“轿夫”招式中的破绽，也正是他必救之处，他不求伤人，但求自保，双腿一缩一挺，身子凌空倒翻而出，远远落在地上，眼睁睁地瞧着这“幽灵”，竟像是真的见了鬼一般。

众人方才见过他的武功，如今又见他既被人轻轻一掌击退，俱不觉为之大惊，他自己更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势在必得的一掌在别人面前，竟变做儿戏，只见这“幽灵”缓缓转过身子，咯咯一道：“你认得我么？”

那“轿夫”嘶声道：“你……你是谁？”

那“幽灵”道：“你不认得我，我却认得你……我死也不会忘记你！”他语声尖细飘荡，听来当真有几分鬼气。

那“轿夫”竟不觉机伶伶打了个寒战，道：“你……你究竟是什么人？”

那“幽灵”道：“我早已告诉过你，我不是人，是鬼！”

他一步步走过去，那“轿夫”竟不觉一步步往后退。

灯火通明的大厅中，也不知怎地竟像是突然充满了森森鬼那“轿夫”面

上肌肉虽动也未动，但一双眼睛却已惊恐欲绝，这样的面容配上这样的眼神，看来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突听那绿衫少年失声道：“呀，不好！我师父……我师父……他老人家竟自杀了！”

这一声惨呼，立刻使众人目光俱都自那“幽灵”身上转了回来——目光转处，人人俱都不禁惊呼失声。

只见铁无双虽仍端坐在椅上，但方才那柄长剑，此刻竟已赫然插入了他咽喉，鲜血已染红了他衣服！

利剑穿喉，他连呼声都不能发出，他双手剑柄，似欲刺入，又似要将长剑拔出，却已无力！

他双眼怒凸，目中犹凝聚着临死的惊骇与怨毒，他人死去，这一双充满怨毒的眼睛，却似乎是在瞪着那绿衫少年！

众人耸然失色，竟都被惊得呆住了。

江别鹤长长叹息了一声，道：“铁无双不愧是英雄，勇于认错，他这样一死，生前的罪孽与污名总算已可洗清了！”

那“幽灵”突然大声道：“放屁！铁无双绝不是自杀的！”

第四九章　幽灵之谜

江别鹤怒道：“铁英雄若非自刎，难道还是江某下的手不成？”他顿了一顿，冷笑道：“江某若是下手，早已下手，又何必等到此刻？”

那“幽灵”也冷笑道：“铁无双若是自刎，也早已自刎了，更不会等到此刻……他方才既不肯含冤而死，此刻真相眼见已将大白，他更不会死了！”

江别鹤厉声道：“铁老英雄若非自刎，还有谁能令他不及还手而死！铁老英雄这样死正是死得清清白白，你难道还要他死后受污名？”

那“幽灵”也厉声道：“这里也正和方才赵庄主所说的一样，若是正面动手，自然准也不能令铁无双不及还手而死，但若下手暗算……”

江别鹤大喝道：“我江别鹤难道还会出手暗算他不成？”

那“幽灵”冷笑道：“这次自然不是你，你自己也知道铁无双已在提防着你，纵然出手暗算，也决计无法得手的！”

江别鹤道：“若非江某，难道还会是花公子不成？”

那“幽灵”道：“我早已说过，下手的必定是铁无双一个极为亲近的人，铁无双再也想不到他会出手暗算，是以才会遭他的毒“手！”

那绿衫少年突然大呼道：“是谁害死了我师父，我和他拚了！”

那“幽灵”冷冷道：“下手害死你师父的，就是你！”

绿衫少年身子一震，大怒道：“放屁，我身负师门重恩，怎会弑师，你……你莫非疯了？”

那“幽灵”冷笑道：“你既知身受师门重恩，便该好生报答才是，但你却丧尽天良，暗中与江某人勾结！你眼见真相已将大白。便乘着大家全都不会留意你时，一剑刺入了你师父的咽喉，你以为铁无双一死，此事就死无对证，但你却忘了，还有我在这里！”

绿衫少年道：“你拿得了证据么？”

那“幽灵”道：“别人拿不出证据，我却拿得出证据，我亲眼瞧见那日在酒中下毒要害赵全海赵总镖头的就是你！”

绿衫少年身子已颤抖起来，却更大声喝道；“放屁！那日我师父相请赵总镖头前来与‘三湘联镖’和解，我为何在酒中下毒加害赵总镖头。”

那“幽灵”道：“只因你受江玉郎所命，此举不但要使和解不成，还要使你师父遭受污名，这正是个‘一计害三贤’的毒计！”

绿衫少年怒喝道：“放屁！你……你说的话，谁也不会相信！”

那“幽灵”冷笑道：“你还想赖？我亲眼瞧见，亲耳听见你在那厨房与江玉郎商量恶计！”

绿衫少年喝道：“你怎会亲眼瞧见……你血口喷人，我和你拚了！”

他狂吼着扑了上去，便身形方展，“幽灵”突然揭下了头上的竹篓，咯咯怪笑道：“你再瞧瞧我是谁？”

灯光下只见他满面泥污，披着散发，望之当真如活鬼。

绿衫少年立顿，后退三步，颤声道：“你……你……”

那“幽灵”一字字道：“告诉你，我就是那日被你和江玉郎害死的鬼魂，做鬼也要你的命！”

他话未说完，那绿衫少年已发狂般的放声惊呼起来，狂呼道：“鬼……鬼……真的有鬼！”

一面狂呼，一面后退，终于疯狂般奔了出去！

突然间，剑光一闪！

那绿衫少年还未奔到门口，已噗地倒了下去！一柄长剑，自他后颈穿人，喉头穿出，竟生生将他钉在地上！

这绿衫少年也是连一声惨呼都未发出，便尸横当地！但这次众人却都瞧见，长剑是江别鹤脱手掷出的！

江别鹤神情不变，缓缓道：“此人神智已丧，若任他冲出去，只怕为害世人，在下只有将他除去了。”

那“幽灵”大喝道：“江别鹤，你杀人灭口，还要说好听的话，当真是天理难容！”

江别鹤微微一笑，道：“你连真面目都不敢示人，有谁能听信你的话！”

这句话正是击中了这“幽灵”的要害——小鱼儿呆了半晌，大声道：“只要我说的话是真的，现不现出面目又有何妨？”

江别鹤道：“各位请想，这厮所说若是真的，为何不敢以真面目见人？”

小鱼儿目光四转，只见众人的眼睛，果然都已盯在他脸上，每一双眼睛里，果然都已露出怀疑之色。

江别鹤悠悠接道：“这厮藏头露尾，危言耸听，居心实不可测……”

他一面说话，一面留意着众人面上的表情，说到这里，突然面对着花无缺，一字字沉声道：“花公子以天下为己任，难道不想知道他们的来历？”

花无缺道：“他们？”

江别鹤道：“除了这厮之外，当然还有那‘轿夫’，在下也正想瞧瞧，他是否真的如这厮所说乃是犬子玉郎。”

众人在混乱之中，多已忘却了那“轿夫”的事，此刻被他一提，方自想起，但放眼四望，不但那“轿夫”踪影不见，就连别的轿夫和段家父子所坐的那两顶轿子，都已不知在何时走了。

小鱼儿不禁暗暗跺足，他虽然聪明绝顶，但经验终还太少，照顾还是不周，竟造成了这致命的疏忽。

江别鹤也似勃然大怒喝道：“那‘轿夫’怎地走了？他什么时候走的？”

一直在作壁上观的罗九，此刻突然道：“段老爷子身体不好，紧张过度，委实再也受不了这刺激，是以方才就要他们将轿了抬回去了。”

罗三接着笑道：“人太胖了，的确不能紧张，否则难免中风，我兄弟也有这毛病。”

江别鹤顿足道：“贤昆仲既然瞧见，就该将那‘轿夫，留下才是，此事若不弄个清楚，在下也难免要担嫌疑！”

小鱼儿忍不住大骂道：“你这老狐狸，若论装模作样的功夫，你当真可算天下第一。”

江别鹤冷笑道：“有谁知道那‘轿夫’不是和你一路，故意串通来陷害江某的，否则你又怎会如此轻易地放他一走了之。”

他居然倒打一耙，居然说的合情合理，众人虽不见得就多信他的，至少已对小鱼儿说的话不再相信。

小鱼儿又气又急，他如今知道这江别鹤果然不是可以轻易对付的人物，轻描淡写几句话，就扭转了逆势。江别鹤还连一根手指都没有动，便已将小鱼儿逼入了死地！

这大厅前后共有十四扇窗户，三道门，每扇窗户高七尺余，宽三尺开外，无论多么魁伟的人都可轻轻易易地钻出去，出路可谓四通八达。

这大厅虽然宽阔，但每扇窗子距离小鱼站着的地方，最远也不过两三丈，以小鱼儿此刻的武功，轻轻纵身便可掠出。

但小鱼儿却不能走，只因花无缺的眼睛，此刻正盯在他身上。

江别鹤悠悠道：“那‘轿夫’虽已溜走，但阁下却只怕已是溜不走的了，阁下定然不肯以真面目示人，莫非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小鱼儿眼珠直转，却想不出个主意。

花无缺突然道：“朋友若不愿自己动手，在下说不得只好代劳了。”

小鱼儿大骂道：“花无缺，我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人，谁知你竟然像活土狗似的被人利用，连我都替你觉得丢人。”

花无缺也不动怒，只是微笑道：“你若想激怒于我，这心机只怕是白费的了。”

江别鹤笑道：“花公子年纪虽轻，涵养功夫却已炉火纯青，要他动怒，除非……”

小鱼儿大声道：“要他动怒，除非将铁心兰抢过来是么？”

花无缺面色果然微微一变，沉声道：“此事与她无关，阁下最好莫要提起她的名字。”

小鱼儿大笑道：“铁心兰可不是你的，你有什么资格不许别人提起她的名字！”

也不知怎地，小鱼儿突然觉得身子里有一股热血直冲上来，变得什么也不怕了，一心想激怒花无缺，一心只想叫花无缺丢人现眼，他明知自己不是花无缺的敌手；却一心想和花无缺拚一拚！那无论胜负生死，至少也可将那满腔热血发散发散！否则整个人只怕都要烧为灰烬！

还因为他确实是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不但很了解别人，也很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现在不如花无缺，所以他只有忍耐。

若没有别人压力，苦没有导火线，他也许会一直这样忍耐下去，忍到他能胜过花无缺的那一天。

但此刻情况实在压得他透不过气，而“铁心兰”这三个字正是导火线，他拚命压制住的热血终于突然爆发！

他不但眸子发了光，甚至连瞳孔都异样的张大了！

他狂笑着大声接道：“花无缺，老实告诉你，铁心兰早已有了心上人！她的心早已属于他了，你无论如何也夺不去的，你就算能将她娶为妻子，她的心还是在别人那里！”狂笑声中，他身形突然冲天而起！

就在这刹那间，花无缺手掌已挥出，小鱼儿身形跃起，若是迟了半步，他胸膛只怕便已被击碎！

大厅的梁木，离地四丈开外！小鱼儿这一跃，竟已攀着了梁木！

他手掌搭在梁上，身子有如秋枝上的枯叶般飘荡不定，由下面望上去，似乎随时都会跌落下来！

但江别鹤却已瞧出，这正是轻功中最高妙的身法，他身子看来摇摇欲坠，其实每一动荡中都藏有杀机。

何况他一跃而起，居高临下，虽未抢得先机，却已占有地利。此刻无论是谁，若是跃起进击，只怕都要遭到当头棒喝！

花无缺却非但没有跃起进击之意，甚至连瞧都没有向上瞧一眼，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目光竟望着自己的脚尖。

他竟似已处于老僧入定般的绝对静止的状态，对身外的一切审，都似不

闻不问，他竟似已站在那里睡着了。
　　但小鱼儿却知道他此刻心灵正是一片空灵，看似对一切都不闻不问，其实任何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心眼！
　　小鱼儿在这有利的地位中，他也许还不会出手，但小鱼儿身形只要一展动，先机立失，只怕立刻便要遭他的杀手！
　　这两人一上一下，一动一静，竟这样僵持着！
　　别人虽然瞧不出其中的奥妙，但却已感觉出这情况的紧张，嘈乱的大厅竟奇异地静寂下来！
　　时候过去越久，这紧张的气氛越是沉重。小鱼儿仍在不停的飘荡着，但众人已不再觉得他摇摇欲坠，只觉得这不定的飘荡，竟荡得自己头晕目眩，神情不定。
　　他们纵然不敢再向上望，但大厅中的烛火却似已随着小鱼儿的飘荡而飘荡，到后来竟连整个大厅都似乎也飘荡起来。
　　只有江别鹤，他凝望着花无缺，神色仍是那么安详。
　　花无缺笔直凝立着的身形，就像是惊涛骇浪中的砥柱，不但自己屹立如山，也给别人一份安定的感觉。
　　别人只觉他屹立不动的身形，竟有一股杀气发散出来，凛凛然逼人眉睫，逼得人连气都透不过来！
　　这一动一静，正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两人身体相隔虽有四丈，但其间却已不能容一物！
　　但动的自然终究不能如静的持久。
　　江别鹤自然知道这点，嘴角不觉已泛起了笑容！
　　突然，一只燕子自窗外飞了进来。
　　这是只迷失了方向的孤燕，盲目地冲入了有光和亮的地方。为的民怕是来寻求一份温暖。
　　它竟飞入了小鱼儿与花无缺相持着的身形之中！
　　众人也不见小鱼儿与花无缺有任何动作，但这燕子却不知怎地，竟飞不过这无形的杀气。
　　这燕子竟直坠下来！落下的燕影，掠过了花无缺的脸！就在这时小鱼儿身形突然飞扑而下。
　　他整个人都似已变成了一个陀螺，在空中不停地旋转。旋转着直落而下，远远望去，他四面八方看来竟似有手脚飞舞。
　　众人只瞧得眼花镣乱，竟疑有千手千臂的夭相天魔，自天飞降！
　　花无缺却仍未抬头去瞧一眼，小鱼儿凌空一声暴喝，旋转着攻出八腿十六掌！
　　他招式之快，已非力能所及，看来他一个人身上，竟似有八条腿十六只手掌一起攻了出来！一起攻向花无缺！
　　这一轮急攻虽是虚多实少，但虚实互变，虚招变成实招，只要被他一招击中，那是万无生理。
　　花无缺突然抬起头来。
　　飘摇的灯光下，只见他目光闪烁如星，面上似笑非笑，右掌挥出，轻轻一引一拨，看来既非攻招，亦非守势！
　　只听“劈拚，叶通”一连串声响，小鱼儿左掌竟打在自己右掌上，右掌着了自己左掌，左掌之力未竭，又打着自己右掌，右掌之力未竭，又打着自

己的左掌、下面也是左腿踢右掌，右腿踢左掌。

他一心制胜的攻势，竟全都打在自己身上，他身子被打得直转，斜斜飘开数尺，“噗”的跌了下去！

江别鹤瞧得眉飞色舞，大声笑道：“好！好一招‘移花接玉’！”

只见小鱼儿双掌俱已红肿，胸膛不注喘息，竟已爬不起来。

花无缺瞧着他，微微笑道：“你武功之高，倒也可算是当今武林中的一流高手，内力之强，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只可惜你内力越强，此刻受伤也越重！”

他一面说话，一面向小鱼儿缓缓走了过去！

突然，满厅急风骤响，灯火突然灭绝，还有十数道强劲的暗器风声，直打江别鹤与花无缺！

但这样的暗器，还是伤不了江别鹤与花无缺！这两人轻轻一跃，便自闪过。

这时厅堂中已乱成一团，混乱中，只听那罗九大喝道：“请大家站在原地，莫要乱动！”

罗三喝道：“莫要被那厮乘乱逃走了！”

这些话本是江别鹤要说的，江别鹤听了，不禁暗中点点头。“这罗氏兄弟果然是好角色！”

又听得罗九喝道：“我去外面防他逃走，你快点火！”

接着，火光一闪，也已亮起了火折子，再瞧方才在地上爬不起的那”幽灵”果然已不见了！

江别鹤面色一变，掠到窗前，窗外夜色沉沉，不见人影。

罗三跺足道：“这厮跑得好快，咱们快追吧！”

花无缺缓缓道：“此间出路如此之多，要追只伯也无从追起！”

江别鹤皱眉道：“难道就让他这样逃了？”

花无缺道：“以他方才出手之力，被我移力击伤了他自己的手足，他本是无法逃的！”

江别鹤恨恨道：“这自然是那将灯光击灭的人、出手救了他。”

罗三道：“家兄只怕已去追赶，却不知迫不追得着！”

花无缺缓缓道：“令兄只怕是迫不着的。”

罗三道：“哦？”

花无缺道：“那暗中出手的人，既能在我等面前将人救走，自然有出类拔萃的身手，我等既被他以暗器阻延了片刻，只怕是再也追不着他的了！”

罗三苦笑了笑，道：“不错，那人既能在花公子面前将人救走，家兄自然是追不着他的！”

灯光一灭，小鱼儿就知道是救星到了，他正想挣扎着爬起，已有一人抱起了他，穿窗而出！这人的轻功竟是江湖中的顶尖身手，轻轻几掠，己在十余丈外。

凉风扑面，小鱼儿的手脚仍在隐隐发疼，他想起了花无缺那惊人的神秘武功，心里更不禁暗暗吃惊。

方才那一瞬间，委实是生死一发，惊险绝伦，若不是这人出手相救，小鱼儿是万万逃不了的，但这人却是谁呢？

小鱼儿忍不住道：“承蒙阁下出手相救，多谢多谢。”

那人脚下不停，口中道：“嗯！”他将小鱼儿挟在肋下，小鱼儿也瞧不

见他的面目。

过了半晌，小鱼儿又道：“你可知道，我并不是什么好人，你为何要救我？”

那人笑道：“你也不坏。”

小鱼儿道：“但我却不认得你，你是谁呢？”

那人道：“你猜。”

小鱼儿道：“听你语声，你年纪并不太大。”

那人笑道：“却也不小了。”

小鱼儿道：“你自然不会是神锡道长。”

那人道：“哦。”

小鱼儿道：“你若是神锡道长，就不会叫我猜了，出家人绝不会像你这样鬼鬼祟祟。”

人家救了他，他居然还要骂人，只因他一心想逼这人多说几句话，好听出他的语声是谁。

哪知这人只是笑了笑，道：“你说的不错。”

小鱼儿还是听不出他的声音，眼珠子一转，道：“你莫非是轩辕三光？”

那人笑道：“我不认识那赌鬼。”

小鱼儿忍不住大声道：“你究竟是人是鬼？”

那人笑道：“你永远猜不出我是谁的。”

小鱼儿道：“你莫以为我的手脚真不能动，你若再不说，我就点了你的穴道，绑住你，看你究竟是谁。”

一面说话，他的手果然已按住了那人的腰眼。

那人道：“你莫忘了，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小鱼儿道：“我可不领你的情！有些人出手救人，也是没有存好心的，你从别人手中救了我，说不定是为了要利用我，也说不定是为了要把我害得更惨。”

那人大笑道：“你这人果然难以对付，我阅人无数，倒真未见过像你这么难对付的人……”说话间已掠入了一扇窗子，将小鱼儿放了下来。

这窗子竟似是通夜开着的，屋子里居然还点着灯，灯光下，小鱼儿终于瞧见了这人的脸。

这人竟是那神秘的罗九！

小鱼儿吃惊得瞪大眼睛，喃喃道：“是你……怎会是你？”

罗九笑道：“我就知道你是永远猜不着的。”

小鱼儿道：“但……但我方才明明还听见你在那大厅中喝话。”

罗九笑道：“那是我兄弟罗三，他一个人装着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别人以为我留在那里还未走，自然想不到出手救你的人是我了。”

小鱼儿大笑道：“果然是妙计，这连我都上了当，那些人想不上当更不可能了！”

罗九笑道：“要江别鹤那老狐狸上当，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小鱼儿目光的的地瞧着他，道：“不错，要江别鹤上当真不容易，但你却能令江别鹤也上当。”

小鱼儿眼珠子一转，道：“那么，我再问你，我和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为何要救我？”

罗九道：“在下只是仰慕兄台的为人，不忍见兄台被逼，是以忍不住要

冒险出手相救了。”

小鱼儿冷笑道：“你只怕是看见我有两下了，想利用利用我……

罗九大笑道：“兄台如此说，未免错怪好人了。”

小鱼儿道：“人与人之间，本来大多就是互相利用，你想利用我，又岂知我不想利用你，你若有所求，只管说就是，我绝不怪你。”

罗九附掌大笑道：“兄台倒当真是快人快语，在下好生佩服。”

他突然顿住笑声，逼视着小鱼儿，沉声道：“在下瞧兄台所作所为，无一不是想揭破江别鹤的假面目，而在下也的确早有此心，是以才……”

小鱼儿道：“是以才找上了我，是么？”

罗九大笑道：“兄台若能与在下联手，江别鹤纵然奸猾如狐，此番只怕也要无所遁形了。”

他眼睛盯着小鱼儿，小鱼儿眼睛也盯着他，缓缓道：“你明明帮着铁无双和赵香灵，却又在暗中和江别鹤勾结，你明明和江别鹤勾勾搭搭，却又要在暗中结识我，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好，我也不管你究竟存何居心，只要你是真心想揭破江别鹤的假面目，我就和你联盟携手，在这件事上我总支持你到底！”

第五〇章　意料之外

这间屋子乃是间小小的阁楼，但布置得却极力精雅，厚厚的地毯上织着琥珀的花纹，人走在上面，绝不会发出丝毫声音。

小鱼儿这时才有空四下打量，只见桌上摆着些奇异而贵重的珍玩，壁上也挂着精巧的饰品。有的是黄金铸成的小刀小剑，有的是白玉塑成的小人小马，还有些丑恶的怪兽妖魔，美丽的仙子神。

罗九笑道：“兄台看这屋子如何？”

小鱼儿道：“这究竟是谁的屋子，你就随意闯了进来。”

罗九笑道：“这就是蜗居。”

小鱼儿骇了一跳，道：“这就是你的家？你不怕江别鹤找来？”

罗九笑道：“兄台大可放心，小弟这居处，是谁也不知道的。”

小鱼儿笑道：“你倒真是深谋远虑，居然在这里也布置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罗九道：“此处虽乃我兄弟所有，但却非我兄弟布置的。”

小鱼儿道：“哦？”

罗九神秘地一笑，道：“布置此地的人，兄台见了，必定极感兴趣。”

小鱼儿道：“为什么？”

罗九笑道：“只因她乃是绝世的美人。”

小鱼儿大笑道：“美人……我见了美人就头疼得要命。”

罗九笑道：“兄台虽然无视于美色，但是她……她却和别人不同，她不但美，而且还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神秘之感，想来必定会合兄台的脾胃。”

小鱼儿笑道：“听你说得这么妙，我倒也想瞧瞧了。”

罗九拉了拉系铃的绳索，笑道：“兄台立刻就可以瞧见了。”

小鱼儿道：“能布置出这种地方的人，想来必定有些和别人不同之处……”心念一转，突然改变话题，道：“江别鹤他可是还住在那破屋子里么？”

罗九笑道：“虽然还是那地方，但屋子却已不破了。”

小鱼儿道：“他不是不愿别人为他修建的么？如今为何又改变了主意？”

罗九道：“但这次是花无缺为他修建的，而且花无缺自己也住在那里。”

小鱼儿叹道：“不想花无缺居然被这种人缠上了，我倒真有些为他可惜。”

罗九陪笑道：“江别鹤外表做得那么仁义，不知他真面目的人，谁不愿和他结交为友？花无缺武功虽然不错，但究竟少年无知……”

小鱼儿冷笑道：“花无缺聪明内蕴，深藏不露，你若以为他少年无知，那你就是无知了。”

罗九目光闪动，道：“兄台莫非与花无缺相知颇深？”

小鱼儿微微笑道：“你知不知道这句话！对一个人了解最深的，常常是他最大的仇人！”

他突然感觉到身后一种异样的感觉，霍然回头——一个人幽灵般站在他身后，灯光，正照着她的脸。

这果然是张绝美的脸，她柳眉轻颦，大大的眼睛里，像是弥温着烟雾。

她眼睛瞧着小鱼儿，却像是没有瞧着小鱼儿，她虽然好生生站在那里，但看来却像是在做梦。她赫然竟是慕容九。

一鱼儿一眼瞧过，也不禁瞧得呆了。

罗九却像是没有留意到他神情的改变，却笑道：“ 这位梦姑娘，就是布置此间的人。 ”

小鱼儿道：“ 梦姑娘？ ”

罗九道：“ 我瞧见她的时候，她就是这佯子，迷迷糊糊的一个人东逛西走，我问她愿不愿意跟我回来，她笑嘻嘻地点了点头，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还是笑嘻嘻点了点头……唉，她整天像是在做梦似的，所以就叫她梦姑娘。 ”

小鱼儿自然知道她受的是什么刺激，为何会变得如此模佯，但他却只是轻轻叹了口气，道：“ 梦姑娘……这名字倒不错。 ”

罗九瞧了他两眼，忽然道：“ 兄台莫非认得她？ ”

小鱼儿道：“ 你瞧她可认得我么？ ”

慕容九眼中一片迷雾，像是什么人都不认得。

罗九笑道：“ 兄台自然不会认得她的，只是……兄台你瞧她怎样？ ”

小鱼儿眼珠子一转，道：“ 我说好又有什么用，你难道舍得将她送给我？ ”

罗九笑道：“ 兄台既然已与在下结盟，在下所有之物，便是兄台所有之物，何况我兄弟又老又懒又胖，兄台总该知道，这老、胖、懒三个字，正是好色的最大克星吧。 ”

小鱼儿大笑道：“ 你既如此慷慨，我倒也不便客气了。 ”

突听笑声起自窗外，一人穿窗而入，正是罗三。

罗九道：“ 你怎地也回来了，那江别鹤可曾怀疑到我？ ”

罗三笑道：“ 他自然做梦也不会怀疑到你我身上，此刻铁无双已死，赵香灵更骇得千依百顺，唯命是从，他嘴里不说，心里早高兴得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

小鱼儿突然道：“ 死了的那人并不是唯一的人证。 ”

罗九、罗三对望了一眼，同时道：“ 还有谁？ ”

小鱼儿道：“ 你莫忘了，还有他儿子江玉郎。 ”

罗九道：“ 但江玉郎又怎会揭穿他老子的阴谋？ ”

小鱼儿懒懒地一笑，道：“ 我也许会有法子的。 ”

他长长打了个哈欠，整个人从椅子上溜了下来，倒在那又软又厚的地毯上，喃喃地道：“ 温暖的太阳，辽阔的大草原……这地毯真像是那草原上的长草，又轻，又软，又暖和，人若能在上面舒舒服服的睡上个三天三夜，只怕就应该是非常满足的了。 ”

罗九笑道：“ 兄台只管睡吧，在这里，绝不会有什么人来打扰的。 ”

一个人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睡得着，这人真是非常有福气——小鱼儿无疑是有福气的。

他也不知睡了多久，醒来的时候，烛火已灭了，像有白天，但厚厚的窗帘掩住日色，屋里的光线膝陇。朦胧中，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正在凝注着他。

小鱼儿躺在那里，动也没有动。

他瞧见慕容九就坐在他身旁的地毯上，像是刚刚坐下来，又像是自昨夜起就一直坐在那里。

小鱼儿也睁开了眼睛瞧着她，竟不觉瞧得痴了，他没有说话，自然更没有期望她说话。

哪知慕容九竟突然道：“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瞧过你，我好像认得你。 ”

小鱼儿的心一跳，道：“ 你认得我？ ”

慕容九道：“ 嗯。 ”
小鱼儿道：“ 你可记得在什么地方瞧见过我？ ”
慕容九叹道：“ 我已记不清了……我只是有这种感觉。 ”
小鱼儿笑了，转着眼珠子，道：“ 你可记得你自己么？ ”
慕容九突然双手捧着头，道：“ 我也不记得，我不能想，我一想就头痛， ”
小鱼儿道：“ 那你就不要想吧，你最好不要想，想起来反而不好。 ”
慕容九道：“ 你……你莫非知道我以前是谁？ ”
小鱼儿笑道：“ 我也记不清了，我只知道，你现在这样子，比以前可爱得多。 ”
还是夏天，小室中热得令人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虽然没有风，空气中却有一阵淡香传来。
小鱼儿一觉睡醒，全身都充满了过剩的精力，他瞧着那圆润的、莹白的足踝，竟不觉连想起那日在冰室中她赤裸的胴体……在这懊热的夏日黄昏里，他突然兴起了一种邪恶的感觉。
他突然笑道：“ 但你无论如何，还是想知道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是么？ ”
慕容九道：“ 我假如能想起以前的事，就算立刻死了都愿意。 ”
小鱼儿道：“ 好，你先脱光，我替你想法子。 ”
慕容九眼睛睁得更大，颤声道：“ 脱……脱光衣服。 ”
小鱼儿道：“ 你一定是遇着了什么可怕的事，才变得这样子，只因那件事的恐怖，现在还像恶魔似的盘踞在你身体里。 ”
慕容九轻轻点着头，道：“ 嗯。 ”
小鱼儿道：“ 所以，你要想起以前的事，就得先将身体里的恶魔赶走，你要赶走这恶魔，就得先解除一切束缚。 ”
慕容九像是听得痴了，不断地点着头。
小鱼儿笑嘻嘻地道：“ 衣服就是人最大的束缚，你先脱光衣服，我才可以帮你把恶魔赶走，这道理简单得很，你总该听得懂，是么？ ”
慕容九道：“ 但……但…… ”
小鱼儿的手已摸到她的足踝，笑道：“ 你听我的话，绝不会错的…… ”
他话未说完，慕容九突然跳了起来，手里已多了柄精光闪闪的匕首，直逼着小鱼儿的咽喉。
小鱼儿失声道：“ 你这是干什么？我不是在帮你的忙么？ ”
慕容九缓缓道：” 有人告诉我，无论谁想碰我的身子，我就该拿这把刀对付他。 ”
小鱼儿眼珠子一转，喃喃苦笑道：“ 难怪罗家两兄弟不敢碰你——难怪他们要将你送给我， ”
慕容九道：“ 你说什么， ”
小鱼儿道：“ 你可认识他们么？ ”
慕容九道：“ 我好像不认识。 ”
小鱼儿道：“ 但你却认识我，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而相信他们呢？ ”
慕容九低着头想了想，匕首已跌落在地毯上。
小鱼儿一把将她拉了下来，压在她身上，慕客九完全没有反抗，小鱼儿的手已拉开了她的衣襟，嘴里自言自语，喃喃道：“ 假如一个人差点杀死你，你无论对她怎样，也不能算说不过去吧。 ”
他的嘴在说话，手也在动。

突听一人冷冷道：“不可以！”

小鱼儿一惊，那厚厚的窗帘后，已飞出一条银丝，毒蛇般缠住了他的手，以小鱼儿此刻的武功，竟没有闪开，竟没有挣脱。

接着，一条瘦小的人影，鬼魅般自窗帘里飞了出来，直扑小鱼儿，小鱼儿一个筋斗翻了出去，反手去扯那银丝。

那又细又长的银丝，虽被他扯得笔直，他竟扯不断。

他自然也瞧清了那瘦小的人影，全身都被一件黑得发光的衣服紧紧裹住，一张脸也蒙着漆黑的面具，只留下一双黑多白少的眸子，这双眸子不停地眨动，看来就好像鬼魅窥人，也说不出有多么诡秘恐怖。

小鱼儿失声道：“你是黑蜘蛛！”

黑蜘蛛身形已展，硬生生又自顿住，冷冷道：“你是谁？竟认得我！”

小鱼儿笑道：“黑老弟，你难道不认得我了？”

黑蜘蛛眼睛一亮，道：“呀，是你！你竟会变成这模样，”

小鱼儿笑嘻嘻道：“你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我难道就不能变变面貌么？”

黑蜘蛛目光的的，道：“一个人在做如此卑鄙的事的时候，被我撞见，居然还能笑嘻嘻地对我说话……像这样的人，除了你之外天下只怕没有第二个。”

小鱼儿笑道：“这又怎能算卑鄙的事……只要是年轻力壮的男人，谁都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黑蜘蛛瞪着眼瞧着他，似乎在奇怪！一个人做出这样的事后，怎么还能如此理直气壮，竟像是真的丝毫没有恶意。

小鱼儿接着笑道：“何况，这种事本来就没什么的，只有一个存心龌龊的人，才会将它瞧得变了样，像我这样的人，做了它固然不会觉得难受，不做它也不会觉得难受的。”

黑蜘蛛突然笑了，道：“像这种胡说八道的话，自你嘴里说出来，竟一点不令人觉得可恶，这是什么道理呢？”

小鱼儿道：“这因为我根本不是个可恶的人呀。”

突听门外一阵脚步声传来，黑蜘蛛身形一闪，又到了窗帘后，银丝也跟着飞了回去。

小鱼儿就站在那里，嘴里却发出沉沉的鼻息，那人似乎在门外听了半晌，然后，脚步声又退了回去。

但拉开窗帘，黑蜘蛛却不见了。

窗外日色将落未落，犹未黄昏，小鱼儿喃喃道：“白天，还是白天，这黑蜘蛛在大白天里就能飞檐走壁，来去自如，难怪江湖中人都将他当做怪物。”

慕容九痴痴地站在那里，轻轻道：“你也觉得他奇怪？”

小鱼儿转过头，此着她，道：“给你那把刀的，就是他？他难道不怕被人发觉？”

慕容九咬着嘴唇，像是想了许久，才慢慢道：“他们虽然也怀疑有人常在附近，但想尽方法还是瞧不见他的人影，他来的时候，总是只有我单独一个人。”

小鱼儿皱了皱盾头，道：“他常来看你，他常在附近……莫非他也对这罗家兄弟起了怀疑？这兄弟俩能令这种人花如此多工夫在他们身上，究竟是

什么样的身份？”

他低着头兜了两个圈子，猛抬头，便瞧见慕容九竟已脱光了衣服，赤裸裸地站在那里。

朦胧中，她青春的胴体，就像缎子似的发着光，她修长而坚实的双腿，紧紧并拢着，她柔软的胸膛，俏然挺立……穿着衣服的慕容九，看来虽是那么纤弱，但除却衣服，她全身每一寸都似乎含蕴着慑人的成熟魅力。

这是小鱼儿第二次瞧见她赤裸的胴体，第一次是在那充满了诡秘意味的冰室中，而此刻……

小室中香气迷蒙，光影朦胧，空气中似乎有一种逼人发狂的热力，小鱼儿额上不觉迸出了汗珠，喉咙也干燥起来，嘎声道：“你这是干什么？”

慕容九痴痴地瞧着他一步步走了过来，道：“我要你帮我赶去身子里恶魔……”

小鱼儿大声道：“你身子里并没有什么恶鬼，我那是骗你的。”

慕容九道：“我知道有的，‘它’现在已经在我身子里动了，我已可感觉得出，”

她痴痴地笑着，雪白的牙齿就像是野兽般在发着光，她苍白的面颊已嫣红，她眼睛里也发出了异样的光。

小鱼儿竟不觉后退了半步，大叫道：“胡说，快穿起衣服来，否则……”

慕容九道：“我不穿衣服，我要你帮我……”

她突然扑到小鱼儿身上，两手两脚，就像是八爪鱼似的紧紧缠住了小鱼儿，于是两人一起倒在地上。

她冰冷的身子，突然变得火山般灼热，嘴唇狠命压着小鱼儿的脸，胸腔喘息着，小鱼儿手掌轻轻抚着她光滑的背脊。

他突然掀起慕容九的头发，将她压在下面，然后抽过条毯子，将她裹粽子似的裹了起来，紧紧绑住。

慕容九眼睛里满是惊骇之色，嘶声道：“你……你为什么这样？”

小鱼儿笑嘻嘻地瞧了她一眼，又提起她脱下来的衣服瞧了瞧，将桌上一壶冷茶，慢慢地从她头上淋下去，笑嘻嘻道：“记着，女孩子不可随便脱衣服的，她至少也该等男孩子替她脱，下次你若再这样，看我不打你的屁股！”

慕容九被冷茶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大声道：“你这恶棍，放开我……”

小鱼儿不再理她，将倒干了的茶壶用她的衣服包住，轻轻放在她胸膛上，推开门，“咚、咚、咚”走下了阁楼。

小鱼儿在楼下走了一遍，只瞧见两个呆头呆脑的傻丫头，却找不着那罗九和罗三兄弟两个人。

小鱼儿走进了厨房，洗了个脸，又用昨天剩下来的材料，将自己的脸改成另一副样子，才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这房子竟在闹市之中，小鱼儿在街头的成衣铺买了套新衣服换起来，又在旁边的酒楼痛痛快快吃了一顿，抬头仰望天色，笑道：“天快黑了，我活动的时候又快到了……”

他对自己方才做的那件事觉得很得意，此刻全身都痛快得很，充满活力，只觉不好好干一场，未免太对不起自己。

这时天色已将入暮，小鱼儿走到那药铺去逛了一圈，还买了个紫金锭，药铺里果然没有一个人认得他。于是，小鱼儿直奔郊外。

他本想先到段合肥家去的，但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只因他瞧见有许多武

林人物匆匆出城，想来是赶到天香塘去的。

要知“爱才如命”铁无双成名数十年，数十年来，蒙他提拔、受他好处的人也不知有多少。

小鱼儿远远便瞧见，“地灵庄”里灯火辉煌，人影幢幢，偌大的庭院里，几乎已挤满了各色各样的人物。

庄门外，也停满了各色名样的车马，小鱼儿匆匆走过去，突又停下脚步，马群中有匹马嘶声分外响亮，竟像“小仙女”的胭脂马。

“小仙女”张菁莫非也来了？！

小鱼儿嘴角不禁泛起了微笑：“这两年来，她怎样了？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穿着火红的衣服，骑着马到处跑来跑去？到处用鞭子打人？”

他实在想瞧瞧那又刁蛮、又泼辣、又凶恶、又美丽的小女人，这两年来，她至少总该长大了些，却不知是否比以前懂事了些。

但院子里的人实在太多，小鱼儿东张西望，非但没瞧见她的影子，简直连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都没瞧见。

“她若来了，必定抢眼得很，我怎会瞧不见她？像她这种人在十万个人里也该被人一眼就瞧出来的。”

小鱼儿暗中嘀咕，心里竟不禁有些失望。

第五一章　假仁假义

铁无双的棺木，就放在大厅中央，赵香灵哭丧着脸站在一旁居然为他披麻戴孝，活脱脱一副孝子的模样。

吊丧的客人，却都挤在院子里，三五成群，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的也不知在谈论什么。

突听庄院外一阵骚动，人声纷纷道：“江大侠竟也来了。”

“江大侠行事素来仁义，我早已就知道他会来的。”

院子里的人立刻两旁分开，让出了条路，一个个打躬作揖，有几个只恨不得跪下去磕头。

七八条蓝衣大汉，已拥着江别鹤大步而入。

只见他双眉深锁，面色沉重，笔直走到铁无双灵前，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沉声道：“铁老英雄，你生前江某虽然与你为敌，但那也是为了江湖道义，情非得已，你英灵非遥，也该知道江某的一番苦心，而今以后，但望你在天英灵能助江某一臂之力，为武林维护正义，春秋四祀，江某也必定代表天下武林同道，到你灵然，祝你英魂安息。”

这番话当真说得大仁大义，掷地成声，群豪听了，更不禁众人一声，称赞江别鹤的侠心。

小鱼儿听了却不禁直犯恶心，冷笑暗道：“这才真的叫猫哭老鼠假慈悲……”

一念尚未转过，突听一人大声冷笑道：“这才真叫猫哭老鼠假慈悲，杀了别人还来为人流泪。”

语声又高又亮，竟似是女人的声音。

众豪杰都不禁为之动容，向语声发出的方向瞧过去，只见说话的乃是个黑衣女子，头戴着马连坡大草帽，紧压着眉目，虽在夏夜中，却穿着长可及地的黑缎披风，这许多人瞪眼去瞧她，她也毫不在乎，也用那发亮的大眼睛去瞪别人。

她身旁还有个长身玉立的华衣少年，神情却像是个大姑娘似的，别人瞧他一眼，他就臊得不敢抬头。

小鱼儿一眼便瞧出这两人是谁了，心里不觉又惊又喜！“她果然来了，她居然还是那六亲不认的老脾气，一点儿也没变。”

这时人丛中已有好几个涌了过去，指着那黑衣女子骂道：“你是何方来的女子，怎敢对江大侠如此无礼。”

那黑衣女子冷冷道：“我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谁管得着我？”

虬髯大汉喝道：“江大侠宽宏大量，老子今天却要替江大侠管教管教你！”

喝声中他已伸出一双蒲扇般大小的巴掌抓了过去，黑夜女子冷笑着动也不动，她身旁那腼腆的少年却突然伸臂一格！

这看来霸王般的大汉，竟被这少年轻轻一格，震得飞了出去，群豪耸然失声，又有几人怒喝着要扑上去！

那少年双拳一引，摆了个架式，竟如山停岳峙，神充气足，他不出手时看来像是个羞羞答答的大姑娘，此刻乍出手，竟隐然有一代宗匠的气派，群豪中有识货的，已不禁为之骇然动容。

那黑衣少女冷笑道：“你尽管替我打，出事了有我！”

那少年看来倒真听话，左脚前踏半步，右拳已闪电般直击而出，当先一

条大汉，又被震得飞了出去。

突听一声轻叱，一人道：“ 且慢！住手！ ”

叱声未了，江别鹤已笑吟吟挡在这少年面前，江别鹤捻须笑道：“ 若是在下双眼不盲，兄台想必就是‘ 玉面神拳 ’顾人玉顾二公子。 ”

小鱼儿暗道：“ 这江别鹤当真生了一双好毒的眼睛。 ”

只见顾人玉还未说话，那黑衣女子已拉着他的手，冷笑道：“ 咱们犯不着跟他攀交情，咱们走！ ”

“ 走 ”字出口，两条人影已飞掠而起，自人丛上直飞出去，黑缎的斗篷迎风飞舞，露出了里面的一身火红的衣服。

群豪中已有人失声道：“ 这莫非是小仙女！ ”

但这时两人已掠出庄门，一声呼哨，蹄声骤响，一匹火红的胭脂马急驰而来，载着这两人飞也似的走了。

江别鹤目送他两人身影远去，捻须叹道：“ 名家之子弟，身手果然是不同凡俗。 ”

突见一条泥腿子，手里高挑着根竹竿，快步奔了进来。

竹竿上高挂着副白布挽联，挽联上龙飞凤舞地写着：

“ 你活着，我难受。 ”

“ 你死了，我伤心。 ”

这十二个字写得墨迹淋漓，雄伟开阔，似是名家的手笔，但语句却是奇怪之极，不通之极。

群豪又是惊奇，又是好笑，但瞧见挽联上写的上下款，脸色却都变了，再无一人笑得出来。只见那上款写的是——“ 老丈人千古。 ”

下款赫然竟是：“ 愚婿李大嘴敬挽。 ”

小鱼儿吃一惊，仔细瞧瞧，这挽联写的竟真有些像李大嘴的笔迹，李大嘴莫非也已真的出了“ 恶人谷 ”？他几时出来的？此刻在哪里？

江别鹤迎面挡住了那泥腿汉子，沉声道：“ 这挽联是谁叫你送来的？ ”

那泥腿汉子眨着眼睛道：“ 黑夜中我也没有瞧清他是何模样，只觉他生得似乎甚是高大，相貌凶恶得很，有几分像是庙里的判官像。 ”

江别鹤道：“ 他除了叫你送这挽联来，还说了什么话？ ”

那泥腿汉子支支晤晤，终于道：“ 他还说，他老丈人虽要宰他，但别人宰了他老丈人，他还是气愤，他叫那宰了他老丈人的人快洗干净身子，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要人家将身子洗干净，他咧开大嘴一笑，回头就走了。 ”

江别鹤面色一变，再不说话，大踏步走了出去。

那泥腿汉子却还在大声道：“ 你老爷子难道也不懂他说的什么意思么？你老爷子…… ”

这时群豪已又骚动，淹没了他的语声，纷纷道：“‘ 十大恶人 ’已销声匿迹多年，此番这李大嘴一露脸，别的人说不定也要跟着出来了。 ”

又有人道：“ 除了李大嘴外，还有个恶赌鬼，就算别的人不出来，只这两人已够受的了，这该怎么办呢？ ”

惊叹议论间，谁也没有去留意那泥腿子，只有小鱼儿却跟定了他，只见他将那挽联送了上灵堂，一路东张西望走了出去，小鱼儿暗暗在后面跟着，两人一先一后，走了段路，那汉子突然回身笑道：“ 我身上刚得了三面两银子，你跟着我莫非想打闷棍么？ ”

小鱼儿也笑嘻嘻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假冒李大嘴的名送这挽联来，

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思，”

那汉子脸色一变，眼睛里突然射出逼人的光，这眼光竟比江别鹤还深沉，比恶赌鬼还凌厉。

但一瞬间他又阉起了眼帘，笑道：“人家给我三两银子，我就送挽联，别的事我可不知道。”

小鱼儿笑道：“我跟在你后面，你怎会知道，你明明有一身武功，还想瞒我？”

那汉子笑道：“你说我有武功，我有武功早就做强盗去了，还会来干穷要饭的？”

小鱼儿大声道：“你不承认，我也要叫你承认。”

他一个箭步窜过去、伸手就打，哪知这汉子竟真的不会武功，小鱼儿一拳击出，他竟应手而倒。

小鱼儿还怕他使诈，等了半晌，这汉子躺在地上动也不动，伸手一摸，这汉子四肢冰冷，心口没气，竟已活活被打死了。

小鱼儿倒的确没有想到这人竟如此经不起打，他无缘无故伸手打死了个人，心里也不免难受得很，呆了半晌，长叹道：“你莫怪我，我出手误伤了你，少不得要好生殓葬于你，虽然好死不如歹活，我总也要你死得风光些。”

他叹息着将这汉子的尸身扛了起来，走回城去，走了还不到盏茶时分，突觉脖子上湿淋淋的还有臊味。

小鱼儿一惊：“死人怎会撒尿？”

他又惊又怒，伸手去擦，“死尸”就掉了下去，他飞起一脚去踢，那“死尸”突然平白飞了起来，大笑道：“我今天请你喝我尿，下次可要请你吃屎了。”

笑声中一个筋斗，竟翻出数丈，再一晃就不见了。

这人轻功之高，竟不在江别鹤等人之下，等到小鱼儿要去追时，风吹草木，哪里还有他的影子。

小鱼儿从小到大，几时吃过这么大的哑巴亏，当真差点儿活活被气死，他连这人究竟是谁都不知道，这口气自然更没法出。

小鱼儿气得呆了半晌，又突然大笑道：“幸好他只是恶作剧，方才他若想杀我，我哪里还能活到现在，我本该高兴才是，还生什么鸟气，”

他大笑着往前走，竟像是一点也不生气了，对无可奈何的事，他倒真是想得开。

街道上灯火辉煌，正是晚市最热闹的时候。

小鱼儿又买了套衣服换上，正在东游西逛的磨时间，突然一辆大车急驰而过，几乎撞在他身上，小鱼儿也不觉多瞧了两眼。

只见这大车骤停在一家门面很大的客栈前，过了半晌，几个衣帽光鲜的家了，从客栈里走出来，拉开车门，垂手侍立在一旁，似乎连大气都不敢喘。

又过了半晌，两个人自客栈款步而出，四面前呼后拥的跟着一群人，弯腰的弯腰，提灯的提灯。灯光下，只见左面人面色苍白，身材瘦弱，看来像是弱不禁风，但气度从容，叫人看了说不出的舒服，身上穿的虽然颜色朴素，线条简革，但一巾一带莫不配合得恰到好处，从头到脚找不出丝毫瑕疵。

右面的一人，身材较高大，神采较飞扬，目光顾盼之间，咄咄逼人，竟有种令人不可仰视之感。

这人的衣服穿得也较随便，但一套随随便便普通的衣服穿在他身上，竟

也变得不普通不随便了。
两人一前一后走上了大车，既没有摆姿势，也没有拿架子，但看来就仿佛和别人有些不同，仿佛生来就该被人前呼后拥，生来就该坐这佯的车子。
这安庆城中，此刻竟是侠踪频现，小鱼儿在这一夜之中，所见的竟无一不是出类拔萃、不同凡俗的人物。
小鱼儿叹道：“ 只可惜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来的，但无论如何，这皖北一带，从此必定要热闹起来了。 ”
小鱼儿逛了半天，不知不觉间又走回罗九那屋子。
此刻夜市虽已歇，但距离夜行人活动的时候还是太早，小鱼儿想了想，终于又走进去。
在楼下坐了半天，小鱼儿站起来刚想走，突然阁楼上一声惊呼，接着，罗九、罗三奔了下楼。
罗九、罗三瞧见他又是一惊，后退两步，盯着他瞧了几眼，罗九终于展颜而笑，抱拳道：“ 兄台好精妙的易容术，看来只怕已可算得上是海内第一了。 ”
小鱼儿笑嘻嘻道：“ 两位到哪里去了，回来得倒真不早。 ”
罗九笑道：“ 今日有贵客降临，江别鹤设宴为他们接风，我兄弟也在陪座，所以竟不觉回来迟了。 ”
罗三道：“ 有劳兄台久候，恕罪恕罪。 ”
这两兄弟对方才在楼上所见之事，竟是一字不提。
小鱼儿自然也不提了，笑问道：“ 贵客？是谁？ ”
罗九道：“ 这两人说来倒当真颇有名气，两人俱是‘ 九秀庄 ’慕容家的姑爷，一位是‘ 南宫世家 ’的传人南宫柳，一位是江湖中的才子，也是两广武林的盟主秦剑。 ”
小鱼儿眼睛亮了，道：“ 慕容家的姑爷！妙极妙极。 ”
罗三道：“ 能娶着慕容家姑娘的人，当真是人人艳羡，这些人本身条件也委实不差，就说那南宫柳，虽然体弱多病，但看来也令人不可轻视。 ”
罗九道：“ 听兄台说话，莫非认得他们？ ”
小鱼儿道：“ 我虽不认得他们，方才却瞧见了他们……这两人可是一个脸色苍白，衣服考究，另一个得意扬扬，像是刚捡着三百两银子似的。 ”
罗九笑道：“ 不错，正是这两人。 ”
罗三道：“ 不但这两人，听说慕容家的另六位姑爷，这两天也要一起赶来，另外还有位准姑爷‘ 玉面神拳 ’顾人玉…… ”
小鱼儿眼睛又一亮，道：“ 顾人玉难道也是和他们一起来的？ ”
小鱼儿眼珠子转了转，道：“ 这些人全赶到这里来，你可知道是为了什么？ ”
罗三道：“ 据说，慕容家里有一位姑娘失踪了，而这位姑娘据说曾经和花无缺在一起，所以他们都赶到这里来打听消息。 ”
小鱼儿拍手笑道：“ 这就对了，我早就猜到他们八成是为这件事来的。 ”
罗三道：“ 兄台难道也认得那位姑娘？ ”
罗九眼睛盯着他，道：“ 兄台莫非知道那姑娘的下落？ ”
小鱼儿连瞧都没有向阁楼那方向瞧一眼，板着脸道：“ 我怎会知道，我难道还会将人家的大姑娘藏起来不成。 ”

罗九笑道：“ 小弟焉有此意，只是…… ”

小鱼儿笑嘻嘻道：“ 说不定这只是她自己跟情人私奔了，也说不定是被人用药迷住…… ”他又歪着头想了想，突然大笑道：“ 这倒有趣得很，的确有趣得很。 ”

罗九打了个哈哈，往阁楼上瞧了一眼，笑嘻嘻道：“ 兄台这半日又到哪里去了？ ”

小鱼儿道：“ 这半日我倒真瞧见了许多有趣的事，也瞧见了许多有趣的人，其中最有趣的一个是…… ”

他虽然吃了个哑巴亏，但丝毫不觉丢人，反而将自己如何上当的事，源源本本说了出来，一面说，一面笑，竟像是在说笑话似的。

罗九、罗三听了，虽也跟着在笑，但却是皮笑肉不笑，两人的脸色竟似都有些变了！

两人悄悄使了个眼色，罗九道：“ 却不知那人长的是何模样？ ”

小鱼儿道：“ 那人正是一副标标准准的地痞无赖相，你无论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茶楼赌馆，花街柳巷里，都可以见到，但无论任何人都不会对这种人多瞧一眼的，这也正是他厉害的地方，不引人注意的人，做起坏事来岂非特别容易。 ”

罗九、罗三两人又交换了个眼色，罗九突然站起来，走进房里，小鱼儿只听得房里有开抽屉的声音，接着，是一阵纸张的窸窣声，然后，罗九又走了出来，手里拿着卷已旧得发黄的纸。

这张纸非但已旧得变色发黄，而且残破不全，但罗九却似将之瞧得甚是珍贵，谨谨慎慎地捧了出来，小小心心地摊在小鱼儿面前桌上，却又用半个身子挡在小鱼儿眼前，像是怕被小鱼儿瞧见。

小鱼儿笑道：“ 这张破纸摔又摔不碎，跌又跌不破，更没有别人会来抢，你怎地将它瞧得像个宝贝似的。 ”

罗九正色道：“ 这张纸虽然残破，但在某些武林人士眼中，却正如无价之宝，兄台若以为没有人会来抢，那就大大错了。 ”

小鱼几嘻嘻笑道：“ 哦，如此说来，这张纸莫非又是什么‘ 藏宝图 ’ 不成，若真的也是 ’ 藏宝图 ’，我可瞧都不愿瞧上一眼。 ”

罗三笑道：“ 要江湖中故意害人上当的‘ 藏宝图 ’，的确有不少，一万张‘ 藏宝图 ’ 里，真有宝藏的，只怕连一张也没有，听兄台如此说，莫非也是上过当来的。 ”

罗九道：“ 但此图却绝非如此…… ”

小鱼儿道 :“ 你将这张纸拿出来，本是让我瞧的，为何又挡住我的眼睛。”

罗九陪笑道：“ 我兄弟平日虽将此图珍如拱璧，但兄台此刻已非外人，是以在下才肯将它拿出来，只是……但望兄台答应瞧过之后，千万要保守秘密。 ”

小鱼儿也忍不住动了好奇之心，却故意站起来走到一旁，笑道：“ 你若信不过我，我不瞧也罢。 ”

罗三大笑道：” 我兄弟若信不过兄台，还能信得过谁…… ”

小鱼儿道：“ 你先告诉我这张图上画的是什么，我再考虑要不要瞧它。 ”

罗九沉声道：“ 这张图上，画的乃是‘ 十大恶人 ’ 的真容！ ”

小鱼儿眼睛一亮，却又故意笑道：“‘ 十大恶人 ’ 我虽未见过，但听这名字，想来只怕个个都是丑八怪，这又有什么好瞧的，别人又为何要抢它？ ”

罗九叹道：“ 兄台有所不知，这‘ 十大恶人 ’，个个都有一身神鬼莫测的本事，个个俱都作恶多端，江湖中曾经受他们所害的人，也不知有多少…… ”

罗三接着道：“ 但这十人非但个个行踪飘忽，而且个个都有乔装改扮的本事，有些人虽然被他们害得家破人亡，无路可走，却连他们的真面目都未瞧见，这又叫他们如何去寻仇报复，如何来出这口怨气。 ”

小鱼几笑道：“ 我明白了，别人想抢这张图去，只是为了要瞧瞧他们长得究竟是何模样，好去报仇出气。 ”

罗三附掌道：“ 正是如此。 ”

小鱼儿道：“ 但他们跟我却是无冤无仇，你又为何要我来瞧…… ”

罗九神秘的一笑，道：“ 兄台真的和他们无冤无仇么？ ”

小鱼儿眼珠子一转，道：“ 你莫非是说那装死的无赖，也是‘ 十大恶人 ’之一？ ”

罗九且不答话，闪开身子，指着那张图画的一个人，缓缓道：“ 兄台不妨来瞧瞧，那无赖是不是他？ ”

发黄的纸上，工笔画的十个人像，笔法细腻，栩栩如生，一人白衣如雪，面色苍白，正是“ 血手 ” 杜杀。

杜杀身旁，作仰天大笑状的，自然就是“ 笑里藏刀小弥陀“ 哈哈儿，再过去就是那满面媚笑的“ 迷死人不赔命 ” 萧咪咪，手里捧着个人头、愁眉苦脸在叹气的“ 不吃人头 ” 李大嘴……

还有一个人虚虚荡荡的站在一团雾里，不问可知，便是那“ 半人半鬼 ” 阴九幽；阴九幽身旁一个人却有两个头，左面一个头是小姑娘，右面一个头是美男子，这自然就是“ 不男不女 ” 屠娇娇。

这些人小鱼儿瞧着不知有多少遍了，只见此图画得不但相貌酷似，而且连他们的神情也画得惟妙惟肖。

接着，他就瞧到那衣衫落拓、神情却极轩昂的“ 恶赌鬼 ” 轩辕三光，再旁边一入满脸虬髯，满脸杀气，一双眼睛更像是饿狼恶虎，正待择人而噬，手里提着柄大刀，刀头上鲜血淋漓。

小鱼儿故意问道：“ 此人长得好怕人的模佯，却不知是谁？ ”

罗九道：“ 他便是‘ 狂狮 ’ 铁战。 ”

小鱼儿道：“ 但别人若是惹了他呢？ ”

罗三道：“ 谁若惹了他，谁就当真是倒了三辈子的霉了，他苦不将那人全家杀得鸡大不留，再也不肯放手的。 ”

小鱼儿失笑道：“ 这样的人还算善良，那么我简直是圣人。

他口中虽在答应着别人的话，心里却不觉想起了铁心兰，想起了那似嗔似笑的嘴角，似幽似怨的眼睛……

他心里只觉一阵刺痛，赶紧大声道：” 这两人又是谁？ ”

“ 这两人 ” 显然是一对孪生兄弟，两人俱是瘦骨鳞峋，又颧凸出，一人手里拿着小算盘，一人手里拿着本帐簿，穿着打扮，虽像是买卖做得极为发达的富商大贾，模样神情，却像是一对刚从地狱逃出来的恶鬼。

罗九笑道：“ 这兄弟一胞双生，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十大恶人 ’ 虽号称‘ 十大 ’，其实却有十一个人，只因江湖中都把这两人算成一个。 ”

罗三道：“ 这兄弟两人复姓欧阳，外号一个叫做‘ 拚命占便宜 ’，一个叫‘ 宁死不吃亏 ’，兄台听这外号，就可知道他们怎么样的人了。 ”

罗九道："'十大恶人'名声虽响，但大都俱是身无余财，只有这兄弟两人，却是富可敌国的大财主，大富翁。"

罗三指着画上另一人道："但这人性格却和他兄弟全然相反，这人平生最喜欢害人，一心只想别人上当，至于他自己是否占着便宜，他却全然不管。"

小鱼儿笑道："这样的人倒也少见得很，他……"

突然失声道："呀"不错，他果然就是那装死的无赖！"

画上别的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只有这人却是蹲在画纸最下面的角落里，一只手在挖脚丫，一只手放在鼻子上嗅。

画上别的人多多少少、总有些成名人物的气慨，只有这人猥猥琐琐，嘻皮笑脸，活脱脱是个小无赖。

罗九眼睛一亮，道："兄台可瞧清楚了？"

小鱼儿大声道："一点也不错，就是他！他的脸虽也改扮过，但这神气，这笑容……那是万万不会错的。"

罗三叹道："在下一听兄台说起那无赖的行事，便已猜着是他了。"

罗九道："此人姓白，自己取名为白开心。"

罗三道："江湖中又给他加了个外号，叫'损人不利己'白开"心。"

小鱼儿失笑道："这倒的确是合符其实，冒名送挽联，装死骗人，这的确都是'损人不利己'的事，别人虽被他害了，他自己也得不着便宜。"

小鱼儿突然又道；"你兄弟听我一说，就想起他来，莫非和他熟得很？"

罗九摸了摸下巴，笑道："我兄弟虽不才，却也不至于和这种人为伍。"

小鱼儿笑嘻嘻瞧着他，道："我看你兄弟非但和他熟得很，也和'十大恶入'熟得很，否则怎会对他们的行事如此清楚，这张图又怎会在你手里。"

罗九面色变了变，罗三已长笑道："不瞒兄台说，'十大恶人'与我兄弟实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兄弟的父母，便是死在他们的手里。"

小鱼儿这倒颇觉意外，道："哦……真有此事？"

罗九道："我兄弟为复仇，是以不借千方百计，寻来此图，又不惜千方百计，将他们的性格行事，打听得清清楚楚。"

小鱼儿道："既是如此，你为何不将此图让大家都瞧瞧，好教别人也去寻他们的晦气，你为何反而替他们保守秘密！"

罗九恨声道："我兄弟为了复仇，已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我兄弟每日俱在幻想着手刃仇人的快活，又怎肯让他们死在别人的手里！"

小鱼儿想了想，点头道："不错，这也有道理……很有道理。"

罗九仔仔细细，将那张纸又卷了起来，道："是以兄台下次若再遇着那白开心时，千万要替我兄弟留着。"

罗三接着道："兄台若能打听出他的下落，我兄弟更是感激不尽。"

小鱼儿目光闪动，笑道："好，白开心是你的，但江玉郎却是我的，你兄弟也得为我留着才是，最好莫要叫别人碰着他一根手指。"

罗九大笑道："那是自然。"

小鱼儿道："老子请客，儿子自然作陪，你今日想必是见过他的了。"

罗九道："奇怪就在这里，江别鹤请客，江玉郎并不在席上。"

小鱼儿哈哈笑道："这小贼难道连露面都不敢露面了么？否则遇着南宫柳这样的人物，他爹爹还会不赶紧叫他去结纳结纳。"

小鱼儿往阁楼上瞟了一眼，笑道："瞧见一个被自己打死的人，又在自己面前复活了，无论是谁，只怕都要被吓得神智不清，见不得人了。"

他这句话自然另有意思，只是罗九兄弟却再也不会想到这会和阁楼上的女孩子有关，更不会想到这“神智不清”的女孩子就是慕容九。

两人只见小鱼儿眼睛往阁楼上瞟，于是两人齐地站了起来，打了个哈哈，笑道：“时候不早，兄台只怕要安歇了。”

小鱼儿大笑道：“不错，正是要安歇了。”

他站起身，大笑着往外走了出去。

第五二章　装傻装疯

罗九兄弟怔了怔，指了指那阁楼，道：“兄台今夜难道不睡在上面？”

小鱼儿走出了门，回头笑道：“那上面有蜘蛛，我睡不着，还是明天再来吧……若有江玉郎的消息，两位千万莫忘了为我打听打听。”

罗九睛瞧着他扬长而去，喃喃道：“蜘蛛？你瞧这小子是否有毛病？”

罗三道：“他有个见鬼的毛病，他这不过是在装疯扮傻，你我可莫要阴沟里翻船，利用他不成，反被他利用了。”

罗九格格笑道：“这小子虽是一肚子坏水，但比起咱们来又如何？”

罗三大笑道：“天下的坏人虽多，又有谁比得上咱们？”

这时夜已很深，罗九兄弟的居处本就极为偏僻，此刻已无人迹。小鱼儿在街道转了两个圈子。

只见这附近一带，大都是平房，除了那小阁楼外，只有东面五六丈有座楼房，高出屋脊。

小鱼儿踱了过去，绕着墙角，又兜了个圈子，等到这楼房灯光全都熄灭，他轻轻一跃而上，在屋脊背后的黑暗处伏了下来。

天上月明星稀，地上人声静寂，远远望去，那小阁楼窗户半开，灯火朦胧。慕容九正托着香腮坐在灯畔下，幽幽的出神。

突然间，只听衣袂带风之声轻响，一条黑衣人影，鬼魅般掠上屋脊，也伏到屋脊上，向阁楼那边遥望。

小鱼儿暗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果然来了！”

慕容九在那边想得出了神，这人影在这里也瞧得出了神，竟全未发觉还有人在旁边瞧着他。

只见他一双黑多白少的眸子在夜色中闪闪发光，但全身上下除了这双眼睛外，别的地方都在黑暗中。

这人竟是黑蜘蛛。

他平日那般灵动的目光，此刻竟似蒙着一层迷惘，一片惆怅，他就这佯痴痴地瞧着，静静地伏在星光下，也不管露水湿透他衣裳。

小鱼儿突然“噗哧”一笑道：“如此星辰如此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话声未了，黑蜘蛛已到了他面前，轻叱道：“谁？”

小鱼儿笑道：“除了我还有谁？”

黑蜘蛛目光闪电般一转，终于松泄下来，道：“又是你！”

小鱼儿笑道：“两地相隔，不过五丈，阁下为何不一掠而去？”

黑蜘蛛道：“我……我岂是为了她来的！”

他面目虽不能见，但语声已颇不自然。

小鱼儿却不说破，反而笑道：“你不是为了她，是为谁？”

黑蜘蛛道：“自然是那姓罗的兄弟两人。”

小鱼儿笑道：“哦，是么？”

黑蜘蛛道：“这兄弟两人身世诡秘，行动异常，我暗中跟着他两人，已有两三个月了，为的就是要揭穿他们的秘密。”

小鱼儿道：“这罗九兄弟的事，值得你来管么？”

黑蜘蛛冷笑道：“江湖之中，无论是黑白两道，无论善人恶人，都是这兄弟两人要害的对象，这两人竟似要挑拨得天下武林中人全都自相残杀，好让他们坐收渔利，到目前为止，已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他们手上。”

小鱼儿道：“ 哦！ ”

黑蜘蛛道：“ 你可知道两个月前渤海帮与黄海帮的火并？一个月前崂山帮与快刀门的恶斗？这两场流血歼杀，就全都是他兄弟两人挑拨出来的。 ”

小鱼儿道：“ 既是如此，你为何还不出手？ ”

黑蜘蛛道：“ 一来是我拿不着他们的证据，二来他所害的那些人，也全不是好东西，三来我一心想揭破他们的底细再出手！ ”

小鱼儿道：“ 你猜他们会是谁呢？ ”

黑蜘蛛道：“ 我本来疑心他们乃是‘ 十大恶人 ’中之一，后来……我调查之后，才知道‘ 十大恶人 ’中，并没有这两个人。 ”

小鱼儿笑了笑，道：“ 也许没有……但……如此说来你并非为了着那位姑娘了。 ”

黑蜘蛛默然半晌，道：“ 也半非完全没有关系。 ”

小鱼儿道：“ 你可知道她是谁？ ”

黑蜘蛛叹道：“ 我只知道她是个可怜的女孩子，不幸落入这恶徒的手里。”

小鱼儿道：”所以你要保护她？ ”

黑蜘蛛道：“ 天下的可怜人，我都要保护的。 ”

小鱼儿道：“ 既是如此，你为何不将她救出来带走？ ”

黑蜘蛛发亮的眼睛突然暗了下来，口中却大笑道：“ 你可知道我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我终年流浪，居无定所，吃了上一顿，还不知下一顿在哪里，今天晚上活过了，也不知道明天是否能活下去，我活青没有家，死也不知要死在哪里！ ”

小鱼儿道：“ 以你的本事，你本可活得舒舒服服，是么？ ”

黑蜘蛛道：“ 但我既已选择了这种生活，就只有过下去，到现在是想改也无法改了……就算我自己不想再过这仲日子，别人也不许…… ”

他握紧拳头，嘶声道；“ 像这样的生活，她万万不能过的！ ”

小鱼儿淡淡一笑，道：“ 只要你喜欢她，她也喜欢你，就算过再苦的日子，也是开心的。 ”

黑蜘蛛目中射出了凄厉的光，惨笑道：“ 谁说我喜欢她！像我这样的人，不配喜欢任何人，也不能…… ”

小鱼儿叹道：“ 我本来以为你连血都是冷的，但现在……现在我才知道你实是个多情的人！ ”

黑蜘蛛霍然站了起来，叱道：“ 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不准再说了。 ”

小鱼儿笑道：“ 别人说出了你心事，也不必这么凶呀！ ”

黑蜘蛛瞧了他半晌，突然大笑起来，拉起他的手，道：“ 我近来又结交了个朋友，今天他买了两壶酒，烧了一锅好肉，我请你也去吃他一顿如何？ ”

小鱼儿笑道：“ 好，能做你朋友的人，想必也有趣得很。 ”

两人急掠了一阵，小鱼儿始终跟在黑蜘蛛身后。

黑蜘蛛回首笑道：“ 近来你功夫倒精进得很。 ”

小鱼儿笑道：”好说，好说。 ”

黑蜘蛛道：“ 我交的另一个朋友，也是文武全才，样样精通，你瞧见他必定也是欢喜的。 ”

小鱼儿道：“ 哦！他叫什么名字？ ”

黑蜘蛛笑道：“ 有才能的人，也非一定全都有名！他姓古名叫月言，虽是无名之辈，但却比那成名人物强胜何止万倍。 ”

说话之间，已掠出城，只见前面一片树林，隐隐有火光闪动，走到近前，便可瞧见个荒废的祠堂。

火光，便是自荒祠中露出来的。

到了这里，已可嗅出一阵阵扑鼻的肉香。

小鱼儿笑道：“看来你那朋友非但文武全才，而且还是个好厨子。”

黑蜘蛛道：“江湖中的浪子，除了偶而大吃一顿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享受？”

两人一掠入林，只见荒祠中旺旺的生着堆火，火上吊着个大铁锅，锅里肉香正浓，锅旁碗筷已备，碗里也倒满了酒，但却瞧不见人。

黑蜘蛛四下瞧了瞧，高声唤道：“古老弟……古老弟，我又为你带来个朋友，快来见见。”

小鱼儿暗笑道：“看来你这好做人大哥的脾气，还是改不了。”

只听黑蜘蛛唤了一阵，四下却无回应，他又出去找了一圈，也找不着人，素性坐了下来，笑道：“我这古老弟屁股是尖的，永远坐不住，此刻也不知野到何处去了，咱们也不必客气，先吃了再说吧。”

小鱼儿早已举起筷子，笑道：“正合我意。”

但他只吃了一块肉，就放下筷子，嘴也不动了，竟似还未将那块肉咽下去，那边黑蜘蛛却早已七八块下肚了。

吃到第十来块时，就用一大嘴酒将嘴里的肉冲下肚子，这才抬头瞧着小鱼儿，咧嘴笑道：“这肉又鲜又嫩，滋味可真不错，你为何不加紧动筷子？”

小鱼儿却将嘴里的肉吐在地上，道：“这肉吃不得。”

黑蜘蛛脸色一沉，道：“为何吃不得？这肉可不是偷来的。”

小鱼儿突然一笑，道：“你可知道这是什么肉吗？”

黑蜘蛛惊呼一声，刚吃进去的一块肉立刻吐出来，失声道：“你说什么？”

小鱼儿道：“老实告诉你，我从小是在‘恶人谷’长大的，这肉若不是从刚死的人身上割下来的，你就吃下我的鼻子。”

他等着瞧黑蜘蛛将吃进去的肉呕出来，哪知黑蜘蛛反而大笑道：“如此说来，煮这肉的莫非是李大嘴么？”

小鱼儿道：“也许就是他。”

黑蜘蛛道：“嗯，不错，古月言这……‘古月言’岂非就是‘胡说’，他早已告诉他是‘胡说’，我居然到现在才想起来。”

小鱼儿道：“你不想吐！”

黑蜘蛛笑道：“既已吃下去了，吐也无用了。”

小鱼儿道：“你还笑得出？”

黑蜘蛛大笑道：“能和李大嘴这种人交交朋友，岂非是件有趣的事，无论他是好是坏，总算是个角色，江湖中像他这种角色可不多。

小鱼儿心里不禁暗暗赞美！“这人倒真洒脱得很，绝不会装腔作势，叫人恶心。”口中道：”但这位“胡说先生’却也并非一定是李大嘴。”

黑蜘蛛道：“不是李大嘴是谁？”

小鱼儿道；“我还知道一个人，他装作李大嘴，也许正是要你吃人肉，然后再吐得满地都是，只要你上了当，他就开心……”

说到这里，语声突然顿住，低声道：“也许他还不止要你吐，也许他还另有阴谋。”

黑蜘蛛刷地将面具拉了下来，冷冷道：“外面的朋友！既然来了，为何

还不进来？”

小鱼儿的耳朵虽灵，黑蜘蛛的耳朵也不错。话声未了，荒祠外已有一条人影飞掠进来。

闪动的火光中，只见这人窈窕的身子，穿着件比火还红的衣裳，发光的眼睛里，也充满了怒火，这人竟是小仙女。

三更半夜，小仙女竟会跑到这荒祠来，小鱼儿虽未免吃了一惊，但却仍然不动声色坐在那里。

黑蜘蛛显然也未想到闯进来的会是个年轻的美女，也惊得怔住了，小仙女更未将这两人瞧在眼里。

她掌中剑一挥，竟以那纤细的剑尖挑起了沉重的铁锅，将锅里的肉全都泼在地上，只见金光一闪，肉锅里竟有支女子用的金钗。

这小仙女立刻尖声叫了起来，门外又有一人跃人，却是顾人玉，小仙女扑在他身上，嘶声道：“宛儿的金钗……宛儿的金钗果然在锅里。”

顾人玉一双大眼睛狠狠地瞪着小鱼儿，厉声道：“你说！这锅里是什么？”

小鱼几倒真未见过这大姑娘般的少年如此凶狠，知道他必定动了真怒，也知道锅里煮的这人必定和他们有些关系。

但小鱼儿却想不通他们怎会寻到这里来的，又怎会知道肉锅里有只金钗，他心中生疑，口中却笑道：“你说锅里的是什么？”

顾人玉脸涨得通红，却说不出话来。

只听一人缓缓道：“世上肉食众多，两人为何偏嗜人肉，同类相食，两位难道连畜牲都不如么？”

这人虽在骂人，但嘴里却绝不吐半个脏字，而且语气也是平平和和，竟像是与人闲话家常似的。

随着语声，两个人缓缓走了过来，目中虽有怒气，神情也仍从容，正是那南宫柳与秦剑。

小鱼儿还是笑嘻嘻道：“你说我们在吃人，但你们又怎会知道，莫非有人告密？”

秦剑还未答话，小仙女已扑了过来，跺脚骂道：“自然有人要来告密，你们做出这种天理不容的事，谁能看得过去。”

南宫柳缓缓道：“像宛几那般聪明可爱的女子，男子正当万般珍惜才是，两位却将之煮而食之，岂非焚琴煮鹤，大煞风景。”

小仙女忍不住大喝道：“这种人你还和他们多说什么……”

南宫柳还是缓缓道：“事已至此，两位还有什么话说。”

黑蜘蛛霍然长身而起，厉声道：“在下还有话说……”

秦剑目光一闪，道：“阁下莫非就是江湖传言中的黑蜘蛛？”

黑蜘蛛道：“正是！”

秦剑皱眉道：“看来江湖传言，终不可信，不想黑蜘蛛竟是你这样的人物。”

黑蜘蛛大声道：“江湖传言虽不可信，密告之言更不可听，我且问你，若非亲手煮肉的人，又怎会知道这金钗在锅里。”

秦剑、南宫柳对望了一眼，南宫柳缓缓道：“阁下的意思，莫非是说此事乃是别人故意做来嫁锅于你的？”

黑蜘蛛道：“自是如此。”

南宫柳缓缓点了点头，道：“这话也有道理。”

小仙女跺脚道：“ 二哥，你要放过他们，我可不能放过他们，这难道不可能是别人在暗中瞧见他们杀人煮肉，而来告密的。 ”

南宫柳道：“ 那自然也有可能。 ”

小仙女大声道：“ 宛儿既然可能是被他们杀来吃的，九妹自然也……也…… ”她语声突然硬咽，竟再也说不下去。

秦剑目光的的地瞪着小鱼儿与黑蜘蛛，沉声道：“ 此事虽有可疑，但两位若不能拿出证据证明无辜，今日只怕只好请两位随我等回去了。 ”

黑蜘蛛冷笑道：“ 阁下说话倒客气得很，叫我随阁下回去也无关系，只是阁下也得要拿出证据来，凭什么要带我回去。 ”

小仙女厉喝道：“ 这金钗难道不是证据！你还想赖？ ”

黑蜘蛛眼睛一瞪，还未说话，哪知小鱼儿竟突然嘻嘻笑道：“ 我几时赖过。 ”

小仙女一剑已待刺出，闻言倒不禁怔了怔，道：“ 你承认了？ ”

小鱼儿向小仙女笑嘻嘻地道：“ 你说的那九妹，可是位眼睛大大，脸色苍白，约摸十八九岁，平日喜欢穿淡绿衫子的姑娘？ ”

小仙女颤声道：“ 你……你……你将她怎么样了？ ”

小鱼儿大笑道：“ 我已将她怎样，这还用说么？ ”

黑蜘蛛大骇道：“ 这小子疯了，满嘴胡说八道。 ”

小鱼儿笑道：“ 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怕什么？ ”

南宫柳与秦剑就算再沉得住气，此刻面上也不禁变了颜色。

小仙女跳起脚道：“ 你听，你听……他自己都承认了！ ”

她又哭又叫，还未忘了出手，“ 刷 ”的一剑，毒蛇般刺出，那边顾人玉更是眼睛都红了，狂吼一声，击出了三拳。这三拳一剑，自然都是向小鱼儿致命处下的手，剑如闪电，拳似雷霆，左右夹击，间不容发。

第五三章　栽赃嫁祸

若换了两年前，小鱼儿不死在拳下，也要死在剑下，但现在的小鱼儿，却已非昔日吴下阿蒙。

只见他左手一分，右手竟沿着小仙女的剑脊轻轻一抹，小仙女只觉眼前一花，掌中剑被一股大力吸引，本是刺向小鱼儿的一剑，此刻竟向顾人玉刺了过去，顾人玉大骇变招，嗤的，衣袖已被划破。

这一招普普通通的“移花接玉”，到了小鱼儿手中，竟已化腐朽为神奇，看来竟已和“移花宫”威震天下的“移花接玉”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只因武功进入某一阶段后，便有些地方大同小异。

但顾人玉与秦剑一时却瞧不出其中奥妙，耸然失声道：“你可是移花宫门下？”

小鱼儿也不回答，而大笑躲到黑蜘蛛身后，道：“我虽也吃了些肉，但主谋的却不是我，你们怎地专来打我，”

顾人玉与小仙女见他明明已占先机，却不乘胜追击，反而躲起来了，两人急怒攻心，也不问情由，举剑又攻了上去。

这一次两人招式更毒，出手也更加小心，但首当其冲的，却已非小鱼儿，而是黑蜘蛛了。

黑蜘蛛又惊又恼，此刻情况，又怎容得他解释。

刹那间，只见剑光闪动，拳影翻飞，小仙女与顾人玉已攻出十余招，黑蜘蛛也还了三拳。

在小仙女快速的剑法，顾人玉雄浑的拳势下，黑蜘蛛怎能分心，简直连开口都无法开口。

小鱼儿却躲在他身后，笑道：“对了，这样就对了，和他们打，怕什么？”

黑蜘蛛气得连连怪叫，一心想将小鱼儿摆脱，但小鱼儿却像影子似的粘在他身后，还不时拍手笑道：“好！这一剑果然了得……嗯，顾家神拳果然也不错，黑蜘蛛呀黑蜘蛛，我瞧你打不过他们的了！”

小仙女与顾人玉方才急怒之下，心神大乱，所以才会被小鱼儿一出手就占得了先机。

而数十招过后，两人心也定了，手也稳了，顾人玉拳势虽沉猛，出手还未免嫩些，小仙女终日找人打架与人交手的经验，却是比谁都老到，一柄剑东挑西刺，又快又毒，非但自己抢攻，而且也将顾人玉拳法中庇漏全部补了过来，而顾人玉扎扎实实的招式，正也弥补她剑法中沉猛之不足。两人俱是武林正宗，不用事先预习，配合得已恰到好处。

黑蜘蛛声名虽著，武功却非以功力见长，此刻遇着他两人一快一慢，一刚一柔，这种天生的搭档，渐渐已有些应付不了。

何况还有小鱼儿在他身后，明是帮忙，暗是捣蛋。

南宫柳袖手一旁，微微颔首道：“人玉果然是个天生练武的胚子。”

秦剑道：“但青妹终是比他高出一筹。”

南宫柳道：“这你就看错了，人玉此刻出手虽嫩些，但那只是因他家教太严，不敢惹事，根本没有交手的机会，若让他在江湖中多闯荡闯荡，不出三五年，他的名声必定要远远超过菁妹之上。”

秦剑道：“二哥果然法眼无双，难怪江湖中人一经南宫公子题名之后，立刻身价百倍。”

南宫柳道：“今日你我要留意的，倒非黑蜘蛛，而是这面色蜡黄的少年，此人行态诡秘，做事也不循常轨，若我瞧的不差，他必定是一个成名人物易容改扮的。”

这南宫公子武功是高是低，虽还不知，但就凭这份眼力，当真不愧是虎踞百余年之武林世家传人。

说话之间，那边强弱更分明了。

以黑蜘蛛身法之诡异灵动，顾人玉与小仙女本难占得上风，但小鱼儿始终粘在黑蜘蛛身后，黑蜘蛛就总觉得后面像是坠着个秤锤似的，身形变化之间，自然要大受影响，这时已屡遇险招。

小鱼儿故意叹气道：“不好不好，堂堂的黑蜘蛛，今日看来竟要败在两个小娃儿手上了。”

其实小仙女和顾人玉也是江湖中成名人物，并非小娃儿，小鱼儿这样说，只不过要故意激怒黑蜘蛛。

黑蜘蛛脾气刚烈，明知如此，还是被他激怒，怒吼道：“你这疯子，你到底要怎样？”

小鱼儿悄声道：“打不过，难道不会逃么？”

黑蜘蛛更是暴跳如雷，道：“放屁！我老黑岂是这种人！”

小鱼儿道：“黑蜘蛛享名天下，本就是以身法之诡秘飘忽见长，今日你偏偏舍已之长，与人交手，岂非是个呆子。”

黑蜘蛛嘴里虽仍骂不绝口，心里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只因他此刻一分心说话，肋上已险些中了一剑。

小鱼儿悠悠道：“今日你自己若能全身而退，也能带我一起走，江湖中人知道了，非但不会耻笑于你，还会佩服得很。”

黑蜘蛛跺了跺脚，道：“好！”

他“好”字方出口，小鱼儿已自他身后冲了出来，“断玉分金”，双掌左右斜斜分击而出。

顾人玉与小仙女骤出不意，竟被这一招逼得后退两步。

就在这时，黑蜘蛛袖中已有一线银丝飞出，直穿出门，搭上祠外的一株古柏之上，他人也跟着飞出去。

小鱼儿早已拉住他衣角，跟着飞出，他身形轻若飞絮，虽借了黑蜘蛛携带之力，黑蜘蛛却不觉负担。

只见他身形有如被线拉着的纸鸢似的，飘上古柏，双足一点，人又从枯树上飞出，跃上第二株柏树，那根银丝也跟着飞出搭上了更前面的一株柏树，黑蜘蛛身子在第三株树上一点，跃上第四株，银丝又搭在第五株树上……

等到秦剑等人追出时，两人身形已在数十丈外，一闪后便在黑暗中消失无影，唯有语声远远传来，道：“你们若不服，明夜三更，不妨再来这里！”

黑蜘蛛身形不停，只掠到城垛下，才在黑暗中歇住。

小鱼儿附掌道：“好个黑蜘蛛，果然是来去如电，倏忽千里，这一手银丝飞蛛的轻功，果然是独步江湖，天下无双！”

黑蜘蛛道：“哼，你拍我的马屁，也没有用的。”

小鱼儿大笑道：“我知道你必定一肚子闷气，不过想让你消消而已。”

黑蜘蛛道：“我且问你，明明不是你做的事，你为何要揽在自己头上，还拉上我，而你躲在后面，让我来背黑锅。”

他越说越气，大声道：“这也不用说它，最可恨的，你明明可以光明正

大的动手，却又偏偏要逃，害得我也陪着你丢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小鱼儿笑嘻嘻道：“你还不明白么？我这自然是要害你。”

黑蜘蛛怔了怔，道：“害我？”

小鱼儿道：“咱们这一逃，我可以一走了之，但你黑蜘蛛有名有姓，日后传说出去，说你黑蜘蛛也和李大嘴一样吃人，你还能混么？”

黑蜘蛛大怒道：“你为什么要害我？”

小鱼儿嘻嘻笑道：“这只因我要把你拖下水，你才为我出力，但你也莫要气恼，我瞧你不错，才这样害你的，有些人想求我害他，我还没有工夫哩。”

黑蜘蛛厉声道：“你害了我，我该捏死你才是，怎肯替你出力。”

小鱼儿笑道：“若是换了别人，我害了他，他自然要找我算帐，但你黑蜘蛛可和别人大不相同！这一点我知道的清楚得很。”

黑蜘蛛瞪了他半晌，突然放手大笑道：“好，你这小子，倒真是知道老黑的脾气！我老黑遇着这种怪事，的确是明知上当，也不肯放手的。”

小鱼儿笑道：“若非如此，黑蜘蛛就不是黑蜘蛛了。”

黑蜘蛛道：“你如此做法，除了拖我下水外，难道没有别的用意？”

小鱼儿道：“自然有的，想那南宫柳与秦剑，眼高于顶，自命不凡，我平时想约他出来，他肯么！但现在我要他明夜三更来，他绝不会迟到半刻。”

黑蜘蛛道：“好，现在我既已被你拖下了水，他们也被你抓住了尾巴，这出戏究竟该怎样唱下去，你说吧。”

小鱼儿道：“那位‘胡说’先生偷偷将人宰了，要你来吃，却又偷偷去密诉别人来抓你，这样的手段叫做什么？”

黑蜘蛛恨恨道：“这自然就叫做嫁祸栽赃。”

小鱼儿道：”这种专门嫁祸栽赃的害人精，你说该如何对付他？”

黑蜘蛛咬牙道：“我苦再见着他时，不一把捏死他才怪。”

小鱼儿道：“你可知道这样的害人精，除了‘胡说’先生之外，还有不少，而且他们所作所为，委实比‘胡说’先生还要可恨，却又该如何对付他们！”

黑蜘蛛道：“捉来一个人捏死就是了。”

小鱼儿笑道：“捏死他们还算太便宜了，何况，你若想捏死他们还不容易。”

黑蜘蛛道：“你说的究竟是什么人？”

小鱼儿一字字道：“江别鹤！”

黑蜘蛛几乎跳了起来，失声道：“江南大侠怎会做出这样的事？！”

小鱼儿凝目瞧着他，道：“你信不过我？”

黑蜘蛛也瞧着小鱼儿，道：“你这人藏头露尾，鬼鬼祟祟，做起事来更是百灵精怪，花样百出，天下又有谁能信得过你！”

他叹了口气，缓缓接道：“我相信你，只因你虽是个坏小子，却非伪君子！”

小鱼儿叹道：“不错，最可恨的人就是伪君子，那江别鹤就是其中最可恨的一个。”

黑蜘蛛道：“你如何对付他？”

小鱼儿眼睛发亮，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会栽赃嫁祸给别人，我就要栽赃嫁祸给他们，这就叫以牙还牙。”

黑蜘蛛道：“如何还法，你且说来听听。”

小鱼儿眼睛盯着他，道：“ 你知道阁楼上的那位姑娘是谁？ ”
黑蜘蛛突然扭转头，道：“ 我早就说过，不知道。 ”
小鱼儿缓缓道：“ 我现在告诉你，她就是慕容家的九姑娘！ ”
黑蜘蛛的眼睛立刻圆了，失声道：“ 她就是慕容九？ ”
小鱼儿道：“ 不错，如今南宫柳、秦剑、小仙女都在急着找她，他们若发现有人将她藏了起来，少不得要找那人干一场。 ”
黑蜘蛛的眼睛也发了亮，道：“ 所以，你就想将这件事栽在江别鹤身上。”
小鱼儿附掌大笑道：“ 我正是也想叫他尝尝被人栽赃的滋味“ ”
黑蜘蛛道：“ 但那江别鹤老谋深算，又怎会上你的当？ ”
小鱼儿笑道：“ 那江别鹤虽然狡如狐狸，只要你帮忙，我也有法子要他上当！ ”
他一跃而起，拉起黑蜘蛛，道：“ 时候不多，咱们快去办事吧。 ”
两人飞掠入城。
一路上，黑蜘蛛不住喃喃自语道：“ 我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懂，那‘ 胡说 ’宰食了慕容家的人又害了我，却对他自己有何好处？ ”
这时他自己猜出，那“ 宛儿 ”必定与慕容家有关，八成就是慕容姑娘的贴身侍女。
小鱼儿笑道：“ 你说的那位‘ 胡说 ’先生，并非李大嘴，而是白开心，还有个外号叫‘ 损人不利己 ’，只要别人上当受罪，就是他平生快事。 ”
黑蜘蛛失声道：“ 世上哪有这样的人？ ”
小鱼儿道：“ 你说没有，却偏偏是有的，他知慕容家的姑爷来找慕容九，所以就将那‘ 宛儿 ’偷来宰了，好让慕容家的那些姑爷认为慕容九也已被人家吃下肚，所以他们才找不着，他们伤心难过，白开心就开心了。 ”
黑蜘蛛叹道：“ 世上既有白开心这佯的人，又偏偏有你这样的人，你们两人害来害去，倒霉的只是我老黑而已。 ”
小鱼儿道：“ 今夜若不是我，你更惨了，当时人赃俱获，就算有一百张嘴，也休想能辩说得清。 ”
黑蜘蛛道：“ 但无论如何你总不该承认…… ”
小鱼儿笑道：“ 我又几时承认了，我几时说过慕容九已被我吃下肚里，我只不过说……‘ 我已将她怎样，还用说么？ ’‘ 也没什么大不了，你怕什么！ ’…… ”
黑蜘蛛想了想，不禁失笑道：“ 不错，当时你虽好像说了，其实却等于没有说…… ”
小鱼儿笑道：“ 其中的巧妙就在这里。 ”
说话间，他竟将黑蜘蛛又带回了那阁楼外。
此刻四下灯火俱寂，只有那阁楼里灯光还亮着，慕容九伏在桌上，想是因为想得出神，不觉睡着了。
小鱼儿道：“ 这位姑娘最听你的话，你叫她带着刀，她就带着刀，你叫她杀人，她就杀人，现在，我只要你叫她写张条子。 ”
黑蜘蛛奇道：“ 此时此刻，突然写起什么条子来了？ ”
小鱼儿道：“ 你叫她写‘ 若要赎我的性命，请带白银八十万两，至他们所约之处，千万勿误，否则妹便是他人俎上之肉了！ ’ ”
黑蜘蛛骇然道：“ 八十万两！ ”
小鱼儿道：“ 八十万两数目虽不少，但以南宫柳与秦剑的身家，却也算

不得多，别人一日之间是筹不出来，他们想必有法子的。”

他一笑接道：”何况，这字条又的确是慕容九自己的笔迹……其中问题是，你必须对他们说八十万两，全要白银，金子珠宝都不行。”

黑蜘蛛道：“我对他们说？”

小鱼儿笑道：“自然要你去对他们说，这字条自然也要你送去……黑蜘蛛来去无踪倏忽千里，送这样的信，世上还有比你更好的人么？”

黑蜘蛛默然了半晌，叹了口气，道：“好吧……我只是不懂，为何定要白银？”

小鱼儿道：“这其中自然又有巧妙，你到时就会懂的，送信之后，你等着瞧热闹就是。”

黑蜘蛛道：“到时你难道真的自己去接银子？”

小鱼儿道：“到时去接银子的，已是我送去的替死鬼了。”

黑蜘蛛道：“那么……秦剑与南宫柳若瞧见不是你而是别人，岂非又难免怀疑。”

小鱼儿笑道：”秦剑与南宫柳又知道我是谁……他们见到我这张蜡黄的脸，又瞧见那手‘移花接玉’，还以为我是‘移花宫’门下改扮的哩，而此刻那真的‘移花宫’弟子却正是和江别鹤在一起。”

黑蜘蛛想了想，叹道：“原来你每一举动，都有用意，像你这样的人，世上若是再多几个，别人的日子如何能过得下去。”

小鱼儿大笑道：“你放心，像我这样的人，天下是再也下会有第二个了。

凌震时，那“庆余堂”的掌柜糊里糊涂的被小鱼儿从床上拉了起来，送了封信到段三姑娘处。

天亮时，小鱼儿已恢复成药铺伙计的打扮，倒在“庆余堂”里他原来那张小床上，睡了一大觉。

然后，段三姑娘就来了。

这一次，她已没有在窗子外面叫，直接就闯了进来，从床上拖起小鱼儿，又是欢喜，又是埋怨，跺脚道：“这两天，你到哪里去了、知不知道人家多着急。”

小鱼儿揉着眼睛，笑道：“你若真的为我着急，就该帮我个忙，”

段三姑娘幽幽道：“你要我做什么，我几时不肯答应你。”

小鱼儿道：“但这件事，你绝不能向第三人泄露半个字。”

段三姑娘垂下头，道：“你难道还信不过我？”

小鱼儿展颜色笑道：“好，我先问你，这两天你可瞧见了那江玉郎么？”

三姑娘道：“没瞧见。”

小鱼儿眼睛瞪着他，道：“你再想想，江别鹤周围的人有没有一个可能是江玉郎改扮的。”

三姑娘果然想了想，断然道：“没有，绝无可能，这两天江玉郎绝不在这里，”

小鱼儿松了口气，道：“这就是了，女子的感觉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有时却是对的，你既然如此肯定，江玉郎想必不会在这里。”

三姑娘幽幽道：“你叫我来，就是要问他么？”

小鱼儿笑道：”这只因他和你有很大的关系。”

三姑娘嗔道：“你莫要胡说，我和他有什么关系？”

小鱼儿沉声道：“你可知道，你家的镖银，就是他动手劫的。”

三姑娘失声道：“ 真的？ ”
小鱼儿道：“ 他这两天突然走了，一来是想避开我，二来就是要去将那批镖银换个地方藏起来，只因他以为我知道的秘密比他知道的多。 ”
三姑娘眨着眼睛道：“ 你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这么怕你？ ”
小鱼儿笑道：“ 严格说来，他到现在为止也还不知道我是谁。 ”
三姑娘默然半晌，轻轻道：“ 我不管你是谁，我都…… ”
小鱼儿赶紧打断了她的话，道：“ 只要我猜的不错，只要他不在这里，我的计划就能成功……你必须替我留意着，他若万一回来了，你就得赶紧告诉我。 ”
三姑娘道：“ 你究竟有什么计划？为何定要他不在这里，你的计划才能成功？ ”
小鱼儿拉起她的手，柔声道：“ 这些事你以后总会知道的，但现在却请你莫要问我。 ”
世上若有什么事能令女子闭起嘴，那就是她心爱的男人温柔的话了，三姑娘果然闭起了嘴，不再问下去。
她只是垂下头，悠悠道：“ 你……没有别的话对我说？ ”
小鱼儿道：“ 今天晚上、起更时，你在你家后园的小门外等我…… ”
三姑娘的眼睛立刻闪起了喜悦的光，颤声道：“ 今夜……后园小门？ ”
小鱼儿道：“ 不错，你千万莫要忘了，千万要准时到那里。 ”
三姑娘娇笑道：“ 我绝不会忘，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会准时到的。 ”
她娇笑着转身而去，满怀着绮丽而浪漫的憧憬。
小鱼儿在街上东游西逛，走过许多饭铺酒楼，他也不进去，却在东城外找着了家又脏又破的小面馆。
这小面馆居然也有个很漂亮的名字，叫“ 思乡馆 ”。
小鱼儿走进去吃了一大碗热汤面，四个荷包蛋，却叫店里那看来已有三年没洗澡的山东老乡去买了些笔墨，七八十张纸。
他用饭碗那么大的字，在纸上写下了：“ 开心的朋友，今夜戌时，有个姓李的在东城外的‘ 思乡馆 ’等着你，你想不来也不行的。 ”
同样的句子，他竟一连写了七八十张，又雇了两个泥腿汉子，叫他们去贴在城里大街小巷的显眼处。
那山东老乡实在瞧得奇怪，忍不住道：“ 这是在于啥？俺实在不懂。 ”
小鱼儿笑道：“ 该懂的自然会懂，不该懂的自然不懂。 ”
那山东老乡摸着头皮道：“ 谁会是该懂的？ ”
小鱼儿却已笑嘻嘻走了，竟又到估衣铺去买了身半新旧的黑布衣服，到杂货铺去买了些油墨石膏、牛皮胶。
然后，他就寻了家半大不小的客栈，痛痛快快睡了一觉，这一觉睡醒，天已决黑了。
小鱼儿对着镜子，像是少女梳妆般在脸上抹了半天，又穿起那套衣服，在镜子前一站……
这哪里还是江小鱼，这不活脱脱正是李大嘴么。
小鱼儿自己也瞧得很满意，哈哈笑道：“ 虽然还不十分一样，但想那白开心已有二三十年未见过李大嘴，黑夜之中，想必也可混得过去。 ”
他生得本来不矮，经过这两年来的磨折锻炼，身子更是结实，挺起脸来，不但面貌已与李大嘴有九分相似，就算身材也和那魁伟的李大嘴差不了多

少，纵是和李大嘴天天见面的人，若不十分留意，也未见便能瞧得破。
他将换下来的衣服卷成一条，塞在被窝里，从外面瞧进来，床上仍然像有个人在睡觉。
然后他又用桌上的秃笔写了封信，这封信竟是写给江别鹤的，他用左手歪歪斜斜的写着：“江别鹤，你儿子和镖银都已落在大爷我的手里了，你若想谈谈条件，今夜三更，到城外的祠堂里等着吧。”
他将这封信紧紧封起，又在信封上写着：“江别鹤亲拆，别人看不得的。”
小鱼儿将信收在怀里，喃喃笑道：“江玉郎不在城里，八成是去收藏那镖银去了，只要他今天晚上不回来，江别鹤就算是狐狸，瞧见这封信也得中计，他心里就算不十分相信，到了三更时，也必定忍不住要去瞧瞧的。”
他得意地笑道：“从窗口溜了出去。
小鱼儿走到“思乡馆”时，暮色已很深了。
这时虽正是吃饭的时候，但“思乡馆”里却没有什么人，就连那山东老乡都已瞧不见，只有一个客人正坐着喝酒。
这人穿着件新缎子衣服，戴的帽子上还有粒珍珠，穿着虽像个富商士绅，神态却还是个地痞无赖，竟不肯好好坐在那里，却蹲在凳上喝酒，一双贼眼还不住转来转去，又像是随时提防着别人来抓的小偷。
小鱼儿大步走了进去，哈哈笑道：“好小了，你果然来了，许多年不见，你这王八蛋倒还未忘记有个姓李的朋友，来得倒准时。”
他从小和李大嘴长大，要学李大嘴说话的神情腔调，自然学得惟妙惟肖，活脱脱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
那人却板着脸，瞪着眼道：“你是谁，咱不认得你。”
小鱼儿笑道：“你想瞒我，你虽然穿得像是个人，但那副猴头猴脑的贼相还是改不了的。”
那人果然大笑起来，道：“你这吃人不吐骨头的混球蛋，多少年不见，你对老子说话，难道就不能稍为客气些么？”
小鱼儿在他对面坐了下来，桌子上有两副杯筷，却只有一碗红烧肉，小鱼儿皱了皱眉头道：“你这穷贼实在越来越穷了，快叫那山东老乡来，待老哥哥我叫你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
白开心道：“他不会来的。”
小鱼儿道：“为什么？他在哪里？”
白开心笑嘻嘻地指着那只碗，道：“就在这只碗里。”
小鱼儿神色不动，哈哈笑道：“你倒会拍老子的马屁，还未忘记者子喜欢吃什么，只是瞧那山东老乡好几年没洗澡的样子，只怕连肉都已臭了。”
白开心嘻嘻笑道：“我早已把他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再下锅的。”他举杯敬了小鱼儿一杯酒，又倒满了一杯。
小鱼儿笑道：“你这儿子倒真孝顺。”
他只得夹起一块肉，但刚吃了两口，又吐了出来，瞪道：“这是什么乌肉敢混充人肉？”
白开心附掌大笑道：“姓李的，你果然还是有两下子，这张鸟嘴一吃就能尝得出是不是人肉来，你也不想想，老子会杀人来喂你么？”
他自然本是想用这方法试试来的人是否真的是李大嘴，小鱼儿肚子里暗暗好笑，却不说破，瞪眼道：“你不孝顺老子孝顺谁，那山东老乡人虽脏些，肉倒还结实，老子早已有心将他红烧来吃了，你却将他弄到哪里去了？”

白开心道：“ 他早已回家去了，老子已将他这家店买了下来……哈哈，他受了老子里面灌铅的假银子，居然还开心得很，以为上当的是老子。 ”

小鱼儿叹道；“ 这家破面馆你要来乌用也没有，你却骗苦了他，又害得老子吃不着好肉，你那‘ 损人不利己 ’ 的贼脾气，当真是一辈子也改不了，”

白开心嘻嘻笑道：“ 老子的脾气改不了，你那贼脾气又改得了么？狗是改不了要吃屎的……你躲在狗窝里这许多年，突然又钻出来干什么？ ”

小鱼儿眼睛一瞪，大声道：“ 我先问你，你假借老子的名头，送了副挽联给铁无双，又假借老子的名头，将人家的小丫头炖来吃了，究竟想干什么？ ”

白开心怔了怔，道：“ 你全知道？ ”

小鱼儿大笑道：“ 你还想有什么事能瞒得过老子的。 ”

白开心笑：“ 那些人太没事干了，老子瞧得不顺眼，所以找些事给他们做，炖了肉请人来吃，却又去告他一状，要他们两家都闹得人仰马翻，老子才开心……你凭良心说，老子这一手做得妙不妙？ ”

小鱼儿冷笑道：“ 只可叹姓秦的和那南宫小儿，活到这么大了，随随便便来个人告诉他们一件事，他们居然也相信，若换了是我，你来告诉，老子就先将你扣下来，问问你别人吃人肉，你又怎会知道？ ”

白开心道：“ 老子不会写信么？为何定要自己去？ ”

小鱼儿道：“ 一封无头信他们就相信了？ ”

白开心道：“ 他们纵不相信，好歹也得去瞧瞧。 ”

小鱼儿一拍桌子，笑道：“ 正是这道理！我正是要你说出这句话来。 ”

白开心眼珠子转动，道：“ 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要叫老子上当？ ”

小鱼儿笑道：“ 你冒了老子的名，老子暂且也不罚你。只要你再写封信给那姓秦的与南宫小儿，他们既已证明了你第一封信说的不假，第二封去，他们自然更相信了。 ”

白开心道：“ 什么信？ ”

小鱼儿道 :“ 自然也是害人的信，若不是害人的信，你想来也不肯写的，”

白开心展颜笑道：“ 要害人嘛，老子还马马虎虎可以答应你，却不知要害的是谁？ ”

小鱼儿道：“ 你只要告诉他们，今夜三更，到段合肥家的后院客房里去瞧瞧，自然会瞧见令他们感到有趣的东西……但必定要在正三更，早也不行迟也不行，至于要害的是什么人，你迟早会知道的。 ”

白开心道：“ 老子若不肯写呢？ ”

小鱼儿冷笑道：“ 我知道你肯写的，你看着可以害人的事不做，你还睡得着觉么？何况，你若不写这封信，老子总有法子叫你…… ”

突然取出写给江别鹤的那封信，拿在手里，一掌击灭了桌上的油灯，白开心面色变了变，道：“ 你干什么？ ”

第五四章　略施巧计

小鱼儿悄声道：“有人来抓咱们了，准备逃走吧！”

话犹未了，窗外已有刀光闪动。

只听有人喝道：“姓李的，姓白的！你们作恶多端，今天再也休想跑了，出来受死吧。”黑暗中人影幢幢，这思乡馆竟也被人团团围住。

白开心喃喃道：“奇怪，这些人怎会知道咱们在这里？……”

小鱼儿悄声道：“这人满口仁义道德，必定是江别鹤。”

白开心道：“嗯。”

小鱼儿道：“咱们就从他这边冲出去。”

白开心道：“从武功最强的人那边冲出去，你莫非疯了！”

小鱼儿微微一笑，道：“我自有道理。”

这时外面已又喝道：“你们再不答复，咱们就冲进去了。”

其实这些人对“十大恶人”也颇为忌惮，一时间，是谁也不敢冲入这黑黝黝的屋子里的。

小鱼儿霍然站起，大喝道：“李大嘴来也，你们等着吧！”

这“李大嘴”三个字，果然有些吓人，凳子飞出来，东面一阵大乱，几柄刀不问青红皂白就砍了出去，全都砍到凳子上。

小鱼儿窜出窗外，也有两柄刀直劈而来，小鱼儿一声虎吼，飞起一脚将左面的一柄刀踢飞！

他身子却已自右面一人头上掠过，顺势一脚，踢在那人头上，那人登时矮了半截。

这一着“鸳鸯双飞脚”，本非什么玄妙的武功，但在他手里稍加变化，却立刻制住了两个高手。

要知他在那秘窟中所得，正是普天之下、各门各派的武功精妙所在，他融会贯通之后，无论哪一派的招式到了他手里，他都可以腐朽为神奇，却叫别人再也猜不出他的武功来历。

只听有人惊呼道：“这姓李的果然厉害，大家要小心……”

话未说完，只听“啪”的一响，接着又是一阵大笑，说话的人想是已被白开心打歪了嘴巴。

小鱼儿一着北派“鸳鸯双飞脚”踢倒了两人，跟着又用一招南派“冲天炮”，一拳将一条大汉打得飞上半空。

突见眼前剑光闪动，迅急辛辣，神定气足。

一人冷笑道：“李大嘴，你武功虽不错，今日还是休想逃走。”

三句话工夫，已刺出八剑，剑剑俱是杀着。

小鱼儿连瞧都不必瞧，已知道是江别鹤来了，连连闪过八剑。却不还手，只是压低声音道：“你想知道你儿子和镖银的下落么？”

江别鹤掌中剑果然缓了一缓，失声道：“你说什么？”

小鱼儿将那封信穿在江别鹤的剑尖上，道：“你先瞧瞧再说。”

江别鹤也不知是收缩回剑来瞧信，还是刺出剑去伤人，稍一犹豫间，小鱼儿已自他身旁窜了出去。

白开心也怪叫着跟着掠出。

江别鹤竟眼睁睁地瞧着他两人逃了，等到别的人围过来时，小鱼儿和白开心早没了影子。

小鱼儿和白开心窜入了暗林中，方自停下。

白开心瞧着小鱼儿冷笑道：“ 这些人怎知道咱们在那里？ ”

小鱼儿眨了眨眼睛，笑道：“ 自然是有人告密的。 ”

白开心冷笑道：“ 告密的人，只怕是你自己吧。 ”

小鱼儿道：“ 若是我，我为何还要助你逃出来，别人又不是瞎子，难道不见那告示上饭碗那么大的字。 ”

白开心冷笑道：“ 那些话，这些人怎瞧得懂？ ”

小鱼儿笑嘻嘻道：“ 自然有人瞧得懂的。 ”

白开心变色道：“ 谁？难道咱们的老朋友也有人到了城里？ ”

小鱼儿想了想，道：“ 我不妨告诉你，有两个人，一个叫罗九，一个叫罗三，一心想找咱们的麻烦，对咱们的事知道得清楚得很。 ”

白开心皱眉道：“ 这两人长得是何模样？ ”

小鱼儿道：“ 胖胖的，高高的，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

白开心道：“ 我只认识个瘦瘦的双胞胎，却不认得胖的。 ”

小鱼儿道：“ 你不认得他们，他们都认得你。 ”

白开心怒道：“ 你既早已知道他们瞧得懂那张告示，既然早已知道他们要告密，为什么偏偏还要这样做？ ”

小鱼儿笑嘻嘻道：” 我正是要他们告密，正是要叫他们找人来抓咱们，这样我才能将那封信交到江别鹤手上……我若用别的法子将信交给他，他未必重视，但这封信既是李大嘴亲手交给他的，份量可就不同了。 ”

白开心道：“ 但你又怎知道江别鹤必定会来。 ”

小鱼儿道：“ 他自命大侠，听说有‘ 十大恶人 ’在城里，他能不管么？只要他来了，听到我说的话后，就必定要放咱们走的。 ”

白开心默然了半晌，叹了口气，道：“ 你样样事都算得这么准，只怕连真的李大嘴都不如你。 ”

这次小鱼儿却不禁怔了怔，咯咯笑道：“ 什么真的李大嘴，老子难道是假的不成？ ”

白开心突然大笑起来，道：“ 你能将李大嘴的模样腔调学得这么像，简直连我都有点佩服你，简直有些舍不得瞧着你死在我面前，只可惜你已是非死不可的了！ ”

小鱼儿皱了皱眉，道：“ 非死不可， ”

白开心怪笑道：“ 你喝的那杯酒里，老子早已下了独门‘ 水晶断肠散 ’，本来还可多活半个时辰，但方才那么一折腾，只怕现在就要你的命了！ ”

小鱼儿怒喝道：“ 你这恶贼，我和你拚了！ ”

他跳起来想扑过去，但身子才跳起，便“ 咚 ”的跌在地上，脸色发白，双手捂着肚子，颤声道：“ 不好，我……我……已不行了…… ”

白开心手舞足蹈，咯咯大笑道：“ 你如今总该知道‘ 十大恶人 ’可不是好对付的吧。 ”

小鱼儿嘶声道：“ 但……但你又怎会知道我……我不是李大嘴？我不信你能瞧得破。 ”

白开心道：“ 你将李大嘴一举一动，都学得惟妙惟肖，想必是认得他的，是么？ ”

小鱼儿疼得全身都抖了起来，道：“ 是……是。 ”

白开心道：“ 你可听他说起过我么？ ”

小鱼儿呆了呆，道：“ 没……没有。 ”

白开心道：“ 这只因他与我恨深似海，他将我恨之入骨，连我的名字都不愿提起，又怎会将我当作朋友，和我在一张桌子上喝酒。 ”

他大笑接着道：“ 你以为‘ 十大恶人 ’既然都是恶人，大家臭味相投，想必全是朋友，却不知‘ 十大恶人 ’中也有互相恨得入骨的冤家对头……你千算万算，终于还是算错了一着，这一着就够要你的命了！ ”

小鱼儿呻吟着，道：“ 原来你早已知道我不是李大嘴了，但你为什么……为什么…… ”

白开心嘻嘻笑道：“ 老子一直在装糊涂，只是为了想瞧瞧你到底存何居心？也逗着你玩玩，如今老子已玩够了，你就等死吧。 ”

小鱼儿突然惨笑道：“ 我今日虽然死在你手上，但是你有件事他身子突然一阵抽搐，整个人仰天躺到地上，虽然拼命想说话，但嘴唇启动，却说不出声音。

白开心道：“ 老子有什么事，你说呀？ ”

小鱼儿挣得满头大汗，道：“ 你……你…… ”

他虽然用尽力气，但声音却仍小得像蚊子叫。

白开心忍不住走过去，低下头来，道：“ 你说大声些，老子听不见。 ”

小鱼儿突然大吼道：“ 我说你是个大笨蛋！ ”

吼声中，他出手如风，已点了白开心身上十来处穴道，白开心刚被吼声骇得一震，人已躺了下来。

小鱼儿一跃而起，大笑道：“ ’十大恶人 ’虽然一个个精似鬼，但遇见了我，你还是要上当的，你如今总该知道，老子不是好对付的了吧。 ”

白开心躺在地上，眼睁睁地瞧着，他实在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比“ 十大恶人 ”还要诡计多端的人。

小鱼儿又笑道：“ 老子虽然拿不准那杯酒里是否有毒，但对你们‘ 十大恶人 ’，总是要提防一着的，你以为老子喝下了那杯酒，其实老子却不过是将酒藏在舌头下，早已随着那块假人肉一起吐出来了！ ”

白开心道：“ 我……我怎么未瞧出？ ”

小鱼儿笑道：“ 这种骗人的本事，老子五岁时就学会了，老子莫要说将小小一杯酒藏在嘴里，就算嘴里藏着个大鸭蛋，你也是瞧不出的。 ”

白开心像是瞧见了鬼似的，颤声道：“ 你……你究竟是什么人？ ”

小鱼儿笑道：“ 你也知道害怕了么！老子这样的人原是谁都要害怕的，你若要问老子是谁，乖乖替老子办完事后，老子也许会告诉你。 ”

白开心听说这比鬼子还厉害的人居然并无杀死自己之意，只不过要替他办事而已，不禁大喜道：“ 是，是……小子这就立刻去写信。 ”

小鱼儿大笑道：“ 你如今已从‘ 老子 ’变成‘ 小子 ’了么……好小子，但老子若这样就放了你这样的小子，还未免有些不放心。 ”

他双手背在身后，早已悄悄搓了个泥团在手里，此刻突然捏着白开心的鼻子用力塞了下去。

白开心只觉一粒又粘又温、还微微带着种说不出的臭气的东西，从喉咙里滑下了肚，不禁大骇道：“ 这……这是什么， ”

小鱼儿笑道：“ 你有你独门的‘ 水晶断肠散 ’，我也有我独门的‘ 黑煞催命丸 ’…… ”

白开心变色道：“ 黑煞催命丸？我……我怎地从未听过这名字？ ”

小鱼儿悠悠道："你自然没有听见过这名字，这是我苦心研究多年，最近才配成的，天下无药可解，服后七个时辰之内，全身发黑发肿，再过半个时辰，便全身溃烂而死，变成一滩又黑又臭的脓水。"

他信口说来，说得当真是活灵活现。

白开心满头冷汗涔涔而落，颤声道："你……你不是还要我做事么？"

小鱼儿笑道："当然，我自己是有独门解药的。"

白开心道："我和你无冤无仇，求求你……"

小鱼儿眼睛一瞪，大声道："你七个时辰之内，若能将我吩咐的那件事办得妥妥当当，若能令我满意，再来这里等着，我自然会救你的。"

他顺手拍开了白开心的穴道。

白开心却仍软瘫在地上，似乎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道："你……你不会将我忘记吧。"

小鱼儿冷冷道："时候已不多，你还不快去，只怕就来不及白开心不等他话说完，已从地上跳了起来，就像是只被人在屁股上砍了一刀的野马，风也似的走了。

小鱼儿瞧着他去远，哈哈大笑道："人人害怕的'十大恶人'，原来也是很容易上当的。"

起更前，小鱼儿又回到那阁楼上。

罗九、罗三兄弟果然都不在，慕容九正坐在地毯上，手里提着个无锡泥娃娃慢声低低唱着道："小宝贝，快快睡，窗外天已黑，小鸟回家了，乌鸦也休息……"

小鱼儿笑了笑，接着唱道："到天亮，出太阳，又是鸟语花香……"

慕容九顿住歌声，茫然瞧了他半晌，呐呐道："你是谁，我不认得你。"

小鱼儿柔声道："忘了么，我就是昨天教你如何去打跑心里那恶魔的人。"

慕容九道："呀！原来是你，你模样看来怎地有些变了？"

小鱼儿故意悄声道："我为了怕那恶魔来找我；所以故意扮成这样，好教他找不着，你可千万莫要对别人说。"

慕容九连连点头道："我知道，我懂得，那恶魔厉害得很，千万不能被他找着。"

小鱼儿笑道："我知道你会懂的，你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

慕容九嫣然一笑，她忧郁的脸上出现笑容，就像是阴沉的天气突然出现了阳光，鲜艳的花朵也在这一瞬间开放。

小鱼儿瞧了两眼，心里竟似有些异样的感觉，他立刻知道不能再瞧下去了，赶紧拉起他的手道："现在，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不久你就可以瞧见比我本事还大、能帮你赶走那恶魔的人了。"

不知怎的，慕容九竟对他顺从得很，立刻就站了起来，走了两步，眨了眨眼睛忽然又道："那么……你呢？"

小鱼儿苦笑了笑，道："以后，你只怕就瞧不见我了。"

慕容九立刻停下脚步，道："若是以后瞧不见你，我就不走了。

小鱼儿怔了怔，心里也不知道什么滋味，赶紧大声道："你心里那恶魔被赶走之后，你自己也不会愿意再见着我的，那时，会有许多别的人天天陪着你。"

慕容九想了想，道："那么，就让这恶魔呆在我心里吧。"

小鱼儿鼻子竟像是有些酸了起来，大声笑道："傻孩子，难道想一辈子

这佯么？”

慕容九凝目瞧着他，咬着嘴唇笑道：“这样其实也没什么不好，何况，只要你天天来陪着我，你也可以将那恶魔赶走的，是么？”

小鱼儿揉了揉鼻子，板着脸道：“你这样不听话，我怎会来陪你的。”

慕容九垂下了头，幽幽道：“你一定要我去，我就去，但是你……”

小鱼儿终于忍不住叹了口气道：“只要你记得今天的话，我以后还是会去瞧你的……”

小鱼儿替慕容九披起了件长长的披风，走到段宅后园的小门外时，段三姑娘早已在那里等着了。

她的眼睛闪着光，一颗心跳个不停，身子虽然正冷得发抖，但一张脸却在发烧，烧得连耳根都红了。

她远远就瞧见小鱼儿，狂喜着迎了上去，到了小鱼儿面前才发现小鱼儿身后竟还有个人。

她一颗心立刻沉了下去，咬着嘴唇道：“你……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小鱼儿也不知究竟是真的不懂她心里的感觉，还是装做不懂，扬起了眉毛，瞧着她嘻嘻一笑道：“我本来就没有说要一个人来呀！”

三姑娘这时才瞧见他的脸，失声道：“你……你是什么人？”

小 鱼儿笑道：“你方才能认得出我，现在怎地又不认得了，”

三姑娘已听出了他的声音，但还怀疑着，呐呐道：“方才我只是感觉……感觉到是你来了，但你的脸……”

小鱼儿压住声音，道：“我有件秘密的事要做，所以不能不扮成这样子，你可千万莫要告诉别人，这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他虽然根本没有说出“这件事”是什么事，但他知道少女们一听到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她心爱男人的秘密时，别的事就再也不会追究的了。

三姑娘果然又愉快了起来——小鱼儿毕竟对她不错，否则又怎会将这没有人知道的秘密告诉她。

她立刻也压低声音，道：“你放心，绝不会告诉别人的。”

小鱼儿皱起了眉头，道：“但这件事，我还需要人帮忙。”

三姑娘急忙问道：“我能帮忙么？

小鱼儿道：“我本来可以找别人的，但是你……你若肯帮忙，那当然再好也没有。”

三姑娘更开心了，道：“我早就说过，无论你要我做什么事，我都答应你。”

她心爱的男人不找别人帮忙，只找她，可见对她确实和别人不同，她简直开心得要死。

小鱼儿瞧她的神色，知道事情已绝不会有问题了，这才沉声道：“其实，这件事也并没有什么困难，只要你将这人带到你屋里，等到三更时，再悄悄将她放到江别鹤屋里，找个地方藏起。”

三姑娘道：“这容易办到，我一定能做到。”

小鱼儿道：“但你却要记住两件事，第一，你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瞧见她；第二，你必须要在准三更时将她藏好，千万不能太早，更不能迟。”

三姑娘笑道：“你放心，我绝不会误事的。”

她这时才留意到慕容九。

第五五章　巧妙安排

慕容九全身都笼罩在黑色的披风里，连头也被盖着，三姑娘也瞧不出她长的是何模样，迟疑了半晌，终于忍不住问道：“这人是谁？”

小鱼儿含糊着道：“她和我做的那件事关系很大，你以后就会知道的。”

他将慕容九推到三姑娘面前，道：“你们两人赶紧去吧。”

慕容九回头瞧着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小鱼儿已赶紧走了，三姑娘瞧着他们的神情，面上不禁露出了怀疑之色。但终于只是叹了口气，道：“喂，你随我来吧。”

小鱼儿早早便赶到那祠堂，在四面巡视了一遍，他所约的人，都还没有来，他在四面略为布置了一下，便寻了个最佳地势藏了起来。

然后，他将这事从头到尾再想了一遍。

秦剑和南宫柳接到慕容九的字条后，必定会来的。

江别鹤瞧了那封信，也是非来不可。

秦剑那批人身带着八十万两现银，江别鹤那一批人却要来寻“镖银”，这两批人在这里碰面后，还会没有热闹瞧么，黑夜之中，两边人心里都焦急得很，一言不合，不打起来有鬼。

就算他们还未打起来，但等到三姑娘将慕容九送到江别鹤的屋子，慕容九的人听了白开心的密告,去找出她来之后,慕容九的人还会放过江别鹤么？江别鹤纵然厉害，慕容家可也不是好惹的。

小鱼儿这个计划，又岂只是一举两得而已。

第一，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江别鹤也尝尝被人栽赃的苦头，他心里总算能出了口恶气。

第二，南宫柳、小仙女这些人昨夜冤枉了他，他也要他们吃些苦头——他算准他们接到白开心的密告后，必定要分两批人到段宅的后园去瞧瞧，但这祠堂也是不能不来的，来的人最多不过是秦剑、小仙女与顾人玉，这三人纵能制住江别鹤，少不了也是要吃些苦的。

第三，他终于将慕容九送回她自己的亲人身旁，她日后神智纵不清，但在亲人的身旁，总不会再被人欺负，这样，小鱼儿也了却一份心事。

第四，江别鹤上过这次当后，纵然不死，也必定要老实得多，白开心等人，也想必不敢再多事，这样，江湖中又有些太平日子了。

第五，段家的镖银也可能因此而物归原主，段家父女对他总算不错，他这样也等于报了他们的恩了。

第六，铁无双所受的冤枉，也因此可以洗清，他免得这“爱才如命”的老人，死后还落个污名。

他灵机一动间想出个计划，竟一举而六得，这计划实行起来纵然困难些、复杂些，却也是值得的了。

小鱼儿思前想后，越想越觉得这计划是天衣无缝，妙到极点，江别鹤纵然心计深沉，只怕也想不出这样的妙计来。

江别鹤、秦剑、南宫柳、白开心、罗九、罗三……有关这计划的每一个人，虽然都是厉害透顶的角色，但却都被他利用了而不自知，他绝不相信世上有任何一个人能将他的妙计瞧穿。

小鱼儿越想越是得意，忍不住喃喃笑道：“谁敢说我不是天下第一个聪明的人，谁敢讲我不是天才。”

“喂，跟我走吧。”

三姑娘将这话又说了一次，说得声音更大，慕容九却还是在瞧小鱼儿身影消失之处，痴痴地出神。

三姑娘冷冷道：“他人已走了，你还瞧什么？”

慕容九歪着头想了想，幽幽笑道：“不错，他人已走了……但你知不知道，他以后还会来看我的。”

三姑娘大声道：“他骗你的，他将你送到这里，就不再理你了。”

慕容九嫣然一笑，道：”他绝不会骗我的，我知道。”

她充满自信的抬起头，月光便照上了她那微笑着的脸，那充满对未来幸福憧憬的明亮眼波。

三姑娘虽是女人，也不禁瞧得痴了，颤声道：“你……你怎知道他不会骗你？”

慕容九微笑着道：“他将我送到这里来，只是为了要将我心里的恶魔赶走，然后，他就会来找我的。”

三姑娘瞧着她那张痴迷而美丽的脸，缓缓道：“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么？”

慕容九道：“嗯。”

三姑娘道：“若不是因为你神智不清，他就不会将你送来了。”

慕容九道：“我知道他也舍不得离开我的。”

三姑娘道：“等……等你好了后，他……他就来找你！”

她语声竟已因嫉妒而微微发抖，这么强烈的嫉妒，已足以使一个女人不借做出任何事来。

慕容九却全不知道，嫣然笑道：“他一定会来找我的。”

三姑娘道：“他……他还说了些什么？”

慕容九迷惘的眼睛也发了光，笑道：“他说，我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只要我听话，他就会天天陪着我，我自然会听话的，你说我应不应该听他的话呢。”

三姑娘突然吼声道：“不应该！不应该！”

慕容九怔住了。

三姑娘狂吼道：“你非但一点也不聪明，也一点都不漂亮，你只是个又疯又丑又怪的疯子，他绝不会喜欢你的！”

慕容九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掩面道：“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

三姑娘道：“你不是疯子，我问你，你可知道自己是谁么？”

慕容九她拼命想，也想不起自己是谁，只觉得忽然头疼如裂，竟拼命地打着自己的头，痛哭着道：“求求你，莫要问我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三姑娘冷笑道：“一个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不是疯子是什么？”

慕容九嘶声狂呼道：“我是疯子，是疯子……他不会喜欢我的，不会喜欢我的……”

呼声中，她竟痛哭着狂奔了出去。

三姑娘直瞧着她身影走得不见了，才松了口气，她嘴角不禁泛起了一丝残酷的胜利的微笑。

小鱼儿千算万算，终于还是忘记了一件事，他竟忘了天下绝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不是嫉妒的。

小鱼儿在黑暗中静静地等着，竟始终瞧不见一个人影，荒郊中自然听不

见更鼓，他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

但他却还能沉得住气，这时远处终于有了人声。

小鱼儿精神一振，喃喃道：“先来的不知是谁？两批人虽然都很着急、但江别鹤大约总比较沉得住气，按理说先来的应该是秦剑。”

只听人声中竟还杂着滚滚的车轮声，隐隐的驴叫声。

小鱼儿暗道：“来的果然是秦剑一伙人，竟以驴车将银子运来了……”

心念一转，突又发觉不对。

秦剑、南宫柳那样的世家公子，要用车来运送银子，也必定是用马拉，绝不会用驴子的。

这时车马已来到他视线之内。

来的竟非秦剑和南宫柳一伙人，也不是江别鹤，竟是五六个披头散发，穿着麻衣孝服的乡下妇人。

驴车上载的也不是银子，而是口棺材。

小鱼儿不禁呆住了，半路上怎地突然杀出了个程咬金，深更半夜的，这些乡下妇人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只见这几个妇人走入了祠堂，竟一起跪在地上，放声大哭了起来，左面的一个妇人磕着头哭道：“我死去的公公呀，你在天上有灵，替我评评这个理吧，我为你们家守寡守了几十年，好容易守到儿子长大，指望他好生孝敬我，让我下半辈子享享清福，哪知他竟被人害死了，你叫我下半辈子怎么过呀！”

这妇人年龄看来已有四五十岁，虽然穿着孝服，但看来却还是端端正正，她一面哭，身旁的一个年轻妇人就不住替她捶背，也痛哭着道：“姨奶奶，你可千万不能哭坏身子，你伤心死了，家产可就落到别人的手里了，你又何必让别人得意。”

这边一哭，右边那妇人也不甘示弱，立刻痛哭道：“死去的公公婆婆呀，你们在天上有灵，就替我撕烂那贱人的嘴巴，儿子虽然不是我生的，但总是我们家的骨肉，要算只能算我的儿子，那贱人明不正、言为顺又算什么东西，她冤枉我，只不过是想谋夺家产罢了。”

这妇人年纪较大，长得也较丑，看来虽然瘦骨伶仃，但哭起来的声音却比什么人都大。

她一哭，身旁也有个较年轻的妇人陪着哭道：“大奶奶，千万莫要哭坏了身子，大家都是有眼睛的人，绝不会让那恶毒的妇人将家产霸占去的。”

小鱼儿听了几句，心里已明白了。

到祠堂里来评理倒也没什么不该，千不该，万不该只是不该在这节骨眼儿上撞到祠堂来。

他心里正在暗骂，突见几条黑衣人影，悄然掠了过来，几个人俱是黑衣劲装，黑中蒙面。

小鱼儿心里一跳：“江别鹤来了。”

那几个妇人还在边哭边骂，全未发觉祠堂里已多了几个人，几个黑衣人冷冷的站在后面，也不说话。

只见那大奶奶和姨奶奶本是各骂各的，此刻己变得对骂了起来，那大奶奶指着姨奶奶骂道：“你这贱人，仗着几分狐媚、迷死了我的丈夫，现在你儿子也死了，这是老天报应你，你还敢骂我？”

那姨奶奶怎肯示弱，立刻也反唇骂道：“你这醋罐子，丑八怪，自己也

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还想和人争风吃醋，我丈夫就是被你气死的！”
大奶奶怒道：“谁是你丈夫，不要脸，丈夫明明是我的。”
姨奶奶冷笑道：“你才不要脸，嫁给他那么多年，连个屁都没有放出来，若不是我，他死了连个上坟的人都没有。”
这姨奶奶竟是能说会道，骂起人来又尖酸，又刻毒，那大奶奶被他气得全身发抖，突然一个耳光括了过去。
姨奶奶脸上挨了一巴掌，大骂道：“好，你敢打人，我和你拼了。”
她扑上去就揪住大奶奶的头发。
她们身旁那两三个年纪较轻的妇人，赶着来劝架，但到了后来，你一耳光，我一巴掌，劝架的反而打得更凶。
几个妇人揪头发，扯衣服，竟打做一团，竟滚在地上，越滚离那几个黑衣人越近。
那几个黑衣人倒也奇怪，眼瞧着她们在面前打，竟也像是没有瞧见似的，还是冷冷地站在那里。
就在这时，只听“嗤、嗤、嗤”一连串声响，竟有几十道乌光自那些打架的妇人堆里暴射而出。
这些暗器来的竟是又毒又快，那几个黑衣人都在暗器笼罩之下，眼见是没有一个人能逃得了了！
小鱼儿早已觉得有些不对了！
这几个妇人虽是蓬头散发，脸上也是又粗又老，但每个人的手，却都是十指尖尖，又白又嫩。
小鱼儿发现这点，眼睛立刻一亮，暗道：“慕容家的姑娘，果然厉害，江别鹤看来这个当是上定的了，”
他这念头刚转完，暗器已暴射而出，谁知那些黑衣人居然也似早已料到有此一着。
暗器飞出，这几人便已冲天而起，“呛”的凌空拔出了刀剑，寒光如流星，向那些妇人笔直刺下！
这些妇人竟也无一是弱者，身子一滚分开，闪过了凌空刺下的一剑，跃起时掌中都已多了件兵刃。
为首那黑衣人冷笑道：“好个无知的妇人，竟敢在我面前玩弄奸计，你们还差得远些，我早已调查过，这祠堂一家的后代，都已死净死绝……你们究竟是什么人，若不说出来历，今日休想有一个能活着走出去。”
小鱼儿暗叹道：“这江别鹤果然是只老狐狸，无论做什么事之前，竟都先将对方每一着都提防着，将每件事都调查得仔仔细细，绝不肯放松一步。”
只见那大奶奶冷冷一笑，道：“咱们是为着什么来的，你难道还不知道？”
这句话本来很容易答复，甚至可以说不答复都没关系，但这黑衣人心计深沉，别人听来简简单单的一句后，经过他的一想，却变得复杂得很。
他若说“知道”，就无异承认这“镖银”确是他动手劫下的，对方若只不过是做个圈套诱他吐实，他岂非便是上当了。
那些妇人见他迟疑不敢作答，心里也不免动了疑心，那大奶奶和姨奶奶交换了个眼色，姨奶奶道：“你究竟是什么人？难道不是为那封信来的。”
黑衣人这次再不迟疑，冷笑道：“若不是为了那封信，我怎会来到这里？”
姨奶奶道：“如此说来，那些银子你是非要不可了！”
黑衣人心里再无怀疑，厉声道：“不但要银子，还要人！”

大奶奶面色微微一变，怒道：“ 你要了银子，还要人？ ”
黑衣人道：“ 两样缺一不可！ ”
那姨奶奶大怒道：“ 你凭着什么，敢如此蛮横霸道！ ”
黑衣冷笑道：“ 就凭我掌中这柄利剑！ ”
双方越说火气越大，小鱼儿却是越听越开心，只希望他们快些动手打起来，打得越凶越好。
只见那大奶奶和姨奶奶又交换了个眼色。
那姨奶奶大声道：“ 老实告诉你，银子和人，你一样也休想要得到，银子咱们根本未带来，人呢……你若想要人，咱们就要你为命！ ”
黑衣人目光一转，冷笑道：“ 我早已说过，银子和人，缺一不可，如今就先取过银子再说吧。 ”
话声未了，已悄悄在身后打了个手势。妇人们虽未瞧见他的手势，小鱼儿却瞧得清清楚楚。
另四条黑衣人自然也瞧见了，前两人突然出手，刀光闪动处，竟生生将那匹拉车的驴子砍倒在地！
后面的两人却提起了车上的棺材，往下一倒，只听“ 哗啦啦 ”一声巨响，棺村里倒下了无数锭银子。
虽在黑夜之中，这许多银子仍是灿烂生光，耀人眼目，那几条黑衣大汉，骤见这许多银子，竟不觉呆了。
为首那黑衣人纵声笑道 :“ 我早已说过，你们若想弄鬼瞒我，差得远哩。”
这银子自然正是他的镖银无疑。
说话间他已悄悄打了第二个手势，那几条黑衣大汉挥刀便待扑上，这时，就在这时，突听又是“ 嗤，嗤、嗤 ”一连串声响，那装银子的棺村里，竟也暴射出十道乌光，向黑衣人们飞出！
那几条黑衣大汉惨呼一声，俱都扑倒在地。
只有为首那黑衣人站得远远的，应变也较迅速，剑光飞舞，震飞了暗器，但瞧见他属下竟无一幸免，目光也不禁露出惊怒之色，大喝道：“ 好狠毒的妇人，竟敢…… ”
那大奶奶冷笑截口道：“ 对付你这样狠毒的人，自然也只有用这种狠毒的法子！ ”
几个人渐成合围之势，“ 砰 ”的一声，棺材底被震得飞起，又有个人跃出来，站在黑衣人身后，厉声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 ”
那黑衣人孤零零被围在中央，竟是丝毫不惧，反而冷笑道：“ 想不到你们行事倒也周密，我们未免低估了你们，只是你们此刻便得意，还嫌太早了些！ ”
自棺材里跃出的那人一身紧衣，身材啊娜，面上虽仍蒙着层轻纱，但小鱼儿还是一眼就认出她就是小仙女。
想是因为她性子急躁，又不会装假啼哭，所以别人才先要她藏在棺材里免得露出马脚误事。
此刻她在棺材里憋了一肚子的闷气，早已忍不住了，一剑刺向那黑衣人的后背，叱道：“ 废话少说，你拿命来吧！ ”
那黑衣人背后竟似生着眼睛，头也不回，反手一剑上撩，将她掌中的剑几乎脱手震飞！
小仙女手腕被震得又酸又麻，才知道面前这黑衣人竟是自己平生未遇着

的强敌，又惊又怒，大喝道：“ 你死到临头，还敢逞强！ ”
　　黑衣人借长剑一挥之势退到墙角，冷冷笑道：“ 死到临头的究竟是谁？你们不妨瞧瞧吧！ ”
　　大家不由自主随着他日光转头一瞧，只见这荒祠外竟多了无数条黑衣人影，一个个俱已张弓搭箭。
　　窗户里、墙隙间，已布满了黑黝黝的闪亮箭链。妇人们不禁俱都为之失色。
　　黑衣人冷冷道：“ 这祠堂外已伏下一百四十张铁胎弓，每张弓俱有三百石力气，我数到三字你们若不放下掌中的兵刃，束手就缚，后果如何，你们自己也该想象得到！ ”
　　一百四十张铁胎强弓、若是分成两批，轮流不断发射，纵是顶尖的武林高手，最多也不过只能抵挡一时而已。
　　这些妇人们心里自然也知道，自己这群人中，纵或有一两人能冲得出去，但别的人却只怕要丧生在箭下！
　　几个人又聚在一起，窃窃私议，小仙女和那姨奶奶语声忽停，似要硬闯，大奶奶却紧紧抓住她们的手。
　　黑衣人冷服旁观，悠然道：“ 一！ ”
　　大奶奶突然道：“ 银子和人就都给你如何？ ”
　　黑衣人冷冷道：“ 你先将人…… ”
　　话声未了，突然一阵惊呼，祠堂外的黑衣人，已有几个倒了下去，严密布下的箭阵，刹那间便已大乱。
　　那姨奶奶眼睛一亮，娇呼道：“ 三妹、青妹，还不动手，等待何时！ ”呼声中，一柄闪亮的短剑，已向黑衣人直刺过去！
　　小鱼儿一听那大奶奶说出那句话来，就知道再也不能让他们谈判下去，否则这事就要揭穿了！他一念至此，掌中早已准备好的尖石，便直击出去！
　　他手法又快，藏身之处又隐秘，十余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满地翻滚，竟无一人瞧出那些暗器是从哪里发出的。
　　这时那姨奶奶短剑已化做一片寒光，转瞬间便刺出了十余剑，她虽是妇道人家，但剑法之迅捷毒辣，纵是当年浪迹江湖，时刻找人拼命的黑道豪强，白道游侠，竟也都难及得她万一。
　　黑衣人骤间剑势竟被她逼住，暗中不禁吃了一惊。
　　这姨奶奶剑法不但狠辣，而且招招都有不惜和双方两败俱伤的姿态，放眼江湖，这样的女子委实没有几个。
　　再瞧那大奶奶，平剑当胸，在旁掠阵，竟无出手夹攻之意。女子和男人动手，总是吃亏些，是以女子纵然以多为胜，江湖中也没有人会说闲话的，这姨奶奶到了这种地步，居然还是自恃身份，不屑以二敌一，这么大气派的女子，在江湖中更如凤毛鳞角。绝无仅有。
　　黑衣人越瞧越奇怪，越想越吃惊。
　　更令他吃惊的是，那两个小丫头暗器手法竟也准得吓人，只要手一扬，外面立刻就有一二人惊呼着倒下去。
　　小仙女更早已冲了出去，百来个黑衣大汉，此刻倒下至少已有四五十个，剩下的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工夫放箭。
　　小鱼儿瞧得张大了嘴，几乎要笑出声来，他吃了江别鹤几次亏，这口气到今天才总算是出了。

又是数十招拆过，那姨奶奶剑出更快、更毒，剑剑不离黑衣人的要害，剑尖已堪堪到了黑衣人的咽喉。别人看着，都只道她已占了上风。

却不知那黑衣人心机最多，此刻又在想着心事，掌中剑虽在展动，只不过是虚应故事，但求护身而已。此刻他心意贯通，突然朗声大笑，平平一剑削出。

那姨奶奶顿觉对方一柄轻飘飘的长剑，竟骤然变得千钧般重，剑还未到，已有一股大力涌来，她应变不及，只有挥剑迎了上去。

她剑法虽辛辣，内力却和这黑衣人相去甚远，黑衣人这一剑力己用足，她舍己之长，用己之短，挥剑迎上，这无异以卵击石。

这只因她委实太小瞧这黑衣人的武功，等到发觉时却已迟了，纵然明知吃亏，也只有硬着头皮一拚。

那大奶奶瞧得清楚，失惊道：“千万别和他斗力！”

她纵然不屑以多为胜，此刻事态紧急，也说不得了，喝声中长剑挥出，也迎击上去！只听“呛”的一声龙吟，火花四下飞溅。

大奶奶和姨奶奶以二敌一，竟还是力不能及，两人但觉半边身子发麻，掌中剑几乎脱手飞去！

小鱼儿瞧得暗暗顿足道：“这些丫头们不用自己拿手的功夫，反和人家斗力气，岂不是自找倒霉么！”

只见这大奶奶和姨奶奶身子凌空飘开了两丈，几乎己退到墙上，两人临危不乱，掌中早已扣好了暗器。

慕容家的姑娘轻功暗器，天下扬名，黑衣人若是求胜心切，贪功追来，只怕就很难全身而退了。

谁知黑衣人一击未成，竟立刻住手，朗声笑道：“今日我什么都不要了，就此别过。”一面说话，身子已向后退。

这一着倒是连小鱼儿都大感意外，那大奶奶和姨奶奶见他明明占了上风，却反而要走了，不禁更是奇怪。

姨奶奶忍不住道：“你方才死命逼人，此刻却想一走了之，这是为了什么？”

黑衣人大笑道：“方才我不知你们是谁，若是走了，日后再也难以寻打了，那时我自然是万万不肯走的！”

姨奶奶道：“现在呢？”

黑衣人冷笑道：“慕容家的姑娘有名有姓，有家有业，我今日要不回东西来，以后日日到府上拜访，还怕要不回来么！”

姨奶奶变色道：“你已瞧出了咱们的来历，”

黑衣人道：“慕容二姑娘剑法辛辣，天下皆知，我若再瞧不出，就真是瞎子了！”

那姨奶奶突然自头上扯下了把头发，一张面具，露出了一张白生生的脸，只见她杏眼圆睁，柳眉带煞，冷笑道：“你认出了我，我却不认得你，日后正是再也找不着你了，你想想，今天咱们还能让你走么！”

一人大声接口道：“他走不了的！”

小仙女已挡在黑衣人身后，堵住了门。

黑衣人厉声狂笑道：“我今日若走不脱，方才也不会说那番话了！”

慕容双喝道：“我们要看看你如何走得脱！”

这位慕容二姑娘，脾气果然急躁，方才虽吃了个亏，此刻竟丝毫不惧，

挥剑又扑了上去。
只听“ ”的一响，那“大奶奶”竟拦住了她的剑。
慕容双怒道：“三妹，你难道要放他走，你难道不想寻回九妹了么？”
慕容珊珊道：“我看此事，其中似乎有些蹊跷。”
慕容双道：“什么蹊跷？”
慕容珊珊道：“此人既将我等约来，便应早已知道我们是谁，但他却直到此刻才知道我们的来历，这岂非有些奇怪么！”
慕容双怔了怔，还是跺脚道：“这有什么奇怪，准知他这不是在装佯。”
小仙女应声道：“不错，先制住他再说。’
那黑衣人一直留神倾听，此刻突然大声道：“三位且莫动手，你我只怕都中了别人挑拨之计了。”
话声未了，突听“哗啦啦”一阵响，一只香炉，从屋梁上滚了下来，还带着拉下了一大条白布。
那白布上竟写着：“江别鹤，你作恶多端，到现在想赖也赖不掉了！”
白布上碗大的黑字，在黑夜中也瞧得分明。几人见了，俱是大吃一惊。
慕容双失声道：“你……你竟是江别鹤？”
黑衣人目中露出惊怕之色，他听了慕容姑娘的对话，已知道自己虽然精打细算，今日还是落入了别人的圈套，却连那真正在暗中主谋的人是谁都不知道。
他心机最多，别人只想起了一件事，他已想起了十件，这有时反而害他，只因他心里有事就忘了答话。
慕容双冷笑道：“堂堂的江南大侠，竟也做出这样的事来，倒真是令人想不到的。”
黑衣人还未答话，只听又是“哗啦啦”一阵响，一个香炉盖从梁上滚了下来，又带下条白布。
白布上还是写着海碗那么大的字：“江别鹤，你藏的人已被寻着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这些布条，自然是小鱼儿方才早已准备好的，他将布条一端钉在梁上，用香炉包着布条的另一端，又在香炉上系着条又长又细的线，从屋梁上绕到他藏身之地，只要线一拉，香炉滚下来，布条自然也就随着落了下来。
方才他听得慕容珊珊越说越不对了，再说下去，他这妙计便要被揭穿，所以赶紧将线一拉。
他算定秦剑等人此刻必定已在江别鹤屋里寻着了慕容九，等到他们将慕容九带来，江别鹤纵有一百张嘴，也休想辩说得清了，这计划原是万无一失，他做梦也设想到其中竟会出了差错。

第五六章　作法自毙

两张布条落下后，就连慕容珊珊心里也再无怀疑，小仙女和慕容双更是满面杀气，恨不得将江别鹤先宰了再说。

那“黑衣人”既未承认自己就是江别鹤，却也未否认，竟是一言不发，眼睛只是瞪着对方的几柄剑。

慕容双瞪着眼睛，道：”三妹，现在你说怎么办？”

慕容珊珊叹了口气，道：“先拿下他再说吧。”小仙女等不及她这话说完，掌中剑已刺了出去。

她剑法迅急泼辣，慕容双剑法辛狠辣恶。

慕容珊珊的剑法虽然急不如小仙女，狠不如慕容双，但眼光敏锐，头脑清楚，每刺一剑必是对方的必救之处！

这三个人三柄剑，可说都不是好惹的，而且姐妹自幼同堂练剑，招式配合得更是滴水不漏。

那黑衣人武功虽高，却也难以应付，挡了几招，剑法突转凌厉，已是以进为退，想夺路而逃了。

怎奈对方三个女子，与人交手经验之丰富，并不在任何人之下，他剑法一变，三个人已全都瞧破了他的心意。

他不走还好，这一想走，对方更是认定了他无私也有弊，小仙女与慕容双更是不要命的缠了过来。

她们带来的三个丫头，应付外面剩下的黑衣大汉们，竟是绰绰有余。

黑衣人头上汗珠，已湿透了蒙面的黑中，这才知道名动天下的慕容姐妹，果然不是好斗的。

他却不知道剑法还非慕容姐妹所长，暗器轻功，才是她们的绝技！只是此刻她们生怕他见隙而逃，是以才没有抽身使出暗器。

只听“嗖”的一声，慕容珊珊一招“分花拂柳”，迎面刺来，剑光闪动不歇，也不知是虚是实。

她这一招其实不在伤敌，只在眩乱对方的眼目，好教别人出手，但黑衣人若不闪避，虚招立刻变成实招。

黑衣人不假思索，斜身扬剑，小仙女与慕容双果然已在等着他了，剑如惊虹交剪，左右刺来。

她三人所使出的这三招，并非什么高妙的招数，但配合得却实在佳妙无比，三招普普通通的剑式一起刺来，威力何止大了三倍，闪动的剑光，竟将对方的所有去路全都闭死，眼看是避得开这一剑，也避不开那一剑的。

谁知黑衣人一招挡开了慕容珊珊的剑后，竟突然松手，抛却了掌中剑，出手如风，已捏着了慕容珊珊的手腕！

这一招变得委实险极，也委实妙极，若非他这样的人，也想不出这样的招式，就连小鱼儿瞧得都几乎失声喝彩！

黑衣人另一只手已到了她的咽喉，叱道：“你们还要不要她的命！”

这时黑衣人虽然背后全是空的，小仙女与慕容双的两柄剑，随时都可以将他身子刺上几个窟窿。

但慕容珊珊性命已被别人捏在掌下，她两人又怎敢出手，两柄剑抵住黑衣人的身子，竟不敢刺下去！

慕容双跺脚道：“快放手，否则我就宰了你！，

黑衣人冷笑道：“ 你们若不放手，我就宰了她！ ”
小仙女道：“ 你先放，我们就放。 ”
黑衣人大笑道：“ 男儿不该与女子争先，还是你们先放吧！ ”
慕容双怒道：“ 我们怎能信得过你！ ”
黑衣人冷冷道：”我也未见能信得过你们！ ”
双方谁也不敢出手，却也不敢放手，这样僵持了一会儿，小仙女与慕容双性子急躁，早已急出了满头大汗。
慕容珊珊反倒似不着急，缓缓道：”二姐你们切切不可放手，他是决计不敢伤我的。 ”
黑衣人冷笑道：“ 我素来沉得住气，就这样耗下去也没关系。 ”
慕容双怒极之下，剑尖忍不住向前一移，那边慕容珊珊立刻就透不过气来。
小仙女怒吼道：“ 你究竟要这样耗到几时？ ”
黑衣人道：“ 直到你们放手为止。 ”
小仙女满头大汗，似已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
小鱼儿苦笑暗道：“ 傻丫头，你着急什么，你难道还怕没有帮手来么？…… ”
就在这时，远处三条人影一闪，刹那间便到了眼前，果然是南宫柳、秦剑与顾人玉来了！
小鱼儿、慕容姐妹俱都大喜，但那黑衣人有恃无恐，竟也不甚惊惶——秦剑来了，更不会让慕容珊珊死的。
他只要挟持着慕容珊珊，就不愁走不出去。
秦剑见到爱妻被人挟制，面色果然大变，顾人玉江湖经验最嫩，瞧见这情况，更是呆住了。
小仙女跺脚道：“ 呆子，你还不过去帮忙？ ”
黑衣人大喝道：“ 谁敢过来！ ”
秦剑道：“ 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朋友有话好说。 ”
黑衣人厉声道：“ 此事纯属误会，但事已至此，我纵然解释，你们也是不会相信的，什么话只有你先走出去再说了！ ”
这时南宫柳已瞧见了梁上挂着的布条，失声道：“ 阁下莫非真的是江大侠？ ”
小仙女喝道：”什么狗屁的大侠，此人正是江别鹤！ ”
慕容珊珊喘了口气，道：“ 你们先别管我，先问问九妹可曾找着了么？ ”
南宫柳叹了口气，道：“ 我等方才已到江大侠的居所去了一次小鱼儿听到了这里，一颗心已拎了起来，他们若在江别鹤住所寻着了慕容九，又怎会还对他如此客气，称他为“ 大侠 ”！
慕容珊珊也已着急道：”九妹难道不在那里？ ”
秦剑着急道：“ 你先别管九妹，你自己……你自己…… ”
南宫柳苦笑道：”九妹并不在江大侠那里，我等只怕是全都被人捉弄了！”
小鱼儿这一惊才是非同小可，几乎要从藏身之处跳了出来，慕容九怎会不在那里，莫非是他们找错了地方？
秦剑道：“ 我等方才也已见过了那花无缺公子和铁心兰姑娘，都说九妹早已失踪，绝不会和江大侠有关！ ”
慕容双怔在那里，剑已不觉垂下。

小仙女喃喃道：”铁心兰想来是不至于帮江别鹤说话的。”

慕容珊珊叹了口气道：“我也早已觉得此事有些不对，试想江大侠若存心要我们赎金,为何要自己出头？纵然自己已来了,又怎会不知道我们是谁？何况，他要将九妹藏起，地方也多的是，又何必藏在自己的居处？”

秦剑顿足道：“这件事你既然早已想到，为何还要与江大侠动手。”

他见到那黑衣人还未松手，自然只得先责备妻子的不是。

慕容双却不服道：“他……江大侠自己一句话不说，咱们怎会知道。”

慕容珊珊眼珠子一转，突然问道：“但……阁下是否真的是江别鹤大侠？”

这句话问出来，众人又不觉动了疑心。

只见黑衣人终于缓缓放下了手，微笑道：“误会既已解开，在下是否江别鹤都是一样的了。”

他竟是还不揭开蒙面的黑中。

秦剑早已窜到慕容珊珊身旁，悄声道：“你没事么？”

慕容珊珊一笑握住了他的手，眼睛却还是盯着那黑衣人，道：“贱妾等伤了江大侠那么多属下，实是罪该万死，但望江大侠恕罪。”

她故意将“江大侠”三个语声说得特别重些，而且一连说了两次。

黑衣人还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笑道：“双方既已出手，伤亡自然难免，又怎能怪得了夫人，只是那暗中陷害我等的人，却实在可恨！”

说到这里，他一双冷森森的眼睛，突然盯到小鱼儿的藏身之处，众人的目光也不禁随之望了过去。

慕容双大声道：“不错，那人的确是不能放过！”

小仙女道：“我若找着了那人，先割下他的舌头，挖出他的眼睛，再问问他为什么要使出这害死人的毒计。”

几个人一面说话，一面已将小鱼儿的藏身之处隐然围住，这许多顶尖高手将一个人围住，无论是谁，也是休想逃得了的！

小鱼儿掌心也不觉沁出了冷汗，他知道这些人若是抓住了自己，那后果真不堪设想。他弄巧成拙，害人不着，竟害着自己。

就在这瞬间，他脑筋已动了几百次，却也想不出一个法子能逃得了。

这时那黑衣人已冷笑道：“到了这时，阁下还不出来么？”

慕容双恨声道：“你既然早已知道他藏在这里，为何不早说？”

黑衣人道：“那时我见到暗器自这里飞出，击伤了在下的同伴，还以为是夫人们预先将人埋伏在这里的。”

小鱼儿暗骂道：“这双狗种，倒当真是毒得很。”

他骂尽管骂，却已知道此番是劫数难逃的了，要想从这些人包围中冲出去，那岂非是做梦。

只听黑衣人冷冷道：“朋友再不自己出来，在下便要令人发箭了！”

慕容双突然抢过柄弓箭，大声道：“且叫你见识见识慕容姑娘弓箭上的本领！”

小鱼儿那天参观过慕容双的闺房后，便已知道她在弓箭上必有非凡的身手，他可不愿蹲在这里做她的箭靶子！就在这时，突听一人咯咯笑道：“这里好热闹呀，莫非是在看戏么？”

众人不由得齐地转头望去，只见一人长袍披发，咯咯地痴笑着，幽灵般走了过来，不是慕容九是谁！

慕容九方才到哪里去了？此刻又怎会来这里？这的确连小鱼儿也瞧得怔住了。

慕容姐妹惊喜交集，失声呼道：“九妹，你可想死我了！”呼声中，两人已扑过去抓住了慕容九的手。

慕容九瞧了她们一眼，目中却满是茫然之色，咯咯笑道：“你们是谁？我不认得你们呀，”

慕容双颤声道：“九妹，你……你难道连二姐都不认得了么，”话未说完泪珠已夺眶而出。

慕容珊珊也是热泪盈眶、流泪道：“九妹，你怎会变得如此模样？”

慕容九痴痴地瞧着他们，也不说话。

顾人玉终于忍不往走过去，颤声道：“九妹！你认得我么？”

小仙女顿足道：“她连二姐三姐都不认得了，又怎会认得你？”

顾人玉垂下头来，眼泪已滴在地上，秦剑与南宫柳亦是满面惨痛之色。

慕容双顿脚道：”是谁把她害成这个样子？是谁？”

小仙女突然大哭道：“她见了小鱼儿死而复活，所以才吓成这样子的，其实小鱼儿根本没有死，是故意吓吓她的。”

慕容双大喝道：“谁是小鱼儿？他现在在哪里？”

小仙女道：”他现在只怕死了。”

慕容双怔了怔，道：“你方才说他未死，此刻又说他死？他到底死了没有？”

小仙女道：“他本来没有死，后来他却跌到悬崖死了。”

语声微顿，又道：“但这人一肚子鬼主意，一身鬼本事，别人明明算定他死了，他却常常没有死，没有亲眼瞧见他的尸身，谁也不敢说他是否真的死了！”

黑衣人突然道：”他还没有死，我最近又瞧过他的，”

慕容双大声道：“你知道他在哪里？”

黑衣人冷冷道：“依我看来，他此刻只怕就在……”

他像是已猜出藏着的便是小鱼儿，小鱼儿一颗心又拎了起来，哪知他一句话还未说完，慕容九突然大声道：“小鱼儿……小鱼儿！我想起来了！”

大家又是既惊且喜，慕容双颤声道：“你……你什么都想起来了么？”

慕容九痴痴的瞧过她，缓缓道：“你是二姐。”

慕容双狂呼一声，抱庄了她，竟欢喜得放声痛哭了起来。

慕容珊珊也不觉喜极而位，道：“九妹，九妹……天可见怜，你终于好了。”

慕容九笑道：“三姐……三姐，我还能见着你们？我这是在做梦么？”

姐妹们又笑又哭，哭成一团，小鱼儿在一旁偷偷瞧着，眼睛竟也不觉湿了，心里也不知是何滋味。

只听那黑衣人突然叹道：“那江小鱼将令妹害成如此模样，江湖中谁也放不过他的。”

他留在这里不走，原来就是为了对付小鱼儿的，生怕慕容姐妹喜中忘记了这事，赶紧又提醒了一句。

慕容双果然顿住哭声，恨恨道：“我若知道那小贼现在哪里，不宰了他才怪。”

慕容九突又截口道：“这事其实是怪不得小鱼儿的。”

这句话说出来，大家又吃了一惊，最吃惊的当然还是小鱼儿自己，其次就是小仙女了。

她忍不住问道：“不怪他怪谁？你岂非恨他入骨的么？”

慕容九凄然一笑道：“我见他死而复活，当时骇了一跳，虽然有些迷迷糊糊，但过了没有多久，便已渐渐清醒过来。”

慕容双奇道：“你既然早已清醒，为何方才不认得我们？”

慕容九道：“那是被江别鹤害的！”

这句话说出来，连小鱼儿自己也糊涂了，江别鹤又怎会害她？

只听慕容九接着道：“他见我清醒，就又以迷药迷住了我，他想乘我晕迷时，逼我和他……和他成亲，为的也是想做慕容家的女婿，他日日夜夜看着我，直到方才，我见他不在，才偷偷溜出来的。”

众人方才虽已认为江别鹤受了冤，但此刻这话亲口从慕容九嘴里说出来，那还会假么？

慕容双怒喝道：“好个可恶的江别鹤，咱们竟险些被他骗过了！”

南宫柳亦自怒道：“难怪我等方才寻不着她，原来她已自己逃出，幸亏老天有眼，叫她逃来这里，这当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下漏。”

喝声中几个人将那黑衣人团团围住。

小鱼儿瞧得可真是又惊又喜，但却是满头雾水，一肚子糊涂，事情竟会演变到这地步，小鱼儿就算真的是天下第一个聪明的人，却再也想不能是怎么回事。

只听慕容双喝道：”江别鹤，你到现在还有何话说，”

谁知那黑衣人竟突然放声大笑起来，道：“谁说我是江别鹤，”

他顺手抹下了蒙面的黑中，露出了一张满是虬髯的脸，众人俱都瞧过江别鹤，这张脸果然不是江别鹤的，大家不禁都怔住了。

慕容双失声道；“你究竟是谁？”

慕容珊珊道：“你若不是江别鹤，江别鹤在哪里？”

黑衣人大喝道：“江别鹤就在这里！”

他竟突然冲入了小鱼儿藏身之地，呼道：“江别鹤，你出来吧。”呼声中一掌闪电般拍下！

第五七章　意外之外

小鱼儿见黑衣人闪电般一掌拍下，又是一惊，百忙中迎了一掌，喝道："你才是江别鹤易容改扮的，骗得了谁？"

那黑衣人竟也喝道："你才是江别鹤易容改扮的，骗得了谁，"

小鱼儿眼珠子一转，破口大骂道："江别鹤，你这恶贼，你这混帐王八蛋，屁精活乌龟！"

他算定江别鹤也是个人物，怎肯自己骂自己。

哪知黑衣人也大骂道："江别鹤，你这恶贼，你这混帐，王八蛋，屁精活乌龟！"

小鱼儿大笑道："我就算不能逼出你的原形，听你自己骂自己，倒也出了我胸中一口恶气，哈哈，自己骂自己乌龟，可笑呀可笑。"

那黑衣人竟也大笑道："我就算……"

他竟然将小鱼儿说的话，一字不改、原封不动的说出来，小鱼儿骂得越来越开心，他也骂得毫不逊色。

两人一面骂，一面打，众人都不觉瞧得呆。

慕容珊珊道："江别鹤武功人称江南第一，想必不差。"

只见两人拳来脚往，不但功力俱都极深，招式也是千变万化，奇诡绝伦，竟都是顶尖儿的高手！

一时之间，谁也分不出他们武功谁强谁弱。

只听"砰砰蓬蓬"之声不绝于耳，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挨着他们的拳风，立刻就被打得粉碎。

只见两人从里打到外，从近打到远。

要知这黑衣人虽不愿被人瞧破来历，小鱼儿也是如此，两人抱着同样的念头，自然越打越远。

两人招式看来虽仍凌厉，其实都不愿再缠战下去，突然齐地一纵，一个往东，一个往西。

两人身法俱快，慕容双等人虽然追来，却已追不着了，何况他两人分头而逃，大家也不知该去追谁！

就在这时，突见一个人自树林中暗影掠了出来，竟拦住小鱼儿的去路，指着小鱼儿怪笑道："这才是江别鹤、这才是真的。"

月光下瞧得清楚，这人竟是那"损人不利己"的白开心！

小鱼儿又惊又怒，喝道："你疯了么，你不想要解药救命了，"

白开心嘻嘻一笑，道："谁救谁的命，你害了我，我不害你？"突然一个筋斗，倒纵了出来走得瞧不见了。

这时慕容姐妹等人早已赶来，几柄剑已将小鱼儿围住。

慕容双怒道："江别鹤，这次若是再让你逃了，我就不姓慕容。"

小鱼儿跳脚道："谁是江别鹤？王八蛋才是江别鹤！"

慕容珊珊冷笑道："你不是江别鹤，为何要逃？"

小鱼儿怔了怔，这句话他实在回答不出。

慕容双应声喝道："是呀，你若不是江别鹤，为何不让我们检查检查你的脸！"

她们上过一次当，再也不肯上当了，嘴里说话，手也不停，掌中剑刺出去一剑比一剑狠毒。

小鱼儿道：“我堂堂男子汉，怎能让你们女子碰我的脸，常言道：男儿脸上有黄金，女人手上有粪，我脸上怎能沾着粪土。”

他一急之下，索性胡说八道起来，也正是想借此激怒她们，自己才好有机会冲出去。

慕容双果然大怒道：“放屁，你脸上才有粪土，”

小仙女道：“你少时落在姑奶奶手中，不将你泡在粪缸去才怪。”

小鱼儿道：“就算泡在粪缸里，也不能让女人摸来摸去。”众人已猜出他心意，知道他故意胡言乱语来打岔，谁也不再理他，只有那顾人玉最老实，忍不住道：“我不是女人，你让我检查检查如何？”

小鱼儿道：“你原来不是女人么？我还以为你也是她们的妹妹哩。”

他自己说着，自己也不觉好笑，刚笑出来，“嗤”的，前胸衣裳已被划破，若不是他武功精进，肠子只怕已被划出来。

既到这种时候，他反正已豁出去了，瞧见秦剑与南宫柳并未动手，只是在旁掠阵，便又笑道：“慕容家的女婿，江湖中是人人羡慕的，都说你们艳福不浅，依我看来，却不如娶个麻子破脚还好得多。”

他嘴里说得开心，肩头又着了一剑，虽未伤着骨头，但剑锋过处，鲜血已汩汩然流了出来，只听秦剑冷笑道：“秦某本不想以多欺你，但你如此，我也说不得了。”

话声中已刺出三剑，这三剑功沉力猛，面面俱到，正好补上慕容姐妹剑法之沉稳不足。

他心里虽暗叫苦，嘴里还是不饶人，大笑道：“南宫柳，你为何不也一起上来呀，难道你武功原也见不得人，只是靠老婆在江湖中混的么？”

南宫柳面色果然微一变，突然沉声道：“腹结、府舍……市风、读中……环跳……”

话未说完，已有三柄剑照着他所说的部位刺了出去，“嗤”的一声，小鱼儿”环跳”穴旁已被划破了条血口！

此刻他冷眼旁观，嘴里淡淡道来，正是小鱼儿难以闪避、难以招架的破绽之处。这一来小鱼儿更是手忙脚乱。

只听南宫柳接着道：“灵门、中府……阴市、梁邱……承扶！”

刷、刷、刷三剑过后，小鱼儿“承扶”穴旁果然又挨了一剑，他心里本在暗自思忖着道：“我听你先说出部位，难道不会躲么？”谁知等着别人说出来时，他竟是偏偏躲不开。

南宫柳纵横全局，对小鱼儿的出手已了如指掌，所指点出来的部位，自然正是小鱼儿之必救之地。

南宫柳又道：“幽门、通谷……府会、归来……涌泉！”

这“涌泉”穴乃在脚底之下，小鱼儿听得不禁一怔，心想：“你们的剑难道还能刺在我足底么？”

只见慕容珊珊剑势击来，直刺“府会”、”归来”两穴，他本可躲避，怎奈别的剑已封住了他去路。

他危急之中，不及细想，只有飞起一脚，去踢慕容珊珊握剑的手腕，慕容珊珊剑虽退去，但慕容双“刷”的一剑刺来，正恰巧刺在他“涌泉”穴上，小鱼儿穿着皮靴，这一剑伤的虽不重，但他却已不觉冷汗涔涔而落。

南宫柳悠然道：“神堂、心俞……委中、阴谷……缺宣！”

这一次小鱼儿更加注意，全神贯注，防护着“缺宣”穴，谁知后背一凉，

“会阳”穴旁中了一剑。

而南宫柳正恰巧在此时道：“会阳！”

小鱼儿不禁暗叹一声：“罢了……”

哪知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慕容九的惨呼声：“救命呀……江别鹤……你这恶贼……三姐……二姐……救命……”

呼声一声比一声远。

慕容珊珊大骇道：“不好，我们将九妹忘记在那祠堂里了。”

小讪女道：“江别鹤在那边。”

顾人玉道：”这人果然不是江别鹤！”

纷纷呼喝间，已都向慕容九呼声传来处飞过去，只有南宫柳走得最慢，竟向小鱼儿微一抱拳，道：“阁下身手非凡，似是集各门之长，卓然自成一家，只是出手间还不能浑然圆通，似是易露破绽，想是因为阁下旁骛太多，不能专心于武，日后若能改去此点，我纵在旁指点，也是无用的人。”

小鱼儿怔了怔，道：”你为何要对我说这些话？”

南宫柳道：“阁下实非江别鹤，江别鹤出手必不致如此生疏。”

小鱼儿怒道：“你早看出来了，为何不早说？”

南宫柳道：“在下虽早已瞧出，但那时还想瞧瞧阁下究竟是谁，是以也未说破，此刻既是九妹有难，自又当别论了。”

小鱼儿叹了口气，道：“只怕是我骂了你两句，你就故意叫我受些苦吧。”

南宫柳微笑道：“在下若非心中也有些不安，又怎会对阁下说那番知……”

微一抱拳，也展动身形追去了。

南宫柳已走得没有影子，小鱼儿还是在反复咀嚼着他方才说的那番话，越想越觉滋味无穷！

“……想是因为阁下旁骛大多，不能专心学武……”

小鱼儿叹了口气，喃喃道：“他这话倒还真是说到我节骨眼上了，看来这些武林世家的子弟的确有些门道的，倒也轻视不得。”

他呆了半晌，放开大步，向前走去，只想先寻着那“损人不利己”的白开心好好算一帐。

他一面走，一面又忍不住喃喃自语道：“白开心怎会突然不怕死了，连解药也不想要？……慕容九又是怎么回事？此刻又是否真的被江别鹤劫去了？”

小鱼儿越想越糊涂，索性不再去想了，但觉满身伤口，都发起疼来，就在树林里找了株大树坐下歇歇。

这时星群渐稀，东方渐渐露出了曙光，树林里渐渐响起了啾咽鸟语，大地显得说不出的和平宁静。

小鱼儿闭起眼睛，喃喃道：“我只怕真的是闲事管得大多了，但一个人光吃饭不做事也不行呀，何况，事情找上门来时，想躲也躲不了的。”

谁知就在这时，突听一人呼唤着道：“小鱼儿……江小鱼……你在哪里？”

小鱼儿跳了起来，苦笑道：“事情果然真的找上门来了……却不知来的这人是谁？又怎会知道我在这树林子里，”

只听那人又道：“小鱼儿，我知道你就在这树林子里，你快出来吧，我有很要紧的话要对你说……你还不出来么？”这声音竟似慕容九。

小鱼儿眼睛一亮，笑道：”若是慕容九，来得倒正好，我正想找她，她就来了。”

只见一人披发长袍，踏着乳白色的晨雾飘飘而来，看来就像是乘云飞降的山林女神，可不正是慕容九。

小鱼儿突然跳到她面前，大声道：”喂！”

慕容九像是骇了一跳，抚着胸口，娇嗔道：“你又想吓死我？”

小鱼儿上下瞧了她两眼，笑道：”半天不见，你看来越发漂亮了。”

慕容九抿嘴笑道：“半天不见，你看来也越发越英俊了。”

小鱼儿笑嘻嘻道：”你不恨我了。”

慕容九道：“女人的心，常常会变的，你难道不懂么？”

小鱼儿道：“我正是上过女人的当了。”

慕容九笑道：“谁让你上当的！谁骗过你？莫非是……那位铁姑娘？”

小鱼儿心里一痛，大声道：“不是！是慕容九。”

慕容九咯咯笑道：“我几时骗过你了？”

小鱼儿眼睛里发着光，一字字道：“你不是慕容九！”

慕容九大笑道：“我不是慕容九是谁，难道你也发了昏，竟不认得我了。”

小鱼儿瞪着眼睛瞧了她半晌，突然跳起来，翻了个筋斗，落在地上，又揉了揉眼睛，终于大笑道：“我想来虽绝不会是你，但却又一定是你。”

慕容九笑道：“你到底说我是谁呀？”

小鱼儿一把抓住她，大笑道：“你是屠姑姑……屠娇娇！”

那“慕容九”也瞪着眼睛瞧了他半晌，突也大笑道：“小鬼头，到底是你聪明，果然被你瞧出来了，普天之下，除了你之外，只怕谁也瞧不破我的。

小鱼儿道：“不错，只是……我又不相信屠姑姑真的会到这里来，我简真做梦也想不到你会离开‘恶人谷’。”

屠娇娇竟叹了口气，缓缓道：“天下有许多事，都是想不到的。”

小鱼儿瞪大眼睛，道：“我实在想不到屠姑姑竟也会叹气了，也想不到你怎会离开了‘恶人谷’，更想不到你怎会知道我的事，而扮成了慕容九？”

他心里想不通的事实在大多，忍不住一口气问出来。

屠娇娇笑道：“你连珠炮似的问我这么多，叫我怎么回答你呀？”

小鱼儿道：“这一两年来，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你又怎会知道我的事，又怎会扮成慕容九呢？”

屠娇娇笑道：“我离谷之后，虽然听见过一些你的得意杰作，但确实不知道你躲到哪里去了！打听也打听不出。”

小鱼儿得意的眨了眨眼睛，笑道：“你当然打听不出，我若想躲起来，谁能知道我在哪里。”

屠娇娇道：“我找来找去找不着，前几天却在无意中见到了你！我非但见过你，还跟你说过话。”

小鱼儿摸着头，苦笑道：“这倒怪了……我居然还跟你说过话？……”

屠娇娇咯咯笑道：“你那时好凶呀，直瞪着眼睛叫我滚，我可真是不敢惹你，只好被吓得乖乖的远远滚开了。”

小鱼儿跳了起来，瞪着眼睛大笑道：“我知道了，你就是……就是……”

屠娇娇悠然笑道：“我就是罗九兄弟楼下的那傻丫头。”

小鱼儿大笑道：“我实在佩服你，你实在装得真像，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他大笑了一阵突又顿住笑声，问道：“但在那天之前，你并没有见过我，是么？”

屠娇娇道：“没有。”

小鱼儿道：“你当然也不会算到我会到罗九家里去的。”

屠娇娇笑道：“我又不是神仙，自然算不出的。”

小鱼儿道：“那么你又怎会扮成个傻丫头，躲在那里等我？”

屠娇娇目中突然现出了凶恶的光芒，一字字道：“我为的是那罗九兄弟！”

小鱼儿恍然道：“我知道了，他兄弟本和你有些仇恨。”

屠娇娇道：“我此番出谷，除了找你之外，还一心要找两个人。”

小鱼儿道：“你要找的，就是他们？”

屠娇娇也不回答，只是缓缓接着道：“二十年前，‘十大恶人’中，有五个被逼入‘恶人谷’，那时情形十分危急，他们走得十分仓促，所以有许多重要的东西，都来不及带走。”

小鱼儿点头道：“不错，你和李叔叔、杜叔叔等人，纵横江湖多年，自然不会是身无长物，而能被你们瞧得上眼的东西，自然也必定珍贵得很。”

屠娇娇道：“你知道，我们在江湖中根本没有朋友，只有‘十大恶人’中另外那五个人，勉强可算是和我们臭味相投。”

小鱼儿微笑道：“这点我当然清楚得很。”

屠娇娇道：“所以，我们只有将东西交给他们，但那‘狂狮’铁战总是疯疯癫癫，发起疯来时，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何况是别人交给他的东西，那‘损人不利己”白开心非但靠不住，而且又和李大嘴是对头。”

小鱼儿笑道：”若是交给‘恶赌鬼”轩辕三光，又怕他输光。”

屠娇娇忍不住也笑道：“是呀，这‘恶赌鬼’虽然赌了一辈子，虽然自命赌得比准都精，但还是常常输得几乎连裤子都没有，总是等到‘天光、人光、钱也光’时才肯罢手，他那轩辕三光的名字，正也是由此而来的。”

小鱼儿笑道：“常言道：久赌神仙输，何况他还只不过是个赌鬼而已，还够不上神仙的资格，又怎么能不输。”

屠娇娇道：“那时，大家本决定要将东西交给‘迷死人不赔命’的萧咪咪，但她却又偏偏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们竟找她不着。”

屠娇娇又接着道：“所以我们想来想去，只有将东西交给那欧阳兄弟。”

小鱼儿道：“依我看，这兄弟两人更靠不住，这兄弟既然连拚命都要占人便宜，你们将东西交给他们，岂不是送羊入虎口。”

屠娇娇苦笑道：“那时我们虽也想到这点，但这欧阳兄弟平生最怕的就是从不爱占人便宜只爱杀人的‘血手’杜杀，所以咱们便认为他们绝不敢将东西吞没的，谁知这两兄弟一打算盘，想到‘血手’杜杀既已逃到‘恶人谷’不敢出头，为何还要怕他，竟真的将东西吞没下去了。”

小鱼儿道：“所以你一出谷，就找他们。”

屠娇娇道：“正是！”

小鱼儿眨着眼睛道：“那欧阳兄弟莫非和罗九兄弟有什么关系不成？”

屠娇娇一字字道：“罗九兄弟，就是欧阳兄弟！” 小鱼儿失声道：“难怪他们手段那么毒辣，我早已疑心他们的来历绝不寻常……不过，据我所知，他们和那欧阳兄弟长得一点也不像呀！”

屠娇娇道：“这些年来，他们故意将自己养得又肥又胖，整个人都像是肿了起来，他人本来比鬼还瘦，这一发起胖来，连脸上的样子都变了，简直

没有人再认得出他们，这兄弟当真比谁都精，竟想出了个最好的易容之法。”

小鱼儿拍手道：“不错，用这天生出来的一身肥肉来易容，当真是再好不过，他们想出来的这法子，当真妙绝天下！”

屠娇娇道：“所以，我就将他们选来的一个傻丫，拖出去宰了，再扮成傻丫头的模样，他们果然没有瞧出来，但我却瞧出了他们的破绽，早已瞧出他们就是欧阳兄弟，只是我若立刻揭穿，既怕他们跑了，又怕他们不肯说出那批东西的下落。”

小鱼儿道：“所以，你还要等到查出那批东西的下落后再动手。”

屠娇娇道：“本来我虽不知道那痴痴呆呆的少女就是慕容九，但已觉得她有些奇怪了，所以我在闲着无聊时，就早已照着她的脸做了副面具，否则在方才那么短的时间里，我手边什么都没有，又怎能扮成她的模样。”

小鱼儿眼珠子转动，突然冷笑道：“你做成这面具，只怕并不是为了闲着无聊吧。”

屠娇娇笑道：“那么，你说我是为了什么呢？”

小鱼儿道：“你本想在必要时，将她也宰了，扮着她的模样，那‘罗九’兄弟更不会提防于她，你要查什么事，也就更容易了。”

屠娇娇笑道：“究竟是你这小鬼聪明，我的心意也只有你猜得中。”

第五八章　天降怪客

小鱼儿道：“ 你这主意打得虽妙，谁知慕容九竟被我带走了，你要这面具也无用，所以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用它来救了我。 ”

屠娇娇笑道：“ 我一瞧是你，就知道你必定又在弄鬼，所以时时刻刻都要留意着你，今天早上，你和那黑蜘蛛来叫慕容九写信，我就听到了。 ”

她娇笑着接道：“ 若不是我在外面为你们把风，只怕今天早上你们就被那欧阳兄弟撞破了。 ”

小鱼儿心里吃了一惊，面上却笑道：“ 就算被他们撞破，也没什么关系。”

屠娇娇笑道：“ 你倒真是死不领情。 ”

小鱼儿道：“ 你就是听到了那封信，所以才知道我们晚上会到那祠堂里去…… ”

屠娇娇道：“ 除此之外，我还遇见了一个人。 ”

小鱼儿失声道：“ 白开心？ ”

屠娇娇笑道：“ 你在手上搓泥丸子时，我已瞧见了。 ”

小鱼儿喃喃道：“ 奇怪，你就在附近，我怎会听不见？ ”

屠娇娇笑道：“ 以你现在的能耐，本是应该听得见的，只不过那时白开心正面对着我，我早已和他悄悄打了个手式，叫他故意大叫大喊，分散你的注意力，何况你那时心里正在得意，又怎会留意别的。 ”

小鱼儿苦笑道：“ 看来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该太得意的。 ”

话声微顿，突又失笑道：“ 难怪白开心方才竟不向我要解药，原来你早已告诉他那不过是泥丸子，他吃了我手上的泥，自然要害我一害来出气了。 ”

屠娇娇笑道：“ 这件事若不是样样凑巧，又怎会便宜了你。 ”

小鱼儿正色道：“ 这件事看来虽然凑巧，其实也不完全是凑巧的，每件事都有前因后果，这样的结果正是再合理也没有。 ”

屠娇娇笑道：“ 算来算去，只苦了那江别鹤。 ”

小鱼儿大笑道：“ 要害人，自然就要害他这样的人才有意思，若是去害个老老实实的规矩人那倒不如坐在家里数手指头算了。 ”

屠娇娇沉思着点了点头，微微道：” 这话倒也有道理，害坏人确实比害好人有趣得多，绝不敢宣扬出去，何况，就算别人知道你害了他，也只有佩服你，没有人会找你算帐的。 ”

小鱼儿笑道：“ 所以，你若学我，只害坏人，不害好人，这样既可过足害人的瘾，又不必躲躲藏藏怕人找上门来算帐，岂非又风光、又体面、又上算。 ”

屠娇娇吃吃笑道：“ 上算的事，当真都被你这小鬼一个人做尽了。 ”

小鱼儿道：“ 但我还是想不到你怎会离开‘ 恶人谷 ’的。 ”

屠娇娇又叹了口气，道：“ 天下有许多事，都是想不到的。 ”

这同样的一句话，她竟说了两次，而且每说这句话时，竟都忍不住要长叹口气出来。

小鱼儿心念一动，道：“ 莫非‘ 恶人谷 ’里，竟发出了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变故不成。 ”

屠娇娇长叹道：“ 的确严重得很。 ”

小鱼儿着急道：” 究竟有什么事，你快说呀。 ”

屠娇娇缓缓道：“ 你可知道…… ”

突听“嘶”的一声轻响，一条人影，自树梢飞来，大声道：“你们原来在这里，却找得我好苦。”

来的这人，正是黑蜘蛛。

黑蜘蛛长叹道：“我险些连你们的人都瞧不见了。”

小鱼儿这才发现他那一身比缎子还亮的黑衣，此刻竟满是泥污，头发也零乱不堪，不禁失声道：“你怎会变得如此模样？”

黑蜘蛛道：“我去送那信时，只见南宫柳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就悄悄进去，将信放在桌上……”

他话未说完，小鱼儿已顿足道：“你为何要走进屋，将那封信抛下去不就成了么？他们的贴身丫头都被人宰来吃了，对自己的居处又怎会不分外警戒？”

黑蜘蛛苦笑道：”我正是太大意了些，刚将信放在桌上，就突然有条长鞭卷来，将信卷了过去，我知道不妙，想夺路而走时，门窗已全被人堵住了。”

小鱼儿叹道：“他们故意将那屋子空着，正是要诱你进去上当的，否则那南宫柳和慕容双住的屋子，会客人大摇大摆的来去自如么？”

黑蜘蛛又接着道：“我当时一惊之下，便要冲出去，谁知那些人竟无一弱者，暗器尤其佳妙，我非但冲不出去，反而眼看就要受伤被制。”

“慕容家的暗器，果然是名下无虚……但你既自他们包围中冲出来，岂非比他们还要强得多。”

黑蜘蛛长叹道：“若凭我一人之力，哪里能冲得出来。”

小鱼儿讶然道：“难道还有人帮你的忙不成？”

黑蜘蛛道：“我正眼见不敌，突然有个人飘了进来，顾人玉家传神拳，武功可算不弱，但被这人袍袖轻轻一拂，就直跌了出去！”

小鱼儿失声道：“这人武功竟如此厉害？”

黑蜘蛛叹道：“此人武功之高，当真是我平生未见，我简直连做梦都未想到世上竟有武功如此厉害的人。”

小鱼儿动容道：“连你都服了他，这倒难得得很。”

黑蜘蛛道：“这人袍袖拂了拂，就将暗器全都反射出去，力道竟比他们用手发出来时还强，他们大惊闪避时，这人已带着我掠了出去。”

他苦笑接着道：“我竟被他夹在胁下，动都动不得，只见他身子轻轻一纵，便凌空飞出去七八丈，就好像腾云驾雾似的。”

小鱼儿笑道：“你简直越说越神了，世上哪有轻功如此高明的人。”

黑蜘蛛沉声道：“非但你此刻不信，就连我虽亲眼瞧见，都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你不妨想想，这人武功若非大得吓人，能将我夹在胁下吗？”

小鱼儿叹道：“不错，能将你夹在胁下的，世上简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屠娇娇听到这里，竟也忍不住道：“他长得是何模样？”

黑蜘蛛道：“这人身材并不高大，但却有无穷的力量，我被他夹了盏茶时刻，竟是全身麻木连动都动不得了。”

屠娇娇听得这人“身材并不高大”，已松了口气。

小鱼儿却追问道：“他的脸呢？”

黑蜘蛛道：“他脸上戴着个狰狞丑陋的青铜面具，一双眼睛更是说不出的鬼气森森，我素来自命胆大包天，但瞧了他一眼，手心竟不觉直冒冷汗。”

小鱼儿也不禁被他说得寒毛悚然，全身都凉飕飕的，像是要打冷战。

黑蜘蛛道："他夹着我奔上座小山，又掠上株大树，才放在一根树枢上，我全身麻木，动也动不得，也根本不敢动，生怕一动就要掉下来。"

小鱼儿道："他呢？"

黑蜘蛛道："他自己也坐在一枝树枝上，冷冷的瞧着我，也不说话，那树枝柔弱不堪，连婴儿都能折断，他坐在上面，却似舒服得很。"

小鱼儿叹道："这倒的确是个怪人……莫非武功特别好的人，都有些怪毛病。"

屠娇娇笑道："那么你想必就要倒霉了。"

黑蜘蛛道："的确如此，他等了半天，又点了我两处穴道，竟将我留在那棵大树上，袍袖一展，已走得瞧不见影子。"

说到这里，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瞪着屠娇娇道："慕容姑娘神智已恢复了么？"

屠娇娇格格笑道："我神智恢复了么……我也不知道呀？"突然转身，飞也似的走了。

黑蜘蛛还想追，小鱼儿已拉住了他笑道："你让她走吧，你且莫管她，先说说你在那树上的事吧。"

黑蜘蛛目中满是迷惘，呆了半晌，终于接着道："那时风越来越大，将我的身子吹得直摇，树枝也像是快断，我连根手指都动不了，当真是提心吊胆。"

小鱼儿道："后来你是怎么从树上下来的呢？"

黑蜘蛛苦笑道："我心里正在想着报仇，那人竟已来了，而且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突然问我：'你可是想报仇么'？"

小鱼儿笑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也能瞧得出来，你嘴里就算不说话，但那双眼睛却已将什么都说出来了。"

黑蜘蛛道："我被他说破了心思，就更是狠狠的瞪着他，心想就算被他踢下来，也比在树上活受罪的好，谁知他竟反而笑了，又道：'我救了你的性命，你不先想该如何报恩，就想如何报仇么？'"

小鱼儿笑道："这句话倒也问得妙极。"

黑蜘蛛道："当时我也被他问住了，仇固然要报，恩也是要报的，我老黑怎能做忘恩负义之徒，只是他武功既然那么高，我非但无法报仇，简直连报恩也不知该从何报起，这报恩有时实比报仇还困难得多。"

小鱼儿道："你这番心意只怕又被他瞧破了。"

黑蜘蛛又叹道："果然是被他瞧破了，我还未说话，他已说道：你不知该如何报恩，是么？'我哼了一声，他又道：'你能替别人送信，难道就不能替我送信？'我忍不住问道：'我替你送了信，就算报了恩么？'他居然点了点头，取出封信，叫我送给……你猜送给谁？"

小鱼儿道："这我倒猜不透了。"

黑蜘蛛道："他竟要我将信去送给花无缺。"

小鱼儿眼睛发亮，笑道："这倒真的越来越有趣了，他和花无缺又有可关系？为何要你为他送信，他自己明明可以直接和花无缺说话的呀。"

黑蜘蛛道："也许他不愿和花无缺见面。"

小鱼儿道："他就算不愿和花无缺见面，以他那样的轻功，就算将信送到花无缺的床头，花无缺也是不会发觉的。"

黑蜘蛛突然又道："也许他只是知道我无法报恩，所以想出这件事来叫

我做。”

小鱼儿沉吟道：“这倒有可能，像他那样的怪人，的确可能会有这种怪念头，你固然不愿欠他的情，他可能也不愿让别人欠他的情……”

黑蜘蛛道：“正是如此，我不欠人，自也不愿别人欠我，彼此各不相欠，日子过得才舒服，我若知道有人一心想报我的恩，我也会难受得很。”

小鱼儿笑道：“如此说来，你两人脾气倒是同样的古怪了，这就难怪他会救你……但那封信上写的是什么，你可瞧见了么？”

黑蜘蛛怒道：“我老黑难道还会偷看别人的信么？他解开我的穴道后，我立刻就将信送给花无缺，连信封上写着什么，我都未去瞧一眼。”

小鱼儿笑道：“你果然是个君子，但花无缺瞧过那封信后，总该说了些话吧。”

黑蜘蛛道：“就是因为他瞧过信后，说的话十分奇怪，所以我才急着找你。”

小鱼儿立刻追问道：“他说了什么？”

黑蜘蛛道：“他说：‘我与江别鹤相识虽不久，但却已相知极深，又怎会被别人谣言中伤，就认为他是恶人，这位前辈也未免过虑了。’”

小鱼儿皱眉道：“那怪人却又是江别鹤的什么人？为何要这样帮江别鹤的忙？”

黑蜘蛛道：“花无缺说了这番话后，我正想问他：‘这位前辈是 谁？’谁知他已先问我：‘你已瞧见了这位前辈，真是福气，却不知他老人家长得是何模样，脸上是不是真的戴着青铜面具？’”

小鱼儿道：“花无缺既然没有见过他，又怎会听他的话？”

黑蜘蛛道：“我本来也觉得奇怪，移花宫主已嘱咐他，要他日后若遇见一位‘铜先生’，就万万不能违抗这人的话，无论‘铜先生’说什么，他都必须听从。”

小鱼儿道：“原来那怪人叫‘铜先生’，这名字倒真和他一样古怪！”

黑蜘蛛道：“移花宫主还说，这‘铜先生’乃是古往今来江湖中第一位奇人，武功更是高绝天下，移花宫主竟说她自己比起这‘铜先生’来，都要差得多。”

小鱼儿动容道：“移花宫主那么高傲的人，也会说这样的话么？若连移花宫主都对他如此服气，这‘铜先生’的武功倒的确是可怕得很了。”

黑蜘蛛道：“但花无缺既对那‘铜先生’言听计从，日后对江别鹤必定更要帮忙到底，有他那样的人帮江别鹤的忙，也够你头疼的了。”

小鱼儿淡淡一笑，道：“那倒没什么关系。”

黑蜘蛛瞪着眼瞧了他半晌，突然道：“再见，我的恩虽已报过，仇却还未报哩！”

小鱼儿失声道：“你要去找那‘铜先生’报仇？”

黑蜘蛛冷冷道：“不行么？”

小鱼儿道：“但……但他的武功……”

黑蜘蛛怒道：“他武功强过我，我就不去报仇了么？我老黑难道是欺善怕恶的人？”他一面大喊大叫，人已飞掠而去。

现在，小鱼儿心里又多了三样解不开的心事。

第一，那真的慕容九到哪里去了？

第二，“恶人谷”究竟发生了什么惊人的事？

第三，那“铜先生”究竟是何许人也？和江别鹤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定要说江别鹤是个好人？

这时天已大亮，小鱼儿已将脸上面具弄了下来，大白天，他可不愿以李大嘴的面目见人。

大路上行人已渐渐多了起来，但十个中倒有九个多是自西往东去的，而且看来大多是江湖朋友，有的袖子还系着黑布，一个个面上都带着兴奋之色，嘴里嘀嘀咕咕也不知在说些什么。

小鱼儿心中正觉奇怪，就在这时，突然有一辆形式奇特，装饰华丽的马车，自道旁驶来，骤然停在小鱼儿面前。

车门打开，一个人探出头来，道：“决上车。”

日光照着她的脸，她容貌清秀，但皮肤看来却甚是粗糙，正是那改扮成慕容九的屠娇娇，小鱼儿跳上马车，只见车厢里装饰得更是华丽，坐垫又厚、又柔软、又宽大，坐上去舒服得很。

小鱼儿忍不住笑道：“你倒真是神通广大，又从哪里变出这么辆马车来了？”

屠娇娇也不回答，却反问道：“我等了你好半天，你怎地到此刻才出来，你和那黑蜘蛛，究竟有些什么事好说的。”

小鱼儿笑道：“我们在谈论着一位‘铜先生’，你可听见过这名字？”

屠娇娇失声道：“救他的那怪人就是‘铜先生’？”

小鱼儿道：“你知道这人？”

屠娇娇像是怔了怔，但立刻就大声道：“我不知道这人，我从未听说过这名字。”

第五九章　惊人之变

小鱼儿见屠娇娇提到铜先生时，说话吞吞吐吐，闷在心里，也不再追问，只见这辆大车也是由西往东而行，正和那些江湖朋友所走的方向一样。

他忍不住道：“这些人匆匆忙忙，是要去干什么的？”

屠娇娇道：“瞧热闹，天下武功最高的门派弟子，和江湖中地位最高、势力最大的一个集团斗法，你说这热闹有没有趣？”

小鱼儿眼珠子一转，道：“莫非是花无缺和慕容家的姑爷们？”

屠娇娇道：“南宫柳和秦剑去找江别鹤算帐，花无缺却一力保证江别鹤是清白的，双方相持不下，只有在武功上争个高低了。”

小鱼儿眼睛发亮笑道：“这场架打起来，倒当真是有趣得很，不过，这件事今天凌晨才发生的，怎地已有这么多人知道了？”

屠娇娇笑道：“这只怕就是江别鹤叫人去通知他们的，他算定自己这面有了花无缺撑腰，必胜无疑，自然要多找些人去看热闹。”

小鱼儿叹道：“不错，慕容家虽强，但比起花无缺，还要差一些……这世上难道就真的没有人能对付花无缺么？”

屠娇娇含笑瞧着他，道：“只有你。”

这问题实在不愿意再谈下去，幸好此刻正有个他不愿意谈的问题，他眼珠子一转，立刻改口道：”你方才的话被黑蜘蛛打断了，恶人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

屠娇娇叹了口气道：“你可记得谷里有个万春流？”

小鱼儿笑道：“我怎会不记得，小时候，他天天将我往药汁里泡，泡得我头晕脑胀，我现在揍人的本事是未见得如何，挨揍的本事却不错，正是他将我泡出来的。”

屠娇娇道：“你可记得万春流屋里，有个人叫‘药罐子’？”

小鱼儿心里吃了一惊，面上却不动声色，笑道：“我自然也是记得的，他吃的药比我还多，万春流只要采着一种新的药草，总是先让他尝尝的。”

屠娇娇眼睛盯着他的脸，一字字道：“十个月前，万春流和这药罐子，都失踪了！”

小鱼儿一颗心几乎要跳出腔子外来，但你就算鼻子已贴住他的脸，也休想瞧出他脸上肌肉有一些颤动。

他只是淡淡一笑，道：“这又算得什么大事，你们穷紧张些什么？”

屠娇娇也笑了笑，道：“你可知道那药罐子是谁？”

小鱼儿茫然睁大了眼睛，道：“谁？”

屠娇娇道：“你可听说过，昔日江湖中有个人，他一剑挥出，可以令你在十丈外能感觉出他的剑风，也可以将你的胡子头发都削光，而你却一点也感觉不到。”

小鱼儿笑道：“这人我听说过，他好像是叫燕南天，是么？”

屠娇娇叹道：“除了燕南天，哪里还有第二个。”

小鱼儿道：“但他岂非早已死了？”

屠娇娇道：“他没有死！他就是那药罐子！”

小鱼儿故意失声道：“药罐子竟然就是天下剑法最强的燕南天，这倒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事，但燕南天剑法若是真的那么高，又怎会变成那种半死不活的模样？”

屠娇娇叹道：“ 这还不是为了你的缘故，咱们为了要从他手上将你救下来，所以才不得已而伤了他。 ”

她说的居然活灵活现，小鱼儿若非早已听万春流说起过这件事的秘密，此刻只怕真要相信她的话了。

他暗中叹了口气，忖道：“ 燕南天虽是我的恩人，虽是大侠，但却和我毫无情感，你们虽是恶人，但这么多年来，已和我多少有了些感情，我怎忍心为了他而找你们复仇，你们又何苦还要骗我！ ”

严格说来，小鱼儿虽不能算是个十分好的人，但却是热血澎湃、感情丰富、表面虽硬、心肠却软得很的人。

小鱼儿心里叹着气，面上却笑道：“ 为了我？他又和我有什么关系？ ”

屠娇娇道：“ 这件事说来话长，以后慢慢再说吧，只要你记住，咱们是为你得罪了燕南天，燕南天此番一走，咱们就连‘ 恶人谷 ’也不敢耽下去了。”

小鱼儿道：“ 为什么？ ”

屠娇娇道：“ 恶人谷虽被江湖人视为禁地，但燕南天若要闯进来时，天下又有谁拦得住他。他上次已上过了一次当，这次必定更加小心。 ”

她狡黠而善变的眼睛里，竟也露出了恐惧之色，长叹着接道：“ 这次他再来时，咱们这些恶人，只怕就要都变成恶鬼了…… ”

小鱼儿目光闪动，道：“ 你想……他武功难道又恢复了么？ ”

屠娇娇恨恨道：“ 他武功现在纵未恢复，但那万春流想必已试出某种药草可以治愈他的伤，否则又怎会带他逃出恶人谷去！ ”

小鱼儿悠悠道：“ 但也许此刻已治好了，是么？ ”

屠娇娇身子竟不由得一震，盯着小鱼儿道：“ 你希望他现在已治好了！ ”

小鱼儿神色不动，缓缓道：“ 虽不希望如此，但无论什么事，总得先作最坏的打算才是。 ”

屠娇娇默然半晌，终于叹道：“ 不错，说不定他此刻武功早已恢复了，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在找咱们…… ”眼睛转向车窗外，再也打不起精神说话。

车马越走越快，赶车的皮鞭打得“ 噼啪 ”直响，似乎也急着想去瞧瞧那一场必定精采万分的龙争虎斗。

三面低坡下，有个小小的山谷，这时山坡上已高高低低站着几百个人，甚至连树桠上都坐着人。

车马停在山谷外，小鱼儿也瞧不见山谷里的动静。

只听人声纷纷议论着道：“ 那看来斯斯文文的弱书生，难道就是‘ 移花宫 ’的传人么？我真瞧不出他能有多么高的武功。 ”

“ 据说当今江湖上，武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甚至连江大侠都对他佩服得很，这话不知是真是假。 ”

有人叹道：“ 他年纪轻轻，武功既是天下第一高手，人又生得那么漂亮，普天之下，只怕谁也比不上他了。 ”

议论纷纷间，尽是一片赞美羡慕之声，小鱼儿听得一肚子闷气，屠娇娇瞧着他微微笑道：“ 你听了这话，心里可是有些不舒服？ ”

小鱼儿瞪着眼道：“ 谁说我不舒服，我舒服极了。 ”

屠娇娇大笑道：”他虽是天之骄子，但咱们的小鱼儿却也不比他差，未来的江湖中，只怕就是你两人的天下了。 ”

小鱼儿突然推开了门，道：“ 我可要去瞧热闹了，你呢？ ”

屠娇娇道：“ 你去吧，我就在这里等着，不过……你却要为我做件事。 ”

小鱼儿道："什么事？"

屠娇娇道："设法子去把那欧阳……罗九兄弟，弄到这车上来，你可能办得到。"

小鱼儿笑道："只要你这车子够大，我就算要把山谷里的人全都弄上车来，也简单得很。"他跳下车子大步而去，突然转头盯了那赶车的一眼，那赶车的正摸着颔下的一撮络腮胡子，瞧着他嘻嘻的笑。

小鱼儿毫不费事地就挤进了人丛，爬上山坡。

山坡上，百棵大树，坐在上面，正可纵观全局，只可惜，此刻上面已坐满了人，小鱼儿眼珠子一转，突然摇头，叹道："真奇怪世上竟有这么多不怕死的人，竟敢坐在毒蛇穴上，若被毒蛇在屁股上咬一口……"

他话未说完，林上的人已吓得跳了下来，乱了一阵，却发现方才叹气说话的人，已舒舒服服的坐在树上了。

这些人忍不住道："喂，朋友，你说这株树是个蛇穴，自己怎敢坐上去。"

小鱼儿笑嘻嘻道："哦？我方才说过这话么？"

那些人又惊又怒，却听小鱼儿喃喃又道："有江南大侠与慕容家的姑娘们在这里办正事，若想在这里乱吵，那才是活得不耐烦了哩。"

那些人面面相觑，只得忍下了一肚子火，有些人又爬上了树，挤不上去的也只好自认悔气。

只见山谷内的空地上，停着辆马车，那花无缺正悠闲地靠着车门，似乎正在和车厢里的人说话。

江别鹤却坐在他身旁一块石头上，也不住的和四面瞧热闹的人微笑着打招呼，看不出丝毫"大侠"的架子。

小鱼儿也瞧见了那"罗九"兄弟，这两人又高又胖，站在人丛里，比别人都高出一个头。

但慕容家的人却连一个也没有来，四面的江湖朋友已开始有些不满，都是觉得他们的架子实在太大。

花无缺看来丝毫不着急，面上的笑容也非常愉快，每当他眼睛望进车厢中去时，那一双锐利的目光，也变得分外温柔。

小鱼儿不禁捏紧了拳头，心里说不出的别扭："车厢里的人是谁？难道花无缺真的和铁心兰寸步不离，将她也带来了？"

突见人群一阵骚动，十二个身穿黑衣、腰束彩带的彪形大汉，抬着三顶绿呢大轿奔了进来。

每顶大轿后还跟着顶小轿，轿上坐着的是三个明眸妩媚的俏丫头，轿子停下，三个俏丫头下了小轿，掀起大轿的门帘，大轿里便盈盈走出三个艳光照人的绝代佳人来。

这三人正是慕容双、慕容珊珊和"小仙女"张菁，三个人今天都是宫髻华服，刻意修饰过，就像是高贵人家出来作客的大小姐少奶奶似的，哪里像是要来与人争杀搏斗的女中豪杰、江湖高手。

在山坡上等着瞧热闹的江湖朋友，大多人只闻慕容九姐妹的声名，但见过她们真面目的，却少之又少，此刻但觉眼睛一亮，十个人中，倒有九个惊得呆住了。就连小鱼儿都几乎瞧不出那文文静静地走在最后的大姑娘，便是昔日跃马草原，瞪眼杀人的小仙女。

花无缺的眼睛，果然已从车厢里移到她们脸上，他那眼神与 其说是赞赏，倒不如说是惊奇还恰当些。

慕容珊珊，莲步轻移，走在最前面，裣衽笑道：“ 贱妾等一步来迟，有劳公子久候，还请恕罪。 ”
她说的是这么温柔客气，花无缺又怎会在女子面前失礼，立刻也长长一揖，躬身微笑道：“ 不是夫人们来迟，而是在下来得太早了。 ”
慕容珊珊笑道：“ 今日天气晴朗，风和日丽，风雅如公子，自当早些出来逛逛的，只恨贱妾等俗务羁身，不能早来奉陪。 ”
两人嫣然笑语，竟真的像是早已约好出来游春的名门闺秀和世家公子似的，哪里瞧得出有丝毫火气。
只听花无缺道：“ 南宫公子与秦公子只怕也快要来了吧。 ”
慕容珊珊笑道：“ 他们家里有事，已先赶回去了。 ”
慕容双接口道：“ 慕容家的事，向来是不容外人插足的。 ”
花无缺又呆住了，道：“ 但……但夫人们岂非…… ”
慕容双笑道：“ 我姐妹虽是他们的妻子，但妻子的事，也是和丈夫无关的，我慕容姐妹，又怎会嫁给个爱管妻子闲事的丈夫？ ”
慕容珊珊笑道：“ 公子只怕也不愿娶个爱管丈夫闲事的妻子吧。 ”
这姐妹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竟将花无缺说得呆在那里，作声不得，小鱼儿却暗笑忖道：“ 谁娶了慕容家的姑娘做妻子，果然是好福气，明明是南宫柳与秦剑自己不敢和花无缺动手，但被她们这一说，就非但丝毫不会损了他们的名声，人家反要称赞他们真是个善体人意的好丈夫哩。 ”
只是，他们既放心肯让自己的爱妻前来，想必是深信她们有致胜的把握，小鱼儿不禁又在暗中猜测！
江别鹤也真沉得住气，直到此刻，才微笑着道：“ 南宫公子与秦公子若不来，此事岂非无法解决了么？ ”
慕容双眼睛转到他身上，脸上的笑容立刻不见了，瞪眼道：“ 谁说无法解决？ ”
花无缺乱咳一声，苦笑道：“ 在下又怎能与夫人们交手？ ”
慕容珊珊笑道：“ 公子若不愿和贱妾等交手，就请公子莫要再管贱妾等与江别鹤之间的事，江别鹤又不是孩子了，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的事么？ ”
她笑容虽温柔，但话却说得比刀还锋利，群豪听了都不禁耸然失笑，只道江别鹤无论如何，都是忍不下这句话的。
谁知江别鹤还是声色不动，微笑道：“ 江湖朋友都知道，在下平生不愿出手伤人，何况是对夫人们？更何况只是为了些小误慕容双大声道：“ 江别鹤，你听着，第一，这绝不是误会；第二，你也未必能伤得了我们，你只管出手吧！ ”
江别鹤淡淡笑道：“ 这件误会暂时纵不能解开，但日久自明，在下此刻又怎能向夫人抡拳动脚，夫人就算宰了在下，在下也是不能还手的。 ”
这句话说的更是漂亮已极，群豪闻言有的也忍不住喝起彩来，就连小鱼儿也不禁在暗中赞叹：“ 普天之下，对付人的本事，只怕是谁也比不上江别鹤的，尤其是这种场合里，才显得出他的本事。 ”
慕容双大喝道：“ 你明知花公子不会让咱们宰了你，所以才故意说这种漂亮话。 ”
突听一人大喊道：“ 至少江大侠绝不会自己溜回家去，却让老婆出头来和人家吵架。 ”
小鱼儿瞧得清楚，这呼喊的正是那化名罗九的欧阳丁，慕容姐妹却瞧不

见他，也不知说话的是谁。
她们索性装作没有听见，心里却知道不能再和江别鹤说下去了，双方手段既然差不多，索性彼此包涵几分还好些。
小仙女突然大声道：“这样说来说去，是非黑白，还是分不清，不如还是动手吧，就让我来领教花公子的高招如何？”
花无缺上下瞧了她一眼，笑道：“你想我能和你动手么？”
慕容珊珊笑道：“花公子想来定然是不肯和妇女之辈动手的了。”
花无缺笑道：“在下若是不慎，乱了夫人们的容妆，已是罪过，何况真的与夫人们动手。”
慕容双大声道：“此事必须解决的，公子苦没有法，我倒有一个。”
花无缺道：“请教。”
慕容双道：“贱妾等说出三件事，公子若能做到，贱妾等便从此不再寻这江别鹤，但公子若无法做到，便请公子莫再管江别鹤的事！”
听到这里，小鱼儿恍然大悟，秦剑与南宫柳故意不来，幂容姐妹故意如此打扮，正是要拘住花无缺不能真的出手，她们才好拿三件事来难住花无缺，只要花无缺一上当，这一仗便算输了！
但花无缺却也不是呆子，微一沉吟，笑道：“夫人说出的三件事，若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又如何？”
小仙女大声道：“这三件事说出后，你苦无法做到，咱们就做出来让你瞧瞧，这样总该算是公平得很了吧。”
慕容珊珊道：“这三件事自然是不分男女，人人都能做到的，贱妾等只不过是想领教领教公子的武功与智慧而已。”
花无缺笑道：“若是如此，在下便从此退出江湖。”
小鱼儿早已算定慕容姐妹说出的那三件事必定是百灵精怪极尽刁钻之能事，此刻不禁暗笑道：“花无缺呀花无缺，你一答应，只怕就要上当了！她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事，连我都只怕未必能做到，何况你！”
需知花无缺那句话说得虽轻松，但“退出江湖”四字，份量却实在太重，他此刻声名正如日之方升，此后数十年的江湖生涯，必定多彩多姿，绚丽无比，但他今日若输了，这一生便将默默以终。是以他自己虽然充满自信，旁边瞧热闹的人却不禁为他紧张起来，只见慕容姐妹悄悄商议了一阵。
慕容双终于笑道：“贱妾等要公子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请公子以‘金鸡独立’姿式站着，然后再令人来推，若是推不到公子，公子便算赢了。”
花无缺笑道：“但不知夫人要多少人来推呢？”
慕容双眼波一转道：“随便多少人！譬如说，两百个吧！”
花无缺略一沉吟，竟含笑道：“好，就是如此。”
这句话说出来，群豪又不禁耸然动容，两百个人加在一起，那力量何等巨大，纵然两百条普通壮汉，加起来的力量也绝非花无缺一个人所能抵挡的，何况也还要以‘金鸡独立’的姿式站着。
这件事有什么稀奇，只要花些脑筋，任何人都能做的，你只要贴着山壁而立，莫说两百人，就算两万人也是‘推’不倒你的。”
小鱼儿只当花无缺也想通了这点，谁知他并不走向山壁，竟在空地上就曲起一腿微微笑道：“在下数到‘三’时，夫人便可令人来推了。”
慕容姐妹交换了个眼色，目中都不禁露出欣喜之色，齐声道：“遵命。”
这时山谷外几百个，包括小鱼儿在内，都以为花无缺输定了有的人甚至

已在叹息。

以花无缺之武功而论，百十壮汉，的确不是他的对手，但这种硬拚力气的事，却毫无技巧可言，既不能借力使力，也不能躲让闪避，别人有一百斤力气推来，你也必须要一百斤力气能抵挡。

只听花无缺道：“一、二、三……”数到“三”字，他踏在地上的一只脚，竟突然下陷了半寸，那坚硬的石地在他脚上，竟变得像是烂泥似的。慕容珊珊瞧得心里暗吃一惊，挥手道：“花公子已准备好了，你们还等什么？”

抬轿的十八条彪形大汉，立刻快步奔来，他们显然是早经训练，奔行之中，第二人的手已搭上第一人的肩头，第三人搭上第二人的……十八个人脚步越来越快，冲向花无缺，推了出去。

这一推之力，非但聚集了这十八个人本身的力量，还加上他们的冲力，力量之大，可以想象。

第六〇章　天之骄子

谁知那十八条大汉一推之后，花无缺非但未曾跌倒，连后退都没有后退，他身子竟又往下陷落了几寸。

十八条大汉用的力量越大，他身子也就往下陷得越快，十八条大汉满头汗珠滚滚而落，用尽了全身力气。

花无缺身子竟已下陷了两尺，半条腿都已没入石地里，但他面上却仍带着微笑，竟似没有花丝毫力气，就好像站在流沙上似的。

群豪如瞧魔法，瞧得目瞪口呆，几乎以为自己眼睛花了——他脚下站着的难道不是真的石地而是流沙。

小鱼儿也瞧得呆了。

花无缺用的这法子虽然比他所想的要笨得多，也困难得多，但这样的法子却只有更令人吃惊更令人佩服。

小鱼儿想了想，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花无缺所用的这法子聪明，还是自己所想的那法子聪明了。

只见花无缺身子下陷已越来越慢，显然是那十八条大汉推的力量也已越来越微弱。

到后来花无缺不再下陷时，那十八条大汉突然跌倒在地，竟已全身脱力，再也站不起来了。

花无缺竟已用“移花接玉”的功夫，巧妙地转变了他们的方向，他们的力量本是往后退的，但经过花无缺的转变后，已变成向下压了，是以他们看来虽是在推花无缺其实却无异在推那地面。

群豪自然不懂其中的巧妙，但越是不懂，对花无缺的武功就越是惊讶佩服，终于忍不住暴雷般的喝起彩来。

慕容姐妹面上也不禁变了颜色，只听花无缺微笑道：“夫人们还要另找他人来推么？”

慕容珊珊强笑道：“公子神通果然不可思议，贱妾佩服得很。”

小仙女撇了撇嘴，大声道：“这第一件事就算你能做到。还有第二件呢。”花无缺微微一笑，身子自地拔起，有风吹过，他那条腿上所穿的半截裤子，立刻化为蝴蝶般随风而去。

群豪喝彩声历久不绝，等到喝彩声过后，那车厢里还在响着清脆的掌声，小鱼儿听得一颗心立刻绞了起来。

他虽然不得不承认花无缺的武功，确实值得“她”拍掌的，只是他想到这一点，却不免更是难受。

花无缺已微笑道：“那第二件事是什么，还请夫人吩咐。”

慕容珊珊眼珠一转，笑道：“安庆城里，有家专售点心的馆子，叫‘小苏州’，不知公子可知道么？”

花无缺微笑道：“江兄曾带在下去尝过几次。”

慕容珊珊道：“这‘小苏州’所制的八宝饭、千层糕，甜而不腻，入口即化，当真可说是妙绝天下。”

花无缺笑道：“在下虽然对此类甜食毫无兴趣，但在下却有位朋友，对这两样东西，也是赞不绝口的。”

小鱼儿自然知道他所说的这“朋友”是谁，想到铁心兰和他在一起吃八宝饭的样子，小鱼儿几乎气得跌下树来。

慕容珊珊已娇笑道：“ 贱妾等对这两样东西非但赞不绝口，简直已是魂牵梦索，时刻难忘了，不知公子可否劳驾去一趟，解解贱妾的馋。 ”

这件事也未免太不合情理，也太容易。

花无缺心里也奇怪，但对于女子们的要求，他从来不愿拒绝。他怔了怔，终于笑道：“ 在下若能为夫人们做点事，正是极幸之至。 ”

慕容珊珊道：“ 但这两样东西，却要乘热时才好吃。 ”

花无缺沉吟道：“ 在下买回来时，只怕还是热的。 ”

慕容珊珊笑得更甜道：“ 但公子此去，两只脚却不能沾着地面，不知公子能做得到么， ”

这句话说出来，群豪才知道她们出的难题，原来在这里，但两只脚不沾地，却又怎能到安庆城来回一次？

小鱼儿却又忍不住要笑了，暗道：“ 这位慕容姑娘出的题目，简直越是荒唐了，两只足不沾地，难道不能坐车去、骑马去么？ ”

这件事又是个诡谲狡计，但花无缺若做不到，等到慕容珊珊做出来时，以花无缺的为人，也只好认输的。

只见花无缺突然脱下鞋子，露出一双洁白的罗袜，笑道：“ 在下双足是否沾地，此袜可为证。 ”

话声未了，他身形已像轻烟般掠起。

他既没有坐上车子，也没有骑上马，却掠到一株大树前，折下了两段树枝，左手的树枝在地上一点，已掠出三丈，右手的树枝接着一点，人已到了六丈开外，只听他语声远远传来，道：“ 夫人稍候片刻，在下立即回来。 ”

他竟将这一手“ 寒凫戏水 ”的轻功，运用化境，别人纵然使用这手轻功，但要在片刻间来回数里，也是绝不可能的。

议论之间，时间像是过去得很快，只见远处人影一闪，花无缺已到了近前，嘴里果然衔着东西。

他两根树枝点地，身子倒立而起，脚底向天，一双洁白的罗袜，果然还是干干净净，点尘不染。

欢呼声中，花无缺身子一翻，两只脚已套入方才脱下的那双鞋子里，抛去树枝，将那包东西送到慕容珊珊面前，笑道：“ 在下幸不辱命，请夫人乘热吃吧。 ”

慕容珊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 多谢公子。 ”

她接过纸包，拆了开来，里面果然是热气腾腾的八宝饭和千层糕，她只得拿起一块，慢慢吃下去。

这又甜又香的千层糕，吃在她嘴里，却像是有些发苦。

不错，花无缺用的又是个笨法子，但小鱼儿非但不能说他笨，甚至也不禁在暗中有些佩服。

他用第一个“ 笨法子 ”显示出他惊人的内力，再用这第二个“ 笨法子 ”显示出他超群拔俗的轻功。

他用的若不是这两个“ 笨法子 ”，群豪此刻非但不会拍掌，简直已要将臭鸡蛋、桔子皮抛在他身上了。

慕容珊珊好容易才将一块千层糕吞下去，她简直从未想到千屋糕也会变得这么样难吃的。

花无缺不动声色，等她吃完，才笑道：“ 那第三件事呢？ ”

小仙女早已忍不住了，大声道：“ 有间屋，门是关着的，你全身上下都

不许碰着扇门，也不许用东西去撞，能走进这屋子么？”

小鱼儿暗笑道：“这第三件事简直比第二件还要荒唐，他手脚不能去碰那扇门，难道就不能打开窗子进去么？”

但他此刻也知道花无缺必定是不会用这法子的。

只见花无缺沉吟了半晌，道：“此地并无房屋，不知这马车……”

慕容双道：“马车也行，你手不许碰马车的门，能走进马车里，就算你胜了。”

花无缺目光转向慕容珊珊，道：“是这样么？”

慕容珊珊想了想，笑道：“马车和屋子是一样的。”

花无缺微笑道：“在下做到此事后，夫人还有无意见？”

慕容双瞧了慕容珊珊一眼，慕容珊珊道：“公子若能做到此事，贱妾等立刻就走。”

她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事能难得倒花无缺，若是动武，更非花无缺的对手，不走又能如何？

花无缺笑道：“既是如此，夫人但请瞧着……”他一面说话，一面已走向那马车。

小鱼儿暗道：“这小子难道能用‘隔山打牛’一类的劈空掌力，将这马车的门震裂不成？”

只见花无缺走到马车前，突然道：“铁姑娘，开门吧。”

车厢里人银铃般娇笑着道：“这就开了。”

群豪先是惊讶，后是奇怪，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连小鱼儿都几乎忍不住要笑起来，但听见那银铃般的娇笑声，他实在笑不出。

慕容姐妹眼睁睁瞧着花无缺走进车门，也呆住了。

只听花无缺在车厢里笑道：“在下并未违背夫人们的规矩，已走进马车来了，夫人是否同意在下已胜了？”

慕容姐妹张口结舌，竟说不出话来。

花无缺用的这法子，竟比慕容姐妹和小鱼儿所想的还要聪明，还要荒唐，在他等到最后才用出来，群豪已非但不会对他轻视，觉得失望，反而只有更佩服他的机智，一个个纷纷欢呼道：“花公子自然该算是胜了，谁也没有话说。”

慕容珊珊再想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也没法子了。

她跺了跺脚，转身走上轿子，慕容双也跟着她，小仙女狠狠瞪了江别鹤一眼，狠狠道：“你莫要得意，我不会有好日子给你过的。”

江别鹤微笑着瞧着她，也不说话。

十八条大汉又抬起了三顶大轿、三顶小轿，逃也似的走出了这山谷。

江别鹤笑道：“花兄的机智与武功，当世已不作第二人想，小弟当真叹为观止了。”

群豪欢声雷动，花无缺自车厢中抱拳答礼，于是这辆马车也在这欢呼喝彩声中，驶了出去。

小鱼儿瞧着这辆马车，想到车厢里的铁心兰，竟呆住了，一颗心像是手巾似的被绞住，过了半晌，突又呼道：“我几时对她这么好的？我为何要为她痛苦？这不是活见鬼么？”

铁心兰在他身边时，他丝毫也不觉得什么，但等到铁心兰到了旁人身旁，他竟突然觉得铁心兰比什么都重要。

小鱼儿呆了半晌，突见人丛里走过两个又高又大的胖子，他这才想起已答应过屠娇娇的事。

他跃下树，挤了过去，轻轻拍了拍那“罗九”欧阳丁的肩头，欧阳丁霍然回过头，脸色已变了。

小鱼儿笑道：“你总是如此紧张，为何还不瘦，倒也是件怪事。”

欧阳丁认出了他，面上才露出笑容，道：“最难消受美人恩，在下总无美人恩可以消受，只有以吃来打发日子，自然要越来越胖中。

小鱼儿眼珠子一转，笑道：“两位原来早已知道是我将那位姑娘带走的？”

欧阳丁笑道：“除了兄台之外，她还会跟着谁走？”

欧阳当笑道：“只是小弟却想不到兄台竟对那傻丫头也有兴趣，居然将她也带走了。”

但两人这一次算盘都没有打对，更未想到那“傻丫头”竟是屠娇娇，以为那“傻丫头”也是被小鱼儿带走的。

小鱼儿自然也不说破，笑道：“有总比没有好，两个总比一个好，是么？”

谈笑间三人已走出山谷，快走到屠娇娇的马车前。

小鱼儿突然停下脚步，道：“两位请走吧，晚上再见。”

欧阳丁笑道：“兄台莫非又要去会佳人了么？”

小鱼儿神秘的一笑，道：“也许是……”他有意无意间往那马车瞟了一眼。

欧阳丁眼珠子一转，大笑道：“在下等反正无事，正想陪兄台聊聊。”

小鱼儿故意着急道：“我还要到别处去，两位……”

欧阳当大声道：“兄台只怕是要到别处去吧。”

欧阳丁已冲到那马车前，一把拉开了车门，拍手笑道：“我猜的果然不错，佳人果然就在这里。”

这兄弟两人一个拚命要占便宜，一个宁死也不吃亏，见到自己寻到的‘美人儿”被别人弄走了，越想越觉这亏实在吃得太大了，不占些便宜回来，以后简直连觉都睡不着，兄弟两人竟不约而同，坐上了马车。

欧阳丁笑道：“兄台也请上来吧，我兄弟两人反正是打不走的了。”

小鱼儿肚子里暗暗好笑；“你这‘宁死不吃亏’，看样子今天已经是非吃亏不可的了。”

他愁眉苦脸地坐上马车，叹道：“早知如此，方才就该避着你们才是，怎地还跑去招呼……唉，这只怕是瞧热闹瞧得晕了头了。”

于是车马启行，向前直驰。

欧阳兄弟笑得更是得意，在那又厚又软的车座下舒服地坐了下来，却不知对面坐的就是要命的瘟神。

屠娇娇低垂着头，仿佛羞羞答答的模样，其实却是不愿这张脸被对面的人瞧得太清楚。

欧阳丁大笑道：“一日不见，姑娘怎地变得如此漂亮。”

欧阳当笑道：“新承雨露，花朵自更娇艳，你难道连这道理都不懂。”

这两兄弟虽然时时刻刻都在提防着别人，但此刻在这马车里，背后就是车壁，他们还有什么好提防的。

小鱼儿虽然知道屠娇娇要骗这两人上车，必定是要向他们算帐了，但也想不出她要如何下手。

只见屠娇娇始终羞答答的坐着，并不急着出手，也没有找小鱼儿帮忙的意思，竟像是早已胸有成竹。

小鱼儿只觉这热闹比方才还有意思，简直等不及地想瞧瞧屠娇娇如何出手，欧阳兄弟又是如何对付。

这时车马越走越快，已远离人群，转入荒郊。

欧阳丁忍不住问道：“ 兄台的香巢，怎地这么远呀？ ”

小鱼儿大笑道：“ 你若想吃李子，就该沉得住气。 ”

欧阳当大笑道：“ 是极是极，只不过…… ”

屠娇娇突然抬起头来，娇笑道：“ 只不过那李子酸得很，你们只怕吃不下去。 ”

欧阳兄弟齐地怔了怔，似已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欧阳丁哈哈笑道：“ 姑娘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会说话了！ ”

屠娇娇笑道：“ 很久了，大概已经有二十年了。 ”

欧阳兄弟脸色又变了变，两人已准备冲下车去。

小鱼儿瞧得暗暗皱眉：“ 屠娇娇做事怎地也变得如此沉不住气了，她这两句话说出，也不怕打草惊蛇么？…… ”

就在这时，只听“ 噗 ”的一声，那宽大的车座下，又厚又软的垫子里竟突然伸出四只手来！

两人只觉时间一麻，双臂也被这四只手捏住，有如加上了道铁箍，痛彻心骨，再也动弹不得了！

欧阳丁惊极骇极，颤声道：“ 兄……兄台，你……你为何如此？ ”

小鱼儿又是惊奇，又是好笑，道：“ 这不关我的事，你们莫要问我。 ”

欧阳丁转向屠娇娇，道：“ 难道这……这是姑娘的主意？ ”

屠娇娇笑道：“ 不是我是谁呢？ ”

欧阳兄弟听得这语气，脸上吓得更无一丝血色。

欧阳当道：“ 你……你究竟是什么人？ ”

屠娇娇笑道：“ 你方才认不出我，是真的，现在还认不出我，就是装样了。 ”

欧阳当道：“ 我……我兄弟怎会认得姑娘？ ”

屠娇娇道：“ 你不认得我，为何会如此害怕？ ”

欧阳丁强笑道：“ 害怕？谁害怕了…… ”

欧阳当咯咯干笑道：” 我兄弟自然知道娇姑娘这是开玩笑的。 ”

屠娇娇叹了口气，道：“ 欧阳丁，欧阳当，你们再装佯也没有用了…… ”

欧阳了道：“ 屠大姐，你也觉得有趣么！瘦子竟会变得如此胖了。 ”

屠娇娇笑道：“ 你们只怕是吃了发猪菜。 ”

欧阳丁道：“ 不错不错，我兄弟真像是吃了发猪菜了，哈哈。 ”

屠娇娇眼睛一瞪，冷冷道：“ 现在已经到了，你们该将发猪菜的菜吐出来的时候，是么？ ”

两人嘴里不停地打着“ 哈哈 ”，却连什么话都不说，小鱼儿知道这两人不知又在打什么坏主意了。

突听车垫下一人笑道：“ 欧阳兄弟这二十年来除了养得又白又胖外，不想还学会了你这打哈哈的本事，我看你不如收他们做徒弟算了。 ”

阴阳怪气的语声，竟是白开心。

一人大笑道：” 哈哈，我若是收了这两个徒弟，只怕连裤子都要被他们

算计去，只能光着屁股上街了，哈哈。”

这两个“哈哈”声音又洪又亮，正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笑里藏刀小弥陀”哈哈儿来了。

欧阳兄弟本来还在打着脱逃的主意，一听藏在车垫下的竟是这两个人，他们还有什么希望逃得掉。

欧阳丁干笑道：“小弟不想竟将两位兄长坐在屁股下，真是罪过。”

白开心的车垫下笑道：“那倒无妨，屠大姐将这下面弄得比我家的床都舒服，还有酒有肉……”

哈哈儿接着笑道：“只是我想到你们两张肥屁股就在头上，却有些吃不下了。”

欧阳当道：“两位不放开手，小弟便无法站起来，小弟不站起来，两位便只能在下面蹲着……屠大姐，你说这怎么办呢？”

屠娇娇笑道：“这还不容易办么？只要你们把发猪菜吐出来，他们立刻就放手。”

白开心道：“再不然就将你两人宰了也行。”

哈哈儿道：“哈哈，这主意倒也不错。”

欧阳丁叹了口气，道：“屠大姐交给我兄弟的东西，我兄弟早就想送到恶人谷去的，只是……”

屠娇娇冷笑道：“只是东西却不见了，是么？”

欧阳丁哭丧着脸道：“屠大姐猜的一点也不错，你们入谷的第二年，那批东西就全都被入抢走了，我兄弟生怕屠大姐怪罪，所以只好……只好……”

屠娇娇完全不动声色，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悠然道：“这理由的确不错，但抢东西的是谁呢？”

欧阳丁叹了口气：道：“路仲达。”

屠娇娇突然格格笑起来，道：“哈兄，你说他们这谎话说的好么？”

哈哈儿道：“哈哈，果然不错，他明知咱们没法子去问路仲达的。”

白开心嘻嘻笑道：“这种事就叫做死无对证。”

欧阳当道：“若有半句虚言，就叫我天诛地灭，不得好死，下辈子投胎变个母猪，红烧了来让哈兄下酒，”

小鱼儿暗笑道；“这人赌咒当真好像吃白菜似的，一天也不知说过多少次，否则又怎能说得如此流利。”

只见屠娇娇仰起了头，全不理睬，哈哈儿和白开心在车垫下也不说话，却有阵咀嚼声传出，显见白开心已在吃起肉来。

欧阳兄弟你一句我一句，说得满头大汗，几乎连嘴都说破了，屠娇娇却像是一句也没听见。

小鱼儿越瞧越有趣，本来想走，也舍不得走了，这时车马突然停下，接着，车窗外就露出一张脸。

这张脸冷漠苍白，白得已几乎变得像冰一样透明。

欧阳兄弟瞧见了这张脸，就好像被别人抽了鞭子似的，整个身子都缩成一团，欧阳丁道：“原……原来杜……杜老大也来了！”

第六一章　阴狠毒计

欧阳兄弟方才还是滔滔不绝，能说会道，此刻见了杜杀，竟连几个字都说不清楚。

小鱼儿瞧见“ 血手 ”杜杀这张冰一般的脸，心里不知怎地，却生出一种亲切之感，忍不住笑道：“ 杜大叔，你好么？ ”

杜杀道：“ 好！ ”

他只瞧了小鱼儿一眼，在这一瞬间，他目中的冰雪似乎有些溶化，但等到这双眼睛盯在欧阳兄弟身上时，寒意却更重了。

他拉开了车门，话也不说，另一只手已掴在欧阳当脸上，正正反反，掴了二十几个耳光，这才冷冷道：“ 你还认得我么？ ”

欧阳当却连哼都不敢哼，还陪着笑道：“ 小……小弟怎敢不……不认得杜老大？ ”

杜杀冷笑着反手一掌，切在他右膝“ 犊鼻 ”穴上，照样给欧阳丁也来了一掌，转过身子，厉声道：“ 下来吧！ ”

欧阳丁道：“ 小……小弟腿已不能动了，怎么下去？ ”

杜杀道：“ 腿不能动，用手爬下来！ ”

欧阳兄弟互望了一眼，果然乖乖地爬了下去。

马车停在一栋荒宅外，赶车的却已不见了。

几人进了荒宅，只见残败破落的大厅里，竟生着堆火，火上煮着锅东西，也不知是什么，还有好几个瓦罐子，零乱地放在地上。像是做菜用的佐料。

一个人箕踞在火堆旁，正是那赶车的，这么大热的天气，他坐在火旁，头上竟没有一粒汗珠。

屠娇娇笑道：“ 小鱼儿，你还不快过去见见你的李大叔，这些年来，他天天在想着你哩，只不过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吃你的肉？ ”

小鱼儿笑嘻嘻道：“ 看样子，李大叔莫非在生气么？ ”

李大嘴忍不住哈哈一笑，拉起小鱼儿的手，笑道：“ 不想你这小鬼倒还记得这句话。 ”

这时欧阳兄弟才呻吟着爬了进来，”血手 ”杜杀冷冷地跟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爬得慢了些就重重给他们一脚，简直把这两人看得比猪还不如。

哈哈儿大笑道：“ 二十年来，咱们兄弟还是第一次聚了这么多，当真是盛会难逢，不可不好生庆祝庆祝。 ”

屠娇娇格格笑道：“ 江湖中若有人知道咱们这班老伙伴又聚在一起，不知该如何想法？ ”

哈哈儿笑道：“ 他们只怕连苦胆都要吓破了。 ”

李大嘴正色道：“ 苦胆千万不可吓破，否则肉就苦得不能吃了。 ”

小鱼儿眼珠子四下转动，瞧着这些人，想到自己童年时的光景，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这些人虽然是恶人，但在他眼中，每个人多少都有些可爱之处，真要比江别鹤那种伪君子可爱得多。

小鱼儿觉得实在开心得很，但想到这些人每个都和瘟神一样，此番重出江湖，又不知有多少人要倒霉了，他心里不觉又有些发愁。

他实在不能眼睁睁的瞧着，他得想个法子。

只听屠娇娇道：“ 现在，只差阴老九了，不知他遇见了什么事，怎地还

未赶来？”

欧阳丁爬在地上，陪笑道：“小弟瞧见诸兄又复重聚，实是不胜之喜。”

屠娇娇道：“是呀，但咱们的钱已被你骗光了，哪里还有钱买酒。”

欧阳丁道：“屠大姐只要放了小弟，小弟必定立刻去找那姓路的，拚了命也要将那批东西抢回来。”

话未说完，杜杀的钢钩已钩入了他肩头，将他整个人都钩了起来，欧阳丁再也忍不住杀猪似的惨呼道：“杜老大，小弟并未说谎，你饶了小弟吧。”

杜杀冷冷道：“东西在哪里？说！”

欧阳丁道：“真……真的被路仲达……”

杜杀一拳捣在他脸上，他“达”字出口，一嘴鲜血也随着喷了出来，里面还夹着三颗牙齿。

小鱼儿明知这欧阳兄弟比谁都坏，但瞧见他们这副模样，也觉大是不忍，正想设法帮他们个忙，欧阳丁已大呼道：“我说了，我说了，那批东西还在，路仲达根本连手指也没有碰到，我方才全是说谎的，你们饶了我吧。”

小鱼儿叹了口气，喃喃道：“你明知要说的，为何不早说，难道非要人家用这种法子对付你不可？这也怪不得别人心狠手辣了。”

杜杀道：“东西既在，在哪里？”

欧阳丁颤声道：“我说出来后，你们还要杀我么？”

哈哈儿道：“哈哈，咱们本是如弟兄一伴，怎会杀你们？”

欧阳当道：“这话要杜老大说，我兄弟才放心。”

“血手”杜杀虽然心狠手辣，但平生言出必行，从未说过半句谎话，这点江湖中人都是知道的。

只听杜杀冷冷道：“你说出之后，我等绝不伤你性命！”

欧阳丁长长松了口气，道：“那批东西就藏在龟山之巅的一个洞穴里……”

欧阳当抢着道：“小弟还可为诸兄画一幅详细的地图。”

地图画好，众人俱是喜动颜色，四双手一起伸了出去。只听一连串”噼啪”声响，你打我的手，我打你的手，四双手又一起缩了回去——只有四双手，只因“血手”杜杀的手除了杀人外，是从不轻易伸出来的。

李大嘴终于大声道：“此图还是交给杜老大保管，否则我绝不放心。”

突听一人悠悠道：“不错，除了杜老大外，我也是谁都不放心的。”

缥缥缈缈的语声中，窗外已多了条人影。

哈哈儿道：“哈哈，阴老九果然是聪明人，等咱们费了好半天力后，他才来抢便宜。”

阴九幽冷冷道：“你们费了力，难道我没有？”

屠娇娇笑道：“你费了什么力？难道被鬼缠住脱不了身？”

阴九幽一字字道：“我正是遇见鬼了。”

阴九幽目光在小鱼儿身上打了个转，突然阴恻恻的一笑，道：“小鱼儿，你猜是什么鬼？”

小鱼儿眼珠子一转，笑道：“能缠住你的鬼，倒也少有，但能令你害怕的人，倒有一个……”

屠娇娇跳了起来，失声道：“你莫非遇见了燕南天？！”

阴九幽诡笑道：”我若遇上他，还能来么？……我只不过远远瞧见他了，瞧见他骑在马上，生龙活虎，比以前好像还要精神得多。”

小鱼儿听得又惊又喜，李大嘴、哈哈儿、白开心、屠娇娇，脸上全都变了颜色，尤其是屠娇娇，一步冲过去，道：“他……他是往哪里去的？”

阴九幽道：“我怎知他要到哪里去？说不定是往这里来的。”

这句话说出来，名震天下的“十大恶人”们竟连坐都坐不住了，李大嘴首先站了起来，道：“这里的确不是久留之地，咱们走吧。”

哈哈儿道：“走自然要走，谁不走我佩服他。”

欧阳丁颤声道：“求求你们，将我也带走吧，我……我也不愿见着燕南天。”

这“燕南天”三个字，竟像是有着什么魔力，竟能使这些杀人不眨眼的人物坐立不定，失魂落魄。

小鱼儿瞧得又是惊喜，又是羡慕，暗叹道：“一个人若能做到像燕南天这样，这辈子也就不算白活了……我自以为已蛮不错，但比起他来，又能算什么？”

但燕南天也是个人呀，燕南天能做到的事，江小鱼为什么不能做到，江小鱼又有什么不如人的地方？

一时之间，小鱼儿但觉心中万念奔涌，忽而觉得心灰意懒，忽又觉得热血澎湃，豪气顿生……

忽听欧阳丁狂呼一声，鲜血飞激，他一条手臂，一条大腿，竟已被屠娇娇生生剁了下来。

欧阳当嘶声道：“杜老大，你……你答应过的……你……”

屠娇娇笑道：“杜老大只答应不要你性命，并未答应别的呀。”

她一面说话，一面又将欧阳当的一手一腿剁了下来，又将罐子里一满罐白糖，全都倒在他们身上。

欧阳当大呼道：“你……你干脆给我个痛快，杀了我吧！”

屠娇娇笑道：”杜老大说过不杀你，我怎能杀你！”

欧阳丁咬牙道：“你……你好狠的心，好毒的手段！”

屠娇娇咯咯笑道：“你现在虽然这么说，但我若落在你手上，你只怕比我还要狠上两倍。”她娇笑着走了出去，竟再也不瞧他们一眼。

欧阳兄弟的惨呼，竟像是没有一个人听见。

现在，夕阳满天，已是黄昏。

小鱼儿独立在夕阳下，屠娇娇、白开心、李大嘴、杜杀、阴九幽都已走了，临走之前，都和小鱼儿说过一些话，但说的是些什么，小鱼儿并没有认真去听，他只知道他们都已到龟山去了，并没有要小鱼儿随行，小鱼儿更没有跟他们去的意思，他只听他们说：

“小心提防着燕南天，好生将江别鹤斗垮，你跟着我们走，也有些不便，我们日后定会来找你。”

小鱼儿并没有认真去听他们的话，只因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心突然被“燕南天”三个字充满。

“燕南天，我为什么不能学燕南天？而要学屠娇娇、李大嘴……我恨一个人时……为什么不能学燕南天那样，堂堂正正地找他，与他决斗，反去学屠娇娇和李大嘴，只知在暗中和他捣鬼！”

欧阳兄弟的惨呼声，犹不住自风中传来，小鱼儿突然转身向那荒宅直掠而去。

欧阳兄弟倒卧在血泊中，成千成万虫蚁，已从荒宅中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他们身受之惨，实非任何言语所能形容。

他们瞧见小鱼儿来了，俱都颤声呼道：“ 求求你，赏我一刀吧，我死也感激你。 ”

小鱼儿叹了口气，竟将两人提了出去，寻了个水井，将他们两人身上的虫蚁冲了个干净。

欧阳兄弟再也想不到他竟会来相救，四只眼睛呆望着小鱼儿，目光中既是惊讶，又是感激。

小鱼儿喃喃道：“ 我突然变得慈悲起来了，你们奇怪么？我虽然知道你们都不是好东西，但要你们这样慢慢的死，却也未免太过份了些。 ”

欧阳丁凝注着他，道：“ 你……你若肯救我，我……必定重重报答你。 ”

小鱼儿笑道：”只要你能活下去，我一定救你，但我可不要你什么报答。”

欧阳丁瞧着他，就像是从未见过他这个人似的，突然道：“ 那批宝物并非藏在龟山。 ”

他忽然说出这句话来，小鱼儿怔了怔。

欧阳丁那张令任何人见了都要生恻隐之心的脸，竟又露出一丝狡恶的狞笑，咬牙道：“ 我在那种情况下说出来的话，任何人都不会以为是假的了，是么？我正是要他们认为如此，否则那些恶鬼又怎会上我的当？ ”

小鱼儿道：“ 他们最多也不过空跑一趟而已，也算不得是上当。 ”

欧阳当疼得嘴唇上的肉都在打颤，此刻却仍在大笑道：“ 我兄弟要他们上当，岂只空跑一趟而已。 ”

欧阳丁狞笑道：“ 这一趟他们纵能活着回来，至少也是将半条命留在龟山上。 ”

小鱼儿皱眉道：“ 为什么？ ”

欧阳当阴阴笑道：“ 我兄弟告诉他们的那个地方，没有藏宝，却有个恶魔，这恶魔已有许多年未露面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藏在龟山。 ”

欧阳丁道：“ 咱们就算死了，但他们也没有好受的，遇见了这恶魔，他们身受之惨，只怕比咱们还惨十倍。 ”

小鱼儿摇头笑道：“ 你们既已要死了，何苦要害人？ ”

欧阳丁大笑道：“ 我明知他们反正是放不过我的，索性多吃些苦，多受些罪，把他们也拖下水，我欧阳丁正是拚命也要占便宜的。 ”

欧阳当大笑道：“ 我兄弟两条命，要换他们五条命，这买卖做得连本带利都有了，我欧阳当正是宁死也不吃亏。 ”

小鱼儿瞧见他们这副一面疼得打滚、一面还要大笑的模样，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摇头苦笑道：“ 你们这简直不是明知必死才害人的，简直是为了害人，而宁可去死，像你们这样的人，倒也少见得很。 ”

只见这拚命害人的两兄弟，虽在大笑，但笑声却渐渐微弱，欧阳当滚到欧阳丁身旁，道：“ 老大，咱们真要将那藏宝之地告诉这小子么？ ”

欧阳丁道：“ 这小子天生不是好东西，得了咱们的那宝藏后，害的人必定更多了，咱们死后，能瞧着这小子用咱们的宝藏害人，也是乐事一件。 ”

小鱼儿叹道：“ 别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们死到临头，也不肯说两句好话么？ ”

欧阳当道：“ 咱……咱们活着是恶人，死了也要……做恶鬼。 ”

欧阳丁道：“ 告诉你，那真是藏宝之处，是在……汉口城，八宝里，巷子到头右面的三栋小屋子里，那门是黄色的。 ”

欧阳当咯咯笑道：“ 他们都以为咱们必定也将财宝藏在什么荒无人迹的秘密山洞里，却不想咱们偏偏要将财宝藏在人烟稠密之处，叫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

两人的语声，也越来越微弱，简直不大容易听得清楚了，那伤口也渐渐不再有血流出来。

小鱼儿忽然一笑，道：“ 很好，现在你们若要去做恶魔，只管去做吧，但你们却莫要忘了，做恶鬼是要上刀山、下油锅的，那滋味并不好受。 ”

欧阳当身子突然缩成一团，嘶声道：“ 我不是恶人……也不愿做恶鬼，我……我不愿下地狱。 ”

小鱼儿道：“ 你现在才想起说这话，不嫌太迟了么？ ”

欧阳当大呼道：“ 求求你，用我们的财宝，去为我们做些好事吧。 ”

欧阳丁道：“ 不错不错，我们坏事做得太多了，求求你为我们赎罪吧。 ”

小鱼儿摇头叹道：“ 奇怪，很多人都以为用两个臭钱就可以赎罪，这想法岂非太可笑了么？若是真的如此，天堂上岂非都是有钱人，穷人难道都要下地狱。 ”

欧阳兄弟齐声惨呼道：“ 求求你，帮个忙吧！ ” 欧阳兄弟全身颤抖，已说不出话来，只是拚命点头。

小鱼儿摇头道：“ 若让天下的恶人，全都来瞧瞧你们现在的样子，以后做坏事的人，只怕就要少得多了。 ”

他叹了口气，接道：“ 但无论如何，我总会为你们试试的，你们现在才知道忏悔，虽已迟了。但总比死也不肯忏悔好一点，你们只管放心死吧。 ”

每个人一生之中，都会有一个特别值得怀念的日子。

小鱼儿自然也有这样的一天。

小鱼儿在这一天里，突然发现了许多事……这些事他以前并非完全不知道，只是从未仔细想而已。

这一天纵然对一生多姿多彩的小鱼儿说来，也是特别值得怀念的，就在这一天里，他经历到从来未有的伤心与失望，也经历到从来未有的兴奋与刺激。假如他以前始终还只是个孩子，这一天却使他完全成长起来。

现在，小鱼儿将脸洗得干干净净，到成衣铺里，换上套天青色的衣服，临镜一照，自己对自己也觉得十分满意。

于是他又找了家地方最大、生意最好的饭馆，饱餐了一顿，来自四面八方的江湖朋友，仍留在安庆城没有走，这状元楼里几十张桌子，倒有一大半坐的是武林豪杰。

小鱼儿带着欣赏的心情，瞧着他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他觉得这些粗豪的汉子们，委实都有他们的可爱之处。

只听他旁边桌子一人笑道：“ 欧阳兄今天晚上想必还是要到这状元楼来的了。 ”

那“ 欧阳兄 ” 哈哈笑道： ” 承蒙江大侠瞧得起，倒也发给俺一张帖子，今天晚上正是少不得还要到这里来喝上一顿。 ”

他语声故意说得很大，四下果然立刻有不少人向他瞧了过来，那眼光既是羡慕又有些妒忌。

小鱼儿瞧得又好笑，又好气。

江别鹤居然还有脸来请其客，被请的人居然还引以为荣，这实在要令小鱼儿气破肚子。

靠窗的一桌上，突然又有人讶然道：“ 江大侠今天晚上请客，正是要为花公子庆功，花公子此刻却怎地要走了？难道他竟不给江大侠面子。 ”

另一人道：“ 今天风和日丽，天色晴朗，花公子想必正是带着他未来的妻子出城踏青，绝不会是真要走的。 ”

只见一辆大车，自东而来，车窗上竹帘半卷，隐约可以瞧见一个乌发堆云的丽人倩影。

花无缺风神俊朗，白衣如雪，骑着匹鞍辔鲜明的千里马，随行在车旁，不时与车中人低低谈笑。

小鱼儿一眼瞧过，几乎又变得痴了。

这时酒楼上的人大多数涌到窗前凭窗下望，不觉又发出一片艳羡之声，有的人竟含笑招呼道：“ 花公子你好。 ”

花无缺抬起头来，淡淡一笑。

酒楼上的人唯恐他瞧不见自己，一个个的头都拚命向外伸，小鱼儿却生怕被他瞧见，赶紧缩回了头。

直到花无缺的车马过去，酒楼上的人都回到座上，小鱼儿仍痴痴地坐在那里，忽然喃喃自语道：“ 我这样躲着他，究竟要躲到几时，我难道真得一辈子都躲着他么…… ”想到这里，忽然站起身子，冲下楼去。

第六二章　情有独钟

小鱼儿根本全不管别人用什么眼光瞧他，提着衣襟越跑越快，片刻间便已追上了花无缺的车马。

车马这时正是出城，突听一人大呼道：“花无缺慢走！”

花无缺微微皱了皱眉头，自动勒住马，铁心兰刚从车窗里探出半个头，小鱼儿一个箭步窜了过来。

小鱼儿会突然出现，就连花无缺都不免大吃一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铁心兰更骇呆了。

小鱼儿拼命忍住，绝不去瞧铁心兰一眼，只是眨也不眨地瞪着花无缺，突然哈哈一笑，道：“你以为我是送死来的，是么？”

花无缺叹了口气，道：“不错。”

面对着这样的人，小鱼儿也有些笑不出来了，大声道：“你既然这么想杀我，为何不来找我却等我来找你。”

花无缺缓缓道：“我自己本不愿杀你，所以也并不急着找你，但此刻我既然见着你，却还是非杀你不可！”铁心兰这时才回过神，突然拉开车门，自车厢里冲了下来，挡在小鱼儿面前，大声道：“这次是他自己来找你的，至少这次你不能杀他。”小鱼儿突然用力一推，将她推得撞在车上。花无缺脸色变了变，终于忍住没有开口。

铁心兰瞧着小鱼儿，颤声道：“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小鱼儿连瞧也不瞧她一眼，瞪着花无缺冷笑道：“这铁姑娘听说是你未过门的妻子，为何要来管我的闲事，我根本连认都不认得她。”

铁心兰用力咬住了嘴唇，虽然嘴唇已被咬得出血，虽然眼睛里已有泪珠在打转，却还是不离开。

花无缺心里只觉阵阵刺痛，故意不再去瞧铁心兰，淡淡道：“这次你不要别人帮你忙了么？”

小鱼儿仰天大笑道：“我若要人帮忙，为何来找你？”

他突又顿住笑声，大声道：“你心里自然也知道，我这种人，是绝不会为了送死而来找你的，那么，我是为何而来的，你心里必定又在奇怪。”

花无缺道：“正是有些奇怪。”

小鱼儿道：“你以为我杀不死你，我也以为你杀不死我，若是这样拖下去，拖到两百年后也不知究竟是你对，还是我对，我心里着急，你只怕比我更急，所以，我今天来，正是为了要和你做个了断！”

花无缺目光闪动微笑道：“你想如何来做了断？”

小鱼儿道：“你只要说个地方，三个月后，我必定去找你一决生死！没有分出生死强弱前，谁也不许逃走！”

小鱼儿长长吐了口气，又道：“但在这三个月的约期未到之前，你纵然瞧见了我，也得装作没有瞧见，更不能来寻我动手！”

花无缺沉吟不语。

小鱼儿大声道：“我若不来找你，这三个月，你反正是找不着我的，这条件你并没有吃亏，你为何不肯答应？”

花无缺缓缓道：“你说出这条件，其中想必又有诡计。”

小鱼儿瞪眼道：“你……你不答应？”

花无缺忽然勒过马头，道：“三个月后，我在武汉一带，你必定可以找

到我的。”

小鱼儿大声道：“很好，你如此信任我，我必定不会使你失望！”话未说完，也掉转头，大步而出。

铁心兰只望他会回头来瞧一眼，但他始终也没有回过头来，只到他身影完全消失，铁心兰还痴痴地站在那里。

花无缺静静地坐在马上，也没有催她。

也不知过了多久，铁心兰才缓缓上了马车，拉开车门瞧见花无缺仍坐在马上等她，她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花无缺本是为了要让铁心兰散散心，才劝她出城走走的，但此刻出得城来，两人心里反而都打了个结，眼见再难化解得开。

铁心兰不停地将车窗上的竹帘卷起来，又放下去，城郊外虽然风物如画，但她再也没有心情去瞧上一眼。

前面一丛花树，千千万万朵不知名的山花，开得正盛，一道小溪流过花林，溪水在初秋的太阳下闪闪发光。

远处，有个穷汉，正仰面卧在小溪旁晒太阳，近处虫鸣阵阵，鸟语花香，地上的泥土，软得像毯子。

花无缺下了马，站在一株花树下，又出起神来，微风吹动着他雪白的长衫。

铁心兰轻轻拉开了车门，走在柔软的泥土上，瞧着花无缺的背影，也痴痴地出了会神，突然道：“你明知那其中必有诡计，为何还要答应他？”

花无缺似叹了口气，但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

铁心兰自他身旁走过，自低枝上摘下了一朵小花，揉碎了这朵不知名的山花，突然回过头，面对着他，道：“你为何不说话？”

花无缺淡淡一笑，终于缓缓道：“沉默，有时岂非比什么话都好？”

铁心兰霍然扭转身子，道：“这两年来，你处处照顾着我，若不是你，我早已死了，我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人像你对我这么好。”

花无缺瞧着她脖子后随风飘动的发丝，没有开口。

铁心兰轻叹着接道：“我这一生中，也从没有人像他对我那么坏，但是我……我也不知为了什么，一瞧见他，就没了主意。”

花无缺闭起了眼睛，道：“这些话，你本来不必对我说的。”

铁心兰肩头不住颤抖，道：“我也知道这话不该说的，但若不对你说个明白，我心里更难受，更觉得对不起你。”

花无缺柔声道：“这怎能怪你？你又有什么对我不起？”

远处那穷汉，长长伸了个懒腰，喃喃道：“年纪轻轻，为了这种小事就痛苦不堪，等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世上比这种更痛苦千万倍的事，还多着哩！”

花无缺本未留意他，更未想到自己在这边的轻言细语，竟会被远在数丈外的人听在耳里，就连铁心兰也不觉止住了低泣声，抬起头来。

那穷汉打了个呵欠，突然翻身掠起。

只见他面上瘦骨嶙嶙，浓眉如墨，满脸青惨惨的发渣子，在阳光下亮得刺眼，骤眼瞧去，也瞧不出他有多大年纪。

花无缺出道以来，天下的英雄，谁也没被他瞧在眼里，但也不知道怎的，这懒洋洋的穷汉，竟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慑人之力，他身影虽非十分魁伟，但无论谁在他面前，都不禁要自觉渺小。

那穷汉瞧见花无缺，也似吃了一惊，喃喃道：“莫非就是他？否则怎会如此相像，别人的事我可不管，但是他……我岂能不成全他的心意？”

花无缺与铁心兰也未听清他说的是什么，这穷汉已走了过来，他懒洋洋地走着，像是走得很慢。

但只走两步他竟已到了花无缺面前，这时花无缺才将他瞧得更清楚了些。

只见他身上穿的是件已洗得发白的黑布衣服，脚下穿着双破烂草鞋，一双筋骨凸出的大手长长垂了下来，几乎垂过膝盖，腰畔扎着条草绳，草绳上却斜斜插着柄早已生了锈的铁剑。

这穷汉已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了花无缺几眼，突然咧嘴一笑，道：“你心里可是很喜欢这位姑娘？”

花无缺实未想到他竟会问出这句话来，怔了怔，呐呐道：“这那穷汉喝道：“什么沉默比说话好，全是狗屁，你不说出来，人家怎知你喜欢她。”

花无缺的脸竟红了红，更说不出话来，他从来以含蓄为美，但也不知怎地，这种粗俗不堪的话，自这穷汉嘴里说出来，竟另有一种豪迈之气，令人不觉心动神驰。

铁心兰的脸虽也红了，却忽然道：“有些话，他不必说，我也知道。”

那穷汉闪电般的眼睛，立刻瞪在她的脸上，哈哈大笑道：“很好，不想你竟比他痛快得多，这样的女孩子，莫说是他，就是连我见了都有些欢喜。”

那穷汉道：“你喜不喜欢他？”

铁心兰道：“我不……”

她抬头瞧了花无缺一眼，又垂下了头，接着道：“我也不是不喜欢，只是……”

那穷汉不等她再说，已大笑道：“既不是不喜欢，自然就是喜欢了，你两人既彼此欢喜，就由我来作媒，今日就在这里成了亲吧！”

他这句话说出来，花无缺与铁心兰又不觉大吃一惊。

花无缺失声道：”阁下莫非在开玩笑么？”

那穷汉眼睛一瞪，大声道：“这怎会是开玩笑，你瞧此地，鸟语花香，风和日丽，你两人在这里成亲，岂非比什么地方都好得多。”

他越说越得意，又不禁大笑道：“红烛之光，又怎及阳光之美，世上所有红毯，更都不比这泥土的芬芳柔软，你两人就这阳光下、泥土上，快快拜了天地，岂非人生一大乐事，就连我都觉得痛快已极！”

花无缺听他自说自话，也不知是该恼怒，还是该欢喜，铁心兰呆呆地怔在那里，更是哭笑不得。

她此刻虽有心一口拒绝，却又不忍心去伤花无缺的心。

花无缺瞧了瞧她的神色，却忽然道：“阁下虽是一番好意，怎奈我等却难从命。”

那穷汉笑声顿住，瞪眼道：“你不答应？”

花无缺长长叹了口气，道：“是。”

那穷汉又大笑道：“我知道了，这不是你不愿意只是你怕她不愿意，但她既未说话，你又何苦多心。”

花无缺想了想，缓缓道：“有许多话，是不必说出来的。”

那穷汉叹道：“你明明喜欢她喜欢得要命，但为了她，却宁可硬着心肠不答应，这样的多情种子，倒真不愧是你爹爹的儿子。”

花无缺也听不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那穷汉已瞪着铁心兰道：“ 像这样的男人，你不嫁给他嫁给谁？ ”

花无缺虽然明知他是为了自己，此刻也不觉怒气发作，冷笑道：“ 在下什么人都见过，倒真还没有见过如此逼人成亲的。 ”

那穷汉道：“ 你如此说话，想必是以为我宰不了你，是么？ ”

“ 是么 ” 两字出口，突然拔出腰畔的剑，向身旁的一株花树上砍了过去，这柄剑已锈得不成模样，看来简直连树枝都砍不动，谁知他一剑挥去，那合抱不拢的巨木，竟 “ 喀嚓 ” 一声折为两段！

铁心兰生怕花无缺开口得罪了他，只因此人武功实在深不可测，就连花无缺都未必是他敌手。

要知铁心兰心肠最是善良，虽不愿花无缺伤了小鱼儿，也不愿别人伤了花无缺，不等花无缺开口，抢先道：“ 我答应了。 ”

花无缺突然道：“ 我绝不答应。 ”

花无缺明知铁心兰不是真心情愿的，他越是对铁心兰爱之入骨，便越是不肯令铁心兰有半分勉强。

花无缺冷冷道 :“ 我不答应，就是不答应，你若要杀我，只管动手就是！ ”

铁心兰失声道：“ 你……你难道不喜欢我？ ”

花无缺再也不瞧她一眼——他看来虽和小鱼儿全无丝毫相同之处，但使起性子来，却和小鱼儿完全一模一样。

那穷汉瞪眼瞧着他，道：“ 你宁可终生痛苦，也不答应？ ”

花无缺道：“ 绝不答应。 ”

那穷汉喝道：“ 好！我与其让你终生受苦，倒不如现在就宰了你！ ”

剑光一展，向花无缺直刺过去！他这一剑自然未尽全力，但出手之快，剑势之强，环顾天下武林，已无一人能望其项背。

只听 “ 啪 ” 的一声，花无缺虽然避开了这一剑，束发的玉冠，却己被剑气震断，满头头发，都被激得根根立起！这一剑之威，竟至如此！实是不可思议！

铁心兰失色惊呼道：“ 前辈快请住手，他不肯答应只是为了我，我心里才真是不肯答应的，前辈你要杀，就杀了我吧！ ”

她惊骇之下，不禁吐了真言，花无缺只觉心里一阵刺痛，出于三掌，竟不顾一切，抢入剑光反扑过去。

谁知那穷汉反而收住剑势，哈哈大笑道：“ 姓江的果然都是牛一般的脾气，只是你却比你爹爹还呆，试想她若真的不肯答应你，真的不喜欢你，又怎肯为你死。 ”

花无缺怔了一怔，铁心兰也跟着怔住了，道：“ 他自然不姓江，他叫花无缺， ”

那穷汉摸了摸头，满面惊讶之色，喃喃道：“ 你不姓江？这倒真是件怪事，你简直彻头彻尾像个姓江的，你简直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

花无缺也忘了出手，只觉这人简直有些毛病。

那穷汉叹了口气，苦笑道：“ 你既不姓江，成不成亲，就全都不关我的事了，你要走就走吧。 ” 他竟然真的什么都不管了，喃喃苦笑着转身而去。

花无缺、铁心兰两人面面相觑，谁也弄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见那穷汉一面走，一面还在自言自语，道：“ 这少年居然不是江小鱼，奇怪奇怪…… ”

铁心兰又惊又喜，失声道：“前辈莫非以为他是江小鱼，才逼着我们成亲的么？”

那穷汉说道：“我虽然是不忍见着你们为情受苦！但若非认定他是江小鱼，我实在也不会多管闲事。”

那穷汉忽然回过头来，瞧了瞧铁心兰，又瞧了瞧花无缺，突然大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原来你说的那对你最坏的人，就是江小鱼，你两人本来是会成亲的！就为了江小鱼，才弄成这般模

铁心兰幽幽叹息一声，垂下了头。

那穷汉用手敲头失笑道：“我本来想成人好事，谁知却将这件事越弄越糟了……”

他一生精研剑法，再加上终年闯荡江湖，奔波劳苦，从来也未能领略到儿女柔情的滋味。

花无缺听得这笑声，心里又是愤怒，又是酸苦，突然道：“你就想走了么？”

那穷汉笑道：“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就让你打两拳出出气吧。”

花无缺冷笑道：“你武功纵然强绝天下，却也万万受不了我一掌，你苦不招架，可是自寻死路！”语声中一掌拍了出去。

这一掌看来虽轻柔，但所取的部位，却是毒辣无比，而且掌心深陷，蓄力不吐，显然一发便不可收拾。

那穷汉是何等眼力，耸然道：“果然好掌力！”

他天性好武，此刻骤然遇见此等少年高手，也不禁想试试对方功力究竟如何，巧掌竟迎了上去！

谁知花无缺掌势突变，来势如矢的一掌，竟突然向右掌引，转变之巧妙亦是令人不可思议。

这一着正是“移花宫”独步天下的“移花接玉”，花无缺一招使出，只道对方这一掌必定要反打在自己身上。

谁知那穷汉身形的溜溜一转，竟将这普天之下、无人能破解的“移花接玉”轻轻化解。

花无缺这才真的大惊失色，动容道：“你究竟是谁？”

那穷汉突然仰天大笑道：“我一生总以未能一试‘移花接玉’武功为恨，不想今日竟在此地遇见了‘移花宫’的门下……”

洪亮的笑声，震得四面枝头山花雨一般落下。

铁心兰惊然道：“前辈莫非与‘移花宫’有什么过不去么？”

那穷汉嘎然顿住笑声，喝道：“我正是与‘移花宫’仇深如海，我十年磨剑，为的正是要将‘移花宫’门下，杀尽杀绝！”

花无缺突然失声道：“燕南天！你是燕南天！”

“移花宫”最大的对头，就是燕南天，普天之下，除了燕南天之外，也没有别人敢和“移花宫”为仇作对！

第六三章　剑气冲霄

花无缺和铁心兰正发愣间，只见那穷汉目中光芒一闪，道：“我正是燕南天！”

花无缺默然半晌，忽然缓缓脱下自己的衣衫，仔仔细细叠好，缓缓走到铁心兰面前，双手交给铁心兰。

铁心兰自然也知道他交给自己的虽然只不过是件衣服，但其中却不知有多么沉重、多么复杂的含意。

花无缺道：“能与燕南天一战，正是学武的人毕生之愿，就是移花宫门下，也以能与燕南天一战为荣。”

铁心兰压低声音，道：“你……你难道不能走么？我替你挡住他，他绝不会杀我的！”

花无缺微微一笑，道：“我这一战并非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移花宫……”语声嘎然而止，但言下未竟之意，却又不知有多么沉重。

他缓缓转过身子，忽又回首道：“我还要你知道，我要杀江小鱼，也非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移花宫，三个月后，你见着他时，不妨告诉他，我虽然一心要杀他，对他却始终没有怀恨之意，希望他……他也莫要恨我。”

铁心兰泪流满面，嘶声道：“你为什么做事都要为着别人？你这一生难道是为别人活着的，你……你难道不该为自己做些事么？”

花无缺已转过身子，仰首望天，突然一笑，道：“为着我自己？……我又是谁呢……”

这是他第一次在别人面前表露了自己的悲痛，这虽然是很简单的两句话，但其中的悲痛却比山更重。

铁心兰瞧着他，流泪低语道：“别人都说你是世上最完美、最幸福、最令人羡慕的人，又有谁知道你的痛苦，别人都说你是最镇定、最冷静，又有谁知道你连自己都已迷失，别人都想过你的日子，又有准知道你竟是为别人活着。”

燕南天始终在一旁瞧着、此刻突然大笑道：“花无缺你果然不愧为“移花宫’门下！无论这一战你是胜是负，移花宫之声名，都因你而不坠！”

花无缺道：“多谢。”

燕南天大声道：“但我也要你知道，除了你外，世上还有许多人，他们所做的事，也并非为了自己的，永远只知为自己活着的人，他们心里也未必便能快乐，甚至说不定比你还要悲哀得多！”

花无缺凝目瞧着他，缓缓道：“你要杀我，莫非也是为了别人么？”

燕南天默然半晌，突然仰天长啸，似也含蕴着满腔抑郁的悲愤，难以向人叙说。

花无缺叹了口气，突然自怀中抽出一柄银剑。

铁心兰也曾见他交手多次，却从未见他用过兵刃，她几乎以为“移花宫”门下都是不用兵刃的。

只见他掌中这柄银剑，剑身狭窄，看来竟似比筷子还细，却长达五尺开外，由头至尾，银光流动，似乎时刻都将脱手飞去！

燕南天目光闪动，对这怪异的兵刃，只淡淡瞧了一眼，厉声道：“你兵刃既已取出，为何还不出手？”

花无缺左手中指轻弹，银剑“铮”的一声龙吟。龙吟未绝，剑已出手！

这柄剑不动时，已是银光流动，眩人眼目，此刻剑光一展，宛如平天里泼下一盆水银来。

燕南天持剑而立，如山停岳峙，花无缺一剑刺来，他竟是动也不动，但见银光一旋，剑势突然变了方向。原来花无缺那一剑本是虚招。

花无缺以虚招诱敌，不料对方竟如此沉得住气。

花无缺竟一连使出七剑虚招。

这一连七剑正是“移花宫”剑法中的妙着，虽然皆是虚招，但在如此眩目的剑光下，谁也不敢拿稳这是虚招的，谁都会忍不住去招架闪避，无论他如何招架闪避，却早已全都在这七剑的计算之中。

怎奈燕南天竟丝毫不为这眩目的剑光所动，这七剑虚招中的妙用，在燕南天面前，竟完全发挥不出。

花无缺第七剑方自击出，燕南天掌中铁剑便已直刺而出，穿透满天光影，直刺花无缺胸膛。

这一剑平平实实，毫无花样，但出剑奇快，剑势奇猛，正是自平淡中见神奇，自扎实中见威力！

花无缺剑法纵有无数变化，却也不得不先避开这一着，但闻剑风呼啸，燕南天已刺出三剑！花无缺避开三招，才还了一剑。

只见满天银光流动，燕南天似已陷于流光之中，其实这满天闪动的剑光根本无法攻入一着。

花无缺围着燕南天飞驰不歇，燕南天脚下却未移动方寸，花无缺剑如流水，燕南天却如中流之砥柱。

这两人剑法一个极柔，一个极刚，一个飞云变幻，一个刚猛平实，一个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一个却如铁桶江山，滴水不漏。

花无缺看来虽然处处主动，其实处处都落在下风，铁心兰瞧得目眩神迷，已不知身在何处。花林中繁花如雨，落了满地。

小鱼儿寻了个客栈，想好生睡一觉，但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索性穿起衣服，逛了出去。

偌大的院子，除了小鱼儿外，只有一间屋子住着有人，像是刚搬进来的，屋子里不住有语声传出，门窗却是关得紧紧的。

突见一个青衣大汉闯进了院子，手里还拿着根马鞭，像是赶车的，一走进院子，就大声呼唤着道：“江别鹤江大爷可是在这里么？”

小鱼儿吓了一跳，江别鹤怎地也到了这里，他是为什么来的？小鱼儿来不及多想，闪身藏到根柱子后。

只见那屋子的门开了一半，里面有人道：“谁？”

那赶车的道：“小人段贵，就是方才送花公子出城的……”

话未说完，江别鹤走了出来，那门却又立刻掩起。

江别鹤皱眉道：“你怎地回来了？又怎会寻到这里？”

段贵道：“花公子在城外像是遇着麻烦了，小人赶着回来禀报，恰巧碰到送江大爷到这里来的段富，才知道江大爷到这里来访客了。”

江别鹤微微一笑，道：“花公子纵然遇着麻烦，他自己也能对付的，还用得着你着急？

段贵道：“但……但那人看来却很扎眼，铁姑娘看来像是很着急，小人想，铁姑娘是知道花公子本事的，连铁姑娘都着急了，这麻烦想必不小。”

江别鹤沉吟道：“既是如此，我就去瞧瞧吧。”

江别鹤回首向着屋内道：“ 至迟今夜，弟子必定再来…… ”
一面说话，一面已随着段贵匆匆走了出去。
小鱼儿本想瞧瞧那屋子里究竟是谁？行迹为何如此神秘？但想了想，这人反正要在此等江别鹤的，也不急在一时。
他实在想先瞧瞧是谁能给花无缺这么大的麻烦？
小鱼儿和花无缺非但没有交情，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对头，但也不知怎地，花无缺的事，总是能令小鱼儿心动。
门外有辆马车刚走，江别鹤想必就坐在车子里。
小鱼儿尾随了去，但大街上不能施展轻功，两条腿的究竟没有四条退的走得快，出城时，马车已瞧不见了。
马车出城，江别鹤在车厢中大声问道：“ 花公子可曾与那人动过手么？ ”
段贵道：“ 好像接了一掌。 ”
江别鹤皱眉道：“ 这人能接得住花公子一掌，倒也有些功夫。却不知他长得是何模样？ ”
段贵道：“ 这人又高又大，穿的比小人还破烂，但样子却神气得很。 ”
江别鹤眉头皱得更紧，道：“ 这人有多大年纪？ ”
段贵道：“ 看来好像四十上下，又好像有五十多了，但……但又好像只有三十出头，你瞧他有多大年纪，他就像有多大，小人实在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人。 ”
江别鹤皱眉沉吟，面色又渐渐沉重。
段贵忽然又道：“ 对了，那人腰上，还有柄铁剑，但却已生锈了
他话未说完，江别鹤已耸然变色，呆了半晌，沉声道：“ 你将车远远停下切莫走得太近，知道么？ ”
段贵心里虽然奇怪，不知道他为什么远远就要将车停下，但江大爷的话，他可不敢不听。距离花林还有十余丈，车马便已停住。
只见漫天剑气中，一条人影兔起鹤落，飞旋盘舞，另一条人影却稳如泰山磐石，动也不动。
此刻花无缺身法仍极轻灵，剑气仍盛，似乎并无败象，但江别鹤又是何等眼力，一眼便瞧出花无缺剑式虽极尽曼妙，其实根本攻不进一招！那击剑破风声，更是一强一弱，相隔悬殊。
江别鹤面色更是惨变，喃喃道：“ 燕南天！这必定是燕南天！ ”
江别鹤知道燕南天此刻只不过是想多瞧瞧移花宫独创一格之剑法的变化而已，否则花无缺早已毙命剑下！
那段贵自然瞧不出此等高深剑法的奥妙，也正是因为他根本什么都瞧不出，所以才更着急。
段贵见到那纵横的剑气，早已为花无缺急出一身大汗，道：“ 江大爷难道下去助花公子一臂之力么？ ”
江别鹤道：“ 自然要去的。这车门怎地打不开了，莫非有什么毛病？ ”
段贵跳下车座，去开车门。车门一下子就打开了，一点毛病也没有。
段贵笑道：” 江大爷只怕是太过着急，所以连车门都打不开…… ”
话未说完，突然瞧见江别鹤的一张脸，似已变成青色，眼睛瞪着段贵，目光也似已变为惨青色。
江别鹤阴森森一笑，缓缓道：“ 一个人最好莫要多管闲事，否则活不长的， ”

段贵骇得腿都软了，转身就想逃，突觉领子已被一把抓住，整个人都被拖入了车厢。

段贵牙齿格格打战，道：“江……江大爷，小人可……没……没有得罪你老人家，你……”

话未说完，一柄短剑已插入他肋下，直没至柄。

江别鹤一分分缓缓拔出了短剑，生怕鲜血会溅上他衣服，短剑拔出，仍如一泓秋水，杀人也不见血。这正是削断“情锁”的那柄宝剑！

江别鹤长长吐出了口气喃喃道：“现在，没有人会知道我曾到过这里，也没有人会知道我眼见花无缺必死而不救了！我侠义的名声，可不能为了这蠢小子而受损……你用一条命来保全我‘江南大侠’的名声，死也不算冤枉的。”

他一面说话，一面已悄悄溜下马车，转身回去。花林里恶战方急，自然没有人会发现他。

郊外无人，小鱼儿兜了个圈子，终于瞧见了那花林里纵横的剑气，接着才瞧见那辆马车。

他没有瞧见江别鹤。江别鹤莫非还留在马车里？马车为何停得这么远？

小鱼儿本无心去追究这些，只想站得远远地瞧瞧花林里的恶斗，瞧瞧花无缺剑法与众不同的变化，留做以后对付他的准备。

自然，他也想瞧瞧能和花无缺一战的人是谁。

但他突又瞧见那紧闭着的马车门，门缝里在向外流着鲜血——江别鹤莫非已死了？否则这又会是谁的血？

小鱼儿又是兴奋，又是好奇，忍不住想去瞧瞧。

他一拉开车门，就发现段贵那张狰狞扭曲的脸，接着，就瞧见那双满含恐惧。满含惊惶的眼睛。而江别鹤却已不见了。

小鱼儿本也不禁一惊，怔住，但随即恍然而悟——江别鹤用心之狠毒，没有人比小鱼儿更清楚。

他也立刻就发现花无缺此刻情况之危急，铁心兰为花无缺焦急担心的神态，又不禁令他心里一阵刺痛。

突听一声长啸，直冲云霄！一道剑光，冲天飞起，花无缺踉跄后退，终于跌倒！

燕南天竟以至钝至刚之剑，将花无缺掌中至利至柔之剑震得脱手飞去！花无缺但觉气血反逆，终于下支跌倒！

但在这刹那之间，也不知为了什么，小鱼儿但觉热血冲上头顶，竟忘了他与花无缺之间的恩恩怨怨，情仇纠缠……

他竟突然忘了一切，不顾一切，竟突然飞扑过去！

燕南天长啸不已，铁剑再展。铁心兰失声惊呼——

就在这时，突见一条人影如飞掠来，挡在花无缺面前，大声道：“谁也不能伤他！”

铁心兰瞧见这人竟是小鱼儿，张大了嘴，惊得呆住。

燕南天目光如电，在小鱼儿身上一转，厉声道：“你是谁，竟敢来樱燕某之剑锋！”

铁心兰终于回过神来，大声道：“他就是江小鱼呀！”

燕南天失声道：“江上鱼？江小鱼就是你？”他一双眼睛盯在小鱼儿脸上更是不肯放松。

小鱼儿也盯着他，迟疑着道：“你……你难道就是燕南天燕伯伯？”
铁心兰道：“他正是燕老前辈。”
小鱼儿像是又惊又喜，突然扑过去，抱住燕南天，道：”燕伯伯，我可真是想死你了……”
燕南天目中似有热泪盈眶，喃喃道：“江小鱼……江小鱼，燕伯伯又何尝不想你？”
铁心兰瞧见孤苦飘零的小鱼儿突然有了亲人，而且竟是名震天下的燕南天，心里当真是又惊又喜，热泪又不觉要夺眶而出。
只见燕南天突又推开小鱼儿，沉声道：“你可知道这花无缺乃是‘移花宫’门下！”
小鱼儿道：“知道。”
燕南天厉声道：“你可知道杀死你父母的人，就是移花宫主？”
小鱼儿身子一震，失声道：“这难道竟是真的？”
他很小的时候，虽然曾经有个神秘的人，将他带出“恶人谷”，告诉他这件事，他却总觉得这个人行踪太诡秘，说的话未必可信，所以他一直都没有认为“移花宫”真的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
但此刻这话从燕南天嘴里说出来，他却不能不信了。
燕南天瞪着小鱼儿，道：“你为何要救他？”
小鱼儿道；“我……我……”
他自己也实在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救花无缺，就算“移花宫”和他并无仇恨，他本来也是万万不该救花无缺的！
燕南天突然将铁剑抛在地上，喝道：“你亲手杀了他吧！”
小鱼儿身子又是一震，回头去瞧花无缺。
只见花无缺竟已被燕南天剑气震得晕了过去，一朵残花，落在他脸上，鲜红的花，衬得他面色更是苍白。
小鱼儿瞧着这张苍白的脸，心里竟泛起一种难言的滋味，他也不知为了什么，竟突然大声道：“我不能杀他！”
燕南天怒道：“你为何不能杀他？你已知道他是你仇人门下！何况他又一心要杀你！”
小鱼儿道：“我……我……”
他叹了口气，突又大声道：“我已和他约定，在三个月后决一生死！所以不能让燕伯伯杀死他，更不能在他受了伤时，将他杀死！”
燕南天怔了怔，突然仰天大笑道：“好！你果然不愧为江小鱼，果然不愧为我那江二弟的儿子……二弟呀二弟，你有子如此，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他欢乐的笑声，突又变得无限悲怆。
小鱼儿但觉胸中热血奔腾，突地跪下，嘶声道：“燕伯伯，我发誓今后再也不会丢我爹爹的人了！”
燕南天抚着他的肩头，黯然道：“你可是自觉以前所作所为，有些对不起他？”
小鱼儿低垂着头，哽咽道：“我……”
燕南天道：“你用不着难受，更用不着自责，无论谁生长在你那种环境中，都要比你坏得多，何况，据我所知，你用的手段或有不对，却根本未做什么坏事。”

燕南天又大笑道：“ 燕南天能见到江枫有你这样的儿子，正是毕生之快事！ ”

他笑声中带着泪痕，显见得心里又是快乐，又是酸楚，铁心兰瞧着他们真情流露，不觉低下了头，眼泪一连串落在地上。

她心里又何尝不是悲欢交集，难以自处。小鱼儿的痛苦还有燕南天了解安慰，她的痛苦又有谁知道？

她死也不能让花无缺杀死小鱼儿，但小鱼儿若是杀死花无缺，她也会难受得很，她只望两人能好好相处。

谁知道他们竟偏偏又是不共戴天的仇人，这仇恨显然谁也化解不开，眼见着他们必有一人，要死在另一人手下！否则这仇恨永远也不能终止！

更令她伤心的是，为了小鱼儿，她不惜牺牲一切，而小鱼儿却似连瞧都不屑再瞧她一眼。

这时燕南天已将小鱼儿拉到花树下坐下，忽然道：“ 你可知道屠娇娇和李大嘴等人，已离开了恶人谷？ ”

小鱼儿道：“ 知道。 ”

燕南天目光闪动，道：“ 你莫非已见过他们， ”

小鱼儿点了点头，忽又笑道：“ 燕伯伯，你饶了他们好么？ ”

燕南天怒道：“ 我怎能饶了他们！ ”

小鱼儿道：“ 他们虽然想害你老人家，但终究没有害着，何况，他们到底将我养大了，更何况他们早已改过。 ”

燕南天想了想，叹道：“ 为了你，只要他们此后真的不再为恶，我就饶了他们！ ”

小鱼儿大喜道：“ 他们听见这消息，简直要高兴死了，以后哪里还会害人！ ”

燕南天瞧了铁心兰一眼，微微笑道：“ 你现在也该过去和那位姑娘说话了吧，我也不能老是霸占住你。 ”

小鱼儿脸沉下来，道：“ 我不认得那位姑娘，简直连见都未见过。 ”

铁心兰再也忍不注，失声痛哭起来，她痛哭着奔向小鱼儿，但还未到小鱼儿面前，突又转过身子，抚面狂奔而去。

小鱼儿咬紧牙关，也不去拉她。

燕南天瞧着铁心兰奔远，又回头瞧着小鱼儿，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常？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事，我可真弄不清。 ”

小鱼儿也似呆住了，久久都不说话。

燕南天仔细瞧了他两眼，突然长身而起，笑道：“ 你是要自己闯闯，还是要跟着我？ ”

小鱼儿这才回过神来，展颜笑道：“ 跟着燕伯伯虽然再好也没有，但别人瞧见燕伯伯就逃，我老是没事做，也没什么意思。 ”

燕南天大笑道：“ 你果然有志气！ ”

小鱼儿道：“ 但我却又想和燕伯伯多聊聊…… ”

燕南天道：” 明日此刻，我还在这里等你，现在我忽然想起有件事要做，已该走了！ ” 他微笑着拍了拍小鱼儿的肩头，拾起铁剑，一掠而去，转眼己无踪影。

小鱼儿倒未想到他说走就走，他竟未留意燕南天所去的方向，是和铁心兰一路的。

他轻轻拾起了花无缺面上的落花，握起花无缺的手掌，暗暗将一股真气自他掌心传了过去。

过了半晌，花无缺一跃而起，目光茫然四转，瞧见小鱼儿，吃惊道：“你怎会在这里？”

小鱼儿微笑瞧着他，也不说话，听他说话的语声，小鱼儿已知道他方才真气骤然被激反逆，因而晕迷，但究竟功力深厚，并未受着内伤。

花无缺想了想，道：“你救了我？”

小鱼儿还是不说话。

第六四章　神掌挫敌

花无缺默然瞧了他许久，缓缓转过身子，似乎不愿被小鱼儿瞧见自己面上的变化。

他霍然转回身，大声道：“你为何要救我？”

小鱼儿缓缓道：“别人要杀我时，你也曾救过我的。”

花无缺道：“但那只因我要亲手杀你！”

小鱼儿眼睛里闪着光，道：“你又怎知我不是要亲手杀死你呢？你莫忘了，我和你在三个月后，还有场不见不散的死约会！”

花无缺默然半晌，又长长叹了口气，喃喃道：“不见不散，不死不休……”

小鱼儿忽然大笑起来，道：“所以在这三个月里，你我非但不是仇人，而且简直可以算做朋友了。”他笑的声音虽大，但笑声中却似有许多感慨。

花无缺目光凝注着他，久久都未移动，嘴角忽然也泛起一丝笑容，所有的言语，俱在不言之中。

两人同时走出花林，只见繁花大多已被剑气震落，满地俱是落花，有的被风吹动，犹在婀娜起舞。花无缺忍不住长叹了一声，谁知小鱼儿的叹息声也恰在此时发出，两人忍不住对望一眼，相视一笑。花无缺心中暗道：“能和此人做三个月的朋友，想必也是人生一快。”他素来深沉寡言，心里这么想，嘴里并未说出。

谁知小鱼儿已笑道：“能和你做三个月朋友，倒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花无缺怔了怔，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他这一生，几乎从未这样笑过。

只见一辆马车远远停在林外，那匹马显然也是久经训练，是以虽然无人驾驭，此刻仍未走远。

小鱼儿拉开车门，指着门里的尸身，道：“你可知道这车夫是被谁杀死的？”

花无缺瞪大眼睛，道：“谁？”

小鱼儿想了想，笑道：“我现在说了，你也不会相信，但以后你自然会知道的。”

江别鹤一袭青衫，周旋在宾客间，面上虽然满布笑容，但眉目间却隐有忧色，似乎有些心事。

来自合肥的名武师“金刀无敌”彭天寿，年纪最长，被让在首席，此刻手持着颔下白髯，笑道：“江大侠此刻莫非在惦念着花公子么？”

江别鹤苦笑道：“我也知道他绝不会出什么事，但也不知怎地，心中却总似有些警兆……”

他长叹一声，接道：“但愿他莫要出事才好，若是他真的遇了危险，我却在此开怀畅饮，却叫我日后还有何面目去见朋友。”

群豪间立刻响起一阵赞叹之声。

突听一人大笑接道：“不错，谁若能交着江别鹤这朋友，那真是上辈子积了德了。”

爽朗的笑声中，一个身材挺拔，神情洒脱，面上虽有一道又长又深的疤，但看来却带着种说不出的魅力的少年，大步走了上来。

他年纪虽不大，气派却似不小，笑容看来虽然十分亲切可爱，目光顾盼间，竟似全未将任何人瞧在眼里。

群豪竟无一人认得这少年是谁，心里却在暗暗猜测，这想必又是什么名

门大派的传人，武林世家的子弟。
江别鹤瞧见这少年，面色却突然大变，失声道：“你……你怎会也来！”
小鱼儿笑嘻嘻道：“我来不得么？”
江别鹤还未说话，已瞧见了跟小鱼儿同来的人——花无缺也已走上楼，竟微笑着站在小鱼儿身旁。
小鱼儿居然会到这里来，江别鹤已是一惊，花无缺居然还活着，江别鹤又是一惊。
小鱼儿和花无缺同行而来，而且还似乎已化敌为友，江别鹤这一惊更当真是非同小可。
群豪瞧见花无缺，俱都长身而起，含笑招呼，谁也没有发现江别鹤已惊得怔在那里，久久都动弹不得。
他憋了一肚子话想问，却苦于有的话不便问，有的话不能问，怔了许久，才想起该向花无缺表示自己的关心和焦急。
只可惜这时他无论想表示什么，都已迟了。
首席的上位，还有几个位子是空着的，大家让来让去，谁也没有坐下去，小鱼儿却大喇喇走过去，坐了下来。
他好像天生就该坐这位子的，别人瞪着了，他脸也不红，眼也不眨，举起酒杯瞧了瞧，忽然笑道：“江大侠请客，难道连酒都没有么？”
江别鹤干咳了两声，道：“拿酒来。”
小鱼儿道：”瞧江大侠的模样，好像对我这客人不大欢迎？但我可不是自己要来的，而是花无缺请我来的。”
江别鹤面色又变了变，却大笑道：“花兄的客人，便是我的客人。”
小鱼儿笑嘻嘻道：”如此说来，花无缺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了？”
江别鹤道：”正是如此。”
小鱼儿脸色突然一沉冷冷道：“但花无缺的朋友，却不是我的朋友！”
此刻群豪听了小鱼儿和江别鹤的一番话，已全都知道小鱼儿简直和江别鹤连一点关系也没有。
“金刀无敌”彭天寿第一个忍不住了，哼了一声，冷冷道：“这位小朋友，说话倒难懂得很。”
“我的意思是说，我若也拿花无缺的朋友当我的朋友，那我可就倒了霉了！花无缺自己人虽不错，他交的朋友……嘿嘿，嘿嘿。”小鱼儿冷笑道：“他交的朋友非但见死不救，而且……”
彭天寿怒道：“你这是在说谁？”
小鱼儿道：“谁是花无缺的朋友，我说的就是谁！”
彭天寿怒道：“江大侠也是花公子的至交好友，难道你……”
小鱼儿冷冷道：“我说的至少不是你！只因你想和花无缺交朋友还不配哩，你最多也不过只能拍拍江别鹤的马屁罢了。”
彭天寿“叭”的一拍桌子，厉喝道：“你可知道老夫是谁？”
小鱼儿道：“这倒的确不知道。”
彭天寿还未说话，旁边已有人帮腔道：“你连‘金刀无敌’彭老英雄都不知道，还想在江湖混么？”
小鱼儿道：“彭老英雄的名字，若是换成‘马屁无敌’，岂非更是名副其实，”
在江别鹤的酒筵上，彭天寿本来还有些顾忌，但直到此刻，江别鹤非但

全未劝阻，简直好像没有听见这等吵闹似的。

彭天寿自然不知道这是江别鹤希望小鱼儿结的仇家越多越好，还道江别鹤有心替他撑腰。

听了“马屁无敌”这四字，他哪里按捺得住，虎吼一声，隔着桌子便向小鱼儿扑了过去。

小鱼儿根本就是存心闹事来的，笑嘻嘻地瞧着彭天寿扑过来，突然举起筷子，轻轻一点。

彭天寿只觉身子突然发麻，再也使不出力，”砰”的一声，整个人竟都跌在桌子上，碗筷杯盏溅了一地。

小鱼儿笑嘻嘻道：“江别鹤，你难道舍不得上菜，要拿这马屁精来当冷盘么？”

群豪中和彭天寿有交情的也不少，坐得远远的，已在纷纷呼喝，坐得近的，已想动手了。

花无缺静静地瞧着江别鹤，江别鹤还是全无丝毫劝解之意，这些客人竟像是全非他请来的。

只因他此刻正也希望情况越乱越好，只听哗啦啦一声，彭天寿从桌上滚了下来，桌子也翻了，几个人冲上来，全都被小鱼儿拎住脖子，甩了出去，店小二一旁惊呼，忙着收碟子收碗，酒楼上顿时乱做一团，但群豪瞧见小鱼儿的武功后，反而没有一个人真的敢过来动手了。

江别鹤这才皱眉道：”花兄，你瞧这事，该当如何处理？”

花无缺淡淡一笑，道：“我不知道。”

江别鹤再也想不到他会说出这句话来，不禁又是一怔，只听拳风震耳。小鱼儿已一拳直击过来，大喝道：“江别鹤、你瞧见花无缺有难，赶紧溜走，还怕那赶车的泄露你的不义，竟将他也杀死灭口，今天我别的不想，只想痛痛快快揍你一顿，你就接着吧。”一面说，一面打，说完了这番话、已击出数十拳之多。

江别鹤居然只是闪避，也不还手，等他说完了，才冷冷道：“阁下血口喷人，只怕谁也难以相信。”

小鱼儿喝道：“告诉你，那赶车的虽然挨了你一剑，但却没有死……”

江别鹤面色不禁一变。

小鱼儿忽然后退几步，大喝道：“你瞧、他已从那边走过来了！”

群豪不由自主，全都沿着他手指之处瞧了过去。

江别鹤却冷笑道：“你骗不过我的，他……”说到这里骤然住口，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小鱼儿大笑道：“我的确是骗不过你的，别人都回头，只有你不回头，因为只有你知道他是活不了的，是么？”

他方才乱七八糟的闹了一场，一来是要镇住别人，再来也是要让情况大乱，要江别鹤定不下心来，否则他又怎会上这个当。

江别鹤目光一扫，只见群豪面上果然都已露出惊讶怀疑之色，他一步窜到花无缺面前，道：“花兄，你是相信他，还是相信我？”

花无缺叹了一口气，道：“此事不提也罢……”

小鱼儿大声道：“无论提不提此事，我要和他打架；你是帮他，还是帮我？”

花无缺苦笑道：“你两人若是定要比划比划，谁也不能多事插手。”

小鱼儿就在等他说这句话，立刻大声道：“好，假如有别人插手，我就找你！”

话未说完，又是一拳击出。

江别鹤瞧他方才打了数十拳，也未沾着自己一片衣服，看来武功也不过如此，冷笑道：“既然阁下定要出手，也怪不得江某了！”

两句话说完，小鱼儿又已攻出四拳之多。

只见江别鹤一掌击出，掌风凌厉，掌式都是飘忽无方，小鱼儿像是用尽了身法才堪堪避开。群豪又忍不住为江别鹤喝起彩来。

江别鹤知道江湖中人，胜者为强，只要自己伤了小鱼儿，也就不会有人再来追究方才杀人的事了。

他精神一震，冷笑着又道：“江湖朋友全都在此见着，这是你自取其辱，并非江某以大压小。”

小鱼儿像是只顾得打架闪避，连斗嘴的余力都没有了，拆了还不到二十招，他已屡遇险招。

江别鹤本来一直怀疑他就是在暗中和自己捣鬼的那人，是以怀有戒心，此刻见他武功竟是如此稀松平常，疑心顿减，攻势也顿时松了下来，微笑道：“你虽然不知好歹，无理取闹，但我念在你年幼无知，也不愿大难为你，只要你肯陪罪认错，瞧在花兄面上，我就放你走如何。”

他这话说得非但又是大仁大义，而且也卖给花无缺个交情，不折不扣正是“江南大侠”的身份。

小鱼儿不住喘气，像是连话都说不出了。

其实他早已算定，在这许多人面前，江别鹤只要能摆摆“大侠”的身份，就绝不会放弃这种机会的。

他算准了在这许多人面前，自己装得越弱，江别鹤越不会使出煞手，否则岂非是失了“大侠”的风度。

江别鹤出手果然更平和了，群豪却有人呼喝道：“对这种人，江大侠你又何必太客气。”

方才挨过小鱼儿揍的，更是随声附和。

江别鹤像是被逼无奈，叹口气道：“你年纪轻轻，我实在不愿伤你，但若不给你个教训，连别的朋友也瞧不过眼的……”说话间，小鱼儿又被逼退几步。

江别鹤微笑道：“我这一着‘分花拂柳’后，便要取你胸膛，你可得小心了！最好莫要闪避招架，否则我出手一重，难免要伤了你。”

小鱼儿道：“多承指教！”

只见江别鹤一招“分花拂柳”后，右掌突然斜击而出，掌式如斧开山，直取小鱼儿胸膛。这一掌说来虽然没什么奥妙，但掌式变化之快，却是无与伦比，纵然他已先将自己招式喝破，但群豪还是想不到他掌式竟能变到这部位来，眼见小鱼儿是再也避不开这一掌的了。

群豪又不禁喝起彩来。

小鱼儿突然出手硬接了这一掌！

江别鹤突觉一股大力涌来，再想使出全力，已来不及了，“砰”的一声，他身子竟被震得飞了起来！

小鱼儿忍了多年的怒气，终于在这一掌里发泄！

只见江别鹤身子撞入人丛，站在前面的几个人，也被他憧得一起跌倒，

踉跄后退几步，才坐到地上！

群豪喝彩声戛然顿住，一个个张口结舌，怔在那里，只见小鱼儿拍掌大笑，竟穿过窗户扬长而去了！

小鱼儿虽未能真个痛揍江别鹤一顿，但江别鹤大大出了个洋相，也算出了口气，心里觉得再愉快也不过。

“见好就收”这句话，小鱼儿当然清楚得很。

群豪就算还不十分相信江别鹤真的“见死不救，杀人灭口”，至少心里已有些怀疑。

他在街上逛了一圈，又溜进了那客栈，在白天订好的那间屋子里歇了一会儿，等到院子里没有人声，才溜出来。

只见住着那神秘人物的屋子，门窗仍是紧紧关着的，屋子里已燃起了灯火，却瞧不见人影。

小鱼儿四下瞧了一眼，纵身掠上了屋脊，悄悄溜到这间屋子的屋檐上，伏在屋檐的暗影里，动也不动。

屋子里也没有丝毫声音。这神秘的人物已睡着了，还是已走了？江别鹤和他已订有后约，他怎么会走呢？何况屋子里的灯，还是亮着的。

小鱼儿沉住了气，等在那里，他算定江别鹤绝不会不来。满天星光，夜凉如水，等着等着，他几乎睡着了。

突听“嗖”的一声，一条人影，轻烟般掠来，那轻功之高，小鱼儿简直连见都没有见过。

他简直瞧不见这人的身形，心里刚吃了一惊，只听房门轻轻一响，这人竟已走进了屋子。

屋子里还是没有声音。

这人的轻功竟如此高明，莫说自己比不上，就连花无缺比他也似差了一筹，武林中又怎会有这样的人物！

这样的人物在和江别鹤勾结，岂非可怕得很！小鱼儿想着想着，突然又瞧见一个人溜进了院子。

只见他一路东张西望，悄悄走了过来，也走到这间屋子前面，轻轻咳嗽了一声，敲了敲门。

屋子里立刻有人沉声道：“谁？”

这黑衣人低声道：“是晚辈。”

听这声音，小鱼儿才知道是江别鹤来了，精神不由一振，这时门开了一线，江别鹤已闪身走了进去。两人说了几句话，小鱼儿也未听清。

忽听江别鹤道：“晚辈今日倒瞧见了惊人之事。”

那人道：”什么事？”

江别鹤道：“燕南天并未死，而且又出世了！”

江湖中无论是谁，听到这消息都难免要大吃一惊，那人却似无所谓，语声似是淡淡的，道：“哼，燕南天不死最好，他若死了，反倒无趣了。”

小鱼儿越听越惊讶，这人非但对燕南天毫不畏惧，反倒有和燕南天较量较量的意思。

江湖中敢和燕南天一较高低的人，有谁呢？小鱼儿简直连一个也想不出来。

只听江别鹤又道：“除了燕南天之外，那江小鱼居然也现身了！”

那人对江小鱼的兴趣，竟似比对燕南天浓厚得多，道：“他武功怎样，

比起花无缺如何？”
　　江别鹤笑道：”他武功纵然比不上花无缺，但动起手来，诡计多端，只要稍为疏忽，便要上他的当。”
　　那人居然好像微微笑了笑，道：“我正担心他武功太差，如今才放心了！”
　　小鱼儿听得更是奇怪，他再也想不通这人为何对他如此有兴趣，难道这么样的人会认得他？
　　只听那人又道：“江小鱼武功无论多强，都有花无缺去对付，用不着你担心。”
　　江别鹤叹了口气，道：“但现在花无缺却似和江小鱼交起朋友来了……”
　　那人冷笑道：“这两人是天生的冤家对头，不死不休，就算交朋友，也绝对交不长的，这点你只管放心，”
　　小鱼儿吃了一惊！这人怎会对花无缺和自己的事如此清楚？知道这件事的人实在并不多呀。
　　江别鹤似乎笑了笑，道：“既是如此，前辈对弟子不知究竟有何吩咐？”
　　那人道：“我只要你……”
　　语声突然低了下去，小鱼儿连一句话都听不清了，只听得这人说一句，江别鹤就答一声：“是。”
　　等到这人说完了，江别鹤笑道：“这几件事，晚辈无不从命。”
　　那人冷冷道：“这几件事对你也有好处，你自然要从命的！”
　　江别鹤沉吟着，又笑道：“前辈只吩咐了一声，晚辈立刻就遵命而来，但直到此刻为止，却连前辈的高姓大名都不知道。”
　　那人叱道：“我的名字，你用不着知道，你只要知道普天之下，除了我之外，已没有别人能帮你的忙，若没有我，你非但做不成‘大侠’，简直连活都活不成了！”
　　江别鹤默然半晌道：“是。”
　　那人道：“你现在可以走了，到时候我自然会去找你。”
　　江别鹤道：“是！”
　　那人又道：“我交给你办的几件事，你若出了差错，那时不用燕南天和江小鱼动手，我自己就宰了你！知道么？”
　　江别鹤道：“是！”

第六五章　神出鬼没

只见江别鹤垂首走出了门，身法立即变快，四顾无人，一闪就出了院子，小鱼儿眼珠子一转也悄悄自屋檐上溜开。

小鱼儿直跃出几重屋脊，才敢一掠而下，从角门穿出院子，找着厨房，炉火还有余烬，上面还烧着一壶水。

他拎着这壶水，才大摇大摆地走回去，那间屋子里的灯火，果然还是亮着的，小鱼儿过去，拍门道：“客官可要加些茶水么？”

他一心想瞧瞧这神秘人物的真面目，竟不惜涉险，扮成茶房，也不管这人会不会认得出他，屋子里竟没有应声。

他壮起胆子，轻轻推门。门竟没有栓上，他一推就开了。

只见桌上燃着灯，灯旁有个盘子，盘子里有个茶壶，四只茶杯，茶壶和茶杯全没动过。

再瞧那张床，床上的被褥，也是叠得整整齐齐的。

这神秘的人虽然住在这屋子里，但却连动都没有动这屋子里的东西，他显然只不过是借这间屋子来和江别鹤说话而已。

小鱼儿却喃喃道：“壶里不知还有茶没有，我不如先给斟上吧，也免得客人回来没水喝。”

他一面说，一面已走进房子。

一走进门，他才发觉屋子里竟弥漫着一种如兰如馨的奇异香气，他竟像是一步踏上了百花怒放的花丛中。

但除了这奇异的香气外，屋子里却再也没有丝毫可疑的痕迹，这屋子简直好像从来就没有人住过。

但这屋子却打扫得一尘不染，连床底下的灰尘，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桌子、椅子、衣橱，都像是被水洗过。

就连那石板铺成的地，都被水洗得闪闪发光。

那神秘的人物，既然只不过用这屋子作谈话之地，并不想在这里住，也没有沾这里的东西，却又为何要将这屋子洗刷得如此干净，而且还在屋子里散布出如此神秘、又如此珍贵的香气。

这神秘的人物，莫非有种特别的洁癖。小鱼儿不禁又皱起了眉头，喃喃道：“这么爱干净的人，倒也少见得很……”

突听一人冷冷道：“你是谁？来干什么？”

这声音竟赫然就是从小鱼儿身后发出来的！小鱼儿心里这一惊当真不小，嘴里却含笑道：“小的是来瞧瞧，客官是不是要添些茶水。”

那人道：”你是这店里的伙计？”

小鱼儿赶紧道：“是。”

那人道：“白天来的，好像不是你。”

小鱼儿道：“钱老大当日班，小的王三是值夜的。”

那人突然冷冷一笑，道：“江小鱼果然是随机应变，对答如流，只可惜你出娘胎，我就认得你，你在我面前装什么都没有用的！”

小鱼儿大骇道：“你是准？”那人又不说话。

小鱼儿霍然转身，身后空空的，那扇门还在随风而动！门外夜色深沉，哪里有人的影子！那人莫非又走了！

小鱼儿又惊又奇，刚松了口气，谁知身后又有人冷冷道：“你瞧不见我

的！”那人竟又已到了他身后！小鱼儿连转五六个身，他身法已不能说不快了，但那人竟始终在他身后，就好像贴在他身上的影子似的。

小鱼儿就算胆子再大，此刻也不禁被骇出了身冷汗。

此人轻功如此，武功可想而知，小鱼儿知道自己非但万万不能抵敌，连逃都逃不了的。

他眼珠子一转，索性站住不动了，笑嘻嘻道：“你若不愿被我瞧见，为何要来呢？”

那人道：“你想不出？”

小鱼儿眨着眼睛，道：“我想，你总不会是要杀死我吧。”

那人道：“你怎知我不杀你？”

小鱼儿道：“一个马上要死的人，就算瞧见你的真面目，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你若要杀我，就不妨让我瞧瞧了，是么？”

他已隐约觉出这人的确没有杀他之意，胆子不觉大了起来，嘴里说着话，突然一步窜到衣橱前。

那衣橱油漆本就很新，又被仔细擦洗了一遍，更是光亮如镜，小鱼儿身子往下一蹲，一个白衣人影，便清清楚楚地映在衣橱上。

只见这人长发披肩，白衣如雪，神情飘飘有出尘之概，但面上却戴着个狰狞恐怖的青铜面罩。

小鱼儿又不禁骇了一跳，失声道：“你原来就是铜先生！”

小鱼儿只觉他一双眼睛正狠狠瞪着自己——这双眼睛的光射到衣橱上，再反射出来，仍是冷森森的令人悚栗。

小鱼儿强笑道：”那日黑蜘蛛说你武功如何如何之高，我还有些不信，今日一见，才知道他不是吹牛的。”

铜先生冷笑道：“你用不着奉承我，我既不想杀你，就永远不会杀你。”

小鱼儿道：“永远不会？”

铜先生道：“嗯！”

小鱼儿松了口气，笑道：“我见你这样爱干净，又弄出这香气，本来以为你是个女人……幸好你不是女人，否则你就算说不杀我，我也不相信。”

铜先生道：“你不相信女人？”

小鱼儿笑道：“妇人之言，绝不可听，谁若相信女人，谁就倒霉了！”

铜先生突然怒道：“你母亲难道不是女人？”

小鱼儿道：“天下的女人，有谁能和我母亲相比，她又温柔，又美丽……。”

他虽从未见母亲之面，但在每个孩子的心目中，自己的母亲，自然永远是天下最温柔、最美丽的女人。

他说着说着，不觉闭起了眼睛，依着他的幻想，描叙起来，他口才本好，此番一描叙，更是将自己的母亲说得天下少有，世间无双。

铜先生冷漠的目光中，却似突然燃起了火焰。

小鱼儿也未瞧见，犹在梦呓般道：“世上别的女人，若和我母亲相比，简直连粪土也不如，我……”

话未说完，突觉脖子上一阵剧痛，身子一麻，整个人竟都已被这“铜先生”提了起来！

以小鱼儿此时的武功，竟无还手抗拒之力！

只见铜先生目中满是怒火，冰凉的手掌，越来越紧，竟似乎要将小鱼儿的脖子生生拗断。

小鱼儿大骇道：“你……你说过永远不杀我的，说出来的话怎能不算。”
铜先生道：“只因你满嘴胡说八道，令人可恨。”
小鱼儿道：“我几时胡说八道了？”
铜先生道：“你母亲是好是坏，是美是丑，你根本未见过，如此为她吹嘘，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小鱼儿道：“你……你怎知我未见过我母亲的面？”
铜先生冷笑道：“我不知道谁知道？”
小鱼儿忍不注道：“我母亲长得是何模佯？”
铜先生道：“你母亲跛脚驼背，又麻又秃，乃是世上最丑最恶的女人，世上无论哪一个女人都比她好看得多。”
小鱼儿大怒道：“放屁放屁，你才是胡说八道！”
话未说完，脸上竟挨了两个耳掴子。
铜先生这两掌虽未使出真力，但已将小鱼儿两边都打得肿了起来，鲜血不住自嘴角沁出。但小鱼儿仍是骂不绝口。
他虽未见过母亲，但只要一想起母亲，心里就会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是痛苦，也是温馨。
他平日虽然最喜见风转舵，所以这“铜先生”若是辱骂了他。他自知不敌，也绝不会反抗还嘴。但辱骂了他的母亲，他却不能忍受。
铜先生耳括子打个不停，小鱼儿还是骂个不停，他牛脾气一发，什么死活都全然不管不顾。
铜先生咬牙道：“你再敢骂，我就杀了你。”
小鱼儿满嘴流血，嘶声道：”只要你承认我母亲是最温柔、最美丽的，我就不骂你。”
铜先生道：“你……你死也不肯承认你母亲是最丑最恶的女人？”
小鱼儿立刻点头。
铜先生道：“你……你情愿为她死？”他眼睛里充满怨毒，语声却渐渐颤抖。
只见这“铜先生”站在那里，全身抖个不停。
小鱼儿偷偷瞧着他，却也不敢妄动，过了半晌，才终于忍不住道：“我母亲究竟与你有什么仇恨，你要如此骂她？”
铜先生竟似完全没有听见他的话。
小鱼儿再不迟疑，纵身一跃，跳出窗户，转首瞧了瞧，那铜先生似乎并没有追出来，小鱼儿心里虽然有许多怀疑不解，此刻却也顾不得了，展开身法，没命飞掠，眨服间便己掠出了客栈。
突听身后一人冷冷道：“你还不承认？”
小鱼儿身子刚掠起，又跌下，他知道只要被这人追着，便如附骨之蛆，再也休想甩得脱了，突然大喝道：“你有本事，就宰了我吧！”
喝声中，他猝然转身，双拳雨点般击出，但他连对方的人影都未瞧见，背后一麻，身子又跌到地上。
花无缺本不喜欢喝酒，今夜也不知怎地，竟然自酌自饮起来，而且酒到杯干，喝得迷迷糊糊的，往床上一倒，便睡着了。
这时窗外正有人在呼唤！
“花无缺！醒来！”
声音虽轻细，但每个字却似能送入花无缺耳朵里。

花无缺定了定神，便推开了窗子，窗外夜色膝陇，一个白衣人影，鬼魅般站在五六丈外。

淡淡的星光映照下，这人的脸上似乎发着青光，仔细一瞧，才发觉他脸上竟戴着个狰狞的青铜面具。

花无缺一惊，失声道：“莫非是铜……铜先生？”

那人点了点头，道：“出来！”

铜先生已飘上了屋脊。花无缺跟了过去，掠过屋脊，越过静寂的街道。

铜先生头也不回，忽然冷冷道：“移花宫门下，怎地也贪酒贪睡起来！”

花无缺怔了怔，垂下头不敢说话。

只见这铜先生从头到脚，从未动弹，飞掠却迅急无比，整个人都仿佛在驭风而行一般。花无缺瞧见这样的轻功，也不禁暗暗吃惊。

只听铜先生又道：“你自然已知道我是谁了。”

花无缺道：“晚辈出宫时，家师已吩咐过，只要见到先生，便如见家师，先生所有指示，晚辈无不遵命。”

铜先生道：“你出宫时，宫主还曾吩咐了你什么？”

花无缺终于沉声道：“家师要我亲手杀死一个叫江小鱼的人！”

铜先生像是笑了笑，道：“很好！”

他不再说话，也始终未曾回过头来，只见去路渐僻，渐渐到了个山坡，山坡上有株枝叶浓密的大树，铜先生身形突然飞掠而起，口中却道：“你在树下站着！”

短短五个字说完，他身子已站在树梢，满天星光，衬着他一身雪白的衣裳，看来更觉潇洒出尘，高不可攀。

突见铜先生自浓密的枝叶中，提起一个人，叱道：“接稳了！”

叱声方自入耳，已有一个人自树梢急坠而下。

这大树高达十余丈，一个重量虽不满百斤，自树梢被抛下来，那力量何止五百斤。

花无缺更猜不出他抛下的这人是谁，也没有把握能否接得住这人的身子，刹那间不及细想，也飞身迎了上去。

花无缺突然出手，捞住了这人的衣带，但闻“嘶”的一声，这人衣裳已被撕破，花无缺也被这下坠之力带了下来。

但等到落地时，下坠之力已减，花无缺口中吆喝一声，临空一个翻身，又复将这人身子直抛上去。

等到这人第二次落下时，花无缺伸出双臂，便轻轻托住，满天星光，映着这人苍白的脸，紧闭着的眼睛。

这人赫然竟是小鱼儿！花无缺虽然深沉镇定，此刻也不禁惊呼出声。

铜先生犹自站在树梢，冷冷道：“他是否是江小鱼？”

花无缺道：“不错。”

铜先生道：“好，你杀了他吧！”

花无缺心头一震，垂着瞧着晕迷不醒的小鱼儿，嘴里只觉有些发苦，一时之间，竟呆住了。

铜先生缓缓道：“你若不愿杀一个没有反抗之力的人，不妨先解开他的穴道！”

花无缺茫然伸手，拍开了小鱼儿的穴道，小鱼儿张开眼睛，瞧见了花无缺，展颜笑道：“是你救了我？”

花无缺呆在那里，一个字也说不出。
小鱼儿笑道：“我早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我们是朋友。”
花无缺也不知为了什么，心里只觉一酸，竟扭转了头去。
突听一人冷冷道：“花无缺，你为什么还不动手？”
小鱼儿这才瞧见站在树梢的铜先生，倒抽了口凉气，转首面对着花无缺，眼睛瞪得大大的。
花无缺长长叹了口气。小鱼儿默然半晌，苦笑道：“我知道你不敢违抗他的话……好，你动手吧！”
花无缺也默然半晌，一字字缓缓道：“我现在不能杀你！”
小鱼儿一喜，铜先生怒道：“你忘了你师父的话么！”
花无缺长长吐了口气，道：“我已和他订了三个月之约，未到约期，绝不能杀他！”
铜先生喝道：“你的师父若是知道这事，又当如何？”
花无缺霍然抬头，大声道：“师命虽不可违，但诺言也不可毁。纵然家师此刻便在这里，也不可能令晚辈做食言背信的人！”
铜先生怒道：“花无缺你莫忘记，见我如见师，你敢不听我的话？”
花无缺叹道：“先生无论吩咐什么，弟子无不照办，只有此事，却万万不能从命。”
铜先生忽然大喝道：“你不杀他，只怕并非为了要守诺言，只怕还另有原因？是么？”
花无缺心里又是一震，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坚持不杀小鱼儿，到底是完全为了要守诺言，还是另有原因。
方才小鱼儿无助地躺在他怀里，他心里竟忽然泛起一阵难言的滋味，他瞧着小鱼儿的脸，忽然觉得这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已相交多年的亲密的朋友。
他手臂上感觉到小鱼儿微弱的呼吸，又觉得这不是他要杀的人，而是他本应全力保护的。
直到小鱼儿跌到地上，这份奇异的感觉，还留在他心里，再瞧见小鱼儿那充满信任的笑容，他现在又怎能动手！
花无缺长长叹了口气，他自己心里，却丝毫不觉和小鱼儿有何仇恨，他自己也说不出这种奇异的感觉，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这份感觉，像是久久以前便已隐藏在他心底，只不过等到小鱼儿的肌肤触及他的肌肤时，才被引发。
他瞧着小鱼儿，心里喃喃自语：“江小鱼，江小鱼，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想的可是和我一样？”
小鱼儿也在凝注着他，心里的确也在沉思。
铜先生自树梢瞧下来，瞧见这并肩站在一起的两个人，冷漠的目光，又变得比火还炽热，厉声道：“花无缺，莫要再等三个月了！现在就动手吧！”
小鱼儿突然仰首狂笑道：“为什么不能再等三个月，你怕三个月后，他更不会动手了吗？”
铜先生嘶声道：“我怕什么？你两人是天生的冤家对头，你们的命中已注定，必有一个人要死在另一人的手上！”
小鱼儿大吼道：“既然如此，你现在为何还要逼他，你若想我现在就死，就自己动手吧……你自己为何不敢动手？”
铜先生像是被人一刀刺在心上，长啸着一掠而下。

第六六章　高深莫测

花无缺面上变了颜色，只道他将向小鱼儿下手，谁知他竟长啸着扑入树林，举手一掌，将一棵树生生震断！

只见他身形盘旋飞舞，双掌连环拍出，片刻之间，山坡上一片树木，已被他击断了七八株之多，连着枝叶倒下，发出一阵震耳的声响。

小鱼儿瞧见这等惊人的掌力，也不禁为之舌矫不下。

他知道这铜先生的武功，若要杀他，实是易如反掌。他也知道这铜先生对他实已恨到极点，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千刀万剐，但铜先生竟偏偏不肯自己动手，宁可拿这些木头来出气。

这究竟是为的什么？岂非令人难解！

心念闪动间，铜先生已掠到花无缺面前，厉声道：“你定要等到三个月后才肯杀他，是么？”

花无缺深深吸了口气，道：“是！”

铜先生忽然狂笑起来，道：“你既重信义，我身为前辈，怎能令你为难，你要等三个月，我就让你等三个月又有何妨？”

这变化倒又出人意料之外，花无缺又惊又喜。

铜先生顿住笑声，道：“现在，你走吧。”

花无缺又瞧了小鱼儿一眼，道：“那么他……”

铜先生道：“他留在这里！”

花无缺又一惊，道：“先生难道要……”

铜先生冷冷道：“无论他会不会失信，这三个月里，我都要好好的保护他，不使他受到丝毫伤损，三个月后，再将他完完整整地交给你……”

小鱼儿笑嘻嘻道：“要你如此费心保护我，怎么好意思呢？”

铜先生道：“保护你这么样一个人，还用得着我费心么？”

小鱼儿笑道：“你以为我很容易保护，你可惜了，我这人别的毛病没有，就喜欢找人麻烦，江湖中要杀我的人，可不止一个。”

铜先生道：“除了花无缺外，谁也杀不了你！”

小鱼儿叹了口气，道：“你话已说得这么满，在这三个月里，我若受了损伤，可真不知道你有什么面目来见人了。”

铜先生喝道：“在这三个月里，你若有丝毫损伤，唯我是问。”

小鱼儿大笑道：“那我就放心了，在这三个月里，我无论做什么，都没关系了，反正任何人都伤不了我。”

铜先生冷冷道：“你只管放心，在这三个月里，你无论什么事，都做不出的。”

小鱼儿眨了眨眼睛，笑嘻嘻道：“那倒未必……”

花无缺想到小鱼儿的刁钻古怪，精灵跳脱，铜先生武功纵高，若不想上他的当，怕真不容易。想到这里，花无缺竟不知不觉笑了起来。

铜先生怒道：“你走不走？等在这里做什么？”

小鱼儿截口道：“你放心走吧，三个月后，我会在那地方等你的！”

他转向铜先生，笑着又道：“但现在我想和他悄悄说句话，你放不放心？”

铜先生冷冷道：“天下根本没有一件可令我不放心的事。”

小鱼儿皱了皱鼻子，笑道：“你本事虽不算小，但牛也未必吹得大小了。”

铜先生怒道：“你敢无礼？”

小鱼儿大笑道："我为何不敢，在这三个月里，反正没有人能伤到我的，是么？"

铜先生气得呆在那里，竟动弹不得。

小鱼儿走到花无缺面前，悄声笑道："只可惜他戴个鬼脸，否则他现在的脸色一定好看得很。"

他虽然故意压低声音说话，但却又让这语声刚好能令铜先生听到，花无缺几乎忍不住又要笑出来，赶紧咳嗽一声，道："你要说什么？"

小鱼儿道："明天下午，燕南天燕大侠在今天那花林等我，你能不能代我去告诉他，我不能赴约了。"他这次才真的压低了语声。

花无缺皱了皱眉，道："燕南天？……"

小鱼儿叹道："我知道你跟他有些过不去，所以你纵不答应我，我也不会怪你。"

花无缺忽然一笑，道："这三个月，你我是朋友，是么？"

小鱼儿目注了他半晌，笑道："你很好，结交你这朋友，总算不冤枉。"

花无缺默然许久，淡淡道："可惜只有三个月。"他故意装出淡漠之色，但却装得不太高明。

小鱼儿笑道："天下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这些事每天都有几件发生，说不定我过两天就能看见你也未可知。"

花无缺叹道："我总不相信奇迹。"

小鱼儿笑道："我若不相信奇迹，你想我现在还能笑得出么？"

忽听铜先生冷冷道："奇迹是不会出现的！花无缺，你还不走么？"

小鱼儿瞧着花无缺走得远了，才叹息着道："一个人若是非死不可，能死在他手上，总比死在别人手上好得多了。"

铜先生喝道："你不恨他？"

小鱼儿道："我为何要恨他？"

铜先生道："他的尊长，杀死了你的父母！"

小鱼儿道："我父母死的时候，他只怕还未出世哩！他师父做的事，与他又有何关系，他师父吃了饭，难道还能要他代替拉屎么？"

小鱼儿说出这番话，铜先生竟不禁怔住了。

小鱼儿凝目瞧着他，忽然笑道："我问你，你为何要我恨他？"

铜先生怒道："你恨不恨他，与我又有何关系？"

小鱼儿道："是呀，我恨不恨他，和你没关系，你又何苦如此关心？"

铜先生竟没有说话。小鱼儿微笑道："他竟要亲手杀死我，而又说不出原因来，我本已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更是越来越奇怪了。"

铜先生道："你虽不恨他，他却恨你，所以要杀你，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小鱼儿笑道："你以为他真的恨我么？"

铜先生身子竟似震了震，厉声道："他非恨你不可！"

小鱼儿叹道："这就是我所奇怪的，你和他师父，要杀我都很容易，但你们却都不动手，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也并不是真的要我死，只不过是要他动手杀我而已，你们好像一定要看他亲手杀我，才觉得开心。"

铜先生道："要他杀你，就是要你死，这又有何分别？"

小鱼儿道："这是有分别的，而且这分别还微妙得很，我知道这其中必定有个很奇怪的原因，只可惜我现在还猜不出而已。"

铜先生道："这秘密普天之下，只有两个人知道，而他们绝不会告诉你！"

小鱼儿眼睛里像是有光芒一闪，却故意沉吟着道：“ 移花宫主自然是知道的…… ”

铜先生道：“ 自然。 ”

小鱼儿大喝道：“ 移花宫主便是姐妹两人，你既然说这秘密天下只有两个人知道，那么你又怎会知道的？ ”

铜先生身子又似一震，大怒道：“ 你说的话太多了，现在闭起嘴吧！ ”

他忽然出手，点住了个鱼儿的穴道、小鱼儿只觉白影一闪，连他的手是何模样，都未瞧出。

这伸秘的“ 铜先生 ”，非但不愿任何人瞧见他的真面目，甚至连他的手都不愿被人见到！

花无缺心里又何尝没有许多怀疑难解之处，只不过他心里的事，既没有人可以倾诉，他自己也不愿对别人说。

天亮时，闷酒又使他朦胧睡着，也不知睡了多久，院子里忽然响起了一阵骚动声，才将他惊醒了。

他披衣而起，刚走出门，便瞧见江别鹤负手站在树下，瞧见他就含笑过来，含笑道：“ 愚兄昨夜与人有约，不得已只好出去走了走，回来时才知贤弟你独自喝了不少闷酒，竟喝醉了。 ”

他非但再也不提昨夜在酒楼上发生的事，而且称呼也改了，口口声声“ 愚兄 ”、“ 贤弟 ”起来，好像是因为那些事根本是别人在挑拨离间，根本不值一提——这实在比任何解释都好得多。

花无缺目光移动，道：“ 现在不知是什么时候了？ ”

江别鹤笑道：” 己过了午时。 ”

花无缺失声道：“ 呀，我一觉睡得竟这么迟…… ” 他一面说话。一面匆匆回屋梳洗。

江别鹤也跟了过去，试探着道：“ 愚兄陪贤弟出去逛逛如何， ”

花无缺笑道：“ 小弟已在城里住了如此久，江兄还担心小弟会迷路么？ ”

江别鹤在门口又站了半天，才强笑道：“ 既是如此，愚兄就到前面去瞧瞧段姑娘了， ”

他似乎已发觉花无缺对他有所隐瞒，嘴里不说，心里已打了个结，走到院子里，就向两个人低低嘱咐了几句。

那两条大汉齐声道：” 遵命。 ”

江别鹤瞧着他们奔出院外，嘴角露出一丝狞笑，喃喃道：“ 花无缺呀花无缺，我虽然一心想结纳于你，但你苦想对不起我，就莫怪我也要对不起你了！ ”

花无缺像是在闲逛。只见他在一家卖鸟的铺子前，听了半天鸟语，又走到一家茶食店，喝了两杯茶，吃了半碟椒盐片。路上立刻就有个人，回去禀报江别鹤。

江别鹤沉吟道：“ 喝茶……他一个人会到茶馆里去喝么？难道他约了什么人在那茶馆里见面不成？ ”

那大汉道：“ 花公子在那茶馆里坐了很久，并没有人过去和他说话。 ”

又过了半晌，一人回禀道：” 花公子此刻在街头瞧王铁臂练把

江别鹤皱眉道：“ 那种骗人的把式，他也能看得下去？……你们可瞧见那边人丛里，有什么人和他说话么？ ”

那大汉道：” 没有。 ”

江别鹤道：“现在谁在盯着他？”

那大汉道：“那条街是宋三和李阿牛在管的……”

话未说完，宋三已慌慌张张地奔了回来，伏地道：“花公子忽然不见了！”

江别鹤赫然震怒，拍案道：“你难道是瞎子么？光天化日之下，行人往来不断的街道上，他绝不能施展轻功，又怎会突然不见？”

宋三颤声道：“那王铁臂和徒弟练完单刀破花枪，就轮到他女儿耍流星锤，谁知她正使到一招‘云里捉月’，流星锤的链子忽然断了，小西瓜般大小的流星锤，冲天飞了出去，瞧把式的人都怕它掉下来打着脑袋，惊呼着四下飞逃，那把式场立刻就乱了。”

江别鹤道：“流星锤的链子，是怎么断的？”

宋三道：“小的不知道。”

江别鹤冷冷道：“你只怕是瞧王铁臂的女儿瞧晕了头吧？”

宋三以首顿地道：“小……小的不敢。”

江别鹤厉声道：“你这双眼睛既然如此不中用，还留着它干什么？”

话未说完，已有两条大汉将宋三拖了出去，宋三脸如死灰，却连求饶的话都不敢说出来。

过了半晌，后面便传入一声凄厉的惨呼！

江别鹤却似根本没听见，只是喃喃自语道：“花无缺哪里去了？他为何要躲着我？莫非他真的和江小鱼有约，要来对付我？这两人若是联成一路，我该如何是好？”

他话声说得很轻，目光已露出杀机，冷笑道：”宁可我负天下人，莫令一人负我……江别鹤呀江别鹤，这句话你千万忘记不得！”

花无缺出了城，嘴角带着微笑，现在若有人问他：“那流星锤是怎会断的？”他一定会笑得很大声——能用一粒小石头打断那精铁铸成的链子，他对自己的手力也不禁觉得很满意。

花无缺到达花林时，锦绣般的繁花，已被昨日的剑气摧残得甚是萧索，阴霾掩去了日色，风中已有凉意。

花无缺想到自己又要和燕南天相对，嘴角的笑容竟瞧不见了，但他纵然明知此行必有凶险，也是非来不可。

花无缺踏着落花，走入花林，燕南天并未在林中，却有个白衣如雪的女子，垂头斜倚在花树旁，似乎在细数着地上的残花。

她背对着花无缺，花无缺只能瞧见她苗条的影子，和那乌黑的、长长披落在肩头的柔发。

花无缺虽然瞧不见她的脸，但一眼瞧过去，便已瞧出她是谁了——铁心兰，铁心兰怎么还在这里？

他想不到在这里见到铁心兰，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招呼她，他的心里似乎有些发苦。

她心头似有许多心事，根本不知道有人来了，凉风轻抚着她的发丝，她的头发像缎子般光滑。

良久良久，才听得幽幽长叹了一声，喃喃道：“花开花落，顷刻化泥，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花无缺本不想惊动她，也不忍惊动她，又想悄悄转身走出去。但此刻却也不禁发出一声轻轻地叹息。

铁心兰似惊似喜，猝然回着，道：“你……”她只说了一个字。她瞧见

来的竟是花无缺，便立刻愣住了。

花无缺心中纵有许多心事，面上却只是淡淡笑道：“你好么？”

在这一瞬间，他实在想不出别的话来说。又有谁知道他在这一句淡淡的问候里，含蕴着多少情意。

铁心兰也似不知该说什么，只有轻轻点了点头。

过了半晌，花无缺又微笑答道：“你想不到来的是我，是么？”

铁心兰垂下头，悠悠道：“瞧见你没有受伤，我实在很高兴。”

她说话的声音几乎连自己都听不见，但花无缺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心里一阵刺痛。

他努力想使自己的笑容变自然些，但无疑是失败了。幸好铁心兰并没有瞧见他的笑容。

她仿佛根本不敢看他。又过了半晌，铁心兰才又叹息着道：“我本来有许多话想对你说，却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花无缺的微笑更苦涩，柔声道：“有些人是很难被忘记的，有时你纵然以为自己忘却了他，但只要一见着他，他的一言一笑，就都又重回到你心头……”

铁心兰道：“你……你能原谅我？”她霍然抬起头，目中已满是泪珠。

花无缺也不敢瞧她，垂首笑道：“你根本没有什么事要求人原谅的，我若是你，说不定也会如此。”

铁心兰道：“但我实在对不起你，你……你为什么不骂我？不怪我？那样我心里反而会好受些，你的同情和了解，只有令我更痛苦。”她语声渐渐激动，终于哭出声来。

第六七章　义薄云天

花无缺默然半晌，仰天叹道：“我永远也不会恨你，我虽然不能和你……和你在一起，但我终生都会将你当妹妹一样看待的。”

他笑了笑，接着又道：“还有，我要告诉你，我也从来没有恨过江小鱼，他虽然和我命中注定要做仇敌，但他是我平生唯一真正，的朋友，你……你能和他在一起，我也觉得很高兴……”

铁心兰忽然大呼道：“大……大哥，我这一辈子，永远感激你，真正的感激你。”她泪中带笑，实不知是悲是喜。

花无缺也不知是悲是喜。他知道铁心兰这一声“大哥”唤出，便是终生无法更改的了，纵然已多多少少建立起一些情感，但这份情感，也被这一声“大哥”完全改变，这一声“大哥”唤得虽亲近，却又是多么疏远。

花无缺仰面向天，终于忍不住长长叹息，道：“但愿他莫要对不起你……莫要对不起你！”

这是一种愿望、一种祈求，也是一种铭誓，一种自我的舒放和宽解——这两句话中情感的复杂只怕也是别人难以了解的。

但无论如何，现在他们的心里总已比较坦然，“大哥”这两个字就是一堵堤防，令他们觉得自己的情感已不致泛滥。

铁心兰终于嫣然而笑，道：“大哥，你怎会又到这里来的？”

花无缺沉吟着道：“我受人之托，来找一个人。”

铁心兰已追问道：“你莫非是要来找燕大侠的，”

花无缺只好点头。铁心兰眼睛一亮，道：“莫非是他托你来的？”

花无缺道：“是。”

铁心兰道：“他……他自己为何不来？”

花无缺不答反问，道：“燕大侠为何不在，你反在这里？”

铁心兰垂下了头，道：“昨天晚上，燕大侠找到了我，对我说了许多话，又叫我今天在这里等他，你知道，燕大侠说的话，是没有人能拒绝的。”

花无缺道：“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铁心兰的脸红了红，咬着嘴唇道：“燕大侠说，要我……我和他先聊聊，然后……”

突听林外一人大笑道：“你们小两口已谈了么，我此刻来得是否太早？”

花无缺霍然转身，只见燕南天长笑大步入林，瞧见了他，笑声骤顿，脸色一沉，厉声道：“你怎会在这里？你怎会来的？”

他目光闪电般在铁心兰面上一扫，又道：“小鱼儿呢？”

铁心兰不觉又垂下头，道：“我不知道，他说……”

花无缺接口道：“江小鱼托我来禀报燕大侠，他今日只怕不能来赴约了。”

燕南天怒道：“他为何不能来？”

花无缺长长吸了口气，道：“他已被人拘禁，只怕已是寸步难行……”

他知道自己这番话如果说出来，后果必然不堪设想，他话未说完，铁心兰果然已惨然变色。

燕南天暴怒道：“是谁拘禁了他？”

花无缺迟疑着，终于道：“一位武林前辈，人称‘铜先生’的！”

燕南天怒喝道：“‘铜先生’？燕某闯荡江湖数十年，还未听说江湖中有‘铜先生’此人，这名字莫非是你造出来的！”

他一步窜到花无缺面前，又喝道：“莫非是你暗算了他，你居然还敢到这里来冒充好人！”

花无缺昂然道：“在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以燕大侠你只要问我，我知无不言，但燕大侠您者对在下人格有所怀疑，在下……”花无缺一字字道：“在下纵不是燕大侠敌手，好歹也要和燕大侠再较一较高低！”

燕南天仰天狂笑道：“你还敢如此说话？你好大的胆子！”

花无缺缓缓道：“在下胆子纵不大，却也不是贪生畏死的懦夫！”

燕南天喝道：“你既不怕死，燕某今日就成全了你吧！”

喝声未了，铁心兰也已冲过来，嘶声道：“燕大侠，我知道他，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是说谎的人！”

燕南天厉声道：“小鱼儿已落入别人手中，你还在为他说话！难怪小鱼儿不愿理睬你，原来你也是个善变的女人！”

铁心兰眼泪又已夺眶而出，颤声道：“江小鱼若有危险，晚辈就算拼了性命，也要救他的，但燕大侠说花……花公子说谎……晚辈死也不能相信。”

燕南天冷笑道：“你要为小鱼儿拼命，又要为花无缺死，你究竟有几条命？”

铁心兰流泪道：“燕大侠无论如何责骂，就算认为晚辈是个……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晚辈也没法子……”

她扑倒在地，嘶声道：“晚辈只求燕大侠放过了花公子，日后燕大侠若是发现他是在说谎，就算将晚辈碎尸万段，晚辈也是甘心的。”

燕南天厉声笑道：“好！你居然要以性命为他作保，只不过像你这样朝三暮四的女人，你的性命又能值得几文？”

这一代名侠，本就性如烈火，此刻为小鱼儿担心情急之下，更是怒气勃生，不可遏止。

花无缺变色道：“燕南天，我敬你是一代英雄，总是对你容忍，想不到你竟对一个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样的英雄，嘿嘿，又值得几文？”

燕南天已怒喝着一拳击出。花无缺也展动身形，迎了上去。

铁心兰知道这两人一动起手，天下只怕再难有人能化解得开，想到自己为小鱼儿和花无缺所受的屈侮与委屈，竟没有一个人能了解，想到自己的一番苦心，末了落得个“朝三暮四”的骂名外，竟毫无作用……她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悲恸的哭声，更惨于杜鹃啼血。

拳风，掌风，震得残花似雨一般飘落。

这几乎是江湖中新旧两代最强的高手决斗！这几乎已是百年来江湖中最惊心动魂的决斗！

上一次，他们用的是剑，这一次虽是空手，但战况的紧张与激烈，却绝不在上次之下！燕南天的拳势，就和他的剑法一样，纵横开阔，刚强威猛，招式之强霸，可说是天下无双！移花宫的武功，本是“以柔克刚”、“后发制人”，花无缺这温柔深沉的性格，本也和他从小练的就是这种武功有关。

但现在，他招式竟已完全变了！

他竟使出刚猛的招式，着着抢攻！只因若非这样的招式，已不足以将他心里的悲愤渲泄！这一战，已非完全为了他的性命而战！而是为了保护他这一生中最关心的人而战！

他虽然本是个温柔沉静的人，但铁心兰悲恸的哭声，却已激发了他血液中的勇悍之气！

他这勇悍的血液，是得自母亲的——他那可敬的母亲，为了爱，曾毫不畏惧地含笑面时死亡。

“移花宫”冷峻的教养，虽已使花无缺的血渐渐变冷了，但爱的火焰，却又沸腾了它！他忽然觉得生死之事，并不十分重要。

重要的是，他要和燕南天决一死战，他要以自己的血，洗清他最关心的人的冤枉，也洗清自己的冤枉。

激烈的掌风，似已震憾了天地。

花无缺双掌抢攻、直插、横截、斜击，招式刚猛中不失灵活，但燕南天拳风却像是一道铁墙。

花无缺竟连一招都攻不进去！

他头发已凌乱，凌乱的发丝，飘落在苍白的额角上，但他的面颊却因激动而充血发红。

任何人若也想以刚猛的招式来和燕南天对敌，那实在是活得不耐烦了。

他的掌式虽锐利得像钉子，但燕南天的拳势就像是铁锤，无情的铁锤，无情地敲打着他。

他只觉已渐渐窒息，渐渐透不过气来，燕南天飞舞的铁拳，在他眼中已像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他知道这次燕南天不会放过他！

但他并不放弃，并未绝望，只要他还有最后一口气，至死，也绝不退缩！

谁知燕南天竟忽然一个翻身，退出七尺，厉叱道：“住手！”

他眼见已可将花无缺逼死掌下，却忽然住手。

花无缺不觉怔了怔，忍不住喘息着道：“你为何要我住手？”

燕南天目光灼灼，逼视着他，一字字道：“我虽然从未听见过‘铜先生’这名字，也并不相信世上真有‘铜先生’这人存在，但我却已相信你并未说谎。”

花无缺道：“哦？……”

燕南天道：“你若说谎，必定心虚，一个心虚的人，绝对使不出如此刚烈的招式！”

花无缺默然半晌，仰天一笑，道：“你现在相信，不觉太迟了么？”

燕南天沉声道：“你若觉得燕某方才对你有所侮辱，燕某在此谨致歉意。”

花无缺长叹道：“是错就错绝不推诿，果然是天下之英雄，在下纵想与你一决生死，此刻也无法出手了！”燕南天厉声道：“但我却还是要出手的！”

花无缺又一怔，道：“为什么？”

燕南天道：“你纵未说谎，我还是不能放你走，无论那‘铜先生’是谁，他定与你有些关系，是么？”

花无缺想了想，道：“是。”

燕南天道：“他拘禁了江小鱼，可是为了你？”

花无缺苦笑道：“我并未要他如此，但他却实有此意。”

燕南天喝道：“这就是了，他既然留下了江小鱼，我就要留下你！他什么时候放了江小鱼，我就什么时候放你！”

他踏前一步，须发皆张，厉声说道：“他若杀了江小鱼，我就杀了你！”

花无缺面色一变，却又长长叹了口气，道：“这说来倒也公平得很。”

燕南天道：“燕某行事，素来公正。”

花无缺冷笑道：“但你对铁姑娘说的话，却太不公平，她……”

说到这里，他才忽然发现，花树下已瞧不见铁心兰的人影，这已心碎了的少女，不知何时走了！

燕南天喝道：“你是自愿留下，还是要燕某再与你一战？”

花无缺脸色铁青，一字字道：“你此刻要我走，我也不会走了。铁心兰若因此有三长两短，你纵放得过我，我也放不过你！”

燕南天大笑道：“好，很好！在我找着铁心兰和江小鱼之前，看来你我两人，是谁也分不开谁了，是么？”

花无缺道：“正是如此！”

铜先生抱着小鱼儿，又掠上树梢。

这株树枝叶繁密，树的尖梢，方圆竟也有一丈多，树枝坚韧而有弹力，足可承受起百十斤的重量。

铜先生将小鱼儿放在上面，只不过将枝叶压得下陷了一些而已——浓密的枝叶就好像棉褥般将小鱼儿包了起来，除非是翱翔在天空的飞鸟，否则绝不会发觉有人藏在这里。

小鱼儿身子虽不能动，脸上却仍是笑嘻嘻的，道：“这倒真是再好也没有的藏身之处，如此看来，倒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了。”

铜先生冷冷道：“你最好老老实实睡一觉。”

小鱼儿道：“你要走了么？你这人又孤僻，又特别喜欢干净，我就知道你不会永远守着我的。”

铜先生冷笑道：“你也休想跑得了，等到我此间的事做完，就将你带到一个更安全之处。”

小鱼儿道：“我连手指都不能动，你就是将我放在路上，我也跑不了的。”

铜先生道：“你明白这点最好。”

小鱼儿眼珠子转了转，道：“若是下起雨来，我这人身体不太好，一淋就要生病，我生病倒没有什么，但若病坏了身子，岂非于你的名声有损？你答应过，绝不让我受到丝毫损伤的，是么？”

铜先生冷冷道：“你无论生多大的病，我都能治得了你。”

小鱼儿想了想，又道：“我身子比牛还重，这树枝若是承受不起，突然断了两根，我若摔了胳膊跌断了腿，你难道也能接起来么？”

铜先生道：“这树枝纵然断了两根，你还是跌不下去的。”

小鱼儿张大了眼睛，笑道：“若有什么老鹰之类的大鸟，从我头上飞过，把我的眼珠子当做鸽蛋，一口啄了去，你难道能补上么？”

铜先生怒道：“你这人怎地这么烦！”

小鱼儿笑道：“我生来没别的本事，就会惹人烦，你若嫌烦，为何不宰了我，死人就不会惹麻烦了。”

铜先生一生中，当真从来没有遇见这么讨厌的人，若是别人如此，他早已将之剁成八块了。

他身子已气得发抖，却只好取出块丝帕，盖在小鱼儿脸上，厉声道：“这样好了么？”

小鱼儿深深吸了口气，笑道：“你这手帕好香呀，莫非是什么大姑娘送给你的定情物？”

铜先生大怒道：“你为何不能闭起嘴来，”

小鱼儿道：“你若点了我的哑穴，我岂非就不能说话了么，但你自然也知道，哑穴不能点过三个时辰的，否则就会气绝而死。”

他笑着接道：“ 所以你若点了我的哑穴，每隔三个时辰，就得回来为我换一次气，那样岂非更麻烦了。 ”

铜先生咬牙道：“ 你知道的倒不少。 ”

小鱼儿道：“ 除此之外，倒有个比较不麻烦的法子。 ”

他语声故意顿了顿，才接着道：“ 那就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策，你一走了，无论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见了，岂非落个耳根清净。 ”

铜先生不等他话说完，已掠下树梢。

小鱼儿故意叹了口气，喃喃道：“ 他总算走了，但愿那位仁兄莫要来得太早，先让我好好睡一觉。 ”

他话未说完，铜先生又掠了上去，一把掀开了蒙着他脸的丝帕，厉声道：“ 你说的那位仁兄是谁？ ”

小鱼儿故意失惊道：“ 呀，我说的话，被你听见了么？ ”

铜先生冷冷道：“ 百丈之内，飞花落叶瞒不过我的。 ”

小鱼儿又叹了口气，道：“ 我被你藏在这树上，任何人都瞧不见我，又怎会有人来救我呢？我方才不过自己说着玩玩而已。 ”

铜先生道：“ 你以为谁会来救你？ ”

铜先生沉思了半晌，失声道：“ 不错，花无缺说不定会回来瞧瞧的。 ”

他不再说话，又抱起小鱼儿，掠下树梢，他自以为心思灵敏，却未瞧见小鱼儿正在偷偷的笑。

小鱼儿根本就未指望有人会来救他，他知道若是耽在树上，就什么逃走的机会都没有了，只有拼命缠着铜先生，缠得他发昏，只要他稍为一大意，自己就有逃走的机会。

若论武功，小鱼儿自然不及铜先生，但若斗起心眼儿来，两个铜先生也不是小鱼儿的敌手。

他抱着小鱼儿掠到树下，却又迟疑起来。

小鱼儿道：“ 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呀？你总不能一直抱着我站在这里吧。 ”

“ 哼！ ”

小鱼儿笑道：“ 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洗澡了，你抱着我不嫌脏么？ ”

他话未说完，铜先生的手已一松。

小鱼儿“ 砰 ”的跌在地上，大叫道：“ 哎呀，不好了，骨头跌断了！ ”

铜先生一脚踢在他胯骨上，踢开了他下半身的穴道，喝道：“ 站起来，跟我走！ ”

小鱼儿只觉两条腿已能动了，却呻吟着道：“ 我骨头都断了，哪里还能站得起来，这下子你非抱我不可了！ ” 铜先生怒道：“ 你骨头是什么做的，怎地一跌就断？ ”

小鱼儿道：“ 就算没有跌断，被你一脚也踢断了……哎哟，好痛！ ”

他索性大呼大喊，叫起疼来。

铜先生目光闪动，忍不住道：“ 真的断了么？ ”

小鱼儿呻吟着道：“ 你不信就自己摸摸看。 ” 铜先生迟疑着，终于俯下身子，视探着小鱼儿的腿骨。小鱼儿道：“ 不对，不是这里。 ” 铜先生道：“ 是哪里？ ” 小鱼儿道：“ 不是大腿，还要再上面一些。 ” 铜先生的手，突然缩了回去，就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只见他笔直站在那里，胸膛却不住喘息。小鱼儿笑嘻嘻道：“ 你为什么连摸都不敢摸，难道你是女人么？ ”

铜先生大喝道：“ 住嘴！ ”

小鱼儿吐了吐舌头笑道：“ 你要我住嘴，就算不愿点我的哑穴，也可用布塞住我的嘴呀！ ”

他的确可以塞住小鱼儿嘴的，但小鱼儿自己既然先说出来了，他再这样做，岂非丢人么？

铜先生冷冷道：“ 我为何要塞住你的嘴，我正要听你说话。 ”

小鱼儿“ 噗哧 ”一笑，道：“ 想不到我的话竟这么好听，你既然这么喜欢听，何不也坐下来，咱们可以聊个舒服。 ”

铜先生怒目瞪着小鱼儿，简直无计可施，他本觉世上绝没有自己不能对付的人，谁知就偏偏有个江小鱼，他这一生中，第一次觉得头疼起来。

第六八章　暗藏奸诈

燕南天与花无缺并肩走出了花林。

花无缺忽然道：“铁心兰是往哪里走的？你也未曾瞧见么？”

燕南天道：“没有！”

花无缺仰首望天，轻叹道：“江小鱼此刻也不知是在哪里？……”

燕南天道：“他是何时落入那‘铜先生’掌中的？”

花无缺道：“昨天晚上。”

燕南天默然半晌，忽然又道：“江湖中又怎会有个‘铜先生’？他纵有那么高的武功，我怎会未曾闻及？……你可知道他的来历？”

花无缺道：“在下只知他武功之高，不可思议，却也不知他的来历。”

燕南天冷笑道：“若是我猜的不错，他必定是别人化名改扮的。”

花无缺道：“但普天之下谁会有那么高的武功？”

燕南天道：“移花宫主……”

花无缺淡淡笑了笑，道：“家师为何要改扮成别人？家师又为何要瞒住我？这对她老人家又有何好处？燕大侠你可想得出什么原因来么？”

“我想不出……”他语声微顿，又道：“你想，那‘铜先生’会将江小鱼带到何处去？”

花无缺也长长叹了口气，道：“在下也想不出。”

这时小鱼儿已睡着了，铜先生乘着夜色，将小鱼儿又带到那客栈的屋子里，他实在想不出能将这作怪的少年带到何处。小鱼儿躺在床上，呼呼大睡，铜先生却只有坐在椅子上瞧着，他就像个木头人似的坐在椅子上，动也不动，只见小鱼儿鼻息沉沉，似睡得安稳已极，就像是个睡在母亲旁边的孩子似的，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

他醒着时，这张脸上，不但充满了一种逼人的魅力，也充满了飞扬洒脱、精灵古怪的神气。但此刻他睡着了，这张脸却变得有如婴儿般纯真。

铜先生瞧着他这张纯真而英俊的脸，瞧着他脸上那条永远不能消除的刀疤，整个人突然都颤抖了起来。

他手掌紧握着椅背，握得那么紧，冷漠的目光，也变得比火还热，像是充满了痛苦，又像充满了仇恨。

只听“啪”的一声，柚木的椅靠，竟被他生生捏碎！

小鱼儿缓缓张开眼来，揉着眼睛向他一笑，道：“我睡了很久了么？”

“很……很久了。”他拼命要使自己语声平静，却还是不免有些颤抖。

小鱼儿笑道：“你一直坐在这里守着我？”小鱼儿身子虽不能动，腿一挺，就跳下床来，笑道：“我占了你的床，让你不能睡觉，真抱歉得很。”

铜先生盯着他的腿，厉声道：“你……你的腿没有伤？”

小鱼儿朝他扮了个鬼脸，就要往外走。

铜先生喝道：“你要到哪里去？”

小鱼儿笑嘻嘻道：“我有个毛病，一睡醒就要……就要上茅房。”

铜先生怒道：“不许去！”

小鱼儿苦着脸道：“不许去，我就要拉在裤子上了，那可臭得很。”

铜先生几乎要跳了起来，大喝道：“你……你敢？”

小鱼儿悠悠道：“一个人无论有多凶、多厉害，他就算能杀人、放火，但可也没法子叫别人不拉屎的。”

铜先生瞪着他，目中简直要冒出火来。

小鱼儿却还满不在乎，笑道：“你要我不拉屎，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立刻杀了我，否则……否则我现在就已忍不住了。”他一面说话，一面就要蹲下去。

铜先生赶紧大呼道：“不行……这里不行……”

小鱼儿道：“你让我出去了么？”

铜先生狠狠一跺脚，道：“你滚出去吧！”

小鱼儿不等他说完，已弯着腰走出去，笑道：“你若不放心，就在茅房外看着我吧。”

铜先生的确不放心，的确只得在茅房外等着。

他简直连做梦都未想到过，自己这一辈子，居然也会站在茅房外，等着别人在里面拉屎。

过了几乎快有半个时辰，小鱼儿才摸着肚子，施施然走了出来，铜先生简直快气疯了，怒道：“你死在里面了么？”

小鱼儿笑道：“好几天的存货，一次出清，自然要费些工夫。”

铜先生气得也不知该说什么，只好扭过头去。

小鱼儿却笑道：“现在咱们该去吃饭了。”

铜先生大怒道：“你……你说什么？”

小鱼儿笑道：“吃饭拉屎，本是最普通的事，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你难道从未听见过一个人要吃饭么？”

铜先生怔了半晌，突然冷笑道：“我虽不能禁止你……你上茅房，但却能禁止你吃饭的。”

小鱼儿道：“你不许我吃饭？”

铜先生厉声道：“我给你吃的时候，你才能吃，否则你就闭起嘴！”

小鱼儿眨了眨眼睛，笑道：“但嘴却是长在我脸上的，是么？所以，我要吃饭的时候，你就得给我吃，否则我就永远不吃了，我若活活饿死，你的计划也完了……你明白了么？”

铜先生一步窜过去，揪住小鱼儿的衣襟，嘶声道：“你……你敢对我如此说话？”

小鱼儿嘻嘻笑道：“我虽打不过你，但要饿死自己，你可也没法子，是么？”

铜先生气得全身发抖，却只好装作没有听见。

燕南天和花无缺自然没有找到铁心兰，更找不着小鱼儿，他们茫无目的地兜了两个圈子，燕南天突然道：“你喝酒么？”

花无缺微笑道：“还可喝两杯。”

燕南天道：“好，咱们就去喝两杯！”

两人便又入城，燕南天道：“江浙菜甜，北方菜淡，还是四川菜，又咸又辣又麻，那才合男子汉大丈夫的口味，你意下如何？”

花无缺道：“这城里有家扬子江酒楼，据说倒是名厨。”

这时夜市仍未收，街上人群熙来攘往，倒也热闹得很，扬子江酒楼上，更是高明满座，座无虚席。

江别鹤正一个人喝着闷酒。

这两天令他烦心的事实在太多，小鱼儿、花无缺……还有他儿子江玉郎，竟直到此刻还未回来。

突见一个大汉匆匆奔上楼，撞倒两张椅子，才走到他面前，悄声道：“花公子来了，就在下面，好像也要上楼来喝酒。”

江别鹤道：“他一个人么？”

那大汉道：“他还带着个穿得又破又烂的瘦长汉子，好像是……”

他话未说完，江别鹤面色已惨变，雀然长身而起，颤声道：“快……快想法子去挡他们一挡。”

但这时花无缺与燕南天已走上楼，花无缺已面带微笑，向他走了过来。

江别鹤手扶着桌子，似已吓得站不住了。

只听花无缺笑道：“不想江兄也在这里。”

江别鹤道：“是……是……”

他眼睛直勾勾地瞪着燕南天，只觉喉咙发干，双腿发软，一个字也说不出，竟似已吓破了胆。

燕南天上下瞧了他两眼，笑道：“这位就是近来江湖盛传的‘江南大侠江别鹤’么？”

江别鹤道：“不……不敢。”

燕南天道：“好，咱们就坐在一起，喝两杯吧。”

他拉过张椅子，就坐了下来，只觉桌上杯子、盘子一直不停地动，原来江别鹤全身都在发抖。

燕南天皱眉道：“江兄为何不坐下？”

江别鹤立刻直挺挺地坐到椅上。

燕南天笑道：“燕某足迹虽未踏入江湖，却也久闻江兄侠名，今日少不得要痛痛快快和你喝上两杯。”

江别鹤赶紧倒了三杯，强笑道：“晚辈先敬燕大侠一杯。”

他用酒杯挡住脸，心里却不禁更是惊奇！原来江小鱼还未将我的事告诉他，但他……他又怎会不认得我了？这二十年来，我容貌未改变许多呀！

他眼角偷偷自酒杯边缘瞧出去，又自暗忖道：“但他的容貌却改变了许多，莫非……莫非是……”

突听燕南天道：“江兄这杯酒，为何还不喝下去？”

江别鹤赶紧一饮而尽，哈哈笑道：“晚辈也早已久仰燕大侠侠名，不想今日得见，当真荣幸之至。”

燕南天大笑道：“不错，你我初次相见，倒真该痛饮一场才是。”

听到“初次相见”四个字，江别鹤心里虽然更奇怪，却不禁长长松了口气，大笑道：“正是该痛饮一场，不醉不归。”

燕南天拍案笑道：“好个不醉不归……来，快拿三十斤酒来！”

铜先生和小鱼儿走出客栈，夜已很深，长街上已无人迹，两旁店铺也都上起了门板。

小鱼儿背负双手，逛来逛去，好像开心得很，笑道：你别着急，饭铺就算打烊，只要你肯花银子，连鬼都会推磨，何愁饭铺不为你开门。”

铜先生忍住怒火，道：“这里就有家饭铺，你叫门吧。”

小鱼儿道：“这家饭铺叫三和楼，是江浙菜，不行……嗯，这里还有家真北平，一定是北方菜，也不行。”

铜先生怒道：“为何不行，你难道不能将就些？”

小鱼儿正色道：“不行，一个人可以对不起朋友，但却万万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肠胃，因为朋友在你倒霉时，都会跑的，但肠胃却跟你一辈子。”

铜先生狠狠盯着他，过了半晌，才缓缓道：“世上人人都怕我，你……你为何不怕？”

小鱼儿笑道：“我明知你绝不会自己动手杀我的，我为何要怕你。”

铜先生霍然扭转身，大步而行。

小鱼儿大笑道：“其实你也不必生气，你明知你越生气，我就越开心，又何必定要和自己过不去呢？”

只见前面一处楼上，还有灯光，招牌上几个斗大的金字，也在闪闪发着光。

“扬子江酒楼，正宗川菜。”

但这里扬子江酒楼上却已没有人了，几个伙计，正在打扫收拾。

几个人一抬头，全都吓得呆注——一个截着铜鬼脸的人，不知何时已走上楼来，正冷冷地瞧着他们。

小鱼儿却笑嘻嘻道：“你们发什么呆，这位大爷脸上戴的虽然是青铜，腰里却多的是金子，财神爷上门，你们还不赶紧招呼？”

那店伙吃吃道：“抱……抱歉得很，小店已经打烊了。”

铜先生冷冷瞧着他，忽然一把揪住他的头发。

那店伙身子就好像腾云驾雾似的，直飞了出去，等他定过神来，才发觉自己竟已坐到横梁上。身子虽未受伤，胆子却几乎吓破，头一晕，直栽了下来。若不是小鱼儿接着，脑袋不变成烂西瓜才怪。

铜先生冷冷道：“不管你们打烊没有，他要吃什么，你们就送什么上来，只要少了一样，你们这四个人休想有一个活着！”

四个店伙哪里还敢说个“不”字。

小鱼儿大笑道：“愉快愉快，和你这样的人出来吃饭，当真再愉快不过。”

他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道：“先来四个凉菜，棒棒鸡，凉拌四件，麻辣蹄筋，蒜泥白肉，再来个肥肥的樟茶鸭子，红烧牛尾，豆瓣角……”

他说一样菜，店伙们就点了一下头，四个店伙的头都点酸了，小鱼儿才总算叹了口气，笑道：“深更半夜的，也不必弄太多菜了，马马虎虎就这几样吧，但酒却要上好的，竹叶青还是花雕都行，先来个二三十斤。”

几个店伙听得张口结舌，这些菜二十个人都够吃了，这小子居然才“马马虎虎”，几个人怔了半晌，才吃吃道：“抱歉……小……小店的酒，已经被方才三位客官喝光了。”

铜先生冷冷道：“喝光了就到别处去买，三十斤，少了一斤，要你的脑袋！”

四个店伙只有自叹倒霉，刚送走了三个瘟神，又来了两个恶煞。

不到半个时辰，酒菜都送了上来，果然一样也不少，小鱼儿立刻开始大吃大喝，铜先生却连坐都不肯坐下来。

小鱼儿笑嘻嘻道：“你为何不坐下来，你这样站着，我怎么吃得下？”

他举起酒杯，又笑道：“这酒菜倒都不错，你为何不来吃一些，你若气得吃不下，饿坏了身子，我心里也不舒服的。”

铜先生根本不理他。

小鱼儿夹起块樟茶鸭，一面大嚼，一面叹着气，道：“嘴是长在你身上的，你不吃，我也没法子，但你这样，既不吃，又不睡，怎么受得了呢？”

铜先生忽然出手一掌，将旁边一张桌子拍得片片碎裂，他心中怒气实是无可宣泄，只有拿桌子出气。

小鱼儿笑道：“桌子又没有得罪你，你何苦跟它过不去……依我看，你不如放了我吧，也免得自己受这活罪。”

铜先生怒喝道：“放了你，休想！”

小鱼儿仰起脖子，喝了杯酒，哈哈笑道：“老实告诉你，其实你现在就算放了我，我也不走的，睡觉有人保镖，喝酒有人付帐，这么开心的日子，到哪里找去？”

铜先生瞪眼瞧了他半晌，一字字道：“我正是要你现在活得开心些，这样你死时才会更痛苦。”

小鱼儿放下筷子，瞪眼瞧着他，忽又叹道：“我问你，我和你素不相识，你为何如此恨我？你既如此恨我，又为什么不肯自己动手杀了我？”

铜先生仰首望天，冷笑道：“这其中秘密，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小鱼儿叹道：“一个人若是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最切身的秘密，这岂非是世上最残忍、最悲惨的事。”

铜先生厉声笑道；“不错，这正是世上最残忍、最悲惨的事，我敢负责担保，这悲惨的命运，你逃也逃不了的，只因世上绝对没有人能揭穿这秘密，所以你现在只管开心吧，只要你真能开心，你不妨尽量多开些心。”

燕南天、花无缺、江别鹤，三个人都像是有些醉了，三个人摇摇晃晃，在灿烂的星光下兜着圈子。

江别鹤一生中从未喝过这么多的酒，但燕南天要喝，他却只有陪着，虽然到后来燕南天每干一杯时，他杯子里的酒最多也不过只有半杯。

只听燕南天引吭高歌道：“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共消万古愁……万古愁……”

歌声豪迈而悲怆，似是心中满怀积郁。

燕南天仰天长叹道：“怎地这世上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都姓江呢？”

江别鹤吃吃道：“此……此话怎讲？”

燕南天叹道：“我那江二弟，温厚善良，可算世上第一个好人，但还有江琴……”

说到“江琴”两字，江别鹤忽然机伶伶打了个寒战，燕南天更是须发皆张，目眦尽裂，厉声接道：“我那江二弟虽将江琴视如兄弟手足一般，但这狼心狗肺的杀才，竟在暗中串通别人，将他出卖了！”

江别鹤满头冷汗涔涔而落，口中却强笑道：“那江……江琴竟如此可恶？”

燕南天双拳紧握，嘶声道：“只可惜这杀才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竟找不着他……我若找着他时，不将他骨头一根根捏碎才怪。”

江别鹤又打了个寒噤，酒也似被吓醒了一半，只觉燕南天捏着他双手越来越紧，竟似要将他骨头捏碎。江别鹤忍不住强笑道：“晚……晚辈并非江……江琴，燕大侠莫要将晚辈的手也捏碎。”燕南天一笑松了手，只见前面夜色沉沉，几个夜行人狸猫般的掠入一栋屋子里，也不知要干什么勾当。

花无缺酒意上涌，似也变得意气风发，笑道：“三更半夜，这几人必定不干好事，我瞧瞧去。”

燕南天怒道：“有我在此，还用得着你去瞧么？”

他纵身一掠，跃上墙头，厉声道：“冀人燕南天在此，上线开扒的朋友，全出来吧！”

喝声方了，黑暗中已狼窜鼠奔，掠出几个人来。

燕南天喝道：“站住，一个也不许跑！”

几个夜行人竟似全被“燕南天”这名字骇得呆了，一个个站在那里，果然连动都不敢动。

燕南天厉声道：“有燕某在这城里，你们居然还想为非作歹，难道不要命了！”他独立墙头，衣袂飞舞，望之当真如天神下降一般。

那几个人瞧见他如此神威，才确信果然是天下无敌的燕南天来了，几个人骇得一起拜倒在地，颤声道：“小人们不知燕大侠又重出江湖，望燕大侠恕罪。”

燕南天喝道：“但江大侠在这城里，你们难道也不知道。”

几个人瞧了江别鹤一眼，嘴里虽不说话，但那意思却明显得很，无论江别鹤多么努力，但江别鹤这“大侠”比起燕南天来，还是差得多。

燕南天喝道：“念在你们坏事还未做出，每个人打自己二十个耳括子，快滚吧！”

那几人竟真的扬起手来，“噼噼啪啪”打了自己二十个耳光，又磕了个头，才飞也似的狼狈而逃。

江别鹤瞧得又是吃惊，又是羡慕，又是妒忌，忍不住长叹道：“一个人能有这样的声名，才算不虚此生了。”

花无缺却微笑道：“普天之下，有这样声名的人，只怕也不只燕大侠一个。”

燕南天轩眉道：“花无缺，你还不服我？”

花无缺微笑道：“他们若知道移花宫有人在此，只怕跑得更快的。”

燕南天瞪了他半晌，忽然大笑道：“要你这样的人佩服，当真不是容易事。”

他跃下墙头，又复高歌而行。江别鹤悄悄拉了拉花无缺衣袖，悄声道：“贤弟，燕大侠似已有些醉了，你我不如和燕南天别过，赶紧走吧。”

花无缺微笑道：“我只怕要和江兄别过了。”

江别鹤怔了怔，道：“贤弟你……你难道要和燕大侠同行么？”

花无缺道：“正是。”

江别鹤掌心沁出冷汗，道：“令师若是知道，只怕有些不便吧。”

花无缺微笑道：“家师纵然知道，我也是要和他一起走的。”

江别鹤怔了半晌，道：“你……你们要去哪里？”

花无缺道：“去找江小鱼。”

江别鹤身子又是一震，暗暗忖道：“燕南天现在就算还未认出我，就算还将我看成朋友，但再见到江小鱼后，我还是要完了。”

三个人兜了两个圈子，也到了“铜先生”歇脚的客栈，江别鹤眼珠子一转，忽然笑道：“这客栈燕大侠可要再进去喝两杯么？”

燕南天大笑道：“你果然善体人意……走，咱们进去！”

到了屋里，燕南天吩咐“拿酒来”，江别鹤却找了个借口出去，偷偷溜到铜先生那屋子。

他自然是想找铜先生对付燕南天，只可惜铜先生偏偏不在屋子里。虽还留着那淡淡的香气，但他却说不定早已离开此地。

江别鹤满心失望，回房时，燕南天又已几斤酒下肚了。他酒量虽好，此刻却也不免有些醉意。

花无缺也是醉态可掬，江别鹤心念一转，溜出去将肚子里的酒全都用手

挖得吐出来，再回去频频劝饮。

到后来燕南天终于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花无缺喃喃道：“ 酒逢知己，不醉不归，来，再喝一杯…… ” 话未说完，也伏在桌上睡着了。

第六九章　千钧一发

江别鹤静静坐了半晌，瞪大了眼睛，瞧着燕南天。花无缺伏在桌上，也是动也不动。

江别鹤只听得自己的心跳声，越来越响——他若想从此称霸江湖，现在的确是机会到了。

但这机会，却又未免来得太容易！他紧握着双拳，掌心也满是冷汗。“江别鹤呀江别鹤，你若错过了这机会，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你今天若不杀他们，迟早总要死在他们手中，你怕什么？犹豫什么？他两人都已醉了，你为何还不动手？”想到这里，江别鹤霍然站起，却又“噗”地坐了下去！“不行！不能心存侥幸，世上绝不会有如此容易的事！”

他手掌抖得太厉害，不得不紧紧抓住椅子！

“但这种事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他们自然更不会相信了，他们就因为不相信，所以才没有丝毫提防之心。”

江别鹤眼睛里发出了光！

“不错，花无缺和燕南天万万想不到我会杀死他们的，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江别鹤呀江别鹤，此刻怎会拿不定主意……？你现在只要一出手，天下就是你的！……”江别鹤不再迟疑，一步窜到桌前，铁掌直击下去！就在这时，花无缺突然跳了起来，大喝道：“江别鹤，我总算瞧清了你的真面目，江小鱼果然没有冤枉你！”

喝声中，他纵身扑了过去。

谁知燕南天竟比他还快了一步。

江别鹤手掌击下，燕南天铁掌已迎了上去！

只听“啪”的一声，江别鹤身子已被震飞，重重撞到墙上，只觉满身骨节欲裂，一时间竟站不起来。

花无缺怔了一怔，失笑道，“原来你是假醉！”

燕南天大笑道：“这区区几杯酒，怎能醉得倒我？我也正是要瞧瞧这厮，喝了又吐，吐了再喝，究竟是何用意？”

他倏然顿住笑声，大喝道：“江别鹤，你现在还有何话说？”

江别鹤惨笑道：“罢了……我苦练二十年的武功，竟接不了燕南天的一掌，我还有何话说？”

燕南天厉声道：“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暗算我？”

江别鹤故意长长叹了口气，道：“双雄难以并立，你我不能并存，你这‘大侠’若活在世上，哪里还有我这‘大侠’立足之地！”

他咬了咬牙，大声接道：“方才我见到那些人瞧见你后，便不将我放在眼里，我已下定了决心，要除去你！如今我武功既然不敌，夫复何言？”

燕南天怒道：“你武功就算能无敌于天下，就凭你这心胸，也难当‘大侠’二字。”

江别鹤道：“你……你要怎样？”

燕南天厉声道：“你虚有大侠之名，心肠竟如此恶毒，手段竟如此卑鄙，燕某今日若不为江湖除害，日后还不知有多少人要死在你手上！”

江别鹤道：“你要杀了我？”

燕南天道：“正是！”

喝声中，他一掌闪电般击出。

江别鹤就地一滚，避开了他这一掌，突然大笑道：“你若杀了我，普天之下再无一人知道江琴的下落……这一辈子就休想再能找得到他了！”

燕南天一震，失声道：“你……你知道江琴的下落？”

江别鹤缓缓站了起来，悠然道：“正是。”

燕南天冲了过去，一把揪着他衣襟，嘶声道：“他在哪里？”

江别鹤站在那里，也不闪避，悠悠道：“你可以杀死我，却不能令我说出他的下落。”

燕南天手掌一架，怒喝道：“你可要试试？”江别鹤微笑道：“你身为一代大侠，若也想以酷刑逼供，岂非有失你大侠的身份？”

燕南天怔了怔，手掌不由自主缓了下来。

江别鹤微笑又道：“你若真的想要我说出来，除非答应我两件事。”

燕南天怒道：“你还要怎样？”

江别鹤缓缓道：“我要你答应，非但今日好生送我出去，日后也永不伤我毫发！”

燕南天默然半晌，狂吼道：“好，我答应你……我不信除了燕某之外，世上就再无别人能伤你！”

江别鹤微微一笑，道：“还有，我说出江琴的下落后，你必定要严守秘密，绝不能让第四人知道江琴在哪里。”

燕南天大声道：“这本是我自己的事，我正要亲手杀死他，为何要让别人知道。”

江别鹤嘴角泛起一丝诡秘的笑容，道：“很好，但你若不能杀死他呢？”

燕南天怒道：“我若不能亲手杀死他，别人更不能杀他！”

江别鹤转过头道：“花公子你呢？”

花无缺长长吐了口气，道：“这本是燕大侠的事，他既已答应，我自无异议。”

江别鹤仰天大笑道：“很好，好极了。”

燕南天道：“江琴究竟在哪里？”

江别鹤缓缓顿住笑容，瞧着燕南天，一字字道：“就在这里！”

燕南天身子一震，道：“你……你……”

江别鹤大笑道：“我就是江琴，但你却已答应，永不伤我毫发！”

燕南天就像是被人抽了一鞭子，踉跄后退，双拳紧握，全身都颤抖了起来，花无缺也不禁为之怔住。

江别鹤狂笑道：“你一心想知道江琴的下落，所以才答应放了我，如今虽已知道江琴的下落，却永远不能杀他了。”

他笑声声嘶力竭，仿佛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燕南天目光尽赤，突然狂吼扑上去，道：“你……你这恶贼，我岂能容你！”

江别鹤瞪起眼睛，厉声道：“堂堂的大侠燕南天，难道是食言背信的人！”

燕南天身子一震，整个人都呆在那里。

只见他须发怒张，眼角似已崩裂，全身骨节都不住响动，终于踉跄后退几步，跌坐在床上，惨然道：“好……好……我答应你，你走吧。”

燕南天突又跳了起来，嘶声道：“你若再不走，小心我改变了主意！”

江别鹤抱拳一揖，笑道：“既是如此，在下就告辞了，多谢多谢，再见再见。”

他大笑着扬长而去，屋子里立刻变得一片死寂，只有燕南天沉重的呼吸

声，屋顶也沉重得像是要压了下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花无缺忽然长叹一声，道：“燕大侠，我此该终于服了你了。”燕南天惨然一笑，道：“我以拳剑胜你两次，你不服我，我一声叱咤，但令群贼丧胆，你也不服我，如今我眼睁睁瞧着仇人扬长而去，竟无可奈何，你反而服了我么？”

花无缺正色道：“我正是见你让江别鹤走了，才知道燕南天果然不愧为一代之大侠，你要杀他，本是易事，世上能杀江别鹤的人并不少，但能这样放了他的，却只怕唯有燕南天一人而已！”

他长叹接道：“所以，世上纵有人名声比你更令人畏惧，纵有人武功比你更高，但却也唯有你，才能当得起这‘大侠’二字！”

燕南天惨笑道：“但你可知道，一个人若要保全这‘大侠’两字，他便要忍受多少痛苦，多少寂寞……”

花无缺长笑道：“我如今终于也知道，一个人要做到‘大侠’两字，的确是不容易的。他不但要做到别人所不能做的事，还要忍别人所不能忍……”

他游目瞧着燕南天，展颜一笑，道：“但无论如何，那也是值得的，是么？”

江别鹤走出了院子，立刻就笑不出了，他知道今天虽然骗过了燕南天，但以后的麻烦，正还多着哩。

风吹着竹叶，沙沙的响，江别鹤闪身躲入了竹林，他是想瞧瞧燕南天和花无缺的动静。

他想，这两人现在必定不知有多么懊恼愤怒，他恨不得能瞧见燕南天活活气死，他才开心。

但过了半晌，屋子里却传出燕南天豪迈的笑声，这一次挫败虽大，但燕南天却似并未放在心上。

笑声中，只见燕南天和花无缺把臂而出，腾身而起，身形一闪，便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

他们要到哪里去？是去找江小鱼么？这三个人本该是冤家对头，现在怎地已像站到同一条战线上来了。

江别鹤虽然猜不透其中的真相，但“怀疑”却使得他的心更不定、更痛苦，他咬着嘴唇，沉思了半晌，还拿不定主意。

突见人影飘动，一个狰狞的青铜面具，在闪着光。

铜先生居然又回来了。

江别鹤大喜，正想赶过去，但就在这时，也看清了铜先生身旁的人，竟然是小鱼儿！

江小鱼脸喝得红红的，满脸笑容，像是开心得很——铜先生竟然和江小鱼走到一起了，而且两人好像是刚喝完了酒回来！

他现在一心想倚靠这神秘的铜先生来对付燕南天和花无缺，这几乎已是他唯一可以致胜的希望。

他再也想不到，铜先生会和江小鱼在一起，这一老一少两个怪物，是什么时候交上了朋友？

铜先生本来明明要杀江小鱼的，现在为何改变了主意？

莫非他已被江小鱼的花言巧语打动了？

江别鹤又惊、又怒、又是担心恐惧，直到铜先生和小鱼儿走进屋子，他还是呆呆地怔在那里。

他忽然发现自己竟已变得完全孤立，到处都是他的敌人，竟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

他疑心病本来就大，现在既已亲眼目睹，更认定燕南天、江小鱼、花无缺、铜先生，四人已结成一党，要来对付他。

这时夜已更深，竹叶上的露水，一滴滴落下来，滴在他身上、脸上，甚至滴入了他的脖子里。

他却浑然不觉，只是不住暗中自语：“我要击败这四人，该怎么办呢？我一个人的力量，自然不够，还得去找帮手，但我却又能找得到谁？”

竹叶上忽然有条小虫，掉了下来，却恰巧掉在他头上，江别鹤反手捉了下去，只见那小虫在他掌心蠕蠕而动，就像是条小蛇。

他面上忽然露出喜色，失声道：“对了！我怎地未想起他来！他一个人力量纵还不够，但再加上那老虎夫妻和我，四个对四个，岂非正是旗鼓相当！”

他大喜着掠出树林，突然想起铜先生和江小鱼还在对面的屋子里，他大惊止步，掌心已沁出冷汗。

但对面屋子里却丝毫没有反应，屋里虽燃着灯，窗上却瞧不见人影，铜先生和小鱼儿，竟已走了。

小鱼儿走出屋子时，也未想到江别鹤就在外面瞧着他。

屋子里灯已熄了，小鱼儿虽然什么都瞧不见，却发觉屋子里的香气，比他们出去时更浓了。

这屋子里难道已有人走进来过？

小鱼儿正觉奇怪，突听铜先生冷冷道：“你怎地现在才来？”

黑暗中竟响起了个女子的声音，道：“要找个能令你满意的地方，并不容易，所以我才来迟了。”

这声音自然比铜先生粗戛生硬的语声娇柔多了，但语气也是冰冰冷冷，竟似和铜先生一副腔调。

小鱼儿又惊又奇，暗道：“想不到铜先生这怪物也会有女朋友，而且说话竟也是和他一样阴阳怪样，两人倒真是天生一对。”

他摸着了火折子，赶紧燃起灯。

灯光亮起，小鱼儿才瞧见一个长发披肩的黑袍女子，她面上也戴着个死眉死脸的面具，却是以沉香木雕成的，此刻灯光虽已甚是明亮，小鱼儿骤然见着这么样一个人，仍不禁骇了一跳。

这黑袍女子也在瞧着小鱼儿，忽然道：“你就是江小鱼？”

小鱼儿瞪大眼睛，道：“你……但我怎么不认得你？”

黑袍女子道：“你既知世上有铜先生，为何不知木夫人？”

小鱼儿道：“木夫人？……不错，我好像听到过这名字。”

他记得黑蜘蛛向他说起铜先生时，也曾提起过木夫人这名字，还说这两人是齐名的怪物。

木夫人瞧瞧小鱼儿，又瞧瞧铜先生，道：“我早已来到此地，但你两人……”

“我和铜先生喝酒去了，有劳夫人久候，抱歉得很。”小鱼儿笑嘻嘻道：“铜先生对我真好，怕我饿坏了肚子，就带我去喝酒，知道我喜欢吃咸吃辣，就带我去吃川菜——这么好的人，我当真还未见过。”

木夫人眼睛里既是惊奇，又似乎觉得有些好笑。

小鱼儿这才发现，她语声虽和铜先生同样冷漠，但这双眼睛，却比铜先

生灵活得多，也温暖得多。
他眼珠子一转，立刻叹了口气，又接着道：“只不过铜先生实在对我太关心了，一心只想看我，自己连饭也不吃，觉也睡不着，我真怕累坏了他，所以夫人若是铜先生的好朋友，不如代铜先生照顾我吧，也好让他休息休息。”
木夫人道：“大……大哥若是烦了，就将他交给我也好。”
她目中笑意虽更明显，但语声仍是冰冰冷冷。
只见铜先生身子突然飘起，“啪”的一掌，掴在小鱼儿脸上，这一掌打得并不重，但打的地方却妙极。
小鱼儿一点也不觉得疼，只觉得头脑一阵晕眩，身子再也站不住，踉跄后退几步终于倒了下去。
晕迷中，只听铜先生冷冷道：“这一次，谁也休想从我身边带走他了，他活着时，我固然要看着他，就算他死了，我也要看着他，直到他尸身腐烂为止。”
木夫人道：“但我……”
铜先生冷笑道：“你也是一样，你对我也不见得比别人忠心多少。”
木夫人道：“你……你连我都不相信？”
铜先生一字字道：“自从月奴将江枫带走的那天开始，我就已不再信任何人了！”
木夫人默然半晌，缓缓垂下了头，道：“我知道你还在记着那一次，你总以为我要和你争夺江枫……”
铜先生厉声道：“你也爱他，这话是你自己说的，是么？”
木夫人抬起了头，大声道：“不错，我也爱他，但我并没有要得到他，更没有要和你抢他，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和你争夺过任何东西，是么？”
她冷漠的语声竟突然颤抖起来，嘶声道：“从小的时候开始，只要有好的东西，我永远都是让给你的，从你为了和我争着去采那树上唯一熟了的桃子，而把我从树上推下来，让我跌断了腿的那天开始，我就不敢再和你抢任何东西，你还记得吗？”
铜先生目光刀一般瞪着他，良久良久，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也缓缓垂下了头，黯然道：“忘了这些事吧，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得到他，是么？”
木夫人默然良久，也长叹了一声，黯然道：“大姐，对不起，我本不该说这些话的，其实我早已忘记那些事了。”
只可惜小鱼儿早已晕过去了，根本没有听见她们在说什么。
小鱼儿还未醒来，就已感觉出那醉人的香气。
他以为自己还是在那客栈的屋子里，但他张开眼后，立刻就发觉自己错了，世上绝没有任何一家客栈，有如此华丽的屋子，也绝没有任何一家客栈，有如此芬芳的被褥，如此柔软的床。
接着，他又瞧见站在床头的两个少女。
她们都穿着柔软的纱衣，戴着鲜艳的花冠。
她们的脸，却比鲜花更美，只是这美丽的脸上，也没有丝毫表情，也没有丝毫血色，看来就像是以冰雪雕成的。
小鱼儿揉了揉眼睛，喃喃道：“我莫非已死了，这莫非是在天上？”
轻纱少女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目光茫然瞧着前方，非但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简直就好像根本没有瞧见他。

小鱼儿眼珠子一转，嘻嘻笑道：“我自然没有死，只因我若死了，就绝不会在天上，而地狱里也绝不会有你们这么美丽的仙子。”

他以为她们会笑的，谁知她们竟还是没有望他一眼。

小鱼儿揉了揉鼻子，道：“你们难道瞧不见我么？……我难道忽然学会了隐身法？”

轻纱少女简直连眼珠子都没有动一动。

小鱼儿叹了口气，道：“我本想瞧瞧你们笑的，我想你们笑的时候一定更美，但现在，我却只有承认失败了，你们去把那见鬼的铜先生找来吧。”

轻纱少女居然还是不理他。

小鱼儿跳了起来，大声道：“说话呀！为什么不说话？你们难道是聋子、瞎子、哑巴？”

他跳下地来，赤着脚站在她们面前瞧了半晌，又围着她们打了两个转，皱起了眉头，喃喃道：“这两个难道不是人？难道真是用冰雪雕成的？”

他竟伸出手，要去拧那轻纱少女的鼻子。

这少女忽然轻轻一挥手，她纤长的手指，柔若春葱，但五根涂着凤仙花汁的红指甲，却像是五柄小刀，直刺小鱼儿的咽喉。

小鱼儿一个筋斗倒在床上，大笑道：“原来你们虽不会说话，至少还是会动的。”

那少女却又像石像般动也不动了。

小鱼儿道：“你们就算不愿跟我说话，也总该笑一笑吧，老是这么样紧绷着脸，人特别容易变老的。”

他又跳下床，找着双柔软的丝履，套在脚上，忽然缓缓道：“从前有个人，做事素来马虎，有一天出去时，穿了两只鞋子，都是左脚的，他只觉走路不方便，一点也不知道是鞋子穿错了，等他到了朋友家里，那朋友告诉他，他才发觉，就赶紧叫仆人回家去换，那仆人去了好半天，回来时却还是空着一双手，你猜为什么？”

说到这里，小鱼儿已忍不住要笑，忍笑接着说：“那人也奇怪，就问他仆人为什么不将鞋子换来，那仆人却道：‘不用换了，家里那双鞋子，两只都是右脚的。’”

他还未说完，已笑得弯下腰去。

但那两个少女却连眼皮都未抬一抬。

小鱼儿自己也觉笑得没意思了，才叹了口气，道：“好，我承认没法子逗你们笑，但我有个朋友叫张三的，却最会逗人笑了，有一天，他和另外两个人去逛大街，瞧见一位姑娘站在树下，就和你们一样，冷冰冰的，张三说他能逗这姑娘笑，那两个朋友自然不信，张三就说：‘我用一个字就能把她逗笑，再说一个字又能令她生气，你们要不要和我打赌，赌一桌酒。’那两个朋友自然立刻就和他赌了。”

小鱼儿口才本好，此刻更是说得眉飞色舞，有声有色，那两个少女眼睛虽还是不去瞧他，但已忍不住想听听这“张三”怎能用一个字就能将人逗得发笑，再用一个字逗得别人生气。

只听小鱼儿接着道：“于是张三就走到那姑娘面前，忽然向那姑娘旁边一条狗跪了下去，道：‘爹。’那少女见他竟将一条狗认作爹爹，再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谁知张三又向她跪了下去，叫了声‘妈。’那少女立刻气得满脸飞红，咬着牙，张三果然就赢了这东西。”

他还未说完，左面一个脸圆圆的少女，已忍不住“噗哧”一声，笑出声来，小鱼儿拍掌大笑道：“笑了！笑了！你还是笑了……”

只见这少女笑容初露，面色又已惨变。

铜先生不知何时又走了进来，冷冷地瞧着她，冷冷道：“你觉得他很好笑？”

那少女全身发抖，“噗”地跪了下去，颤声道：“婢……婢子并没有找他说话……”

第七○章　死里求生

铜先生厉声道："但你却为他笑了，是么？"

那少女竟吓得话也说不出，忽然掩面痛哭起来。

铜先生缓缓道："你出去吧。"

那少女嘶声道："求求你……求求你饶婢子一命，婢子下次再也不敢了。"

小鱼儿吃惊道："饶她一命？……你……你难道要杀了她？"

铜先生冷冷道："杀，倒也不必，只不过割下她的舌头，要她以后永远也笑不出。"

小鱼儿大骇道："她只不过笑了笑，你就要割下她的舌头！"

铜先生冷冷道："这只能怪你，你本不该逗她笑的。"

小鱼儿大叫道："我只不过说了个笑话给她听，你……你何必吃醋！"

铜先生忽然又是一掌掴了出去，小鱼儿竟躲闪不开，被他一掌打得仰面跌倒，口中却还是怒喝道："你打我没关系，但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罚她。"

铜先生目中又射出了怒火，道："你……你竟然为她说话？"

他竟似已怒极，连身子都气得发抖。

小鱼儿大声道："这件事本不能怪她，要怪也只能怪我。"

铜先生颤声道："好……好！你宁可要我打你，也不愿我罚她，你……你倒也和你那爹爹一样，是个多情种子！"

说到"种子"二字，他忽然狂吼一声，反手一掌击出，那圆脸少女被打得直飞出门外，一滩泥似的跌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

小鱼儿跳了起来，大喝道："你……你竟杀了她！"

铜先生全身发抖，忽然仰首狂笑道："不错，我杀了她，她再也不能偷偷和你逃走。"

小鱼儿又惊又怒，道："你疯了么？她几时要和我偷偷逃走？"

铜先生道："等你们逃走时，我再杀她，便已迟了！"

小鱼儿瞪大眼睛，嘶声道："你疯了，你简直疯了……我本以为你脾气虽然冷酷，却并不是个狠毒残忍的人，谁知你竟能对一个女子下此毒手。"

他越说越怒，忽然扑过去，双掌飞击而出。

这时小鱼儿武功之高，已足可与当代任何一个武林名家并列而无愧，盛怒之下击出的两掌更融合了武当、昆仑两大门派掌法之精萃，小鱼儿此刻不但已可运用自如，而且已可将其中所有威力发挥。

谁知这足以威震武林的两掌，到了铜先生面前，竟如儿戏一般，铜先生身子轻轻一折，整个人像是突然断成两截。

他手掌便也在此时反击而出，若非亲眼瞧见，谁也不会相信一个人竟能在这种部位下出手的。

小鱼儿只觉身子一震，整个人又被打得跌在地上，他虽未受伤，但却被这种奇妙的武功吓呆了。

铜先生俯首望着他，冷笑道："像你这样的武功，最多也不过能接得住花无缺五十招而已，我本以为你还可与他一拼，谁知你竟如此令我失望。"

小鱼儿咬牙道："我能接得住他多少招，关你屁事。"

铜先生竟不再动怒，反而自怀中取出一卷黄绢，缓缓道："这里有三招可以破解'移花宫'武功的招式，你若能在这三个月里将它练成，纵不能胜了花无缺，至少也可多挡他几招。"

他居然要传授小鱼儿武功，这真比天上掉元宝下来还要令人难以置信，小鱼儿张口结舌，道：“你……你是什么意思？”

铜先生将绢卷抛在他面前，冷笑着走了出去。

小鱼儿大喝道：“你究竟是要花无缺杀我，还是要我杀花无缺？你究竟有什么毛病？”

铜先生霍然转身，冷冷道：“你这一生，已注定了要有悲惨的结局，无论你杀了花无缺，还是花无缺杀了你，都是一样的。”

铜先生已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砰”的关上了门，小鱼儿怔了半晌，抬起头，却发现犹自呆立在房中的少女，眼里已流下泪来。

但这一次小鱼儿却再也不敢找她说话了，他实在再也不忍瞧见一个活生生的美丽少女，为他而死。

那少女呆呆地站着，任凭眼泪流下面颊，也不伸手去擦，小鱼儿叹了口气，将那绢卷展开。

那上面果然是三招妙绝天下的招式，每一招都锋利、简单而有效，正是花无缺那种繁复招式的克星。

绢卷上不但画着清晰的图解，还有详细的文字说明，若不是对“移花宫”武功了如指掌的人绝对无法创出这样的招式。

“移花宫”的武功，本是江湖中最大的秘密，铜先生又怎会对它如此了解，这岂非是件奇怪的事。

但小鱼儿却没有想到这点，他此刻简直什么都不愿想，只是瞧着那卷书，呆呆地出神。

少时有人送来饭菜，居然是樟茶鸭、豆瓣鱼、棒棒鸡……每一样都是道道地地的川味，还有一大壶上好的陈年花雕。

小鱼儿一笑，尽管饱餐了一顿，却留下一碟红烧牛尾，半只樟茶鸭子不动，像是自言自语，喃喃道：“这两样菜不辣的，你吃不吃都随便你。”

那少女始终站在那里，连指尖都未动过，此刻竟忽然转过身，用手撕着那半只鸭子就薄饼，吃了个干净。

她若不吃，本在小鱼儿意中，她此刻居然大吃起来，小鱼儿倒不免大感奇怪，竟瞧得呆了。

只见那少女吃完一只鸭腿时，便已似吃不下了，但还是拼命勉强自己将半只鸭子吃光。

她嘴里咀嚼，眼睛却眨也不眨地盯着那桌子上的一具计时沙漏，一粒粒金黄色的细沙落下来，时间便也随着流了过去。

小鱼儿不禁苦笑，时间，现在对他实在太宝贵了，但他却只有眼见时间在他面前流过，全没有一点法子。

突见那少女走了过来，走到他面前，悄声道：“你还吃得下么？”

她竟忽然开口说话了，小鱼儿不觉吓了一跳。

那少女又道：“现在说话没关系，没有人会来的。”

小鱼儿这才笑了笑道：“我肚子都快撑破了，连一只蚂蚁都吞不下了。”

那少女道：“你最好还是多吃些，这两天，我们只怕都没有东西吃了。”

小鱼儿又吃了一惊，道：“为什么？”

那少女眼睛里射出了逼人的光芒，一字字道：“只因我们现在就要开始逃，在逃亡的途中，绝不会有东西吃的，甚至连水都喝不到。”

小鱼儿简直吓呆了，吃吃道：“逃？……你是说逃走？”

那少女道：“不错，我方才拼命的吃，就为的是要有力气逃走！”

小鱼儿道：“但铜先生……”

那少女道：“现在正是他入定的时候，至少在两个时辰之内，不会到这里来。”

小鱼儿道：“你能确定？

那少女道：“他这习惯数十年来从未改过，据说十多年前，也有个身份和我一样的女子，就是在这时候，带了一个人逃走的。”

小鱼儿恍然道：“难怪他方才那般愤怒，原来他就是怕历史重演……”

那少女目中又泛起了泪光，道：“你可知道方才被他杀死的女孩子是谁？”

小鱼儿动容道：“那莫非是你的……你的……”

那少女目中终于又流下泪来，颤声道：“她就是我嫡亲的妹妹。”

小鱼儿怔了半晌，惨然道：“对不起，我方才本不该逗她笑的。”

那少女恨恨道：“我妹子跟了他七年，他为了那么小的事，也能下得了毒手，而你与我妹子素不相识，反而为她争辩，甚至不惜为她拼命……”

小鱼儿道：“你就是为了这原因，所以才冒险救我的？”

他忽然拉起她冰冷的手，沉声道：“但经过十多年前的那次事后，他防守得必定十分严密，我们能逃得出去么？”

那少女道：“若是在他的禁宫中，我们实在连一分逃走的机会都没有，但这里，却只不过是他临时歇脚的地方。”

这时她脸上初次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拉着他道：“何况，这地方不但是我找到的，而且是我布置的，我们虽不是一定能逃得出去，但好歹也得试一试，那总比在这里等死的好。”

小鱼儿四下瞧了一眼，忍不住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那少女道：“这是个庙。”

“这里竟是个庙？”他眼睛瞧着四下华贵而绮丽的陈设，鼻子里嗅着醉人的香气，实在难以相信，这里竟会是个庙宇。

那少女道：“这里本是个冷冷清清的古刹，经过我们一整天的布置后，才变成这样子的。”

小鱼儿叹道：“你们的本事可真不小。”

他忽然一笑，又道：“但时间宝贵得很，我们为何还不走，你若是想聊天，等我们逃出去之后，时间还多着哩。”

那少女道：“我们要等人来收去这些碗筷后才能走，否则立刻就会被人发现，我们已不在这个屋子里。”

小鱼儿笑道：“不错，我小地方总是疏忽，好像每个女孩子都比我细心得多。”

那少女凝注着他，缓缓道：“你认得的女孩子很多么？”

小鱼儿苦笑道：“我真希望能少认得几个……你呢？你认得的男孩子……”

那少女冷冷道：“我一个都不认得。”

小鱼儿笑道：“你现在总算已认得我了，我姓江，叫江小鱼，你呢？”

那少女默默半晌，缓缓道：“你不妨叫我铁萍姑。”

小鱼儿像是怔了怔，苦笑道：“你也姓铁？为什么姓铁的女孩子这么多……”

话未说完，铁萍姑忽然挥手打断了他的话。

只听门外轻轻一响，小鱼儿赶紧倒在床上，已有个面色冷峻的紫衣少女，带着个青衣妇人走了进来。

铁萍姑站在那里，根本不去瞧她。

这紫衣少女却走到她面前，冷冷道：“ 你妹妹已死了。 ”

铁萍姑也冷冷道：“ 我知道。 ”

紫衣少女道：“ 你伤心么？ ”

铁萍姑道：“ 我若伤心，你开心么？ ”

紫衣少女霍然扭转身，一双冷酷而充满怒火的眼睛，恰好对着小鱼儿，小鱼儿却向她扮了个鬼脸。

这时那青衣妇人已将碗筷全都收了出去。

紫衣少女忽然道：“ 你也可以出去了。 ”

小鱼儿怔了怔，强笑道：“ 你说我可以出去了？ ”

紫衣少女又转身盯着铁萍姑，冷笑道：“ 你自然知道我说的是你，你为何还不走？ ”

小鱼儿一惊，心跳都几乎停止。

铁萍姑却冷冷道：“ 谁叫我走的？ ”

紫衣少女冷笑道：“ 你现在已可以换班了，我叫你去休息休息还不好。 ”

铁萍姑不再说话，转身走了出去。

小鱼儿眼睁睁瞧着她往外走，心里虽着急，却一点法子也没有，只见紫衣少女眼睛已又盯在他身上，一字字道：“ 你不愿意她走？ ”

小鱼儿打了个哈欠，笑道：“ 她走了最好，她那副晚娘面孔我已瞧腻了，你虽然也未必比她好看多少，但换了个新的总比旧的好，我天生是喜新厌旧的脾气。 ”

紫衣少女冷笑道：“ 你眼睛若敢盯着我，我就挖出你眼珠子。 ”

小鱼儿见到铁萍姑已悄悄退了回去，故意大笑道：“ 你嘴里虽说不愿我瞧你，心里却是愿意的，说不定你还希望我能抱一抱你，亲一亲你，否则你为何定要将她调走，自己留在这里？ ”

紫衣少女气得脸上颜色都变了，颤声道：“ 你……你敢对我如此说话？ ”

小鱼儿吐了吐舌头，笑道：“ 你可不是雌老虎，我为何不敢，我还想咬你一口哩。 ”他瞧见铁萍姑已到了这紫衣少女身后，更故意要将她气得疯。

紫衣少女大喝道：“ 你莫以为我不能杀你，我至少可打断你—— ”

话未说完，她头忽然垂了下来，接着，整个人就噗地倒了下去，连哼都没有哼出一声。

铁萍姑一掌已切在她脖子上。

小鱼儿跳了起来，道：“ 你不怕别人发现…… ”

铁萍姑冷冷截口道：“ 时机难得，我只好冒一冒险了，何况，在这里的人，都不会关心别人的事，她就算三天不露面，也不会有人找她的。 ”

她一面说话，一面已将那张床移开了半尺，伸手在墙上摸索了半晌，墙壁立刻出现了一道窄门。

铁萍姑一推而入，沉声道：“ 快跟着我来。 ”

复壁后，居然还有一条地道，曲折深邃，也不知通向哪里，一阵阵阴森潮湿之气令人作呕。

小鱼儿又惊又喜，捏着鼻子走了段路，才忍不住叹道：“ 想不到庙里居

然也会有复壁地道，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铁萍姑道：“我收拾这间屋子时，已发现了。”

她接着又道：“据我猜想，这古刹乃是五胡作乱时所建，那时流寇盗贼横行，人命更贱于猪狗，很多人都削发出家，借以避祸，但庙宇中也非安全之地，所以寺僧才建了这些复壁地道，以躲避散兵流寇的杀掠。”

小鱼儿叹道：“你的确和我所认识的其他女孩子有些不同。你有头脑……这世上有头脑的女孩子，已越来越少了，而且有些人就算有头脑，却偏偏懒得去用它，她们总认为只要有张漂亮的脸就够了。”

铁萍姑像是又笑了笑，道：“但这却只能怪男人。”

小鱼儿道：“哦？”

铁萍姑道：“只因男人都不喜欢有头脑的女孩子，他们都生怕女孩子比自己强，所以越是聪明的女孩子，就越是要装得愚笨软弱，男人既然天生就觉得自己比女人强，喜欢保护女人，女人为何不让他们多伤些脑筋，多吃些苦。”

小鱼儿大笑道：“如此说来，愚笨的倒是男人了，……但你连一个男人也不认得，又怎会对男人了解得这么清楚？”

铁萍姑道：“女人天生就能了解男人的，但男人却永远不会了解女人的。”

小鱼儿叹了口气，道：“这话倒的确不错，一个男人若自以为能了解女人，他受苦的日子就不远了。”

这时两人心中其实都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所以就拼命找话说，只因说话通常都能令人紧张的神经松弛、镇定下来。

在这黑暗阴森的地道中，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生命能否保全的时候，两人若再保持沉默，那岂非更令人难以忍受？地道已越来越潮湿，越来越黑暗。小鱼儿伸手去摸了摸，两旁已不再是光滑的墙，而是坚硬、粗糙、长满了厚绒青苔的石壁。

他也感觉到，地上亦是坎坷不平，忍不住问道：“这庙宇的复壁难道是连着山腹的么？”

铁萍姑并未回答，却亮起了精巧的火折子。

这里果然已在山腹中，纵横交错的洞隙，密如蛛网，风，也不知从哪里吹进来的，吹得人汗毛直竖。

小鱼儿笑道：“在这种地方，铜先生就算有通天的本事，想找到咱们也不容易。”

铁萍姑道：“但我们要想走出去，只怕也不容易。”

小鱼儿吓了一跳，失声道：“你……你难道也不知道出去的路？”

铁萍姑道：“我当然不知道。”

小鱼儿骇然道：“那么你……你为什么说咱们可以逃得出去？”

铁萍姑道：“只要有路，我们自然就有逃出去的希望。”

小鱼儿苦着脸道：“姑娘你未免将事情瞧得太简单了，你可知道，山腹中的这些洞隙，有的根本是没有路通出去的。”

铁萍姑道：“也还有的是可以通得出去的，是么？”

小鱼儿道：“纵然有路，但这些洞穴简直比诸葛亮的八阵图还要复杂诡秘，有时你在里面兜上三个月的圈子，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他长叹道：“据我所知，古往今来，被困死在这种山腹里的冤死鬼，若

是聚在一起，阎王老子的森罗殿只怕也要被挤破了。”
　　铁萍姑在前面走着，却连头也不回，冷冷道：“既是如此，再加两个也不多。”
　　小鱼儿道：“你——你难道不着急？”
　　铁萍姑冷冷道：“你若着急，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小鱼儿怔了怔，苦笑道：“你别生气，我并没有怪你，只不过……”
　　铁萍姑霍然回过头，大声道：“你以为我不知道这里的危险？但无论如何，我们总有一半的机会能逃出去，这总比坐在那里等死好得多，是么？”
　　小鱼儿吐了吐舌头，笑道：“早知道你这么生气，那些话我就不说了。”
　　铁萍姑狠狠盯了他半晌，忽然叹道：“我真想不到你竟是个如此奇怪的人。”
　　小鱼儿笑道：“我也真未想到，你的脾气竟这么大。”
　　他嘴里在不停他说着话，眼睛也没有闲着。
　　这时，他忽然发觉石壁上浓厚的青苔里，隐约仍可瞧见刻着个箭头，铁萍姑目光闪动，显然也瞧见了。
　　她立刻沿着这箭头所指的方向，走了过去，走了十余丈，转角处的石壁上果然又有个箭头。
　　但小鱼儿却还是站在那里，动也不动。
　　铁萍姑皱眉道：“现在我们既然已可走出去了，你为何站着不动？”
　　小鱼儿笑嘻嘻道：“你若沿着这箭头走，再走片刻，就可见到铜先生了，但我可不愿再见到他那副尊容。”
　　铁萍姑一惊，道：“这些箭头难道不是指路的？”
　　小鱼儿道：“箭头虽然是指路的，但指的却绝不是出去的路。”
　　铁萍姑道：“你怎知道？”
　　小鱼儿道：“这些箭头，必定是以前庙里的和尚刻上去的，是么？”

　　铁萍姑道：“不错。”
　　小鱼儿道：“他们也为的是怕迷失路途，被困死在这里，所以才刻这些箭头的，是么？”
　　铁萍姑道：“不错。”
　　小鱼儿道：“他们为了躲避流寇，所以才躲到这里，等他们知道流寇走了之后，你想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铁萍姑道：“自然是回到庙里去。”
　　她脱口说出了这句话，才恍然大悟，失声道：“不错，这些箭头指的一定是回庙去的路，他们只不过是想在这山腹里躲避一时，又怎会去标明出路。”
　　小鱼儿拍手笑道：“我早已说过，你是个很有头脑的女孩子，你终于明白了，我看你方才想不通，只怕也是故意装出来的。”
　　铁萍姑忍不住垂下头，一张脸已红到耳根了。
　　她忽然将火折子交到小鱼儿手上，道：“你……你带路吧。”
　　小鱼儿叹了口气，喃喃道：“所以越是聪明的女孩子，就越是要装得愚笨软弱，所以你现在就要我多伤些脑筋，多出些力他话未说完，铁萍姑已红着脸，跺着脚道：“这件事就算是你对了，也没什么了不起。”
　　小鱼儿笑嘻嘻瞧着她，瞧了许久，慢吞吞笑道：“我就是要你脸红、生

气，你生起气来，才真正像是个女孩子，我实在受不了你那冷冰冰的样子。”

铁萍姑想要板起脸，小鱼儿却已大笑着转身走了，于是她刚板起来的脸，又忍不住嫣然一笑喃喃道：“我的脸真红了么？我实在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脸红时是什么样子，这只怕还是我生平第一次……”

小鱼儿沿着箭头而行，每隔十多丈，到了转角处，他就发现另外一个箭头在那里。

只不过箭头指的是前，他就往后，箭头指的是左，他就往右，每走过一个箭头，他就将那箭头设法毁了去，铁萍姑随他走了半晌，忍不住道：“你这样走，能走得出去么？”

小鱼儿笑道：“我虽不知能否走得出去，但这样走，至少距离那庙宇越来越远了。”

但这时洞隙已越来越窄，小鱼儿有时竟已走不过去，到了这时，指路的箭头也没有了。

小鱼儿叹了口气，道：“现在，咱们看来只有碰运气了，索性闭着眼睛往前走吧。”他一面说话，一面已熄去了火折子。

铁萍姑不再说话，只觉自己的手已被小鱼儿拉住。

她的心突然跳了起来，在黑暗中，这心跳得似乎特别响。铁萍姑的脸不禁又红了，简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只听小鱼儿悠悠笑道：“一个人的心若是要跳，谁也没法子叫它停住。”

铁萍姑“嘤咛”一声，要去拧他的臂，但手却又忽然顿住，痴痴地发起怔来，她忽然发觉多年以来，这竟是自己第一次意会到自己也是有血有肉的。

狭隘地洞里，举步很难，有时甚至要爬过去，在黑暗中走这样的路，可真不是件舒服的事。

铁萍姑衣服已被刮破了，也许身上已有些地方在流血，但她却丝毫不觉得痛苦，一个人竟像是走在云堆里。

每走一段路，小鱼儿就打亮火折子，瞧瞧四周的情况，但到了后来，火折子的光焰，已越来越弱。

小鱼儿知道火已将尽，更不敢随意动用了，他知道在这种地方，若是完全没有火光，那更是死路一条，于是路就走得更苦了。

铁萍姑的脚步，终于也沉重起来。接着，她就感觉到全身疼痛，头晕眼花，又饿又渴。

她自然不像小鱼儿那铁打的身子，怎能受得了这种苦，若不是小鱼儿始终在和她说说笑笑，她简直连一步都走不动了。其实小鱼儿自己又何尝走得动？若是换了别人，到了他这种绝境之中，纵不急得发疯，也难免要呼天怨地了。

但小鱼儿却是天生的怪脾气，要他死，也许还容易些，要他着急愁苦，要他笑不出，那却要困难得多。

铁萍姑终于忍不住道：“我们歇歇再走吧。”

小鱼儿沉声道：“绝不能歇下来，一歇，就再也休想走得动了。”

铁萍姑道：“但我……我现在已……”

小鱼儿笑道：“你想，我们在这千古以来，极少有人来过的神秘洞穴里拉着手散步，这是多么美、多么风流浪漫的事，别人一辈子都不会有这种机会，我们为何不多享受享受。”

铁萍姑幽幽道：“只可惜我……我不是你心上的人。”

小鱼儿笑道：“ 谁说不是的，此时此刻，除了你之外，世上还有和我更亲近的人么？ ”

铁萍姑又“ 嘤咛 ”一声，整个人忽然倒入小鱼儿怀里，她的脸烫得就像是一团火，这火，是从她心底发出来的！

第七一章　柳暗花明

铁萍姑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男人，她青春的火焰，本已抑制得太久了，更何况一个人到了生死边缘时，理智本就最容易崩溃。铁萍姑实在也想不到自己会倒入小鱼儿怀里，但此刻已倒下去了，她也丝毫不觉后悔。

她只觉得小鱼儿的手，已轻轻搂住她肩头。铁萍姑颤声道：“人生，人生真是多么奇妙，我现在才知道……我两三天前还不认得你，但现在……现在……”小鱼儿忽然道：“你可知道，我现在想什么？我现在最想瞧瞧你的脸，”

铁萍姑道：“不要……求求你不要……”但火折子却已亮着了，铁萍姑以手掩住脸，她的脸又羞红了。

她颤声道：“火折子……快没有了……”

小鱼儿笑道：“火折子虽然珍贵，但能瞧见你现在这模样，无论牺牲多么珍贵的东西，都是值得的。”

铁萍姑的手缓缓垂下，道：“真的？”

小鱼儿笑道：“只可惜现在没有镜子，否则我也要让你知道，你现在的模样，要比以前那种冷冰冰的样子美丽多少。”

铁萍姑眼波也凝注着小鱼儿，悠悠说道：“我们若真的走不出去，你会怪我么？”

小鱼儿道：“怪你，我怎会怪你？”

铁萍姑道：“你在那里，本还不会死的，但现在……”

小鱼儿笑道：“若这么说，你本该怪我才是，若不是我，你又怎会受这样的苦。”

铁萍姑嫣然笑道：“连我自己都已不将我当做女人，何况别人呢？别人也许会将我看成仙子甚至魔女，却绝不会将我看成女人的。”

小鱼儿笑道：“但你却不折不扣是个女人，我可以用一千种法子来证明。”

铁萍姑笑道：“我现在自己也知道了，所以我现在就算死，也是快乐的。”

火折子，渐渐只剩下一点豆大的火焰。

铁萍姑凝注着这火焰，眼皮已越来越重，低语着道：“我也知道，你这样对我，并不是真的喜欢我，只不过是为了安慰我，让我得到最后的快乐。”

小鱼儿笑道：“你……你想得太多了。”

铁萍姑嘴角泛起一丝微笑，轻轻道：“但我还是感激你，我只是……只是真的累了，求求你让我睡吧，这一睡纵然永不醒来，我也满足了……”

小鱼儿瞧着铁萍姑眼帘渐渐阖起，也不禁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突然“梭噜”一声，竟有一连串又肥又大的老鼠，首尾相接，从他们面前跑过去。

铁萍姑一惊，张开眼来，身子已吓得缩成一团。

小鱼儿却是满面喜色，大声道：“你不必睡，我们已得救了。”

铁萍姑道：“但这只不过是些老鼠。”

小鱼儿道：“你瞧，这些老鼠又肥又大，绝对不是在山腹里的，这里连一颗米都没有，绝养不了这么肥的老鼠。”

铁萍姑眼睛也亮了，道：“你说这些老鼠是从山外跑进来的？”

小鱼儿道：“不错，这里必定已接近山腹的边缘，山路必定就在附近。”

他一面说话，一面已向鼠群窜来的方向走过去。

幸好这时火折子还未完全熄灭，他不久就发现一个不大不小的洞，洞外还隐隐有淡淡的光线透入。

他立刻将铁萍姑拉了过去，从这小洞里钻了过去。

外面竟然是个宝窟，一箱箱金银珠宝堆在那里，虽然并不算太多，可也绝不算少了。

小鱼儿怔了怔，笑道：“ 我又不是财迷，老天却偏偏总是要我发现一些神秘的宝藏，我真不懂世上的宝藏怎会有这么多。 ”

铁萍姑手扶着一只箱子，忽然道：“ 这里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宝藏，这些箱子搬进来，还没有几天，上面连积灰都没有。 ”

他抬起手来一瞧，手上果然没有沾着什么尘垢。

他忽然发现每只箱子的箱盖里，都贴着张红纸，纸上竟写着“ 段合肥藏 ”四个字。

这个发现几乎叫他跳了起来。

这些财宝，想必就是江别鹤父子设计抢去的东西，被江玉郎藏到这里来的，他想必认为这地方秘密已极，却不想竟偏偏被小鱼儿发现了。

小鱼儿又惊又喜，简直要放声欢呼起来。

铁萍姑的身子却突又靠了过来，悄声道：“ 外面有人！ ”

只见一道影如门户的石隙处，竟隐隐有灯光传入，小鱼儿悄悄走了过去，果然发现外面一块巨石旁，有两个人相对而坐面对着这边的一人，面色惨白，赫然竟是江玉郎，坐在江玉郎对面的一人，身材甚是魁伟，却瞧不清面目。

那块大行头旁，摆着许多酒肉，但两个人却都没有吃喝，只是聚精会神地看着前面的这块大石头，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眨也不眨。

铁萍姑忍下住悄声道：“ 这石头有什么好看的，这两人为何看得如此出神？莫非是疯子不成？ ”

小鱼儿咽了好几口水，叹道：” 据我所知，这人非但不疯。而且头脑还比别人都清楚。 ”

铁萍姑道：“ 你认得他？ ”

小鱼儿眼睛还是盯着那些酒肉，道：“ 嗯。 ”

铁萍姑道：“ 那么他们为什么死盯着这块石头呢？ ”

小鱼儿笑道：“ 也许他们希望这石头上能长出花来。 ”

他眼睛终于自酒肉上移开，移到这石头上。

只见这石头上方方正正，一点出奇的地方也没有，但石头中间。却划着条线，线的左右两边各放着一小块肥肉。

这两人的眼睛，就盯着块肥肉，动也不动。

小鱼儿也被他们弄糊涂了，忍不注笑道：“ 我以前是知道这小子没毛病的，但现在却说不定了，难道他竟忘了肉是用嘴吃的，不是用眼睛看的。 ”

铁萍姑也忍不庄咽了两口口水，悄声道：“ 你若认得他，不如去教教他吧。 ”

小鱼儿苦笑道：” 我又何尝不想去教他吃肉，只可惜我现在只要走出去，他就要吃我的肉了．他早已恨不得吃我的肉了。 ”

铁萍姑叹了口气，又忍不住道：“ 另外一个人呢？ ”

小鱼儿道：“ 这人我还瞧不出是谁，好像是…… ”

话未说完，突见一只老鼠从黑暗中窜出来，窜上那块大石头，将那大汉面前的一块肥肉衔了去，又飞也似的逃走了。

江玉郎面色立刻变了变，苦笑道：“好，这一次又是你赢了。”
那大汉大笑道：“现在，你已欠我一百三十万两，你那里面的东西，已快输光了吧！”
江玉郎冷冷道：”你放心，还多着哩。”
那大汉狂笑道：“老子正赌得过痛，你若这么快就输光，老子不捏出你蛋黄来才怪。”他大笑着，又割下一小块肥肉，放在石头上。
铁萍姑这才恍然大悟，忍不住笑道：“原来这两人是在赌钱，谁面前的肉被老鼠衔走，谁就赢了，这样的赌法，倒也是天下少有。
小鱼儿笑道：”但这样的赌法却公平得很，谁也休想作弊。”
铁萍姑道：“若是老鼠不来，怎么办呢？”
小鱼儿道：“老鼠不来，反正就等着，这人的赌瘾最大，只要是赌，你叫他等八天八夜也没什么关系。”
铁萍姑失笑道：“不错，此刻看来他们就已不止赌了八天八夜了。”
小鱼儿道：”你可要知道背对着我们的这人是准么？他就是恶赌鬼’轩辕三光，不赌到人光、钱光，他是绝不肯站起来走的。”
铁萍姑动容道：”恶赌鬼？莫非是‘十大恶人’中的……”铁萍姑沉默了半晌，忽又问道：“你可知道这十大恶人’究竟是些什么。”
小鱼儿笑道：“你这话可算真问对人了，世上比我更知道‘十大恶人’的，还真不多。”
他扳着手指，道：“十大恶人，就是‘血手’社杀，‘笑里藏刀’哈哈儿，‘不男不女’屠娇娇，‘半人半鬼’阴九幽，‘不吃人头’李大嘴。”
说到这里，铁萍姑身子似乎微微一震，面色也变了，但小鱼儿却并没有瞧她，只是接着道：“还有‘狂狮’铁战，‘迷死人不赔命’萧咪咪，‘恶赌鬼’轩辕三光，‘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再加上欧阳丁、欧阳当兄弟。’
铁萍姑道：“照你这样说来，岂非有十一个人了。”
小鱼儿笑道：“只因这欧阳兄弟向来秤不离陀，砣不离秤，两个人无论干什么，都是一起的，所以只能算做一个人。”
铁萍姑缓缓垂下了头，道：“这些人是否真的都十分恶毒，”
小鱼儿笑道：“其实世上比他们更恶毒的人，还不知有多少，只不过，这些人做事特别不正常，毛病特别大而已。”
铁萍姑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小鱼儿道：“譬如说，这‘不吃人头’李大嘴，平日看来，他不但很和气，而且还可说是个文武汉全的才子，但他毛病一发作起来，却连自己的老婆都能吃下肚去，见过他面的人，谁也想不到他能做得出这种事来。”
说到“李大嘴”这名字，铁萍姑竟又微微一震，怔了半晌，才轻轻问道：“你难道认得他们的？”
小鱼儿笑道:“我非但认得他们，老实告诉你，我还是跟着他们长大的。”
铁萍姑又怔了怔，道：“你……你可知道他们现在哪里？”
小鱼儿道：“只怕是在龟山一带。”
他忽然顿住语声，笑道：“你为何问得这么清楚？”
铁萍姑勉强笑了笑，道：“我只不过是好奇而已，谁想得到世上有这么奇怪的人？”
他们说话的声音自然很小，江玉郎和轩辕三光此刻已赌得连自己生辰八字都忘了，自然更不会听到他们的话。

只见江玉郎忽然一笑，道：“你我赌了七八天，还是谁也没有输光，你不烦么？”

轩辕三光道：“不烦，不烦，再赌上三年六个月，老子也不会烦的。”

江玉郎道：“但这样赌下去，我却有些烦了。”

轩辕三光立刻瞪起眼睛，大声道：“你烦，也要陪老子赌下去。”

江玉郎笑道：“我并不是说不赌，只不过是想将赌注增大而已。

轩辕三光大笑道：“老子赌钱，向来是嫌小不嫌大，越大越过瘾，你要赌多大，说吧。”

江玉郎缓缓道：“阁下身上带的东西，既然值七八十万两，此刻又赢了我一百三十万两，你我这一注，就赌两百万两吧。”

轩辕三光抚掌笑道：“一注见输赢，这倒也痛快，只是……

他忽然顿住笑声，大喝道：“老子早已看过，你那洞里最多也不过只有两三百万，此刻已输了一半，你哪里还有这么多银子来跟老子赌？”

江玉郎道：“洞中存银，至少还有一百万。”

轩辕三光道：“还差一百万呢？”

江玉郎道：“还差一百万，以人来作数。”

轩辕三光狂笑道：“格老子，就凭你这龟儿了，也值得了一百万？”

江玉郎面色不变，微微笑道：“在下纵不值一百万，却有值一百万的人。”

轩辕三光道：“在哪里？”

江玉郎笑道：“阁下难道还要先估估价么？”

轩辕三光瞪眼道：“当然要先估估价，上了赌桌六亲不认，就算是儿子跟老子赌钱，帐也要算清楚的，一文钱也差错不得。”

江玉郎微笑道：“既是如此，在下这就去将她带来就是。”

轩辕三光身后，一块凸出来的岩石上，有盏铜灯，此刻江玉郎端起了这盏铜灯，大步走了出去，一面微笑道：“阁下但请放心，在下立刻就回来的。”

轩辕三光笑道：“老子自然放心得很，你龟儿家当都在这里，又急着翻杠，不回来才怪。”他这才撕下条鸡腿，就着酒大嚼起来。

已瞧得出神的铁萍姑，忽然叹了口气，道：“这些人赌起钱来，一赌就上百万两银子，他们的银子简直好像是偷来的。”

小鱼儿笑道：“谁说这些银子不是偷来的？”

铁萍姑道：“纵然是偷来的，也要费些力气，一下子就输出去，岂不可惜。”

小鱼儿道：“这就叫来得容易去得快，何况，一个好赌的人，连老婆儿子输出去，都不会心疼的。”

铁萍姑也不禁笑道：“难道他也要把老婆拿来和别人赌么？”

小鱼儿道：“他就算有老婆，也不值一百万，这小子到底在玩什么花样，就连我也猜不出了，能值一百万的人，到底不多呀。”

这时江玉郎已拉着一人走了进来，被他拉着的人，身材苗条，竟是个女子，只是脸上覆着层面纱，瞧不出面目。

轩辕三光皱眉道：“你怎要带来个女人，”

江玉郎微笑道：“当然是女人，若是男人，就不值钱了，”

轩辕三光大笑道：“但从你这龟儿子手上送了来的剩货，只怕连一文都不值。”

江玉郎正色道：“这位姑娘虽然跟着我走了几天，但我却绝未动过她的

毫发。”

轩辕三光道：“你这馋猫会不偷嘴吃，老子不信。”

江玉郎笑道：“阁下若不信，一试便知。”

他将铜灯又放到山石上，但这次并未放在轩辕三光身后，却放到他自己身后，灯光从他肩上照下来，正好照在轩辕三光面前。

一盏灯无论放在哪里，都是件小事，自然谁也不会在意，但小鱼儿却不禁皱起了眉头，喃喃道：“这小子又想搞什么鬼，他将这盏灯带进带出，绝不会没有用意的。”江玉郎满肚子坏水，自然谁也没有小鱼儿清楚。

只见那蒙黑纱的女子，始终木然地站在那里，江玉郎伸手掀开她的面纱，她还是痴痴地站着不动。

灯光下，她的脸果然美得不带丝毫烟火气，轩辕三光，铁萍姑瞧见这张脸，但觉眼前一亮。

小鱼儿瞧见这张脸，却险些惊呼出声来。

慕容九，这女子竟是慕容九，她被三姑娘赶走后，一路痴痴迷迷的到处乱闯，她梦游般笔直走出了城，别人虽然瞧着奇怪，但见她衣服华贵，人又美得邪气，也不致有人敢动她的歪主意。

谁知竟偏偏误打误闯，被江玉郎听见这消息。

他立刻想到这女子必是慕容九，所以就立刻放下别的事，赶回头，恰巧在路上迎着了已饿得发晕的慕容九。

江玉郎自然不怕她泄漏秘室，就带着她去起出赃银，藏到这里，又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轩辕三光竟早已在身后盯上他了！

这时轩辕三光瞧见慕容九的脸，也不禁怔了半晌，方自叹道：“美女，果然是美女，只可惜近二十年来，老子已对任何美女都不感兴趣了，你还是带着她走吧！”

江玉郎微笑道：“这位姑娘虽美，但值钱的地方却不在她这张脸上，在她的身份。”

轩辕三光大笑道：“她难道还是位公主不成？”

江玉郎道：“虽不是公主，却也和公主差不多。”

轩辕三光怒道：“她究竟是谁？你这龟儿子说话怎地总要兜圈子？”

江玉郎缓缓道：“她便是九秀山庄的慕容九姑娘。”

轩辕三光也不禁一怔，动容道：“慕容家的九姑娘，怎会落在你手里？”

江玉郎道：“她被恶人所害，神智迷失，不知下落，慕容家的八位姐妹，八位姑爷，都寻她不着，在下运气好，却在无意中找到了她。”

他一笑接道：“阁下请想想，若有人将她送回她姐姐、姐夫那里，秦剑、南宫柳等人又将如何感激，那谢礼还会少得了么？”

轩辕三光想了想，一拍手道：“好，老子就跟你赌了！”

突听一人大喝道：“赌不得！”

小鱼儿忽然这么一叫，不但轩辕三光和江玉郎大吃一惊，就连铁萍姑都不免吓了一跳。

小鱼儿也不着急，先附在铁萍姑耳畔，悄声道：“你跟我出去，喜欢吃什么，就拿起来吃，千万莫要讲客气，我现在已有对付这小子的法子。”

他说完了话，才施施然走了出去，笑道：“躲在粪坑下吃大便的朋友，难道已忘了我么？”

江玉郎瞧见小鱼儿，真比瞧见鬼还要吃惊，倒退两步，失声道：“你……

你怎会在这里？”
小鱼儿笑道：“老子阴魂不散，跟定了你这龟儿子。”
他聪明绝顶，学什么像什么，学起轩辕三光的口音，更是维妙维肖，轩辕三光用力一拍他肩头，大笑道：“若是别人从里面钻出来，老子也要吃一惊，但你这鬼精灵，你就算从地上钻出来，老子也不会奇怪的。”
轩辕三光笑弯了腰，小鱼儿却早已大吃大喝起来，慕容九痴痴地瞧着他，又似相识，又似不识。
江玉郎瞧见小鱼儿身后居然也跟着个绝世美女，那吃相居然也和小鱼儿一样，像饿死鬼投胎似的。
他瞧得眼睛都直了，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听轩辕三光好不容易忍住了笑，喘着气道：“小兄弟，老子赌了一辈子，这次你为何说老子赌不得。”
小鱼儿嘴里塞满了肉，道：“只因你一赌，就要上当。”
轩辕三光道：“老子是老赌鬼，这龟儿子顶多也不过算是个小赌鬼，他怎能令老子上当，何况这赌法最公平不过，谁也作不得弊，除非他也是个老鼠精。”
小鱼儿悠悠说道：“你说这赌法最公平，你也赢了许多次了，是么？”
轩辕三光道：“不错。”
小鱼儿道：“你可知道你是怎么会赢的？”
轩辕三光道：“老子这两天运气好。”
小鱼儿道：“不是。”
轩辕三光皱眉道：“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不成？”
小鱼儿道：“只因为……”
他故意瞧了江玉郎一眼，立刻摇头道：“不行，我不能说。”
轩辕三光跳了起来，道：“你为何不能说？”
小鱼儿道：“这两天我体力不好，我怕这小子来跟我拚命。”
轩辕三光怒道：“这龟儿子若是敢动你一根手指，老子不把他骨头一根根拆散才怪。”
小鱼儿道：“我若和他打架，你帮我忙么？”
轩辕三光道：“当然。”
小鱼儿展颜一笑，道：“好，这样我才能放心说了。”
他笑嘻嘻接着道：“你总该知道，老鼠是最怕光的，到了晚上，才敢露面，但只要一点起灯，它们就没有戏唱了。”
轩辕三光笑道：“想不到你对老鼠们也了解得很。”
小鱼儿笑道：“鱼和老鼠，正是同病相怜，一见到猫就头疼，我不了解它们谁了解？”
轩辕三光又笑得喘不过气来，道：“但这……这又有什么关系？”
小鱼儿道：“这里的老鼠，想必都是刚从外面搬进来的，外面只怕是来了只恶猫，把它们赶进了洞，谁知这山洞里并没有老鼠饭店，它们若非快饿疯了，也不敢到你们面前来抢肉吃的……”
轩辕三光笑道：“这还要者子不动，谁若忍不住要动，老鼠就不敢来吃他面前的肉了。”
小鱼儿道：“但你还忘了一点，方才这盏灯，是在你身后，你的身子挡住了灯光，所以你才会连赢几次。”

轩辕三光拍掌道："果然不错，你果然是个鬼精灵，连这种事都想得到。"

过半晌轩辕三光恍然道："老子懂了，这龟儿子现在已把灯换了个地方，这灯光正好照在老子面前的肉上，他算定老子这一次要输，所以才要赌大的。"

小鱼儿笑道："正是如此，他现在不但可以把输了的银子捞回来，还可捞你一票。"

轩辕三光又气又笑，道："若不是你来提醒，老子今天竟要在阴沟里翻船了。"

小鱼儿转脸瞧着江玉郎，笑道："如何？我说的不错吧？"

江玉郎面上早已变了颜色，口中却冷笑道："你定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也没法子。"

小鱼儿大笑道："江玉郎，你那一肚子坏水，别人不知道，我还会不知道么，你在我面前，还装什么蒜？"江玉郎冷笑道："我只怕是时运不济，才会遇见了鬼。"小鱼儿大笑道："不错，你遇着了我，当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如今我人赃并获，你就跟我到段合肥那里说话吧。"江玉郎瞧了瞧他，又瞧了瞧轩辕三光，垂首道："事已至今，我也没有什么话说了，只不过……"

他突然一把扭过慕容九的手腕，闪身到慕容九身后，狞笑道："只不过你们不想要这位慕容姑娘的命么？"

第七二章　峰回路转

小鱼儿暗中吃了一惊，却大笑道：“你若想以慕容九来要挟我，你就错了，你莫非不知道她老是想要我的命，我又怎会要救她。”

轩辕三光也跟着大笑道：“老子早就对女人没兴趣，她的死活，更和老子没关系。”

江玉郎不动声色，微笑道：“既是如此，两位为何不向我出手呀？”

轩辕三光道：“老子并不想宰你。”

小鱼儿也笑道：“吃大便的朋友，我杀你还怕脏了手哩。”

江玉郎笑道：“既是如此，在下就要告退了，这位慕容姑娘，自然也要跟着在下走的。”

小鱼儿大笑道：”你走吧！你带走了慕容九，还怕没有人找你算帐。”

江玉郎冷笑道：“这倒不劳阁下费心，若有人间起我来，我便说带走慕容姑娘，只为的是害怕她遭了你的毒手，若不是江小鱼，慕容九此刻又怎会变成如此模佯？”

小鱼儿叹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你们父子两人，别的本事没有，栽赃耍赖，混充好人的本事，倒真还没有别人比得上。但你抢了段合肥的银子，事实俱在，你总赖不掉的吧。”

江玉郎道：“什么银子，我两手空空，哪里有银子，现在银子是谁的，就是谁动手抢去的，这道理岂非更简单了。”

轩辕三光怒道：“你龟儿子想赖起老子来了！”

江玉郎冷笑道：“你说我赖你，我就说你赖我，咱们倒不妨看看，江湖中人是相信你‘恶赌鬼’的话，还是相信我江玉郎的话。”

轩辕三光也被气得怔住了，苦笑道：“你龟儿子若早生几年，‘十大恶人’哪里还有老子的份。”

江玉郎大笑道：“过奖过奖，在下只不过……”

话声未了，突听几声惨呼，自外面传了进来。

这惨呼声非但分外凄厉，而且历久不绝，发出惨呼的人，不但像是瞧见了一些残忍之极、恐怖之极的事，而且还像是在遭受着某种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这样的惨呼声听在耳里，足以令任何人的血液都为之凝结。

江玉郎的面色变得最快，也变得最惨。拉着慕容九，就想转身奔出。

小鱼儿大喝道：“来的人既能令他手下发出这样的惨呼，必可怕得很，你要出去送死没关系，但慕容九……”

他语声突然顿住，黑暗中，已现出了五条人影！

这时虽然还没有人能瞧见他们的面目，但他们带进来的那种鬼气森森的邪气，已令每个人掌心都沁出了冷汗。

黑暗中，只听得一阵阵令人寒毛惊栗的“吱吱”声，响个不绝，五条人影已缓步走了过来。

小鱼儿首先看到的，是他们那一双惨碧诡异、闪闪发光的眼睛，接着，便瞧见了他们惨变的脸色。

这五人身子里流的血，都好像是惨碧色。

五个人俱都穿着长可及地的黑袍，右手里拿着根鞭子，左手里却提着个铁笼，那听来令人作呕的吱吱声，便是从铁笼里发出来的。

轩辕三光大喝道：“朋友们是什么人？干什么来的？”

他喝声有如霹雳，震得山谷回应不绝，正是借着这喝声露了手气功，想先给对方个下马威。

谁知五个黑衣人却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碧森森的目光，在小鱼儿等人面上不停的打转，也不说话。

江小鱼早已退了回来，大喝道：“九秀山庄的九姑娘和‘恶赌鬼’全都在这里，朋友们若是识相，还是快快退出去吧，再迟想走也走不了啦！”

他更是机伶，一看苗头不对，就赶紧先将轩辕三光和慕容九的名头抬出来吓人，这两人名头实在也不小，何况，就算吓不退对方，也是别人的名字，全不关他的事，对方要找也不会找他了。

五个黑衣人仍然声色不动，脚下也未停。

铁萍姑忽然惊呼一声，拉住小鱼儿的手，颤声道：“老鼠……笼子里好多老鼠。”

几十只老鼠在铁笼里吱吱乱叫，小鱼儿虽不怕老鼠，但瞧见那几十双发光的眼睛，毛茸茸的一大堆老鼠，也不觉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为首的黑衣人嘿嘿一笑，道：“不错，老鼠……在下五人此来找的只是老鼠，与人无关，各位只要站着不动，在下必定秋毫无犯。”

他话虽说得客气，但语声却比老鼠叫更令从作呕。

轩辕三光忍不住问道：“捉老鼠干什么？”

那黑衣人嘿嘿笑道：“敝上非鼠肉不欢，是以令在下等四处搜捕，但此间方圆百里内的老鼠都已流窜入山，是以在下等才一路追捕过来。”

小鱼儿恍然失笑道：“难怪这山洞里老鼠特别多，原来就是被他们赶来的，我本来还以为外面来了只恶猫哩。”

轩辕三光面色却微微一变，似乎想起个人来，厉声道：“朋友们的主子是谁？”

那黑衣人不再答话，却挥了挥手。

五个人嘴里便同时发出了吹竹之声，这声音宛如吹竹，却又不似，听得人又觉恐怖，又是恶心。

铁萍姑早已掩起了耳朵，小鱼儿也听得牙痒痒的，全身不舒服，但他好奇之心最重，见了这种怪事，一心只想瞧个究竟。

轩辕三光双目圆睁，目中却有惊恐之色。

小鱼儿忍不注悄声问道：“这喜欢吃老鼠的朋友是谁？你知道么？”

轩辕三光道：“嗯。”

他像是想起了件十分可怕的事，竟想得出了神，小鱼儿在他耳朵边说的话，他竟连一个字也没有听见。

就在这时，土石下异声骤起，像是有几千几百只老鼠，在吱吱乱叫，拼命要往外面逃窜出来！

黑衣人立刻将手提的铁笼，分成五个方位摆开。

就在这时，一大群老鼠，已从山石的裂隙中，黑暗的角落里。潮水般奔了出来，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

小鱼儿一辈子瞧见过的老鼠，加起来也没有此刻十分之一多，他简直做梦也想不到世上竟有这么多老鼠。

此刻奔来的若是一大群饿狼、一大群虎豹，小鱼几也未见得会如何害怕，但这一大群老鼠，却令他脸色发白，身子发冷，刚吃下的酒肉，直在胸口里往外冒，几乎就要吐出来。

他虽然还能忍住，但铁萍姑却已忍不住了，“ 哇 ”的一声，吐了满地，老鼠从他们脚旁奔过，儿个一等的武功高手，竟都忍不住跳起来，跳到那块巨石上，挤成了一堆，铁萍姑双手掩着了脸死也不肯再张开眼睛。

但小鱼儿眼睛却仍睁得大大的。

几千几百只老鼠就在自己脚底下奔过去，这景象究竟不是人人都能看得到，他怎舍得不看。

只见黑衣人口中吹竹之声不停，手里长鞭飞舞，将老鼠一群群的赶进铁笼，铁笼虽不小，却也并不太大，但老鼠一群群的跑进去，就像是填鸭子似的，塞不进去也要塞，一只叠着一只，一群叠着一群。

直到五只铁笼子都塞得水泄不通，看来已像五个大肉团的时候，黑衣人才放下鞭子，停住了哨声。

剩下的老鼠竟也立刻就如蒙大赦一般，又四面八方地逃了回去，眨眼间又逃得个不剩。

山洞里立刻又恢复了平静，铁萍姑偷偷瞧了一眼，才敢放下手，脸上已满是冷汗，就像是刚做完一场噩梦似的。

小鱼儿长长叹了口气，苦笑道：“ 我如今才知道，老鼠竟如此可怕。 ”

轩辕三光干咳全声，道：“ 格老子，成千成百只耗子，看起来真和十只八只差得多了，四川耗子虽多，但老子也没有看过有这么多的。 ”

江玉郎咯咯笑道：“ 在下倒不是害怕，只不过觉得有些恶心。 ”

为首的那黑衣人大笑道：“ 这位朋友说的不错，老鼠非但不可怕，而且还美味得很。 ”

小鱼儿苦着脸道：“ 美味？ ”

黑衣人怪笑道：“ 你若不信，一试便知。 ”

他竟从笼子里捞出只毛茸茸的老鼠来，往小鱼儿手里送。

小鱼儿赶紧摇手笑道：“ 君子不夺人所好，老鼠既是如此美味，还是留给阁下自用吧。 ”

那黑衣人嘿嘿笑道：“ 可惜可惜，想不到阁下看来胆子虽大，却连只老鼠都不敢吃，否则阁下尝过老鼠肉之后，再吃别的肉就味同嚼蜡了。 ”

小鱼儿身上鸡皮疙瘩又冒了出来，大声道：“ 朋友既然已找到了老鼠，此刻总该走了吧。 ”

江玉郎忽然阴恻恻笑道：“ 你素来最爱多管闲事，这次怎地不管了？ ”

小鱼儿笑道：“ 若有人喜欢吃老鼠，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为何要管，正如你喜欢吃大便，我也是管不了的。 ”

江玉郎面色微微一变，转眼去瞧那黑衣人道：“ 朋友真要走了？ ”

那黑衣人道：“ 在下早已说过，此来只是为了老鼠，与人无干。 ”

江玉郎叹了口气，道：“ 难道朋友就不知道，这里有比老鼠更好的东西么？ ”

那黑衣人眼睛在慕容九和铁萍姑身上一转，怪笑道：“ 本门弟子，都觉得女人不如老鼠可爱…… ”

江玉郎将慕容九拉到一边，远远躲开小鱼儿和轩辕三光，才笑嘻嘻道：“ 金银珠宝难道也不比老鼠可爱么？ ”

那黑衣人眼睛一亮，道：“ 金银珠宝？在哪里？ ”

江玉郎眼角往后洞瞟了一眼，口中却笑道：“ 有这两位在此，味，我不敢说。 ”

小鱼儿叹了口气，苦笑道：“我真奇怪，以前为何不早把你宰了。”

江玉郎大笑道：“就凭你要杀我，只怕还不容易。”

只见那黑衣人互相打了个眼色，提起了铁笼，就往后洞走，小鱼儿闪身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笑嘻嘻道：“后面没有老鼠，各位还是请回吧。”

那黑衣人嘿嘿笑道：“朋友最好知道，你虽不敢吃老鼠，老鼠却敢吃你的。”

小鱼儿笑道：“我已有好几天没洗澡了，肉脏得很，老鼠只怕也吃不下去。”

那黑衣人大笑道：“好，你这人有趣得很，而且胆子也不小“小”字说出口，他掌中皮鞭已挥了出去。

这鞭子又黑又亮，也不知是什么做的，份量却不轻，黑衣人手劲更不小，鞭子飞出来，又急又重，鞭风嘶嘶直响。

但小鱼儿一伸手就抓住了鞭梢，笑道：“朋友还不知道，我虽然对老鼠有些头疼，但人，我却是不怕的，”

那黑衣人脸色早已变了，用力想夺回鞭子，但鞭子却好像已长在小鱼儿手上了，他用尽吃奶的力气，也动不了分毫。

小鱼儿笑嘻嘻道：“老鼠既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老鼠，你们就算把天下的老鼠都捉去吃光，我也不管你们，但你们若想打别的主意，我却要不客气了。”

那黑衣人冷笑道：“你不来惹咱们，咱们也不惹你，但你若想挡咱们的去路，咱们却要不客气了！”

他话一说完，口中突又发出了吹竹声。

他身旁两个黑衣人就拉开手中铁笼的门，铁笼里塞得满满的老鼠，立刻像箭一般窜了过来。

小鱼儿一惊，几十几百只老鼠，已窜上他身子，在他身上又叫又咬，小鱼儿又是吃惊，又是恶心，挥也挥不去，赶也赶不走，抓鞭子的手只得放开了。

五根鞭子立刻没头没脑的向他抽了过来。

小鱼儿满身都是老鼠，哪里还能施展得开手脚，只得一面躲，一面退，口中不住大呼道：“轩辕三光，你还不来帮忙么？”

但轩辕三光的脸色也发了青，迟疑着，慢慢走过来。

那黑衣人厉声道：“轩辕三光，你既已猜出我等是何人门下，你还敢出手？”

轩辕三光怔了怔，竟然退了回去。

小鱼儿大喝道：“轩辕三光，你难道也像女人，怕老鼠？”

轩辕三光竟索性转过头去，不瞧他了。

小鱼儿身上老鼠非但没有少，而且越来越多，身上又疼又痒又麻，已不知被老鼠咬了多少口。

那五根鞭子，便毒蛇般抽了过来。

小鱼儿这才真的有些慌了。

他无论遇着什么事，都能沉着对付，但这满身毛茸茸的大老鼠，却令他手慌脚忙，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江玉郎忍不住大笑道：“自命为天下第一聪明的人，竟连老鼠也对付不了……江小鱼，你几时想到过你会死在老鼠手里。”小鱼儿身上已挨了几鞭子，不禁长叹道：“我实在没有想到过……”

突然间，只见人影一闪，一个黑衣人已被人挟颈一把抓住，从后面抛了出去，手里的鞭子也被人夺走。

另四个黑衣人惊呼怒吼，四条鞭子向来的这人抽过去，却不知怎地，鞭子竟不听话了，你的鞭子抽我，我的鞭子抽你。

四个人竟自己打起自己人来。

小鱼儿大笑道：“花无缺，想不到你居然来了。”

来的人自然正是花无缺，除了他“移花接玉”的功夫外，还有谁能令这四个人自己打自己。

小鱼儿见他来，自然松了口气，江玉郎见他来了，却也开心得很，只道花无缺救下小鱼儿，只不过为的是要自己动手杀他而已。

花无缺鞭子飞舞，已将小鱼儿身上的老鼠全部赶走。

那五个黑衣人已全都吓呆了，张口结舌，呆呆地瞧着花无缺，手里的鞭子再也不敢抽出去。

为首的那黑衣人吃吃的道：“朋友是谁？为何来多管闲事？”

花无缺淡淡道：“你纵不认得我，也该认得这手功夫吧？”

那黑衣人想了想，变色道：“移……移花接玉。”那黑衣人跺了跺脚，又道：“既是移花宫的人到此，在下等只有告退。”

小鱼儿笑道：“你们弄了我一身者鼠屎，此刻就想走么？”

那黑衣人冷笑道：“这话只怕还轮不到阁下来说，就凭阁下……哼！”

花无缺道：“你们瞧他不起？”

花无缺微微一笑，又道：“既是如此，莫要老鼠帮忙，你们不妨再和他打一场，五人齐上也无妨，我绝不出手。”

那黑衣人狞笑道：“只要阁下不出手，这小子……”

话未说完，小鱼儿一拳已击出，他明明瞧见小鱼儿这拳打出来，竟偏偏躲不开，鞭子还未飞出，人已被打得飞了出去。

另四个黑衣人齐地扑过来，但小鱼儿指东打西，片刻间五个人都被他打得东倒西歪，鼻青脸肿。

花无缺微笑道：“各位此刻已知道他的厉害了么？”

五个黑衣人哪里还有一个说得出话来，竟都倒在地上，连爬都爬不起来了，小鱼儿大笑道：“想不到竟不如老鼠，竟如此经不得打。”

黑衣人既不敢答腔，也不敢动。

那边轩辕三光却直向小鱼儿使眼色，打手势，意思竟是要小鱼儿放他们走，小鱼儿皱了皱眉头，道：“我现在手已不疼了，还不快站起来。”

黑衣人非但没有站起来，身子反而缩成了一团。

小鱼儿大笑道：“五个这么大的人，居然还好意思赖在地上，难道还要等你们师娘来，抱你们起来么？”

黑衣人本来还在颤抖，此刻却连动都不动了。

轩辕三光忽然窜过来，一把拎起个黑衣人，只瞧了一眼，脸色便已改变，缓缓将黑衣人又放了下去，叹道：“他们只怕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轩辕三光将他们的尸体一动，只见口、鼻、五官中，便有鲜血渗出来，就连这血，也都是惨碧色的。

小鱼儿也不禁怔住了，道：“这五人挨了两拳，难道就气得自杀了么？”

花无缺皱眉道：“他们也许是以为你放不过他们，所以自己先就……”

小鱼儿跺足道：“他们就算弄了我一身老鼠屎，我也不会杀他们的呀，

这些人难道是老鼠吃多了，人也变得像老鼠一样想不开。”
轩辕三光苦笑道：“这些龟儿子说死就死，死得倒真快。”
小鱼儿道：“是呀，难道他们嘴里早就含着毒药，随时都准备死不成。”
轩辕三光皱着眉蹲下，将这黑衣人的嘴扳开，立刻就有一股惨碧色的、浓得像墨汁似的苦水，从他嘴里流出来，还带着种令人作恶的臭气。
轩辕三光叹道：“你说的不错，这些杂种竟是将毒药藏在牙齿里的。”
小鱼儿皱眉道：“但他们为什么要自杀呢？我既没有杀他们的意思，也不想逼问他们的口供，他们难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么？”
轩辕三光对这黑衣人全身都搜了一遍，只搜出了些银子，此外连一条汗巾都没有。
这些人身上除了银子外，竟是什么都不带。
轩辕三光想了想，忽又一把撕开他的衣襟，失声道：“你想不通的事，回答就在这里，”
只见这黑衣人胸膛上，赫然有十个大字。
这十个惨碧色的字，竟像是用碧磷烧出来的，几乎已烧及骨头，伤痕深深印在肉里，无论用什么法子，都休想除去。
这十个字写的是：“无牙门下士，可杀不可辱。”
小鱼儿道：“无牙门下士，可杀不可辱……这算什么见鬼的意思？”
轩辕三光叹道：“这意思就是叫他们打不过别人时，赶快自杀，免得丢他们主子的人，他们现在若不自杀，回去死得只们更要惨十倍。”
小鱼儿道：“你是说他们怕回去受主子的酷刑，所以宁可现在自杀，是么？”
轩辕三光道：“正是。”
小鱼儿道：“但他们在这里挨揍，他们的主子根本不知道呀，只要他们自己不说，难道我还会说出去不成。”
轩辕三光道：“这些龟儿子也许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你……”
花无缺忽然道：“不是这原因。”
小鱼儿道：“你说是什么原因？”
花无缺缓缓道：“我瞧见他们时，他们本有七个人的。”
轩辕三光拍手道：“这就对了，他们五个人进来，还留着两个人躲在暗处，那两人见势不妙，恐怕已暗中溜了，这五人算定他们回去一定要报告的，与其到那时凌迟受罪，倒不如现在落个痛快的好。”
小鱼儿瞪着花无缺道：“你进来时，没有瞧见那两个人么？”
花无缺苦笑道：”我听见你的呼喊声，立刻就闯了进来，并没有去留意别的。”
小鱼儿忽然一拍脑袋，大叫道：“不好，我们竟被这些鬼老鼠弄晕了头，五六个大活人从我们身边溜走，我们竟全都不知道。”
轩辕三光四下瞧了一眼，也失声道：“不错，那姓江的小杂种，果然溜了。”
小鱼儿跺足道：“你进来时，我还瞧见他的，那时他脸上像是还有欢喜之色，以为你要来宰我，后来想必是一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就立刻开溜……唉，这小子一向是个鬼精灵，我本该特别盯着他才是的。”
花无缺默然半晌，淡淡一笑，道：“他自己走了倒也好。”

小鱼儿瞪眼道：“ 你是早已瞧见了他的，是么？ ” 花无缺道：“ 好像瞟过一眼。 ” 小鱼儿道：“ 但你还是放他走了。 ” 花无缺叹道：“ 我和他总算交友一场…… ” 小鱼儿大叫道：“ 但你为何要让他将慕容九一起带走呢？ ”

第七三章　口蜜腹剑

花无缺听小鱼儿说慕容九已被江玉郎带走，不由怔了怔，道：“慕容姑娘，……慕容姑娘也和他在一起么？”

小鱼儿道：“你……你没有瞧见？”

花无缺也不禁顿足道：“我只见到有个女子在他身边，再也未想到会是慕容姑娘，那时我一心只顾着你，再加上灯光大暗，竟未瞧清她的脸。”

轩辕三光忽然一拍小鱼儿肩头，道：“但和你一起出来的那姑娘竟会也溜了呢？”

小鱼儿皱眉道：“是呀！她为什么也溜了呢？难道她怕见到花无缺？”

花无缺道：“这位姑娘又是什么人？”

小鱼儿道：“她叫铁萍姑！……你认不认得她？”

花无缺道：“我连这名字都未听到过。”

小鱼儿用手敲着脑袋，道：“你既不认得她，她为何要溜呢？我实在想不通……”

铁萍姑的确是有理由的，而且理由充足得很。

花无缺本来也是认得她的，他没有听过“铁萍姑”这名字，只不过是因为她那时并不叫铁萍姑，铁萍姑自然更认得花无缺。

她一眼瞧见花无缺，脸色突然改变，赶紧扭过了头，等到她确定花无缺并没有留意她，她就以最快的速度溜了出去。

这时已近黄昏，满天夕阳，映着青葱的山岳，微风中带着花香，铁萍姑深深吸了口气，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十多年来，这是她第一次得到自由，第一次可以单独自立，她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想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

但她反而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江玉郎跟着她溜了出来。

他瞧见花无缺，本来很欢喜，但他又瞧见花无缺对小鱼儿的神情竟似已变了，他立刻就发觉情况不对。

铁萍姑会溜走，江玉郎本也觉得很奇怪。铁萍姑一展身形，江玉郎更是一惊。

这少女轻功之高妙，固然惊人，最奇怪的是她身形飞掠间，竟带着一种独特的，高贵的姿势，和花无缺超群拔俗的身法有几分相似。

江玉郎的眼睛立刻眯起来了，他又是惊讶，又是奇怪，眼珠子一转，竟也立刻拉着慕容九坠了下去。

江玉郎是从来不肯放过任何机会的，但他也未发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还有两个人在身后跟着他。

等到小鱼儿、花无缺和轩辕三光出来时，除了那些尸身外，洞外已没有一个活人的影子了。

小鱼儿瞧着这些尸身，叹道：“这些人虽是江玉郎带来的，江玉郎虽可抛下他们不管，但咱们……”

轩辕三光道：“这些事你莫管，埋死人，是我的拿手本事。”

小鱼儿笑道：“那么，你叫我做什么呢？”

轩辕三光叹道：“你就得要准备去对付一个你生平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最毒、最狠、最令人恶心，也最令人头疼的对头了。”

小鱼儿道：“你莫非是说那没有牙的小子！”

轩辕三光道：“我说的正是魏无牙。”

小鱼儿道：“那五个人又不是我杀死的。”

轩辕三光道：“你以为他很讲理么！只要你沾着他们一点，他就跟你没有完。”

小鱼儿深深吸了口气，道：“你将这位‘无齿’之徒说得这么厉害，他到底是谁呀？”

轩辕三光道：“你可听见过‘十二星相’这名字！他就是十二星相中的子鼠……”

小鱼儿失笑道：“我当你说谁，原来是十二星相……十二星相中的人，我也领教过了，倒也未见得能拿我怎样。”

轩辕三光道：“十二星相之所以成名，就是因为魏无牙，他们声名最盛时，江湖中人听到‘十二星相’这名字，晚上连觉都睡不着，那时你只怕还未生出来哩。”

小鱼儿笑道：“你这么样一说，我倒幸好还未生出来了。”

轩辕三光道：“不说别人，就说我们‘十大恶人’，总算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但听到魏无牙这三个字，还是要头疼好几天。”

小鱼儿这才为之动容，道：“连十大恶人都头疼的角色，想必是有些门道了。”

花无缺忽然道：“我倒也听到过这名字。”

小鱼儿笑道：“难道连‘移花宫’都对他头疼不成。”

花无缺缓缓道：“我出宫时，家师曾要我特别留意两个人，其中一人就是魏无牙。”

小鱼儿道：“还有一个呢？”

花无缺苦笑了笑，道：“还有一位是燕南天燕大侠。”

小鱼儿默然半晌，道：“他现在在哪里？”

轩辕三光道：“十二星相最近几年所以抬不起头来，就是因为魏无牙十多年前忽然不见了，有人说他是因为被移花宫主所伤，所以躲起来的，也有人说他是为了要练一种神秘的武功，所以才不愿见人……”

小鱼儿道：“你想……他会躲到哪里去呢？”

轩辕三光叹道：“他要躲起来，只怕连鬼都找不着。”

小鱼儿皱着眉头，喃喃道：“他莫非就躲在龟山……那‘损人不利己’兄弟两人，临死前说的人，莫非就是他！……”

他忽然一拍轩辕三光的肩头，笑道：“你埋过死人之后，还想去干什么呢？”

轩辕三光道：“我本想去找人赌一场，但想起魏无牙又出现了，老子竟连赌兴都没有了。”

小鱼儿道：“那么就麻烦你把洞里的银子，去送给段合肥吧，同时告诉段合肥，这些银子本是谁藏起来的。”

他一笑接道：“只要你还给他，然后再把银子赢回来都没有关系，段合肥很喜欢斗蟋蟀，也很喜欢吃肉，你若和他赌吃肉，他一定会奉陪。”

轩辕三光就算想拒绝，也来不及了，小鱼儿话还没有说完，已拉着花无缺飞也似的走开。

轩辕三光只得摇头苦笑道：“格老子，要想拒绝江小鱼求你的事，真他妈的不容易。”

小鱼儿一面走，一面将自己这段经过说了出来。

花无缺自然听得满心惊奇，连他也弄不清这位“铜先生”究竟在搞什么鬼了，他也不禁渐渐开始怀疑铜先生的来历。等他说出自己经过的事，小鱼儿也觉得奇怪得很，忍不住道：“燕大侠既然要等到找着我时才肯放你，那么现在又怎会只有你一个人呢？他到哪里去了？”

花无缺道：“这两天也不知怎地，我忽然变得心神不定起来，好像有什么灾难要降临似的，我一生中从来也没有这种情形发生。”

小鱼儿笑道：“这两天有灾难的是我，你怎会心神不定起来，这倒也奇怪得很。”

花无缺道：“燕大侠想必也发现我神情有异，就问我想干什么，我就说想出来走走……我本以为燕大侠不会答应我的，谁知他竟答应了。”

小鱼儿失声道：“你要走，他就让你走了么？”

花无缺道：“不错。”

小鱼儿叹道：“燕南天到底是燕南天，到底和那铜先生不同，老实说，你遇见他这样的人，实是你的运气。”

花无缺默然无语，他心里佩服一个人时，嘴里本就不会说出，何况他佩服的竟是“移花宫”的对头呢。

小鱼儿忽又笑道：“但你也不愧是个君子，他才会放心你，他遇着的若是我，只怕也不会这么容易放我走了。”

花无缺一笑，道：“你为何要认为你自己不是君子呢？”

小鱼儿默然半晌，缓缓道：“这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就没见过一个君子，我根本就不知道君子是什么样子的，等我见着一两个君子时，他们又总是要令我失望……”花无缺笑了笑，道：“燕大侠还在等着我，你……”小鱼儿忽然截口道：“你见着他时，就说并未见到我，好吗？”花无缺奇道：“为什么？你难道不跟我去见他？”

小鱼儿道：“我……我想到龟山去，但他却一定不会让我去的。”

花无缺更奇怪，道：“你要去龟山？为什么？”

小鱼儿道：“我要去救人。”

花无缺讶然道：“莫非是‘十大恶人’中的人？但他们……”

小鱼儿苦笑道：“他们虽不是好人，但我却是被他们养大的，我若不知道这事也就罢了，现在既已知道，就不能不管，何况……我还想顺路去找找那铁萍姑，她武功虽不错，但简直没出过门，根本不知道世情之险恶，随时随地，都会上人家当的，她既然救了我一次，我好歹也要救她一次……”

他做了个鬼脸，笑道：“你要知道，欠女人的帐，那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铁萍姑也不知是否被那一阵阵油香菜香引过来的，总之，她已走入了这小镇，而且她也已发觉自己肚子饿得发慌。她在那山洞里，虽然也吃了些东西，但一个人在饿了两三天之后，食欲又岂是那么容易就能满足的。小酒铺的桌子，在灯光下发着油光，十几只绿头苍蝇，围着那装满卤菜的大盘子飞来飞去。

这种地方，在平时用八人大轿来抬，铁萍姑都不会走进去的，但现在，她就算爬也要爬进去。

铁萍姑现在的样子，的确不像是个好客人。

她脸上又是灰，又是汗，头发乱得像是麻雀窝，衣服更是又脏又破，看来就算不像个刚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女犯，也像是个大户人家的逃妾，只可惜

她也和世上大多数的人一样，只看得见别人身上的脏，却看不见自己的。

小店里只有三个客人，都瞪大了眼睛瞧着她，铁萍姑却再也想不到这些人是为什么在瞧自己。

店伙终于走过去，勉强笑着道：“姑娘来碗面好吗？小店的阳春面一碗足足有半斤。”

铁萍姑深深吸了口气，道：“面，我吃不惯，你给我来一只栗子烧鸡，一碟溜鱼片，一碟炸响铃，半只火腿去皮蒸一蒸，加点冰糖，一碗笋尖炖冬菇汤。……哦，对了，把那边盘子里的卤菜，给我切上几样来。”

这些菜，在她眼中看来，实在平常得很，她已觉得很委屈自己了，以她现在旺盛的食欲，她简直可以吃得下一匹马。

但旁边三个客人听她说了一大串，却忍不住笑出声来，那店伙更是瞪大眼睛，直摸脑袋。

铁萍姑瞪眼道：“怎么，你们这店，难道连这几样菜都没有么？”

那店伙慢吞吞道：“菜是有的，但小店却还有个规矩！”

铁萍姑道：“什么规矩？”

小店本轻利微，经不得赊欠，所以来照顾的客人，都得先付帐。”

铁萍姑怔住了。她身上怎么会带着银子，她只知道银子又脏、又重，她简直没有想到银子会这么有用。

那店伙皮笑肉不笑，道：“吃饭是要付帐的，这规矩姑娘难道都不懂么？”

旁边那三个客人哈哈大笑，其中一人笑道：“姑娘不如到这边桌子上来，一起吃吧，这里虽没有栗子烧鸡，但鸭头却还有半个，将就些也可下酒了。”

铁萍姑只希望自己根本没有生出来，没有走进这鬼铺子，她只觉坐在这里固然难受，这样走出去却更丢人，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江玉郎就在这时走了进来，这时候当真选得再妙没有。

他走到铁萍姑面前，恭恭敬敬行了个礼，双手捧上了十几个黄橙橙的金锭子，陪笑道：“姑丈知道表姐出来得匆忙，也许未及带银子，所以先令小弟送些零用钱来。”

那店伙立刻怔住了，旁边三个客人也怔住了。

最发怔的，自然还是铁萍姑，她自然认得江玉郎就是小鱼儿嘴里的小坏蛋，却想不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只好眼瞧着江玉郎在她身旁坐下来——慕容九就好像是个傀儡，痴痴地笑着，痴痴地随着他坐下。

那店伙却变得可爱极了，弯着腰，陪着笑，送菜送酒，不到片刻，卤菜就摆满了一桌子，江玉郎用热茶将铁萍姑的筷子洗得干干净净，陪笑道：“这卤菜倒还新鲜，表姐你就将就吃些吧。”

铁萍姑突然来了这么样的“表弟”，当真也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但江玉郎却实在太懂得女孩子的心理了，他在铁萍姑最窘的时候，替她作了面子，铁萍姑怎能不感激。

饭吃完了，铁萍姑风风光光的付了帐，心里面也不免开心起来，但剩下来的金子，她却又不好意思拿了。

她始终没有和江玉郎说过一句话，现在也没有理他，就径自走出去——江小鱼既然讨厌这个人，这人必定不是好东西。

铁萍姑在前面走，江玉郎就在后面跟着。

铁萍姑终于忍不住道：“你还想干什么？”

江玉郎陪笑道：“ 我只是怕姑娘一个人行走不便，所以想为姑娘效效劳而已。 ”

铁萍姑道：“ 我的事，用不着你来费心。 ”她嘴里虽这么说，心却已有些动了。

只见道路上人来人去，没有一个人是她认得的，远处灯火越来越少，更是黑暗得可怕。

她实在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她忽然发觉，一个人若想在这世上自由自在地活着，实在不如她想象中那么容易。

江玉郎许久没有发出声音，他莫非已走了么？铁萍姑忽然发觉自己竟怕他走了。

她忙回头，江玉郎还是笑嘻嘻地跟在她身后。

她心里虽松了口气，嘴里却大声道：“ 你还跟着我做什么？ ”

江玉郎笑道：“ 天色已不早，姑娘难道不想休息休息么？ ”

铁萍姑咬着嘴唇，她实在累了，但该到什么地方休息呢？ ”

江玉郎眼睛里发着光，笑道：“ 姑娘就算不愿在下跟着，至少也得让在下为姑娘寻家客栈。 ”

这次，铁萍姑又说不出拒绝的话了。

但找好客栈后，铁萍姑立刻慎重地关起门，大声道：“ 你现在可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 ”

这次江玉郎居然听话得很，铁萍姑等了半晌，没有听见他动静，长长松了口气，倒在床上。

她想着江小鱼，想着花无缺，又想着江玉郎……江小鱼为什么会和他是对头？他的人好像并不太坏嘛。但铁萍姑实在太累了，她忽然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她立刻又觉得肚子饿得很。

铁萍姑好几次想要人送东西来，每次又都忍住，她越想忍，肚子越是饿得忍不住。

突听店小二在门外陪笑道：“ 江公子令小人为姑娘送来了早点，姑娘可要现在吃么？ ”

吃完了，铁萍姑终于发觉自己的模样有多可怕，她恨不得将桌子上的铜镜远远丢出去，她全身都觉得发痒。

就在这时，店小二又来了。这次他捧来了许多件柔软而美丽的崭新衣裳，一套精致的梳妆用具，高贵的香粉，柔软的鞋袜。这些东西，铁萍姑能拒绝么？

等到铁萍姑穿上这些衣袜、梳洗干净的时候，江玉郎的声音就出现了：“ 不知在下可否进来？ ”

现在，铁萍姑肚子里装着的是人家送来的食物，身上穿着的是人家送来的衣服鞋袜。她还能不让他进来么？

到了这天吃中饭时，江玉郎自然还没有走，铁萍姑也没有要他走的意思了，她现在只觉得自己实在少不了他。

这自然也是个小客栈，小客栈小饭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据江玉郎说：“ 那位慕容姑娘不舒服，所以没有起来。 ”

其实呢，是江玉郎点了她的睡穴，把她卷在棉被里，她虽然只不过是个傀儡，江玉郎也不愿意她来打扰。

小客栈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菜，但江玉郎还是叫满了一桌子，还要了两

壶酒，他笑着道：“姑娘若不反对，在下想饮两杯。”

铁萍姑也不说话，但等到酒来了，她却一把夺过酒壶，满满倒了一大杯酒，一仰脖子干了下去。

她只觉一股又热又辣的味道，顺着她脖子直冲下来，烫得她眼泪都似乎要流出来。她几时喝过酒的。

江玉郎瞧得肚子里暗暗好笑，嘴里却道：“姑娘若是没有喝过酒，最好还是莫要喝吧，若是喝醉了……唉。”他装得满脸诚恳之色，真的像是生怕铁萍姑喝醉。

其实他恨不得她马上就醉得人事不知。

铁萍姑仰起脖子干了一杯，江玉郎在旁边只是唉声叹气，其实却开心得要死。

三杯酒下肚，铁萍姑只觉全身又舒服，又暖和，简直想飞起来，等到喝第四杯酒时，她只觉这“酒”实在是世上最好喝的东西，既不觉得辣，也不觉得苦了，喝到第五杯时，她已将所有的烦恼忘得干干净净。

这时江玉郎就开始为她倒酒了，江玉郎笑道：“想不到姑娘竟是海量，来，在下再敬姑娘一杯。”

铁萍姑又干了一杯，忽然瞪着江玉郎，道：“你究竟是个好人，还是恶人？”

江玉郎微笑道：“姑娘看在下像是个恶人么？”

铁萍姑皱眉道：“你实在不像，但……江小鱼为什么说你不是好东西。”

江玉郎苦笑道：“姑娘跟他很熟么？”

铁萍姑道：“还好……不太熟。”

江玉郎道：“姑娘以后若是知道他的为人，就会明白了……唉，那位慕容姑娘，若不是他，又怎会变成如此模样。”铁萍姑怔了半晌，又倒下杯酒喝下去。江玉郎笑道：“此情此景，在下本不该提起此等令人懊恼之事。”铁萍姑忽也吃吃笑了起来道：“不错，我们该说些开心的事，你有什么令人开心的事，就快说吧，你说一件，我就喝一杯。”江玉郎是什么样的口才，若要他说令人开心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他说了一件又一件，铁萍姑就喝了一杯又一杯，她一面笑，一面喝。到后来江玉郎不说她也笑了，再到后来，她笑也笑不出，一个人从椅子上滑下去，爬都爬不起来了。

江玉郎眼睛里发着光，试探着道：“姑娘还听得见我说话么？”铁萍姑连哼都哼不出了。

江玉郎把她从桌子下拉丁起来，只觉她全身已软得像是没有一根骨头，江玉郎要她往东，她就往东，要她往西，她就往西。

突听一人大笑道：“兄台好高明的手段，在下当真佩服得很。”

江玉郎一惊，放下铁萍姑霍然转身，只见一高一矮两个人，已大笑着走了进来。

第七四章　人面兽心

小厅里的光线暗得很，这一高一矮两个人，站在灰蒙蒙的光影里，竟带着种说不出的邪气。

他们长得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那神情，那姿态，那双碧森森的眼睛，就好像本非活在这世上的人！

江玉郎心里已打了个结，脸上却不动声色，微笑道：“两位说的可是在下么？”

矮的那人吃吃笑道：“在下也曾见到过不少花丛圣手、风流种子，但若论对付女人的手段，却简直没有人能比得上兄台一半的。”

江玉郎哈哈笑道：“两位说笑话的本事，倒当真妙极。”

矮的那人阴森森笑道：”现在这位姑娘，已是兄台的手中之物了，眼见兄台立刻便要软玉温香抱个满怀，兄台难道就不愿让我兄弟也开开心么？”

高的那人冷冷道：“在下只是说，兄台若想真个销魂，多少也要给我兄弟一些好处，否则……”

江玉郎眼珠子一转，脸上又露笑容，道：“两位难道也想分一杯羹么？”

矮的那人笑道：“这倒不敢，只是兄台既有了新人，棉被里那位姑娘，总该让给我兄弟了吧。”

江玉郎大笑道：“原来两位知道的还不少。”

高的那人冷冷道：“老实说，自从兄台开始盯上了这位姑娘时，一举一动，我兄弟都瞧得清清楚楚。”

江玉郎大笑道：“妙极妙极，想不到兄台倒是对在下如此有兴趣，快请先坐下来，容在下敬两位一杯。”

高的那人道：“酒，可以打开，下酒物我兄弟自己随身带着。”他竟自袖子里拎出只老鼠，放在嘴里大嚼起来。

江玉郎怔了怔，笑道：“原来阁下乃是和那五位朋友一路的，这就难怪对在下如此清楚了。”

高的那人冷冷道：“在下等除了要请兄台将慕容家的姑娘割爱之外，还要向兄台打听一件事！”

江玉郎道：“什么事？”

高的那人目中射出凶光，道：“洞里的那三个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江玉郎展颜笑道：“那三人一个叫轩辕三光，一个叫江小鱼，一个叫花无缺，两位方才既然瞧见了，总该知道他们都是在下的仇人吧？”

那人阴恻恻一笑，道：“很好，好极了。”

江玉郎试探着道：“方才那五位朋友，难道已被他们……”

那人道：“不错，已被他们杀了！”

江玉郎松了口气，道：”如此说来，在下与两位正是同仇敌忾，在下理当敬两位一杯。”

那人道：“很好，兄台喝了这杯酒，就跟我兄弟走吧。”

矮的那人接道：“至于这位姑娘，兄台尽可在路上……哈哈，我兄弟必定为兄台准备辆又舒服、又宽敞的车子。”

江玉郎讶然道：“两位要在下到哪里去？”

那人笑道：“我兄弟就想请兄台劳驾一趟，随我兄弟一同回去，好将那

三人诱来。”

江玉郎忽然笑道：“两位意思，在下已全部了解，两位既是想将三人诱去复仇的，岂非也与在下有利，在下又怎会不答应？”

矮的那人大笑道：“兄台果然是个通达事理的人，在下也理当敬兄台一杯。”

高矮两人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但他们的脖子刚仰起来，酒还没有喝下喉咙，江玉郎掌中酒杯已“嗤”的飞出，打在高的那人咽喉上！

那人狂吼一声，酒全都从鼻子里喷出，人却已倒下。

矮的那人刚大吃一惊，还未来得及应变，江玉郎双掌已闪电般拍出。

他出手时虽不如小鱼儿，但也是够狠的了，只听“波波”两声，矮的那人也随着倒了下去。

江玉郎拍了拍手，冷笑道：“就凭你们两人也想将我带走，你们还差得远哩！”

只见两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动也不动了。但两人却都还没有死，江玉郎只不过点了他们穴道而已。铁萍姑又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在这越来越暗的黄昏里，她飞红了的面靥、看来实在比什么都可爱。于是他高声唤入了店伙将“两个喝醉的朋友”送到隔壁房间，和那位“生病的姑娘”躺在一起。虽然这两人全没有丝毫喝醉的样子，但做店小二的大多是聪刚人，总知道眼睛什么时候该睁开，什么时候该闭起。

店小二离开有灯的帐房，站在黑暗的小院子里，他当然并不是有意来偷听别人的秘密，但这房间里假如有什么微妙的声音传出来的话，他当然也不会掩起自己的耳朵的，他并不想做一个君子。

那就像乌龟遇见变故时，将头缩回壳里一样——只要他自己瞧不见，他就觉得安心了。

这时，铁萍姑酒已醒了。

她只觉全身都在疼痛，痛得像是要裂开，她的头也在疼，酒精像是已变成个小鬼，在里面锯着她的脑袋。

然后，她忽然发觉在她身旁躺着喘息着的江玉郎。她用尽一切力气惊呼出来、她用尽一切力气将江玉郎推了下去。

江玉郎伏在地上，却放声痛哭起来——应该痛哭的本是别人，但他居然先下手为强了。

江玉郎痛哭着道：“我知道我做错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只求你原谅我……”

铁萍姑紧咬着牙齿，全身发抖，道：“我……我恨不得……”

江玉郎道：“你若恨我，就杀了我吧，我……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我也醉了，我们本不该喝酒的。”

他忽然又扑上床去，大哭道：“求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也许我还好受些。”

铁萍姑本来的确恨不得杀了他的，但现在……现在她的手竟软得一丝力气也没有，她本来伤心怨恨，满怀愤怒，但江玉郎竟先哭了起来，哭得又是这么伤心，她竟不知不觉地没了主意。

江玉郎从手指缝里，偷偷瞧着她表情的变化，却哭得更伤心了，他知道男人的眼泪，有时比女人的还有用。

铁萍姑终于也伏在床上，放声痛哭起来。除了哭，她已没有别的法子。、
江玉郎目中露出得意的微笑，但还是痛哭着道：“ 我做的虽不对，但我的心却是真诚的，以要你相信我，我会证明给你看，我这一辈子都不会令你失望的，”

他又已触及了铁萍姑的身子，铁萍站并没有闪避，这意思江玉郎当然清楚得很。

他忽然紧紧抱着了她，大声道：“ 你要么就原谅我，要么就杀了我吧……你可以杀我，但却不能要我不喜欢你，我死也要喜欢你…… ”

铁萍姑还是没有动，江玉郎知道自己已成功了，他伏在铁萍姑耳旁，说尽了世上最温柔、最甜蜜的话，他知道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些。

铁萍姑哭声果然微弱下来。她本是孤苦伶仃的人，她本觉得茫然无主，无依无靠，现在却忽然发觉自己不再孤单了。

江玉郎忍不住得意地笑了，柔声道：“ 你不恨我了？ ”

铁萍姑鼓起勇气，露出头来，咬着嘴唇道：“ 只要你说的是真的，只要你莫忘记今天的话，我…… ”

忽然间，一声凄厉的惨呼，从隔壁屋子里传来，这惨呼声虽然十分短促，但足以令人听得寒毛惊栗。

江玉郎以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装束好一切，箭一般窜出屋子，他好像立刻就忘记铁萍姑了。

江玉郎窜了出去，却没有窜入惨呼声发出的那屋子，却先将这屋子的三面窗户都踢开，然后，他燃起盏油灯，从窗户里抛进去！

油灯被摔碎在地上，火焰也在地上燃烧起来。

闪动的火光，令这间暗而潮湿的小屋子，显得更阴森诡秘，他瞧见慕容九还是好好地在棉被里，不觉松了口气。

但他这口气没有真正松出来时，他又已发现，那一高一矮两个人已不见了，他们已变成了两堆血！

这景象竟使江玉郎也打了个寒噤，却又安下心。

那危险而残暴的人，此来若只是为了要杀这两人的，他又为何反对？又为何要担心害怕呢？

这时，已有一个人在闪动的火光中出现了。

这人的一张脸，在火光下看来好像是透明的，透明得甚至令人可以看到他惨碧色的骨骼。

他那双眼睛，更不像人的眼睛，而像某一种残暴的食人野兽，在饿了几天几夜后的模佯。

江玉郎并不是个少见多怪的人，更不容易被人骇住，但他见到这个人时，却似乎连心跳都已停止！

这人也冷冷地瞪着江玉郎，一字字道：“ 是你点了这两人的穴道？ ”

江玉郎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 正是在下，在下本不知要拿他们怎么办，阁下此番解决了他们，在下简直不知该如何感激才好。 ”

他已发觉这人远比想象中还要危险得多，所以赶紧拉起交情来，但这人还是冷冷瞪着他，忽然一笑，露出野兽般雪白牙齿，缓缓道：“ 我就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本是我的奴隶！ ”

江玉郎倒抽了口凉气，道：“ 但是你……杀死他们的，并不是我。 ”

这人忽然自血堆里拎起了一具尸体，撕开了他衣服，闪动的火光中，只

见那尸体上有十个发着碧光的字：“ 无牙门下士，可杀不可辱！ ”
　　江玉郎几乎呕吐出来，失声道：“ 这……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
　　这人缓缓道：“ 这两人既已被你所辱，我只有杀了他们，免得他们再为我丢人现眼。 ”
　　江玉郎叹道：“ 有时我也杀人的，但我总是要有一个十分好的理由，譬如说…… ”
　　在地上燃烧的火焰，突然熄灭了，四下立刻又黑暗得如同坟墓，但这人的眼睛，却仍在黑暗中闪着碧光。
　　只听他冷冷道：“ 譬如说什么？ ”
　　江玉郎道：“ 譬如说，当我知道一个人要杀我的时候，我通常会先杀了他！ ”
　　他的眼睛也在闪着光，随时都在准备着出手。
　　他虽然深信这人不是个好惹的人物，却也深信自己也并不见得比这人好惹多少。
　　谁知道这人却忽然笑了。
　　他笑的声音，就像是一只者鼠在啃木头似的，令人听得全身都要起鸡皮疙瘩，他大笑着道：“ 我要杀人时，就不跟他说话的。 ”
　　江玉郎讶然道：“ 你为何不想杀我？ ”
　　这人冷冷道：“ 你若能在七天之内，带我找到轩辕三光，江小鱼和花无缺，你不但现在不会死，而且还会长命得很！ ”
　　江王郎沉吟道：“ 他们也是我的仇人，你若能杀得了他们，我自然很愿意带你去找他们，只可惜要杀这三个人，并不是件容易事，被他们杀，倒容易得很，你若杀不成他们，反被他们杀死，我岂非也要被你连累。 ”
　　这人厉声道：“ 你要怎样才相信我能杀得了他们， ”
　　江玉郎道：“ 这就要看你有什么法子能令我相信了。 ”这人冷笑道：“ 我何止有一千种法子可以令你相信，你若想见识见识无牙门下的神功，我不妨先让你瞧一种…… ”
　　他似乎挥了挥手，便有一种碧森森的火焰，飞射而出，射在墙上，这火焰光芒并不强烈，射在墙上，立刻便熄灭，也根本没有燃烧。
　　但火焰一闪后，这人已到了院子里。
　　他根本没有从窗户掠出，却又是怎么样出来的呢？江玉郎一惊之下，忽然发现墙上已多了个大洞。
　　江玉郎这才吓呆了，这人的轻功虽惊人，倒没有吓着他，但这种虽不燃烧，却能毁灭一切的火焰，他实在连见都没有见过。
　　这人已到了他身旁，闪动的目光，已固定在他身上，一字字道：“ 你还想见识别的么？ ”
　　突听一人也狂笑着道：“ 无牙门下的神功，我看来却算不得什么！ ”狂笑声中，已有条人影如流星急坠！

第七五章　南天大侠

这人的身形也不算十分高大，但看来却魁伟如同山岳！

那无牙门下似也被他气势所慑，倒退三步，厉声道：“是谁敢对无牙门下如此无礼？”

“冀人燕南天！”这五个字就像流星，能照亮整个大地！

只听燕南天喝道：“你是魏无牙的什么人？他现在哪里？”

那人胆虽已怯，却仍狂笑道：“你用不着去找家师，无牙门下的四大弟子，每一个都早已想找燕南天较量较量了，不想我魏白衣运气竟比别人好……”

江玉郎忽然怒喝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对燕大侠如此无礼！”

喝声中，他竟已扑了过去，闪电般向魏白衣击出三掌，这三掌精妙灵动，竟是武当正宗！

武当掌法也正是当时武林中最流行的掌法，江玉郎偷偷练好了这种掌法当然没安什么好心。

他三掌全力击出，竟已深得武当掌法之精萃。

魏白衣狂笑道：“你也敢来和我动手！”

他只道三招两式，已可将江玉郎打发回去，却不知江玉郎虽是个懦夫，却绝不是笨蛋。

他实在低估了江玉郎的武功，骤然间，他被江玉郎抢得先机，竟无法扭转劣势。

江玉郎知道燕南天绝不会看他吃亏的，有燕南天在旁边掠阵，他还怕什么，他胆气越壮，出手更急。魏白衣武功虽然诡秘狠毒，竟也奈何不得他。

突见魏白衣身形的溜溜旋转起来，四五道碧森森的火焰，忽然暴射而出！却看不出是从哪里射出来的！

燕南天暴喝一声，一股掌风卷了出去，卷开了江玉郎的身形，震散了碧森森的火焰，也将魏白衣震得踉跄后退。

这时喝声已变为长啸，长啸声中，燕南天身形已如大鹏般凌空盘旋飞舞，魏白衣抬头望去，心胆皆丧，他再想射时，哪里还能躲得了。他狂吼着喷出一口鲜血，仰天倒了下去！

燕南天一把拎起他衣襟，厉声道：“魏无牙在哪里？”

魏白衣睁开眼来，瞧了瞧燕南天，狞笑道：“无牙门下士，可杀不可辱……”

这次他开口说话时，嘴里已有一股腥臭的惨碧色浓液流出，等他说完了这要命的十个字，他便再也说不出一字来了。

燕南天放下了他，长叹道：“想不到魏无牙门下，又多了这些狠毒疯狂的弟子……”

他忽然转向江玉郎，展颜笑道：“但你……你可是武当门下？”

江玉郎这时才定下神来，立刻躬身陪笑道：“武当门下弟子江玉郎，参见燕老前辈。”

燕南天扶起了他，大笑道：“好，好，正派门下有你这样的后起之秀，他们就算再多收几个疯子，我也用不着发愁了。”

江玉郎神情更恭谨，躬身道：“但今日若非前辈恰巧赶来，弟子哪里还有命在。”

他说“ 恰巧 ” 两字时，心里不知有多愉快，燕南天若是早来一步，再多听到他两句话，他此刻只怕也要和魏白衣并排躺在地上了。

燕南天笑道：“ 这实在巧得很，我若非约好个小朋友在此相见，也不会到这里来的。 ”

他拍着江玉郎肩头，大声笑道：“ 他叫花无缺，你近年若常在江湖走动，就该听见过这个名字。 ”

江玉郎神色不变，微笑道：“ 晚辈下山并没有多久，对江湖侠踪，还生疏得很。 ”

他一直留意着，直到此刻为止，铁萍姑竟仍无动静，这使他暗中松了一口气，接着又道：“ 弟子方才来到时，那魏白衣要对一位慕容姑娘下手，这位姑娘此刻还躺在屋里，前辈是否要去瞧瞧。 ”

燕南天动容道：“ 慕容姑娘？……莫非是慕容家的人尸他嘴里说着话，人已掠进屋去。

慕容九自然还在棉被里躺着。

屋子里黑暗，但燕南天只瞧了两眼，便道：“ 这孩子是被他点着哑穴了，这穴道虽非要穴，但因下手太重，而且已点了她至少有六七个时辰。 ”

江玉郎失声道：“ 已有六七个时辰了么？如此说来，这位姑娘元气必然要亏损很大了。 ”

燕南天沉声道：“ 不错，她气血俱已受损甚巨，我此刻若骤然解开她穴道，她只怕就要等三个月才能恢复过来。 ”

江玉郎道：“ 那……那怎么办呢？ ”

燕南天道：“ 我行功为她活血时，最忌有人打扰，若是中断下来，她非但受损更大，我也难免要吃些亏的 ;但有你在旁守护着，我就用不着担心了。”

江玉郎陪笑道：’ 前辈只管放心，弟子虽无能，如此小事自信还不致有了差错。 ”

燕南天大笑道：“ 我若不放心你，还会冒这个险么，……紫髯老道的徒弟，我再不放心还能放心谁？ ”

于是他盘膝坐在床上，双掌按在慕容九的后背，屋子里虽然还是很暗，却也能看出他神情之凝重。

江玉郎站在他身后，嘴角不禁泛起一丝狞笑。

铁萍姑为什么直到此刻还没有动静？只因她早已走了。江玉郎的甜言蜜语，虽然平息了她的愤怒，却令她自己感觉更羞辱，她清醒过来时，只觉得自己好像被自己出卖了。

她恨自己，为什么不杀了江玉郎，她恨自己为什么下不了手，她知道方才既未下手，便永远再也不能下手。

她恨自己，为什么如此轻易地被人夺去了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而自己却偏偏又好像爱上了这可恶的强盗。

铁萍姑一口气冲了出去。这客栈本就在小镇的边缘，掠出了这小镇，大地显得更黑暗，她瞧不见路途，也辨不出方向。

忽然间，黑暗中有两条人影走了过来，这两条人影几乎是同样大小，同样高矮，就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

他们远远就停了下来，铁萍姑自然看不清他们的身形面貌，但在如此寂静的深夜里，纵然是轻轻的语声，听来也十分清晰。

只听其中一人道：“ 江小鱼，你真的不愿见他么？ ”

“江小鱼”这三个字传到铁萍姑耳朵里，她几乎忍不住要飞奔过去，投入他的怀抱。

但她知道自己现在没有资格再投入别人的怀抱了。她只有咬紧牙关，拼命忍住。

微风中果然传来了江小鱼的语声，他笑着道：“你又说错了，我不是不愿见他，只不过是‘现在’不愿见他。”

花无缺道：“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阻拦你！也许……”

小鱼儿道：“当然他也许会让我走的，但我却不愿冒这个险，这件事我既已决定要做，就非做不可！”

花无缺道：“但你既已陪我来到这里……”

小鱼儿道：“燕大侠会在什么地方等你？”

花无缺点了点头，道：“就在前面小镇上的一家客栈里，这小镇只有一家客栈，我绝不会找错地方的。”

听到这里，铁萍姑的心又跳了起来……江玉郎此刻还在那客栈里，而他们也要到那客栈去。

她虽然恨江玉郎恨得要死，但一听到江玉郎有了危险，她就忘了一切，莫名其妙地对他关心起来。

只听小鱼儿缓缓道：“我本来想要你陪我到龟山去的，但我知道你，既然约了别人，就决不会失信，是么？”

花无缺默然半晌，道：“你我今日一别，就不知……”他骤然顿住语声，也不愿再说下去。

小鱼儿重重一捏他肩膀，低声道：“无论如何，你我总有再见的时候……”他话未说完，已大步走了出去。

花无缺想了想，也追了过去，道：“现在时候还早，我也送你一程。”

铁萍姑眼瞧着两条人影渐渐去远，她身子颤抖着，咬着牙，突又跳起来，向那客栈飞奔回去。

只见窗子是开着的，窗里窗外，地上倒着三个人的尸身，一条陌生的大汉，正在为床上一位姑娘推拿运气。

江玉郎眼睛里闪动着奇异的光，嘴角带着残酷的笑，正盯着那大汉的后背，缓缓抬起了手！

铁萍姑冲到窗子前，也未弄清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便脱口道：“江玉郎，你……”

“江玉郎”这三个字一出口，燕南天已霍然转过来，面上已变了颜色——但他已迟了！

江玉郎的手掌，已重重击在他后心上！

燕南天狂吼一声，一口鲜血喷出！洒满了慕容九纤细身子，江玉郎也被这一声狂吼惊得踉跄后退，退到了墙角。

只见燕南天须发皆张，目眦尽裂，嘶声喝道：“鼠辈，我救了你的性命，你竟敢暗算于我！”

江玉郎骇得腿都软了，身子贴着墙角往下滑，“扑”地跌在地上，竟连爬都没有力气爬起来。

燕南天紧捏着双拳，一步步走过去，喝道：“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何要暗算我？说！”

江玉郎哪里还敢抬头望他，却偷偷去瞧窗外的铁萍姑，眼睛里再也没有

夺人的神采，有的只是乞怜之意。

铁萍姑瞧见江玉郎竟以如此毒辣的手段暗算别人，又惊又怒，但她瞧见这双乞怜的目光，心却又软了。

好也不知怎地，迷迷糊糊就掠了进去，迷迷糊糊地击出了一掌——又是一声狂吼，燕南天终于倒了下去！

江王郎大喜跃起，笑喝道：“你要知道我是谁么？好！我告诉你，我就是江南大侠的少爷江玉郎！什么武当弟子，在我眼中简直不值一个屁！”

燕南天一惊，一怔，终于缓缓闭起眼帘，纵声狂笑道：“好！好！某家纵横天下，想不到今日竟死在你这贱奴的鼠辈手上！”

江玉郎狞笑道：“你既出言不逊，少爷我就要令你在死前还要多受些罪了！”

铁萍姑一直呆呆地望着自己的手，此刻突然用这只手拉住了江玉郎，道：“他现在已经快死了，你何必再下毒手。”

江玉郎笑着去摸她的脸，道：“好，你叫我饶了他，我就饶了他铁萍姑推开了他的手，道：“花无缺就要来了！”

江玉郎脸上笑容立刻全都不见，失声道：“你已瞧见了他？”

铁萍姑咬了咬嘴唇，道：“还有江小鱼！”

江玉郎再不说话，拉起铁萍姑就走，走出门，又回来，从床上扛起慕容九——只要对他有利的东西，他永远都不会放弃的。

他们居然很容易地就走出了这小镇，然后，江玉郎忽然问道：“你说你见到了花无缺，你怎会认得他，”

铁萍姑目光凝注着远方，默然许久，终于一字字缓缓道：“只因我也是移花宫门下……”

小鱼儿和花无缺在路上慢慢走着，夜色很浓、很静，他们甚至可以听到大地沉默的呼吸。突然，远处传来了一声狂吼！

小鱼儿和花无缺骤然停下脚步。两人都没有说一个字，就向吼声传来处扑了回去。

只见那家客栈门口，有个人伏在门楣上呕吐——这正是客栈的主人，他眼睛瞧着，耳朵听着一连串残酷的、冷血的谋杀在他店里发生，他却完全没有办法，只有呕吐，似乎想吐出心里的难受与羞侮。

小鱼儿和花无缺还是没有说话，只交换了个眼色，便齐地扑人那客栈中。在那间有灯的屋子里看到了倒卧在血泊中的燕南天！

这就像一座山突然倒塌在他们面前，这就像大地突然在他们眼前裂开，他们立刻像石头般怔住！

燕南天挣扎着，睁开了眼睛。他逐渐僵硬的脸上，绽开一丝苦涩的笑，道：“你……你们来了……很好……很好……”

花无缺终于扑过去，跪下，嘶声道：“晚辈来迟了一步！”

燕南天凄然笑道：“我死前能见到你们，死也无憾了！”

小鱼儿早已自血泊中抱起了他，大声道：“你不会死的，没有人能杀得死你！”

花无缺竟大叫起来，道：“是谁下的毒手？是谁？”

燕南天道：“江玉郎！”

花无缺长长吸了口气，一字字道：“我一定要杀了他，为你复仇！”

燕南天又笑了笑，转向小鱼儿。

小鱼儿也始终在凝注着他，此刻忽然大声道：“用不着他去杀江玉郎，江玉郎是我的，无论前辈你是什么人，我都会不顾一切，为前辈复仇的！”

花无缺又怔住了，失声道：“无论前辈是什么人？……前辈不是燕大侠是谁？”

“燕南天”却已大笑起来。他笑得虽然很痛苦，额上已笑出了黄豆般大的汗珠，但他仍笑个不停，他瞧着小鱼儿笑道：”我自以为能瞒过了所有的人，谁知终于还是没有瞒过你。”

花无缺又叫了起来，道：“前辈难道竟不是燕南天燕大侠？”

“燕南天”道：“燕南天只是我平生第一好友……”

花无缺失声道：“那么前辈你……”

“燕南天”道：“我姓路。”

小鱼儿道：“路仲远？前辈莫非是‘南天大侠’路仲远！”

路仲远微笑道：“你听过我的名字？”

小鱼儿叹道：“弟子五岁时便听过前辈的侠名了，那‘血手’杜杀，虽然几乎死在前辈手中，但对前辈却始终佩服得很。”

花无缺道：“但……但路大侠为何要冒燕大侠之名呢？”

路仲远道：“只……只因燕……”

他呼吸已更急促，气力已更微弱，此刻连说话都显得痛苦得很。

小鱼儿道：“此事我已猜出一二，不如由我替路大侠说吧，若是我说的不错，前辈就点点头，若是我说错了，前辈不妨再自己说。”

路仲远目中露出赞许之色，微笑点头道：“好！”

小鱼儿想了想道：“燕大侠自‘恶人谷’逃出后，神智虽已渐渐清醒，但武功一时还不能完全恢复，是么？”

路仲远点点头。

小鱼儿道：“他出谷之后，便找到了路大侠，是么？”

路仲远道：“不错。”

小鱼儿道：“在一路上，他已发现江湖中有大乱将生，只恨自己无力阻止，于是他便想求路大侠助他一臂之力，是么？”

路仲远道：“是。”

小鱼儿道：“他又生怕自己武功失传，是以一见路大侠，便将武功秘诀相赠。”

路仲远不等他说完，已摇头挣扎着道：“我十多年之前，曾受挫于魏无牙之手，那时我才发觉自己武功之不足，是以洗手归隐……”他面上又露出痛苦之色。

小鱼儿立刻接下去道：“是以这次燕大侠求前辈重出，前辈便生怕自己武功仍有不足，便要燕大侠将自己的武功秘诀相授，是么？”

路仲远含笑点了点头。

小鱼儿道：“路大侠为了这缘故，又不愿掠人之美，所以此番重出江湖，便借了燕大侠的名号。”

他笑着接道：“以路大侠的身份地位，自然不愿用燕南天的武功，来增加‘南天大侠’的声名，不知弟子猜得可对么？”

路仲远含笑道：“除此之外，还有一点。”

小鱼儿又想了想，道：“莫非是燕大侠算定自己一离开‘恶人谷’后，‘恶人谷’的恶人便要倾巢而出，他更怕这些人在江湖中为非作歹，知道这

些人唯有‘燕南天’三个字才能震慑得住，所以便求前辈暂时冒充一番。”

路仲远用尽一切力量,忍着痛苦道:“你果然是个聪明人,但……但我……我自信不但已学会了燕南天的武功，而且还请万春流将我的面容改变了许多，对于燕南天的音容笑貌，我自信也学得不差，我实在不懂怎么会被你瞧破了？”

“前辈一见着我时，本该立刻提起万春流的，但前辈却似完全忘记了这个人，是以那时我已开始怀疑了，而且前辈的神情，却仍和十余年前传说中的燕大侠完全一样，这不但已超出人情之常，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他凄然接道：“因为我深知燕大侠在那十几年里所忍受的痛苦，在经过那种痛苦后，没有人还能保持不变的！”

路仲远也不禁凄然道：“不错，燕南天的……的确已改变了许多。”他语声微弱得几乎连小鱼儿都听不清了。

他心里还有句话未曾说出——他若是真的燕南天又怎认不出今日的江别鹤就是昔年的江琴！

但他既然答应了江别鹤，就只有保守这秘密。

小鱼儿长长叹了口气，道：“现在我只求前辈告诉我，燕大侠，燕伯父，现在究竟在哪里？”路仲远没有回答，他已再次闭起眼睛。

第七六章　无牙门下

现在“南天大侠”路仲远已安葬了，在这清凉的小镇上，安葬的仪式虽然是不可避免地十分简单，但却也是十分隆重的。

小鱼儿和花无缺，沉重地肃立在路仲远的墓前，以一杯浊酒，吊祭这一代大侠的英魂。

暮色苍茫，大地萧索，秋，像是已极深了，直到夜幕垂下，星光升起，他们才黯然离去。

花无缺仰天唏嘘，叹道：“盗寇未除，江湖未宁，路大侠实在死得大早了些……他甚至连燕大侠的下落，都未及说出，便含恨而殁。”

小鱼儿苦笑道：“也许是因为他不愿任何人去打扰燕大侠的安宁，也许是……燕大侠早已仙去，他不愿说出来，令我伤心。”

花无缺黯然道：“但愿我今生能见到燕大侠一面，否则……”

小鱼儿忽然挺起胸来，大声道：“你当然还能见着他，他当然不会死的，他还没有见到我扬名天下，他又怎能放心一死！”

花无缺凝目瞧着他，展颜一笑，道：“不错，燕大侠若是不愿死时，谁也无法要他死，甚至阎王老子也不能例外，我终有一日，能见着他的。”

小鱼儿仰天笑道：“说得好，你说话的口气，简直和我差不多了，再过六十五天，就算我死了，你也可以替我活下去。”

花无缺神情骤然又沉重了下来，他沉默许久，忽然道：“现在你就要赶去龟山？”

小鱼儿道：“咱们一起去，我保证让你瞧一出又紧张、又热闹的好戏。”

花无缺垂下了头，道：“可惜我不能陪你去了。”

小鱼儿怔半晌，大声道：“咱们已只剩下七十五天了，你竟不愿陪着我？”

花无缺望着远方的星光，缓缓道：“我这件事若是做成，你我就不止可以做七十五天的朋友。”

小鱼儿凝注了他半晌，大声道：“你莫非想回移花宫？”

花无缺叹道：“我只是想去问清楚，她们为何定要我杀死你。”

小鱼儿大笑道：“你以为她们会告诉你？”

花无缺默然良久，淡淡一笑，道：“江小鱼，难道你已被命运屈服了么？”

小鱼儿一惊，大笑道：“好，你去吧，无论如何，你我总还有一次见面的时候，这已足够令人想起就开心了！”

在这里，花开得正盛，菊花、牡丹、蔷薇、梅、桃、兰、曼陀罗、夜来香、郁金香……

这些本不该在同一个地方开放，更不该在同一个时候开放的花，此刻却全都在这里开放了。

这里本是深山、绝岭，本该弥漫着阴暗的云雾，寒冷的风，但在这里，阳光如黄金般洒在花朵上，气候更温柔得永远像是春天。

无论任何人到了这里，都会被这一片花海迷醉，忘记了红尘中的困扰，更忘记了危险，忘记了一切。但这里却正是天下最神秘、最危险的地方！这里就是移花宫！

但这时，却有个少女，正不顾一切要爬上来。

她穿的本是件雪白的衣裳，但现在却己染满了泥污和血迹，她容貌本是美丽的，但现在却已憔淬得可怕。

无论任何人都可看出，她是花了多大的代价，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才能到这神秘的地方来的。

到了这里，她整个人都已崩溃，她嘴唇已干裂，腿已发酸，已站不起来，她只有爬。

她爬，也要爬上来。自山下爬上来的少女，正是铁心兰！

她当然也知道“移花宫”的神秘与危险，但她不顾一切也要来，为的也只是要向移花宫主问一句话：“为什么定要花无缺杀死小鱼儿？”

现在，她瞧见了这一片灿烂的花海，心里不觉长长松了口气，无论如何，所有的痛苦都已过去了！她晕了过去，她以为自己永远再也不会醒了……

醒来时，她发觉自己是安静地躺在一张柔软而带着香气的床上，阳光已不见，灯光却似比阳光更辉煌。她闭起眼睛，等她再张开时，她就瞧见了花无缺。

花无缺也正在温柔地望着她，在这辉煌的光线里，他看来更如神话中的王子，那么英俊，那么洒脱，那么高不可攀。

铁心兰呻吟一声，道：“花无缺，你真的是花无缺么？”

花无缺温柔地笑了笑，柔声道：“是我，我就站在你身畔，你用不着害怕了！”

铁心兰突又挣扎着要爬起来，嘶声道：“求求你，带我去见移花宫的宫主好么？我不顾一切来到这里，为的只是想求她见我一面。”

花无缺苦笑道：“我回来，也是想求见她老人家的，只可惜，她们都早已不在宫里了。”

铁心兰倒在床上，失声道：“她们都出去了？”

花无缺道：“两位宫主全都离官而出，这本是很少有的事。”

铁心兰凄然道：“我的运气为什么总是这么坏，我……我……”她语声哽咽，用丝被蒙住了头，再也说不下去。

花无缺呆了半晌缓缓道：“我想……我是知道你来意的，我也正是为了同一件事，想回来问她老人家，想不到她们离宫都已有许久了。”

铁心兰在被里轻轻吸位，忽又间道：“这些日子里，你是否已见过他？”

用不着说出名字，别人也知道她说的“他”是谁。

花无缺柔声道：“他现在很好，你用不着为他担心。”

他虽然尽力想装得平淡，但笑容中仍不免有些苦涩之意。

铁心兰终于自被里伸出了头，呐呐道：“你可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花无缺努力想笑得愉快些，柔声道：“我知道，只要你身子康复，我就可以带你去找他。”

铁心兰凝注着他，眼泪又不觉流下面颊，颤声道：“你……你为什么永远对我这么好，你……你……”

忽然间，屋外传来了一阵奇异的声音，这声音既不尖锐，也不凄厉，却令人听得忍不住要为之毛骨悚然。

这声音骤听如同铁锯锯木，再听又如蚕食桑叶，仔细一听，又如刀剑相磨，简直令任何人听得都要牙痒脚软。接着，就听得少女们的惊呼声。

花无缺也微微变了颜色，道：“我出去瞧瞧。”

他深知移花官门下，纵然大多是少女，却绝没有一个会大惊小怪的，能令她们惊呼出声来，事情绝不简单。

铁心兰摸了摸身上已穿得甚是整齐，也跳下了床，道：“我跟你一起去。”

两人赶出来，只见少女们都躲在宫檐下，一个个竟都吓得花容失色，有的甚至连身子都发起抖来，再见那一片花海中，正有无数个东西在窜动。

铁心兰失声道：“老鼠！哪里来的这么多老鼠！”。

果然是老鼠！

成千成百个简直有猫那么大的老鼠，正在花丛中往来流窜，啃着花枝，吞食着珍贵的花朵。

移花宫门下虽然都有绝技在身，怎奈全都是女子，老虎她们是不怕的，但见了这许多老鼠，腿都不禁软了。

花无缺一步窜了出去，变色喝道：“来的可是魏无牙门下？”

四下寂静无声，也瞧不见人影，这一片也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才培养成的花海，转眼间已是狼藉不堪，花无缺既惊且怒，但面对着这么多老鼠，他也设法子。

在移花宫，他既不能用火烧，也不能用水淹，若是要去赶，这些老鼠根本就不怕人。他再也想不到名震天下的“移花宫”，竟拿这一群动物中最无用、最卑鄙的老鼠无法可施。

这时黑暗中才传来一阵狂笑声。

一个尖锐的语声狂笑着道：“只可惜移花宫主不在家，否则让她们亲眼瞧见这些宝贝鲜花进了咱们老鼠的肚子，她们只怕连血都要吐出来了。”

花无缺此刻神情反而镇定了下来，既不再惊慌，也不动怒，就好像连一只者鼠都没有瞧见似的。

他脸上带着微笑，缓缓道:“无牙门下的高足既已来了，何不出来相见？”

只听黑暗中那人大笑道：“这小子倒沉得住气，你可知道他是谁么？”

花无缺还是身形不动，淡淡道：“在下花无缺，正也是移花宫门下！”

那人道：“花无缺，我好像听见过这名字。”

话声未了，那黑暗的角落里，突然闪起了一片阴森森的碧光，碧光闪动，渐渐现出了两条人影。

这两人俱是枯瘦颀长，宛如竹竿，两人一个穿着青衣，一个穿着黄袍，脸上却都是碧油油的像是戴了层面具。但不知怎地，却令人一见就要起鸡皮疙瘩，一见就要作呕。

那青衣人碧森森的目光上上下下瞧了花无缺几眼，阴阴笑道：“阁下居然知道我兄弟是无牙门下，见识已不能算不广，所以你这么年轻就要死，我实在不免要替你可惜。”

黄衣人笑道：“他叫魏青衣，我叫魏黄衣，我们本不想杀你，怎奈家师此番复出，第一个要毁的就是移花宫，我们也没法子。”

少女们听到这说不出有多丑恶的笑声，瞧见被者鼠围在中间的两个人，竟无一人敢出手的。

只见魏青衣肩头微微一动，花无缺身形立刻冲天飞起，接着，立刻便有一丝碧光自魏青衣掌中飞出！

但这时花无缺身形早已扑了过去，碧光过处，一个少女已叫呼着倒地，花无缺却不回头，双掌已击向魏青衣头顶！

魏青衣再也想不到他来得竟如此快，脚步倒错，平平一掌撩了上去，魏黄衣亦自斜斜一掌击出。

谁知花无缺这凌空一掌，竟也是虚势，掌到中途，他手肘突然缩了回来，不去接魏青衣的一掌，反而空空划了个圈子。

魏青衣只觉掌势突然脱力，就在这旧力落空、新力未生的刹那间，另一股奇异的力量已将他掌势引得往外一偏，也不知怎地，击出这一掌，竟迎上了魏黄衣斜斜击过来的一掌！

“啪”的一声，双掌相接，接着又是“喀嚓”一声，魏青衣这已脱了力的一条手臂，竟生生被魏黄衣震断了！

花无缺竟以出其不意的速度，冒险的攻势，妙绝天下的“移花接玉”神功，一着便占了上风！

一掌接过，魏青衣、魏黄衣两人俱是大惊失色。

魏黄衣虽未受伤，但见到自己竟伤了同伴，惊慌更甚，一脚踩在老鼠堆上，鼠群一慌，四下奔出。

只见花无缺一招得手，竟又含笑站在那里，并未跟着抢攻，只因他方才一招便已试出两人的功力，实是非同小可，他自知侥幸得手，绝不贪功急进，他还要等着这两人再次上钩。

这时鼠群已散布开来，再次往四方流窜。

铁心兰突然咬了咬牙，自窗框上拆下段木头，咬着牙奔出去，举手一棍，将一只老鼠打得血肉横飞。

本来往四下流窜的老鼠，此刻竟都向铁心兰围了过来，铁心兰心已发寒手已发软，但仍咬着牙不退缩。

躲在宫檐下的少女们，终于有一个奔出来——只要有一个出来，别的人也就会跟着出来了。她们只要打死一只老鼠，胆子也就壮了。

十几个又娇柔、又美丽的少女，流着汗，喘着气，忘记了一切，全心全意地在和一群老鼠拼命！鼠群终于败了，大多被打死，少 数已逃得不见踪影。

少女们瞧着地上狼藉的鼠尸，又瞧着自己的手，她们几乎不相信这些老鼠真是她们打死的。这简直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然后，她们有的抛下棍子开始呕吐，有的却疯狂股大叫大笑起来，也有的拥抱起别人，放声痛哭。

这些情况，都是“移花宫”绝不会发生的，但现在却发生了，只因她们经过这一番恶战后，已不知不觉地放松了自己。

只有铁心兰，她停下了手，立刻就去找花无缺！

花无缺竟已不见了！

魏青衣、魏黄衣也已不见了！

铁心兰踉踉跄跄地四下搜寻着，心里又是惊慌，又是害怕，她方才专心对付老鼠，竟忘了瞧一瞧这边的战况！

花无缺的武功虽高，但这两人既敢闯到移花宫来，又岂是弱者，花无缺以一敌二，未必真是他们的对手。

铁心兰几乎要急疯了。忽然间，她发觉残花丛中，似躺着一个人的尸身。

只见他右臂已齐时而断，胸前有个血淋淋的大洞，一张阴森碧绿的脸上，也已被人打肿了。这模样也不知有多么狰狞可怕，铁心兰哪里还敢再看！她赶紧移开目光，不觉瞧见了魏青衣的一只左手。只见他这只鬼爪般的手掌食、中两指上，竟带着两粒血淋淋的眼珠子！显然是被他自眼眶中生生挖出来的！她眼泪不觉已夺眶而出！忽然间，她听到有一阵沉重而急促的、像是负伤野兽般的呼吸声，自一片山崖下传了上来。

她立刻扑了过去！只见一个人满面流血，双臂箕张，喘息着蹲在一株树下，一双眼睛，已变成了两个血洞！

但这人也不是花无缺，而是魏黄衣！他显然是在“移花宫”的奇妙功夫下，被他自己的同伴挖去了眼珠！

第七七章　萍水相逢

铁心兰见那满面流血的人不是花无缺，虽然松了口气，但瞧见这比豺狼更凶悍的人，瞧见这残酷而诡秘的情况，身子仍不禁发起抖来。

幸好她立刻又瞧见了花无缺，花无缺此刻正远远站在魏黄衣对面的另一诛树下。

他全身每一根神经，每一块肌肉，都在紧张着，一双眼睛，更眨也不眨地瞪着魏黄衣的一双手！

两个人虽然全都站着不动，但这情况却比什么都要紧张，竟连远在山崖上的铁心兰，也已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突听魏黄衣一声狂吼，向花无缺扑了过去！他虽然已经没有眼睛可看，但还有耳朵可听！

这一扑不但势道之威猛无可比拟，而且方向准确已极！

但就在这刹那间，花无缺左右双手，各各弹出一粒石子，他自己却闪电般从魏黄衣肋下窜了出去！

只听“喀咳”一声，花无缺身后的一株比面盆还粗的大树，已被魏黄衣的身子生生撞断！他竟还未倒下，一个虎跳，又转过身来。

他的头向左右旋转，嘶声狞笑道：“花无缺，我知道你在哪里，你逃不了的，今日你我两人谁也休想活着走，我要和你一起死在这里！”

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花无缺在哪里，花无缺又到了他对面，他的头却不自觉地左右转动。

铁心兰瞧着他这样子，觉得既可怕，又可怜，若不是花无缺此刻犹在险境，她实在不忍再瞧下去。花无缺也显然大是不忍，竟忍不住叹了口气，黯然道：“我实在不忍和你动手，我劝你还是……”魏黄衣突然跳起来，狂吼道：“我用不着你可怜我，我……我就算找不到你，也用不着你……”他声音已说不下去，却开始拼命去捶打自己的胸膛，嘴里轻哼着，虽不是哭，却比哭更凄惨十倍。

铁心兰瞧得目中竟忍不住流下泪来，魏黄衣就算是世上最恶毒残暴的人，她也不忍再看见他受这样的罪。她忍不住叹道：“你快走吧，我知道花……花公子绝不会阻拦你。”

魏黄衣嘶声笑道：“走？……你难道不知道无牙门下，可杀不可辱……”

狂笑声中，他忽然用尽所有的潜力，飞扑而起，向低崖上的铁心兰扑了过去，嘶声狞笑道：“你不该多话的，我虽杀不了花无缺，却能杀死你！”

铁心兰已被他这疯狂的模样骇呆了，竟不知闪避。

魏黄衣话声未了，人已扑上低崖，两条铁一般的手臂，已夹住了铁心兰，疯狂般大笑道：“我要死，至少也得有一个人陪着我！”

铁心兰只觉全身都快要断了，那张流满了鲜血的脸，那两个血淋淋的黑洞，就在她面前，她骇得连惊呼声都发不出来！

只听“噗”的一声，魏黄衣狂笑声突然断绝，两条手臂也突然松了，倒退半步，仰天跌下了低崖。

花无缺已在她面前，铁心兰再也忍不住扑入花无缺怀里，放声痛哭起来。

花无缺抚着她的头发，黯然道：“我本不忍杀他的，我……”

铁心兰痛哭道：“我错了，我本不该多嘴的，否则你也不必勉强自己来杀一个没有眼睛的人，我……我为什么总是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花无缺柔声道：“ 你认为你错了么？你只不过是心大软了，措，并不在你，你本想将每件事都做好的，你已尽了你的力量。 ”

铁心兰嚼位着道：” 你总是对我这么好，而我……我…… ”

花无缺下敢再看她，转过眼，俯首凝视着低崖下魏黄衣的尸身，长长叹了口气，喃喃道：” 无牙门下，好厉害的无牙门下，江小鱼，你对付得了么？ ”

他轻轻一句话，就将话题转到小鱼儿身上。

铁心兰果然身子一震，她心里对花无缺的感激与情意，果然立刻变作对小鱼儿的关心。

花无缺叹道：“ 无牙门下的弟子，已如此厉害，何况魏无牙自己，江小鱼呀江小鱼，我实在难免要替你担心。 ”

铁心兰再也忍不住失声道：“ 江小鱼，他难道已经…… ”

花无缺这才回过头，沉声道：“ 他此刻只怕已到了龟山，只怕已快见着魏无牙了！ ”

第二天，花无缺就带着铁心兰直奔龟山。

他有意无意间，始终和铁心兰保持着一段距离，行路时跟在铁心兰身后，吃饭时故意找件事做，等铁心兰快吃完时再上桌。晚间投宿时，他也不睡在铁心兰的邻室，却远远再去找个房间。

他们的心情都像是很沉重，终日也难得见到笑容。

他们走了两天，这一日晚间投宿，花无缺很早就回房睡了，但他却又怎会真的睡得着。

花无缺凝注着飘摇的烛光，心里想着小鱼儿，想到铁心兰，想到移花宫主，又想到那神秘的“ 铜先生 ”。

每个人都在他心里结成个解不开的死结。他实在不知自己该如何处理。

只听门外忽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花无缺只当是店伙来添加水了，随口道：“ 门没有关，进来吧。 ”

他再也想不到推门进来的竟是铁心兰。

灯光下，只见她穿着件雪白的衣服，乌黑的头发，长长披落，她的眼睛似乎微微有些肿，眼波看来也就更朦胧。

但她低垂着头，朦胧的眼波，始终也未抬起。花无缺的心像是忽然被抽紧了。

铁心兰垂着头道：“ 我……我睡不着，心里有几句话，想来对你说。 ”

“ 请坐。 ”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只有说“ 请坐 ”这两个字，却不知道这两个字说得又是多么冷淡、多么生疏。

她迟疑了许久，像是鼓起了最大的勇气，才幽幽道：“ 我知道这些日子来，你故意冷淡我、疏远我。 ”

花无缺默然半晌，沉重地坐下来，长叹道：“ 你要我说真话？ ”

“ 迟早总要说真话，为什么不现在说？ ”

花无缺自烛台上剥下了一段烛泪，放在手指里重捏着，就好像在捏他自己的心一样。

“ 你知道，人与人之间在一起接近得久了，就难免要生出感情，尤其是在困苦与患难中。 ”他一个字一个字他说着，说得是那么艰苦。

铁心兰出神地瞧着他手心里的烛泪，却好像他在捏着她的心。

“ 我不是怕你对不起他，而是怕我自己，我…… ”他咬了咬牙，接着道：“ 我不忍把你的情感拖入矛盾里，假如我和你接近得大多，不但我痛苦，你

也会痛苦。”

铁心兰的头又垂了下去，目中已流下泪来。

她忽然抬起头，含泪凝注着花无缺，大声道：“但我……我是个孤苦的女孩子，我只想把你当做我真的兄长，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花无缺没有说话。

铁心兰道：“我此刻来只是要告诉你，你不必疏远我，也不必防范我，只要我们心里光明坦荡，就不怕对不起别人，也不必怕别人的想法。”

花无缺终于展颜一笑，道：“我现在才知道你很有勇气，这勇气，平常虽看不出，但到了必要时，你却比任何人都勇敢得多！”

铁心兰长长吐了口气，也展颜笑道：“我把这些话说出来，心里真的愉快多了，我真想喝杯酒庆祝庆祝。”

花无缺霍然站起，笑道：“我心里也痛快多了，我也正想喝杯酒庆祝庆祝。”

两人将心里憋着的话都说了出来，就好像突然解开了一重枷锁，只可惜客栈中已没有酒菜，于是两人走上街头。

长街上的灯光已疏，店铺也都上起了门板，只有转角处一个面摊子的炉火尚未熄，一阵阵牛肉汤的香气，在晚风中显得分外浓烈。

铁心兰笑道：“坐在这种小面摊上喝酒，倒也别有风味，却不知道你嫌不嫌脏？”

花无缺微笑道：“你真的把我看成只肯坐在高楼上喝酒的那种人么？”

铁心兰嫣然一笑，还未走到面摊子前，已大声道：“给我们切半斤牛肉，来一斤酒。”

面摊旁摆着两张东倒西歪的木桌子，此刻都是空着的，只有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瘦子，正蹲在面摊前那张长板凳上喝酒。

朦朦胧胧的热气与灯光下，这黑衣人瘦削的脸，看来简直比那小木橱里的卤菜还要干瘪。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却比天上的星光更亮。

他箕踞在板凳上，一面啃着鸭头，一面喝着酒，神思却已似飞到远方。

一个落拓的人，坐在简陋的面摊上喝酒，追悼着逝去的青春与欢乐，这本是极普通的情况。铁心兰和花无缺也没有留意他。

他们天南地北的聊着，但后来他们忽然发现，无论他们聊什么都好像总和小鱼儿有些关系。

花无缺笑道：“如此良宵，有酒有肉，这本已足够了，但我们总还觉得缺少了什么，现在我才知道缺少的是什么了。”

铁心兰垂下了头，道：“你是说……缺少一个人？”

花无缺叹道：“没有他在一起，你我岂能尽欢？”

铁心兰默然半晌，抬头道：“你想，我们三个人会不会有在一起喝酒的时候？”

花无缺道：“为什么不会有？”

他一笑举杯，道：“来，你我且为江小鱼干一杯。”

“江小鱼”这三个字说出来，那黑衣人突然抛下了鸭头，放下了酒杯，目光闪电般向他们扫了过去。

铁心兰一饮而尽，脸更红了。她脸上虽有笑容，目中却似含着泪光，悠悠道：“我若也是个男人，那有多好……”

她抬起头，忽然发觉一个干枯瘦长的黑衣人，已走到面前。

一双发亮的眼睛，不停地在他们脸上打转。
花无缺和铁心兰都怔住了。
这黑衣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们几眼，忽然向花无缺问道：
“你就是花无缺？”
花无缺更惊奇道：“正是，阁下……”
黑衣人根本不听他说话，已转向铁心兰，道：“你就是铁心兰？”
铁心兰点了点头，已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黑衣人眼睛瞪得更大，道：“你们方才可是为江小鱼干了一杯？”
她知道小鱼儿的仇人不少，她以为这黑衣人也是来找麻烦的，谁知这黑衣人竟拉过张凳子，坐了下来，道：“好！你们为江小鱼干一杯，我最少要敬你们三杯！”
他竟举起那酒坛，为他们各各倒了杯酒。铁心兰和花无缺望着面前的酒，也不知是喝好，还是不喝好。
黑衣人自己先仰脖子干了一杯，瞪眼道：“喝呀！你们难道怕酒中有毒不成，”
花无缺还在怀疑着，铁心兰已大声道：“对不起，我们没有和陌生人喝酒的习惯，你若要敬我们的酒，至少总得先说出你是谁？”
黑衣人道：“你也莫管我是谁，只要知道我是江小鱼的朋友就好了。”
铁心兰瞪眼瞧了他半晌，道：“好，你既是江小鱼的朋友，我就喝了这一杯。”
黑衣人转向花无缺，道：“你呢？”
花无缺微微一笑，道：“在下喝三杯。”
黑衣人大笑道：“好，你很好，很够朋友。”
他和花无缺对饮了三杯，又道：“你在这样的星光下，和这样的美女坐在一起喝酒，心里居然还没有忘记江小鱼，好，……好，我再敬你三杯！”
那坛酒已差不多快空了，这黑衣人眼睛虽然清亮，但神情间却似已有些醉意，再不管别人喝不喝，也不和别人说话，只是自己一杯又一杯地往肚子里灌，不时仰望天色，似乎在等人。
他等的是谁？
铁心兰凝目瞧着他，忍不住又道：“你真的和江小鱼是朋友？”
黑衣人瞪眼道：“江小鱼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我为何要冒认是他的朋友？”
他语声顿了顿，忽然道：“你们若是瞧见他时，不妨代我向他问好。”
铁心兰试探着又道：“我们见着小鱼几时，说你是谁呢？”
黑衣人沉吟道：“你就说是他大哥好了。”
铁心兰忽然长身而起，厉声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黑衣人道：“我不是刚告诉你……”
铁心兰冷笑道：“放屁，小鱼儿绝不会认别人是他大哥的，你休想骗我。”
黑衣人忽然大笑起来，道：“好，好，你们当真不愧是小鱼儿的知己——我一心想要他叫我一声大哥，但他却总是要叫我兄弟。”
铁心兰忍不住又道：“喂，我看你像是有什么心事？是么？”
黑衣人又瞪起眼睛，道：“心事？我会有什么心事？”
铁心兰道：“你若真将我们当成江小鱼的朋友，为何不将心事说出来，也许……也许我们能帮你的忙。”

黑衣人忽然仰天狂笑，道：“帮忙！我难道会要别人帮忙！”他高亢的笑声中，竟也充满了悲痛与愤怒。

铁心兰还想再问，却被花无缺以眼色止住了。远处传来更鼓声，已是二更三点。

黑衣人突又顿住笑声、凝注着花无缺与铁心兰，道：“好，你们就每人敬我三杯酒吧，这就算帮了我的忙了。”

六杯酒下肚，黑衣人仰天笑道：“我本当今夜只有一个人独自度过，谁知竟遇着了你们，陪我痛饮了一夜，这也算是我人生一大快事了……”

黑衣人霍然站起，像是想说什么，却连一个字也没有说，扭过头就走。

他走到面摊子前，把怀里的东西全都掏了出来，竟有好几锭金子，十几粒珍珠，他随手抛在面摊上，道：“这是给你的酒钱，全给你。”

面摊老板骇得怔住了，等他想说“谢”时，那黑衣人走得很远，昏黄的灯光，将他的影子长长拖在地上。

他看来是如此寂寞，如此萧索。

花无缺缓缓道：“在他临死前的晚上，他本都以为要独自度过的，他竟找不到一个朋友来陪他度过最后的一天。”

铁心兰失声道：“临死的晚上？最后一天？”

花无缺叹道：“你还瞧不出么？……”

他忽然顿住语声，拉着铁心兰掠了出去。

那黑衣人脚步踉跄，本像是走得极慢，但银光一闪后，他就忽然不见了，竟像是忽然就被夜色吞没。

掠过几重屋脊，花无缺就将铁心兰放下，道：“我去追他，你在这里等着！”

铁心兰只有等着，但她的一颗心却总是静不下来。

这黑衣人是谁？他为何要死？他和小鱼儿……人影一闪，花无缺已到了她面前。

花无缺道：“你跟我来！”

两人又飞掠几重屋脊，铁心兰又忍不住问道：“你怎知他已快死了？”

花无缺叹道：“他随时在留意着时刻，显见他今天晚上一定有件要紧的事要去做。”

铁心兰道：“这我也发觉了。”

花无缺缓缓道：“但他既是江小鱼的朋友，我们又怎能坐视他去送死！”

铁心兰咬了咬嘴唇，道：“他轻功已是顶尖好手，就算打不过别人，也该能跑得了的，但却完全不抱能逃走的希望，他那对头，岂非可怕得很。”

花无缺沉声道：“所以你要分外小心，有我在，你千万不要随意出手。”

铁心兰忽然发现前面不远的山脚下，有座规模不小的庙宇，气派看来竟似豪富人家的庄院。

此时此刻，这庙宇的后进，居然还亮着灯火。

铁心兰道：“他难道就是到这道观里去了。”

花无缺截口道：“他进去时，行动甚为小心，以他的武功，别人暂时必定难以觉察，所以我就先赶回去找你。”

铁心兰放眼望去，只见这道观里灯火虽未熄，但却绝没有丝毫人声，更看不出有丝毫凶险之兆。

花无缺皱眉道：“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看看。”

铁心兰却拉住了他，沉声道：“ 我看这其中必定有些溪跷，说不定这也是他和别人串通好的陷阶，故意要将我们诱到这里来的！ ”

花无缺淡淡一笑，道 :“ 此人若是真的要诱我入伏，我更要瞧个究竟了。”

他轻轻甩脱铁心兰的手，人影一闪，已没入黑暗中。

铁心兰望着他身影消失，苦笑道：“ 想不到这人的脾气有时竟也和小鱼儿一模一样， ”

花无缺从黑暗的檐下绕到后院，又发觉这灯火明亮的后院，已不再是庙字，无论房屋的格式和屋里的陈设，都已和普通的大户人家没什么两样。

最奇怪的是，整个后院里却听不见人声，也瞧不见人影，但在那间精致的花厅里，豪华的地毯上，却横卧着一只吊睛白额猛虎。

这花厅看来本还不只这么大，中间却以一道长可及地的黄慢，将后面一半隔开，猛虎便横卧在黄幔前。

这花厅为何要用黄慢隔成两半？黄幔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他自黑暗中悄悄掩过去，这个并非完全因为他胆子特别大，而是因为他深信自己的轻功。

他行动间当然绝不会发出丝毫声息。谁知就在这时，那仿佛睡着的猛虎，竟突然跃起，一声虎吼响彻天地，满院树叶萧萧而落。

第七八章　冤家路窄

花无缺的轻功纵然妙绝天下，怎奈这老虎既不必用眼睛看，也不必用耳朵听，它只要用鼻子一嗅，无论什么人走进这后院，都休想瞒得它——那黑衣人既然已人了后院，此刻只怕已凶多吉少了。

花无缺一惊之下，又不禁叹息。

只见满厅灯火摇动，那猛虎已待扑起，虎威之猛，当真是百兽难及，就连花无缺心里也不禁暗暗吃惊。

但这时黄慢后却传出了一阵柔媚的语声，轻轻道：“小猫，坐下来，莫要学看家狗的恶模样吓坏了客人。”

这猛虎竟真的乖乖走了过去，坐了下来，就像是忽然变成一只小猫。

只听那柔媚入骨的语声带着笑道：“足下既然来了，为何不进来坐坐呢？”

花无缺暗付道：“那黑衣人方才所经历的，是否正也和我此刻一样呢？他是否走进去了？他进去之后，又遭遇到什么事？”

他断定那黑衣人既抱着必死之心而来，就绝对不会退缩的，这花厅纵然真是虎穴，他也会闯进去！

想到这里，花无缺也不再迟疑，大步走了过去！

他正面带着微笑，一步步走进去，就好像一个彬彬有礼的客人，来拜访他的世交似的，黄幔后传出了银铃般的笑声，道：“好一位翩翩浊世佳公子，不敢请教高姓大名。”

花无缺抱拳一揖，道：“在下花无缺，不知姑娘芳名？”

黄幔后嘻嘻笑道：“徐娘已嫁，怎敢能再自居姑娘……贱妾姓白，”

花无缺道：“原来是白夫人。”

白夫人道：“不敢，花公子请坐。”

花无缺竟真的坐了下来，道：“多谢夫人。”

这也是花无缺改不了的脾气，只要别人客客气气地对他，他就算明知道这人要宰了他，也还是会对这人客客气气的。

只听白夫人又笑道：“公子远来，贱妾竟不能出来一尽地主之谊，请公子恕罪。”

花无缺道：“能与夫人隔帘而谈，在下已觉不胜荣宠。”

白夫人忽然大笑道：“我已经算很客气的了，不想你竟比我更客气，咱们这样客气下去，我既不好意思问你是为何而来的，你也不好意思说，这些客气话，不如还是免了吧。”

花无缺微微一笑，道：“先礼而后兵，正是君子相争之道，以在下之见，还是客气些的好，”

白夫人道：“你我无冤无仇，你甚至连我的面都未见到，你怎知我要和你先礼后兵呢？我并没有和你‘兵’的意思呀。”

花无缺道：“陌生之人，昼夜登堂，夫人纵以干戈相待，固亦理所当然也。”

白夫人娇笑道：“我虽然不知道你的来意，但看你文质彬彬，一表人材，又是满腹诗书，出口成章，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的样子，你若像刚才进来的人那副样子，我纵然不会难为你，但别人却放不过你了。”

花无缺长长吐了口气，沉声道：“多蒙夫人青睐，怎奈在下却偏偏是为

了方才那人而来的。”

白夫人道：“哎哟，你难道和那个鬼鬼祟祟的小黑鬼是朋友？”

花无缺道：“夫人若能将他的下落赐知，在下感激不尽。”

白夫人道：“我就算将他的下落告诉了你，你有本事救他出去么？”

花无缺道：“在下在夫人面前，倒也不敢妄自菲薄。”

白夫人大笑道：“好，好个不敢妄自菲薄，既是如此，你就先露一手给我瞧瞧吧，我看你是不是真有能救他出来的本事。”

花无缺微微一笑，道：“如此在下就献丑了。”

他坐着动也没有动，但整个人却突然飞出起来，那张沉重的紫檀大椅，也好像粘在身上了。

白夫人大笑道：“好，有你这样的本事，难怪你说不敢妄自菲薄了，只恐怕……”

花无缺皱眉道：“只恐怕什么？”

白夫人又接着道：“我们这里有两个客人，却瞧着那小黑鬼不顺眼了，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说着说着就打了起来！唉，你那朋友样子虽然凶，却又偏偏不是我那两个朋友的对手。”

花无缺失声道：“他莫非已遭了别人毒手？”

白夫人道：“你那朋友好像是被我的朋友带走了，但带到哪里去了，我可也不知道。”

花无缺不觉呆住了，一时间竟不知怎么做才好。

他也摸不清这位白夫人是何等身份，更摸不清她说的话是真是假，何况，他就算明知她说的是假话，也是无可奈何。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正在发怔。

谁知白夫人却又忽然“噗哧”一笑，道：“但你也莫要发愁，你若真的要找他，我是可以带你去的。”

花无缺喜道：“多谢夫人。”

白夫人竟又叹了口气，道：“只不过我被人关在这里，动也不能动，又怎么能带你去呢？”

花无缺瞧着那在纤手抚摸下驯如家猫的猛虎，呐呐道：“夫人既是此间的主人，此虎又是夫人所养，夫人却是被谁关在这里的，在下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白夫人叹了口气道：“这事说来话长，你先掀起这帘子，我再告诉你。”

花无缺迟疑着道：“莫非是个陷饼？”

白夫人道：“你还说自己本事大，竟连这帘子都不敢掀么？”

花无缺霍然长身而起，一把将那帘子掀开来。帘子一掀，他更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花厅前面一半，陈设精雅，堂皇富丽，但被黄幔隔开的后面一半，却什么陈设也没有，满地都是稻草，只有在角落里放着只水槽——这哪里像是人住的地方，简直像是猪窝、马厩。

这情况已经够令人吃惊的了，更令人吃惊的是，这华衣美妇的脖子上，还系着根铁链，铁链的另一端，深深钉入墙里。

花无缺也像是被钉子钉在地上了，再也动弹不得。

白夫人瞧着他凄然一笑道：“你现在总该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带你去了吧。”

花无缺暗中叹了口气，道：“这……这究竟是谁做的事，是谁……”
白夫人垂下了头，一字字道：“我的丈夫！”
花无缺几乎跳了起来失声道：“你的丈夫？”
白夫人凄然道：“不错，我的丈夫是天下最会吃醋、最不讲理的男人，他总是认为只要他一走，我就会和别的男人勾三搭四。”
花无缺呆望着她，哪里还说得出话来。
白夫人道：“你看我的衣服打扮还不错，又觉得奇怪，是么？”
她长叹接着道：“若有别人瞧了我一眼，他就要将那人杀死，你现在已瞧过我了，你就算不救我出去，他也要找你算帐的。”
花无缺苦笑着道：“在下平生最恨的，就是欺负妇人女子的人，莫说在下还有求于夫人，就算没有此事，在下无论如何也要将夫人救出去的。”
铁心兰伏在黑暗中，等了许久。
忽然间，她听到一声惊天动地的虎吼，但虎吼过后，四下又转于静寂，什么动静都没有了。这没有动静却比什么动静都令铁心兰担心。
她又等了半晌，越等越着急，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终于自藏身处跃出，她无论如何也想去瞧个究竟。
铁心兰纵身跃上了墙头，她刚跃上墙头，突然有灯光一闪——那是特制的孔明灯，一道光柱闪电般从她脸上掠过。
接着，黑黝黝的大殿里，就有一人缓缓笑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铁心兰姑娘。”
铁心兰这一惊，几乎在墙头上冻结住了，嘶声道：“你是谁？”
“姑娘走进来瞧瞧，就会认得我是谁了。”
铁心兰又惊又疑，哪里敢贸然走进这阴森黝黯的大殿。
那人阴恻恻一笑，接着又道：“姑娘既已来到这里，还是进来瞧瞧的好，否则，连姑娘的那两个朋友都走不了，凭姑娘的本事，难道能走得了么？”
铁心兰全身都颤抖了起来！难道连花无缺都已落入别人的陷饼，遭了毒手？
黑暗中那人缓缓道：“石阶旁的柱子下，有盏灯，还有个火折子，姑娘最好点着灯再进来，别人都说我在灯光下看来，是个非常英俊的男人。”
铁心兰又在犹疑：“这又是什么诡计？”
但无论如何，灯光通常都能带给人一些勇气，黑暗中的危险总比较大——于是她寻着灯，燃起。铁心兰紧紧握着灯，一步步走进了大殿。
大殿中哪里有什么人？巨大的香炉,褪色的黄幔,魁伟而狰狞的神像……灯光又像是忽然黯淡了。
铁心兰忍不住打了个寒哄，大声道：“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何要躲起来？”
没有人回答，也瞧不见人影，莫非那木雕的神像，在向一个平凡的女子恶作剧？
铁心兰不敢抬头，却又忍不住抬起头，巨大的山神，箕踞在一只猛虎身上，似乎正在瞧着她笑。
铁心兰几乎忍不住要抛下灯，转身逃出去，铜灯又变得冰冷，她的手已开始发抖。
忽然，神慢后爆发出一阵狂笑声。
一人大笑道：“铁心兰呀铁心兰，你的胆子倒当真不小。”这语声赫然

竟似那木塑神发出来的。
　　但铁心兰反自沉住气了，她也冷笑道：“你既敢请我进来，为何又躲在神像后不敢见我。”
　　那人大笑道：“女人的胆子，有时倒的确比男人大得多，我本想骇你一跳的，谁知道竟被你瞧破机关了。”
　　随着笑声，一个人缓缓自神像后转了出来，飘摇的灯光，照着他苍白的脸，锐利的眸子，他果然是个十分英俊的男人但铁心兰瞧见了这个男人，却比瞧见什么恶魔都要吃惊。
　　她失声而呼道：“江五郎，是你！”
　　江王郎微笑道：“不错，是我，我方才跟你开了个玩笑，你受惊了么？”
　　铁心兰一步步往后退，道：“你……你要怎样？”
　　江玉郎却微笑道：“我们是老朋友了，你看见我还怕什么？”
　　铁心兰连脚趾都冰冷了，脸上却勉强挤出一丝微笑，道：“谁就我还在害怕，我也高兴得很。”
　　她嘴里说着话，脚下还是在往后退，她突然将手里的灯，往江玉郎脸上摔了过去，飞一般逃出了大殿。
　　她突然撞入一个人怀里！
　　铁心兰用不着用眼瞧，已知道这人是谁了，这人穿的衣裳又软又滑，滑得像一条满身都是腥涎的毒蛇。
　　这人的一只手也是又软又滑，他竟然轻轻搂住了铁心兰，柔声道：“你为何要逃？你难道怕我？”
　　铁心兰整个人都软了，整个身子都发起抖来。她竟已没有力气伸手去推。
　　江玉郎轻抚着她肩头，缓缓道：“告诉我，你怕的究竟是什么？”
　　铁心兰努力使自己心跳平静下来，于是她跺着脚道：“我不理你了，你刚刚吓得我半死，我为什么要理你？”
　　她知道自己绝不是江玉郎的敌手，她知道此时此刻，唯有少女的娇嗅，才是她唯一可用的武器。
　　江玉郎果然笑了，大笑道：“你真是个可爱的女人，难怪小鱼儿和花无缺都要为你迷着了。”
　　铁心兰抢着道：“你以为你自己比不上他们两人？”
　　江玉郎眯着眼道：“你以为我比他们两个人如何？”
　　铁心兰道：“他们还都是孩子，而你……你却已经是男人了。”
　　江玉郎大笑道：“你果然有眼光，只可惜你为何不早让我知道！”
　　他将铁心兰抱得更紧，铁心兰简直快要吐出来了。
　　但她却只是娇笑道：“你难道是呆子，你难道还要等我告诉你。”
　　在这微带凉意的微风中，在这寂寂静静的黑暗里，怀抱中有个如此温柔如此美丽的女人……江玉郎纵然厉害，只怕心也软了吧。
　　铁心兰的声音更温柔，缓缓道：“现在，我不妨告诉你，其实我早已……”
　　她已准备了许久，此刻她双臂已蓄满真力，她用尽全身力气，向江玉郎腰眼上打了过去。
　　但她的手刚一动，左右肩头上的“肩井”穴，已被江玉郎捏住了，她的力气连半分都使不出来，江玉郎这恶魔，竟早已看透了她的心意。
　　她只觉江五郎的手沿着她背脊滑了下去，沿着背脊又点了她七八处穴道，她立刻连手指都无法动弹。

但江玉郎的手却还在她身上不停地动着，嘴里咯咯笑道：“ 我知道你已喜欢我了，今天晚上我可不能辜负你的好意，”

他冰冷柔滑的手，已从她衣服里滑了进去。铁心兰全身的肌肤都在他手指下战栗起来。

这是她处女的禁地，如今竟被这恶毒的男人侵入。她只觉灵魂已飞出了躯壳，心已飞出腔子。

她只想死！从江玉郎嘴里发出来的热气，熏着她耳朵。

只听江玉郎吃吃笑道：“ 你不用怕，我会很温柔地对你，非常非常地温柔……你立刻就会发觉，小鱼儿和花无缺和我比起来，的确还都是孩子。”

铁心兰咬着嘴唇，没有喊出来，她知道此时此刻，呼喊和挣扎非但无用，反而会激起江玉郎的兽性。

她已准备接受这悲惨的命运，她闭起眼睛，眼泪涌泉般流了出来。

谁知就在这时，江玉郎的手竟然停住不动了，铁心兰还未觉察这是怎么回事时，江玉郎竟已将她推开。

她无力地倒了下去，倒在地上。她立刻便瞧见了一个女人。

这女人雪白的衣服，苍白的脸，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江玉郎，冷冰的眼睛里，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

江玉郎拍了拍手，强笑道：“ 这丫头当我是呆子，居然想骗我，我怎能不给她个教训．”

那女子还是冷冷地瞪着他，不说话。

“ 你吃醋了么？”他笑嘻嘻地去摸她的脸，又道：“ 你用不着生气，更用不着吃醋，你知道我心里真正喜欢的只有你！”

那女子动也不动地被他摸着，就像是块木头。

那女子终于开了口。她瞪着江玉郎，一字字道：“ 不管你是不是骗我，从今以后，我只要看见你再动别的女人一根手指，我就立刻杀了你，然后再死在你面前。”

第七九章　山君夫人

江玉郎吐了吐舌头，笑道：“ 你真是会多心，有了你这么漂亮的老婆，我还会打别人的主意么？ ” 他搂起铁萍姑的脖子，在她面颊上亲了亲。

她垂下头，眼睛似已有些湿湿的，轻轻接着道：“ 你知道，你不但是我平生第一个男人，也是平生第一个对我如此亲切的人，无论你这么做是真是假，只要你永远这样对我，我就已心满意足了，你就算做别的坏事，我……我…… ” 她咬着嘴唇，再也说不出话来。

铁心兰瞧着她，听到她的话，心里不禁暗暗叹道：“ 这是个多么寂寞的女人，又是个多么可怜的女人，她甚至已明知江玉郎对她是假的，假的她竟也接受，她难道已再也不能忍受孤独…… ”

铁心兰心里又是难受，又是同情。

大殿的神座下竟有条秘道。

这条秘道可以通向几间地室，铁心兰就被铁萍姑送入了一问很舒服的地室里来了。

她立刻发现，那 “ 黑衣人 ” 早已在这屋子里了——他整个软瘫在一张椅子上，显然也已被人点了穴道。

令铁心兰吃惊的是坐在这 “ 黑衣人 ” 对面的少女。

这少女有一双十分美丽的大眼睛，只可惜这双本该十分清澈的大眼睛里，此刻竟充满迷惘之色。

她呆呆地望着那 “ 黑衣人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那 “ 黑衣人 ” 也在望着她却似瞧得痴了。

慕容九怎会也在这里？铁心兰忍不住惊呼出声来。

江玉郎瞧着他们哈哈大笑道：“ 这里也有个你的老朋友，是么？ ”

铁心兰咬紧牙，总算忍住没有再骂出来。

江玉郎走到黑蜘蛛身旁大笑道：“ 蜘蛛兄，又有位朋友来看你了，你为什么不理人家？ ”

黑蜘蛛这才像是自梦中醒来，瞧见了铁心兰，吃惊道：“ 你，……你怎地也来了？ ”

铁心兰苦笑道：“ 我们本来……本来是想来助你一臂之力的。 ”

江玉郎仰头狂笑道：“ 只可惜普天之下，只怕谁也救不了你们！ ”

铁心兰咬牙道：“ 你莫忘了，还有花公子……，

江玉郎似乎笑得喘不过气来，大笑着道：“ 花无缺此刻还在等着别人去救他呢。 ”

花无缺终于解开了白夫人头上的锁链。

他长长松了口气，道：“ 夫人现在可以起来了么？ ”

白夫人身子却已软软的倒在草堆上，喘着气道：“ 我现在怎么站碍起来？ ”

花无缺怔了怔，道：“ 怎会站不起来？ ”

白夫人叹了口气，道：“ 呆子，你难道看不出来，我现在简直连一丝力气都没有。 ”

她称呼竟已从 “ 公子 ” 变为 “ 呆子 ” 了，花无缺只有伸手去扶她的膀子。

但白夫人却像已瘫在地上，他哪里扶得起，若不是他两条腿站得稳，只怕早已被白夫人拉倒在草堆上了。

他只好去扶白夫人的腰肢。
白夫人却又浑身扭曲起来，吃吃笑道：“痒……痒死我了，原来你也不是好人，故意来逗我。”
花无缺脸又红了，道：“在下绝非有意。”
白夫人咬着嘴唇，道：“谁知道你是不是有意的！”
花无缺简直不敢看她的眼睛，扭过头去道：“夫人再不起来，在下就要……”
他实在没法子了，简直连话都不知该怎么说。
白夫人腻声道：“呆子，你这么大一个男人，遇见这么点小事就没主意了么？”
花无缺叹道：“夫人的意思要在下怎样？”
“你扶不起我，难道还抱不起我来么？”她面泛红霞，丰满的胸膛不住起伏……
若是换了江玉郎，此刻不扑上去抱住她才怪，若是换了小鱼儿，此刻却只怕要一个耳光掴过去，再问她是什么意思了。
但花无缺，天下的女人简直都是他的克星。他既不会对任何女人无礼，更不会对她们发脾气。
他甚至直到此刻，还未觉出这娇弱无力的女人，实在比旁边那吊睛白额猛虎还要危险十倍。
花无缺默然半晌，叹了口气，柔声道：“夫人此刻若真的站不起来，在下就在这里等等好了。”
白夫人眼波流转，笑道：“我若是一个时辰都站不起来呢？”
花无缺道：“在下素来很沉得住气。”
白夫人“噗哧”一笑，道：“我若是三天三夜都站不起来，你难道等三天三夜？”
花无缺居然还是不动气，微笑道：“在下知道夫人绝不会让在下等三天三夜的。”
她忽然轻呼一声，跳起来扑入花无缺怀里。
花无缺这才吃了一惊，道：“夫人，你……”
“不好，我……我丈夫回来了。”
花无缺也不禁变了颜色，失声道：“在哪里？”
白夫人全身发抖，道：“在……就在……”
只听外面一人大吼道：“就在这里！”
“砰”的一声，左边的一扇窗户，被震得四分五裂，一条大汉从粉碎的窗框间直飞了进来。
他身上穿着件五色斑斓的锦衣，面色黝黑，满脸虬须如铁，一双眼睛更是神光炯炯，令人不敢逼视。
花无缺早就想推开白夫人了，但白夫人却紧紧搂住他的脖子，死也不肯放松，像是已经怕得要命。
那大汉自然已瞧得目眦尽裂，怒喝道：“臭婊子，看你做的什么事？”
他一跃人大厅，那猛虎就摇着尾巴走过去，就好像只驯服的家大，但这大汉却一拳将这重逾数百斤的猛虎打得几乎飞了起来，扑出去一丈多远，跳起脚怒骂道：“好个不中用的东西，我要你看着这臭女人，你却只知道睡懒觉。”

这猛虎竟连半分虎威也没有了，翻了个身站起来，乖乖的蹲在那里，瞧那垂头丧气的模样，简直连只病猫都不如。

花无缺简直瞧呆了，忍不住道：“阁下暂且息怒，听我一言……”

他不说话还好，一说话那大汉更是暴跳如雷，狂吼道：“我听你什么？我听你个屁，老子前脚一走，你们这双狗男女就不干好事，老子早就知道这臭婊子是天生的贱货，竟会看上你这种小兔崽子。”

白夫人却大声道：“老实告诉你，我们在一起已经有两三年了，只要你一出去，我们就亲亲热热的在一起，你又能怎么样？”

那大汉仰面狂吼，拼命捶着自己的胸膛，吼道：“气死我了！”

但花无缺却比他还要愤怒十倍，嗄声道：“白……白夫人，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你为何要如此？……”

白夫人柔声道：“好人，你怕什么，事情反正已到这种地步了，咱们不如索性跟他讲个清楚反而好，是么？”

花无缺气得手都发起抖来，道：“你……你……”

那大汉厉喝道：“讲清楚也没用，你们这对狗男女若想要老子做睁眼王八，那是在做梦！”

他狂吼着扑过来，一拳击出！

拳风虎虎，竟将满厅灯火都震得飘摇不定，花无缺的衣袂，也被他拳风激得猎猎飞舞！

他实在不想打这场冤枉架，身形一斜，轻轻避了开会！

那大汉更是狂怒，喝道：“好小子，难怪敢偷人家的老婆，原来有两下子！”

喝声中又是三拳击出。花无缺展开身形，连连闪避，能不还手，他实在不想还手。但这大汉非但拳重力猛，而且招式也十分阴险毒辣，武功之高，竟远出花无缺意料之外。

花无缺也实在被逼得不能不回手了。他左拳拍出，右手巧妙地划了半个圆弧。

这正是妙绝天下的“移花接玉”神功。无论是谁，被这种奇异的力量一引，发出的招式，都会反击封自己身上。

谁知那大汉一声虎吼，身子硬生生向后一挫，竟将发出去的拳势，硬生生在半途顿住！

他出拳力道那般猛烈，后防必已大空，此时发出的力道骤然回击，本是任何人也禁受不住的！

花无缺更未想这人竟能破得了“移花接玉”神功，除了“燕南天”之外，这只不过是他所遇见的第二个人！

他委实不能不吃惊，这大汉功力之深厚，竟不可思议！

那大汉瞧着他狞笑道：“原来是移花宫出来的，难怪这么怪了……但你这么点功力，又怎能奈何我白山君，叫你师娘来还差不多！”

他拳式再度展出，力道更强、更猛，竟像是夏的未将威震天下的“移花接玉”放在眼里，现在他更不能不还手了。

这白山君的武功，实已激起了他的敌汽之心，他骤然遇见这么强的对手，也不免想分个强弱高低！

白夫人在一旁拍手娇呼道：“对，不要怕他，为了我，你也该和他拼了！”

这呼声听在花无缺耳里，虽然越想越不是滋味，但现在他已经好像骑上

了虎背下都下不来了。

他每一招，每一拳击出，仿佛都已拼尽了全力，再也没有余力可使了，但他第二拳发出，力道却又和头一拳同样凶猛。

但花无缺身形如惊鸿，如游龙，满厅飘舞，白山君拳势虽猛，空自激得他衣袂飞舞，却还是将他无可奈何。

白夫人娇笑道：“好人，我真还未看出你有这么好的功夫，有你这样的情郎，我还怕什么？你赶紧宰了这老家伙，我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一对永远夫妻了。”

她越说越不像话，花无缺既不能封住她的嘴，又没法子不听，纵然定力不错，却也难免为之分心。那白山君的拳式，却又根本容不得他稍有分心。

白夫人忽然失声惊呼道：“哎哟，小心他下一着虎爪抓心！”呼声中，白山君果然虎吼一声，一爪抓来。

这一招也未见得特别厉害，花无缺向后微一错步，就避开了，心里倒不觉有些奇怪，不知道白夫人为何要突然惊呼起来。

他知道这其中必定是有花样的。

但这时却已没有时间来让他想了，他脚步刚往后一退，左右双膝的腿弯里，已各各中了一点暗器。

他直着身子倒下，还不知道这暗器竟是白夫人发出来的，白夫人却已扑过来，搂住了白山君的脖子，娇喘着道：“我本来以为已爱上了别人，但你们一打起来，我才知道真正爱的还是你，我宁可将天下的男人都杀光，也不能看别人动你一根手指。”

花无缺叹了口气，闭上眼睛，心里直发苦：“唉，女人……”

他现在才懂得小鱼儿为什么会对女人那么头疼了。

只听白山君狂笑起来，笑声越来越近，终于到了他身旁，他眼睛闭得更紧，既不想说，也不想听，更不想看。

白山君却狂笑道：“你现在总该知道我老婆的厉害了吧，谁若沾上她，不倒霉才怪，你年纪轻轻，不像个呆子，怎偏偏做出这种事来？”

花无缺咬紧牙关，也不想辩驳。白山君却一把拎起他衣领，拖起就走。

只觉白山君竟将他放到一张短榻上，又把他翻了个身，面朝下，接着，竟将他的裤子脱了下来。

花无缺骇极大呼，道：“你……你想干什么？”他拼命仰起头，张开眼睛。

只见白山君笑嘻嘻地站在短榻旁，面上绝没有丝毫恶意，手里拿着一块黑黝黝的马蹄铁，缓缓道：“我那老婆暗器之歹毒，昔年连燕南天听了都有些头疼，你两条腿各中一枚，我若不用这吸铁星将它吸出来，你这辈子就休想走路了。”

花无缺又惊又疑，道：“你……你为何要救我？”

白山君忽又大笑起来，道：“你以为我真相信我老婆的话么？”

这时他已自花无缺腿弯里吸出了两根细如牛毛的小针，针虽小，但钉在花无缺腿里时，他全身竟连一丝力气都没有，连手指都动弹不得。

此刻针被吸去，花无缺立刻就奇迹般恢复了力气，翻身一掠而起，眼睁睁望着白山君，道：“你既不信她的话，方才为何……为何要那般恼怒？”

他简直好像坠人五里雾中，再也摸不着头绪。

白山君拍了拍他肩头，笑道：“小伙子，我知道你也被弄糊涂了，好生

坐下来听我说吧。”

花无缺苦笑道：“在下倒的确想请教请教。”

白山君竟也叹了口气，竟也苦笑道：“你可知道，世上有一种奇怪的人，别人若是爱她敬她，她就觉得痛苦，若是百般凌辱虐待于她，她反而会觉得舒服快乐。”

花无缺既觉惊奇，又忍不住觉得有些好笑，道：“世上真有这样的人？”

白山君苦笑道：“自然是有的，我老婆就是其中的一个。”

“她……她怎会这样子的？”

白山君叹道：“据说她从小就是如此，非但从小就喜欢别人虐待她，而且她自己还要虐待自己，到了老年时，这脾气更是变本加厉，竟连普通居室都耽不下去，非要将住处布置成马厩一般，而且还要我用铁链锁住她。”

花无缺叹道：“原来这竟是她自愿如此的，在下本还以为是……”

白山君道：“我虽然知道她有这毛病，但有时还是不忍下手，也不愿意动手，所以她就时常会故意激怒我，为的就是想我揍她。”

花无缺叹道：“今日之事，想来也必定就是为了这缘故了。”

白山君道：“她年华逐渐老去，总以为我会对她日久生厌，移情别恋，所以时常又会故意令我嫉妒！……”

“其实白夫人那些做作全都是多余的，阁下爱妻之心，自始至终，从来也未曾改变过，是么？”

白山君仰首大笑道：“不错，我只顾了她的欢喜，却令朋友你吃了个大亏，这事实在是我夫妻之错，是打是罚，但凭朋友你吩咐如何！”

花无缺整了整衣裳，微笑道：“实不相瞒，在下本来对此事也委实有些恼怒，但听了阁下这番话，却非但对阁下的处境甚是同情，对阁下如此深挚的伉俪之情，更是十分相敬，何况，在下本已作了贤伉俪的阶下囚，本只有任凭阁下处治的。”

他语声忽然顿住，只因他刚走了两步，忽又发现自己虽然已可行动无疑，但一口气到了腰上便再也无法提起。

花无缺缓缓道：“阁下又何苦在我腰畔暗施手脚？”

白山君像是吃了一惊，失声道：“真的么？那想必是我方才为你拔针时，一不小心，又将那游丝针插入你腰畔什么穴道里去了。”

花无缺悠悠道：“就在‘笑腰穴’下。”

白山君像是着急得很，搓着手道：“若在‘笑腰穴’附近，那就麻烦了，我实在不敢胡乱替你拔针，否则若是又一不小心，令那游丝针窜入你‘笑腰穴’里，那是神仙也救不了的，只有眼看着你狂笑三日，笑死为止。”

花无缺默然半晌，道：“既是如此，在下只有告辞，去另外设法了。”

白山君叹道：“你现在若是随意走动，那游丝针也会跟着你气血而动，窜入你‘笑腰穴’里，你纵然十分小心，也走不出七十步的。”

花无缺停下脚步，缓缓转过身，静静地凝注着他，良久良久，才长长叹了口气，苦笑着摇头道：“贤夫妇的行径，的确令人难解得很，尊夫人不愿为人，却愿做马，这且不去说她，而阁下……”

白山君凝注着他，过了很久，才缓缓道：“你真的直到此刻还不知道我是谁？”

花无缺道：“在下见识一向不广。”

白山君笑道：“不错，移花宫门下，自然不会留意江湖侠踪……但‘十

二星相’这名字，你难道也从未听人说过？”

花无缺恍然失声道：“不错，虎为‘山君’，难怪阁下不但以虎自命，还蓄虎为奴，马为‘虎妻’，难怪尊夫人不愿为人，愿做马了。”

白山君大笑道：“你此刻既然已知道我是谁，便该知道‘十二星相’中人，与‘移花宫’乃是死敌，你既已落入我手中，难道不害怕么？”

花无缺神色不动，淡淡道：“阁下若要动手，方才便不必救我，阁下方才既然救了我，想必是有求于我，阁下既然有求于我，我难道还会害怕么？”

白山君又自大笑起来，他笑着笑着忽又沉下脸，沉声道：“不错，我的确有求于你，只要你说出‘移花接玉’这功夫的秘密，我不但立刻放了你，而且你若有所求，我必也件件应允。”

花无缺忽也笑了起来，道：“阁下若以为‘移花接玉’的秘密如此容易便可得到，阁下就未免会大大失望了。”

白山君变色道：“你难道敢不说？”

花无缺悠然道：“世上令人开口的法子有很多，有的以生死相胁，有的以酷刑逼供，有的以财色相诱，阁下不妨都试试看，看是否能令在下开口。”

白山君默然半晌，忽又一笑，道：“我既然无法可想，也不愿白费气力，看来只有一走了之。你愿意留下，就留下，愿意走就走，我也管不了你了。不过你万一要找我时，只要大叫一声，我就会来的，”他竟然真的说走就走，话未说完，已扬长而去。

这一着又出了花无缺意料之外，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只见白山君刚走出门，又回过头来，笑道：“但你也莫要忘记，千万莫要走出七十步，否则大笑而死的滋味，可实在比什么死法都要难受得多。”

第八〇章　义无反顾

花无缺眼见着白山君从这扇门里走出去，他本来也可以跟着走出去的，但他却只怔在那里，动弹不得。他知道白山君的话绝不是故意吓唬他，他虽然还可以走出去，却也不愿以性命来作赌注，赌自己是否能走出七十步。

就在这时，忽听一声虎吼。

厅中的窗户本是紧闭着的，但一声虎吼过后，腥风突起，灯火摇摇欲灭，满堂桌椅，也似将随风而倒！

花无缺不由得耸然色变，猛虎已入了厅堂。

这平阳之虎，竟又恢复了森林之王的威势，虎步虽慢，但每一步似乎带着千钧之力。

只可惜他此刻连真气都不能提起,简直可说是手无缚鸡之力,何况搏虎？猛虎，既已长驱而入；他只有一步步往后退。

那猛虎已逼到他面前，虎尾已如旗杆般耸起，接着而来的是一扑、一掀、一剪，又岂是此刻的花无缺所能抵挡？

花无缺额上冷汗已滚滚落下！眼见他此刻若不向白山君呼救，便难免要被虎爪撕裂！一饱虎吻。

他虽不愿死，将性命看得十分珍贵，但像他这样的人，却又怎甘向别人呼救呢？又是一声虎吼！几上花瓶震落，“ ”的摔成粉碎！

江玉郎已狂笑着走了出去。铁心兰听着他得意的笑声，手脚俱已冰冷。

她知道江玉郎心肠虽毒，胆子却小，若非有十分的把握，能制住花无缺，他此刻绝不会这么得意，这么放心！

眼泪，已一连串从她眼睛里流了出来。

突听黑蜘蛛冷笑道：“到底是女人，死，又有什么大不了，何必哭得如此伤心！”

铁心兰咬着嘴唇，道：“你……你以为我是在为自己伤心？”

黑蜘蛛忽然瞪起眼睛，道：“你难道是为了那姓花的？”

铁心兰垂下了头，黑蜘蛛大声道：“若是小鱼儿死了，你也会如此伤心？”

铁心兰霍然抬起头，瞧了他半晌凄然一笑，道：“他若死了，你以为我还能活下去么？”

“既然如此，你为何又要为别人伤心？……一个女人只能为一个男人伤心，别的男人是死是活，她都不该放在心上。”

铁心兰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道：“我的心事，你不会懂的，永远都不会懂的，任何人都不会懂的。”

铁心兰转目去瞧慕容九——慕容九仍然痴痴地站在那里，连手指都没有动过，就像是永远也不会动了。

铁心兰凄然一笑，道：“你自己岂非是为了救人而来，”

黑蜘蛛大喊道：“不错，我是为了救她而来的！但我是心甘情愿地为她而死，除了她之外，别的女人就算死在我面前，我也未必会伸手的！”

铁心兰凝注着他幽幽道：“但你无论对她多么好，多么真情，她也不会知道的。”

黑蜘蛛怒目瞪着她，一字字道：“我告诉你，我对她好，用不着她知道，也用不着她同样来对我好，我爱她就是爱她，绝没有任何条件！”

铁心兰颤声道：“就算她以后不爱你，甚至根本不理你，你还是要爱她？”

黑蜘蛛大声道：“ 不错，我爱她，并不是为了要她嫁给我，只要她能好好的沿着，我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 ”

铁心兰默然了半晌，目中又流下泪来，黯然道：“ 一个女人一生中，若能得到这样的情感，她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她已可心满意足…… ”

她抬起头，忽然发现慕容九此刻竟也已泪流满面。

铁心兰又惊又喜，大声道：“ 你已能听得懂我们的话？你已能懂得他的意思了么？ ”

慕容九目中虽有泪珠不停地流下来，但目光却仍是一片痴迷。黑蜘蛛面上本已泛起了兴奋喜悦的光芒，此刻光芒又已黯淡。

铁心兰柔声道：“ 你用不着难受，她现在神智虽仍痴迷不醒，但你的真情，显然已感动了她，只要你的心不变，总有一天，她会完全领受的。 ”

突听一人咯咯笑道：“ 总有一天？……嘿嘿，只怕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来了。 ”

江玉郎竟又摇摇摆摆走了进来。

铁心兰吃惊道：“ 你还想来干什么？ ”

江玉郎笑嘻嘻道：“ 我自然是来看你的。 ”他摇摇摆摆走到铁心兰面前又伸手去摸她的脸。

铁心兰骇极大呼道：“ 你……你莫忘了，那位穿白衣服的姑娘江玉郎大笑道：“ 我自然不会忘记她，所以我已给她吃了一副：安神的药，现在她已安安稳稳地睡了，就算喊破喉咙，她也不会听到。 ”

铁心兰全身又不觉颤抖起来，大呼道：“ 只要你碰我一根手指，我就……我就告诉她。 ”

江玉郎格格笑道：“ 不会，你不会告诉她，我保证她醒来时，你已经不能说话了， ”他的手已从她肩头缓缓滑到胸膛。

铁心兰连血都凉了，颤声道：“ 求……求求你，不要这样，求求你杀了我吧。 ”

江玉郎笑道：“ 杀你，我现在为何要杀你？江小鱼儿花无缺的情人，我若不享受，我怎对得起他们。 ”

他大笑着将铁心兰抱了起来，狞笑着又道：“ 老实告诉你，我不惜一切，也要得到你，倒也不是真的看上了你，我只不过是因为花无缺和江小鱼…… ”

铁心兰已听不到他的话，她已晕了过去。

黑蜘蛛虽然将牙齿咬得吱吱作响，却也只有眼见江玉郎抱着她走出门，眼看着她就要被人蹂躏……

猛虎作势欲扑，花无缺已眼见要丧生虎爪。

就在这时，他忽然发现身旁挂着的一幅画，竟然紧紧贴在墙上的，下面的画轴，也紧嵌在墙里。

花无缺已无暇思索，伸手将画轴一拖一扳，整幅画便突然陷入，现出一重门户，他立刻闪身而入。

又是一声震天动地的虎吼，但花无缺已将这秘密的门户阖起。

花无缺虽也想瞧瞧门里的情况，却又实在不敢妄自多走一步——他每走一步，下一步就可能是致命的一步！

但这时门里竟有颤抖的呼声传了出来：“ 求求你，不要这样，求求你杀了我吧！ ”

这赫然竟是铁心兰的呼声。

花无缺热血冲上头顶，再也不顾一切，大步走了过去！

江玉郎扬扬得意，刚想将铁心兰抱出门，忽然发现一个人站在门口挡住了他的去路。

灯光照着这人苍白、愤怒而英俊的脸，竟是花无缺！白山君和白夫人却踪影不见！

江玉郎就像是挨了一鞭子，立刻踉跄后退了几步。

花无缺怒目瞧着他，此刻只要还有一丝真气能提得上来，花无缺也不能再容这阴毒卑鄙的小人再活在世上。

幸好江玉郎也不知道他已无力伤人，纵然再借给江玉郎一个胆子，也万万不敢向他动手的。

花无缺只有在暗中叹了口气，缓缓道：“你还不放了她？”

江玉郎满脸陪笑已恭恭敬敬地将铁心兰放在椅上。

花无缺道：“我也不愿伤你，你……快走吧！”

江玉郎如蒙大赦，一溜烟逃了出去，嘴里犹自陪着笑道:“小弟遵命……小弟遵命！”

黑蜘蛛忍不住狂吼一声，道：“姓花的，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样的人，你为何不宰了他？”

花无缺苦笑道：“杀之既污手，放了也罢。”

他生怕江玉郎还在偷听！自然不肯说出真正的原因。

黑蜘蛛怒道：“你怕玷污了你的那双宝贝的手，我却不怕，你快解开我的穴道，我去找他算帐。”

花无缺怔了怔，他现在又怎有力量为别人解开穴道？他只有装作没听见。

黑蜘蛛大怒道：“你难道也不愿沾我？我难道也会弄脏你的手？”

花无缺只有垂着头，向铁心兰走过去，又走了十几步，才走到她身旁，他只觉这段路长得可怕。

黑蜘蛛冷笑道：“好，很好，原来你竟是这样的人，我们真看错了你！像你这样的人手指若沾着我，我反倒会作呕。”

花无缺暗中叹了口气，无话可说。

他平生从未被人如此辱骂，此刻却只有忍受，只因他此刻若是说出真相，万一被江玉郎听见，大家便谁都休想活得成了——江玉郎此刻唯一畏惧的就是他，而他对江玉郎，又何尝不是步步提防。

这时铁心兰悠悠转醒。

她一眼瞧见了花无缺，泪眼中立刻发出了光，喜极而呼道：“你来了！你果然来了，我就知道没有人能伤得了你，我早已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黑蜘蛛冷笑道：“我若要这种人来救我，倒不如死了还好。”

铁心兰大奇道：“你……你为何要对他这样说话，”

突听一人道：“花公子现在自顾尚且不暇，哪有力气救你们，你们难道还瞧不出来么？你们又何苦逼他？”

狂笑声中，江玉郎又大摇大摆走了进来，花无缺竟眼睁睁瞧着他走进来，一句话也说不出。

铁心兰简直骇呆了，嘶声道：“这……这是真的么？”

花无缺长长叹了口气，缓缓道：“江玉郎，我不愿杀你，你难道真要来

自寻死路？”

江玉郎大笑道：“不错，我就是要来自寻死路，我现在就要将铁姑娘抱走，死在她身上。”

他嘴里虽说得狂，但心里多少还是对花无缺有些畏俱，绕过了他，才敢走到铁心兰身旁，一把抱了起来。

铁心兰大惊呼道：”你……你敢……”

江玉郎瞧见花无缺还未出手，胆子更大了，大声笑道：“我为何不敢？难道我们的花公子还敢对我怎样？”

他抱着铁心兰，一步步退着往外走，眼睛还是瞪着花无缺。

花无缺汗如雨下！

他现在已走了五六步，下一步便可能迈入鬼域！

江玉郎放声狂笑，道：“花无缺呀，花无缺，你为什么不过来？你那一身自命天下无敌的武功，到哪里去了？你难道真要眼看着我将你的情人抱上床么？”

他已退到门口，却故意停了下来。

花无缺全身都颤抖起来，死，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他知道自己若是死了，铁心兰悲惨的命运还是无法改变！

江玉郎的手，又袭上铁心兰的胸膛，好笑道：“你瞧，这是多么软的胸膛，多么嫩的皮肤，这处女的身子，本来是完全属于你的，现在却完全归我了，我要怎么样享受，就可以怎么样享受！”

花无缺忽然一步步走了过去！

他就算明知必死，他就算明知救不了铁心兰，但他也不能眼见着铁心兰被人如此侮辱！

江玉郎笑声忽然顿住了。

他瞧着花无缺已铁青得可怕的脸，吃惊道：“你……你敢过来？”

花无缺深深吸了口气，道：“放下她！”

江玉郎目光闪动，忽然发现花无缺的脸色虽沉重，但脚步却是轻飘飘的，像是一个完全不会武功的人趟路的样子。

江玉郎立刻又放声狂笑起来，大笑道：“花无缺，你吓不了我的！我早已看出，你已被白山君夫妻所伤，武功连一分都使不出来了，是么？”

花无缺咬着牙不说话，还是一步步往前走！

他自然知道江玉郎说的不假，也知道自己正步入死路，但他现在已只有死路一条，别无选择的余地！

江玉郎厉声喝道：“好小子，你真有种！但你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宰了你！”

花无缺暗中叹了口气，又往前走了一步，他忽然发觉死亡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可怕！

铁心兰忍不住嘶声大呼道：“花无缺，求求你，莫要过来呀，我……我没有关系，我对你更没有什么好处，你何必将我放在心上。”

江玉郎狞笑道：“你莫忘记，一个人是只有一条命的！”

花无缺缓缓道：“不错，生命的确可贵，他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交换……”

他微微一笑，接着道：“所以，我若要为一个人而死，也绝不需要你有交换条件，她是否对我好，她是否爱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铁心兰已痛哭失声，再也说不出话来。

黑蜘蛛终于忍不住大喝道：“ 一条好汉子！我黑蜘蛛平生从未向人低头，但对你……我方才错怪了你，现在郑重向你致歉，你……你好生去吧！ ”

花无缺微笑道：“ 多谢。 ”

他又往前走出一步，江玉郎似乎也已被他这种不顾一切的勇气吓呆了，他再也没有想到花无缺竟也会和小鱼儿一样，必要时竟真的会拼命的！生命，在别人看来固然是珍贵无比，但在他们眼中，竟似看得轻淡得很。

第八一章　生死两难

江玉郎见花无缺缓缓向自己走来，终于狞笑道：“好，你既然要死，我就索性成全了你吧！杀个把人，想来也不会妨碍我享受的兴致的！”

他掌心已扣着一把暗器，正待发出去！

谁知就在这时，突见花无缺身子剧烈的颤抖，如被针刺，接着，竟放声狂笑了起来！

笑声有如疯狂，江玉郎更想不到温文尔雅的花无缺，也会发出这疯狂般的笑声，忍不住失声道：”你疯了么？”

花无缺逼出最后一步时，突觉一恨针刺人了他全身最脆弱最柔软的地方，一阵奇异的滋味，又痛又痒，直钻人心里。

他竟突然忍不住疯狂的大笑起来，竟再也遏制不住，但那股被隔断了的真气，却骤然为之畅通！

江玉郎又惊又奇，满把银针，暴雨般撒出！

花无缺狂笑叱道：“你……你敢！”

叱声中举手划了个圆圈，漫天暗器，突然如泥牛入海，无声无息的一起消失，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黑蜘蛛动容道：“好一着移花接玉！”

江玉郎吓得面如土色，大声惊呼道：“你方才难道是在装模作样？”

花无缺道：“不错……哈哈……还不放下她来！”

江玉郎颤声道：“我……我放下她，你就放了我？”

花无缺大笑道：“放……放……”

江玉郎知道他一言既出，重逾千斤，再也不敢噜嗦了，放下铁心兰转身就跑，一眨眼便无踪影！

花无缺不断地狂笑着，心里却已凉透！白山君的话，竟果然不是假的！

花无缺紧咬着牙，却也止不住笑声，他只有暂时不去想这件事，俯身拍开了铁心兰的穴道。

铁心兰瞪大了眼睛讶然道：“你将我们都骗过了，害我们为

你着急，你就觉得很好笑么？”

花无缺知道铁心兰又误会了，却又不能解释，到了这种时候，他还怕铁心兰知道真相后，会为他伤心。

他只有转过身子，先拍开黑蜘蛛的穴道。

黑蜘蛛也大怒道：“你觉得这玩笑开得很好笑么？”

花无缺暗中叹了口气，又有谁能瞧见他心里的痛苦！别人只能瞧见他好像在得意地大笑着，他拉起铁心兰狂奔而出。

黑蜘蛛到底江湖历练较丰，终于也发现有些不对，皱着眉想了想，忽又发现慕容九在呆望着他。

他立刻抛开一切心事，也拉起慕容九奔了出去！

铁心兰是从这条地道进来，自然知道秘室的出口。

他们乘着黑暗的夜色，奔入旷野，满天星群渐隐，山麓下林木沉寂，花无缺的笑声听来也就更刺耳。

铁心兰又忍不住道：“你可以不笑了么？”

花无缺的心已快碎了，几乎忍不住要将真相说出来。

但他忽又想到，与其要让铁心兰等着看他的惨死之况，倒不如还是被她

永远误会下去的好。他反正已快死了，又何必还要叫别人伤心。
铁心兰跺了跺脚，道：“你……你再要这样笑下去我就走了！”
花无缺暗中叹了口气，嘴里却大笑道：“你走吧！哈哈……我反正已知道你爱的不是我……哈哈哈，你快走吧！”
铁心兰身子一震，颤声道：“你真要我走？”
花无缺狂笑着道：“是！”
铁心兰呆视着他，一步步往后退。花无缺却已是仰天狂笑，也不瞧她一眼。
铁心兰咬一咬牙，跺脚道：“好，我走就走，我……我现在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她转身狂奔而出，眼泪却已流落满面。花无缺还是在不停地狂笑着。
他已明知必死，他眼见着他最珍惜的人离他而去，连他拼命救出来的人，也丝毫不谅解他，但他……还是只有不停的笑，不停的笑……
寂静黑暗的山林中，充满了他这凄凉而疯狂的笑声，最后一粒孤星，也沉重地落入死灰色的苍穹里……
花无缺眼泪终于也忍不住流下面颊。
他从小生长的，便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他从来也不知道流泪是什么滋味，但现在……他却在狂笑中落下泪珠！
忽然间，铁心兰又来到他面前，静静地瞧着他。
花无缺赶紧悄悄擦干了泪痕，大笑道：“你又回来作什么？”
铁心兰面上已带着有恐惧之色，颤声道：“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花无缺道：“什么事？……哈哈，我只是觉得你好笑！哈哈哈，你难道连赶都赶不走？”
铁心兰道：”我知道你绝不是这样的人，我不能走！”
花无缺道：“你不走？哈哈，好，我走！”
他还没有转过身，铁心兰已一把抱住了他，嘶声道：“告诉我，你……你是不是受了种很奇怪的伤？”
花无缺大笑道：“我怎会受伤，”
铁心兰只觉他的手已冷得像冰一样，大骇道：“你为何不肯说实话？”
花无缺心如刀割，却还是只有笑，不停地笑。
铁心兰又流下泪来，道：“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变成这样子的，你……”
花无缺狂笑道：“我为了你……哈哈，你还是快去找江小鱼，快去快去！”
铁心兰嘶声道：“我不去，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陪着你，无论谁也不能要我走，”
花无缺道：“江小鱼呢？”铁心兰泪如泉涌，颤声道：“小鱼儿，……我早已忘记他了。”花无缺大笑道：“但你还是忘不了他的，哈哈……爱，并不是交换，哈哈哈，你若爱一个人，无论他怎样对你，你都是爱他的。”
铁心兰：“我……我……”她终于扑倒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
花无缺仰天笑道：“你还是去找他吧……好生照顾他，知道么……哈哈……但望你们一辈子过得快快活活……”
他笑声忽然渐渐远去！铁心兰抬起头时，花无缺已踪影不见了。
她知道自己是永远追不上他的，只有痛哭着嘶声呼道：“花无缺，你这混帐……你若这样死了，我能嫁给小鱼儿么？你若这样死了，我们这一生，又怎么会再有一天快活？”

她用尽力气放声大呼道：“ 花无缺，花无缺……你回来吧！ ”

但这时哪里会再有花无缺的回应？只有冷风穿过树林，发出一声令人断肠的呜咽……

天亮的时候，花无缺生命就将结束！他知道自己的生命简直比一只寒风中的秋蛾还要短促！

但他难道就这样等死么？

花无缺本已绝望地坐下来，此刻却又一跃而起。

他仰天狂笑道：“ 花无缺呀花无缺，你至少现在还是活着的！你至少还可用这短促的生命做一番事！你就算要死，也不该死得无声无息！ ”

天地间响彻了他高亢的笑声。

他返身又向那山君庙飞掠了过去。大殿仍然黑暗而阴森。

花无缺一掠而入，飞起一脚，将那山君神像踢了下来，狂笑着道：“ 白山君，你出来吧！ ”

花无缺狂笑着提起神案，重重摔在院子里，大笑道：“ 白山君，你听着，我虽然要死了，但我也要将你们这些阴毒的人全都杀死，为世人除害！ ”

突听一声虎吼，那吊睛白额猛虎箭一般窜了进来。

花无缺狂笑着迎上去，身形一避，先让过这猛虎不可抵挡的一扑之势，反身一掌，砍在虎颈上！

花无缺身形展动，如游龙天骄，那猛虎哪里能沾着他半片衣袂，三扑之后，其势已竭！

花无缺再拍出一掌，猛虎竟已伏在地上，动弹不得！

后院里竟也是寂无人影！

花无缺满腔悲愤，竟是无处发泄，一脚踢开门户，抓起桌子，远远掷出，桌子被摔得粉碎！

但纵然这整个庄院都被他毁去，却又有何用！

花无缺狂笑大呼道：“ 白山君！白山君！你在哪里！你为何不肯出来与我一战！ ”

他此刻但求一战，纵然不敌战死，也是心甘情愿的！

花无缺但觉一股热血直冲上来，随着狂笑溅出了点点鲜血，有如花瓣般洒满了他的衣衫。

他只觉自己气力似已将竭，身子也摇摇欲倒！他那一股怒气，也似已由厉而衰，由衰而竭。

花无缺忽然发现，此刻只希望有个人在他身旁，无论是谁都没有关系，他实在不愿意寂寞而死！

他只希望战死！却偏偏没有人理睬，他希望死在人群中，却似乎竟已没有力气走出去！

花无缺踉跄后退，噗地倒在椅上，目光茫然凝注着逐渐降临的曙色，只希望死亡也跟着曙色而来。他实已心灰意冷，他竟在等死！

但他却还是忍不住要笑，不停的笑，疯狂的笑，笑出了他自己的生命，却笑不出他心头的悲愤！

他可以逃避一切，却又怎能逃避自己的笑声，这笑声就像是附骨的毒蛆，一直要缠到他死而为止！

他现在甚至已不惜牺牲一切，只求能停住这该死的笑声，他拼命掩起耳朵，却又怎会听不见自己的笑声。

这笑声简直令他发疯，为了使笑声停止，他已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在这时，苍茫的曙色中，忽然现出了一条人影！
晨雾迷漫，如烟氛氲，花无缺终于看清了她的脸，那美丽的脸上，似乎也带着绝望的死色！
白夫人！这人竟是白夫人！她终于还是出现了！
花无缺本来以为自己一见了她就会冲过去的，谁知此刻竟只是呆呆地坐着，呆呆地望着她。
花无缺又以为她一定是要来杀他的，谁知她也只是静静地站在他面前，静静地瞧着他。
花无缺忽然狂笑道：“你来的正好，既来了为何还不出手？”白夫人只是瞧着他竟不说话。
“原来你只是来看着我死的么？”白夫人还是不说话。
“很好，无论你为何而来，我都很感激你，我正在觉得寂寞。”
白夫人竟忽然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道：“可怜的人，你竟连求生的勇气都没有了么？”
花无缺心里一阵绞痛，嘶声笑道：“你一心只求我速死，却反来要我求生，你难道还觉得我的痛苦不够？”
白夫人道：“但我也知道我是对不起你的，只求你能原谅我，”
花无缺狂笑道：”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话？难道又想来骗我么？”
白夫人黯然垂首，道：“我也知道你是绝不会相信我的，但……但你能跟我去瞧一样东西么？”
花无缺动也不动地坐着，笑声已嘶哑。
白夫人抬头凝注着他，颤声道：“我只求你这一次，无论如何，这对你也不会再有什么伤害是么？”她目中竟似真的充满了哀求之色。，花无缺嘶声笑道：“不错，我既已将死，还有什么人能伤害我？”他终于还是跟着她走了出去。
穿过几间屋子，花无缺赫然发现竟有个人倒悬在横梁上，全身鲜血淋漓，一柄长刀穿胸而过。
花无缺失声道：“白山君死了！”
狂笑声掩去他语声中的惊讶之意，他语声中甚至还有些失望，却绝没有高兴的意思，他虽想与白山君一战，虽想将此人除去，但骤然见到此人死状如此之惨，想到一个人生命之短促，竟不觉兴起兔死孤悲之感。
白夫人缓缓道：“我要你亲眼瞧见他的尸身，也正是因为我觉得对不起你……”
花无缺道：“你杀了他？”
白夫人黯然长叹了一声，道：”不错，是我杀了他！”
花无缺踉跄而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白夫人偷偷瞟了花无缺一眼道：“我那么样对你，只因我一心还在想挽回他的心，我为了他，不惜伤害任何人，不惜做出任何事……“
她目中泪珠又一连串落了下来，几乎泣不成声。
花无缺道：“但你既然如此对他，为何又杀了他？”
她忽然返身扑到花无缺怀里，放声痛哭道：“他竟丝毫不念夫妻之情，他……他……他竟要杀我！”花无缺竟没有推开她。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不忍推开一个在他怀中痛哭的女人——一个痛哭

的女人，伏在一个狂笑者的男人怀里痛哭，旁边还倒悬着一具鲜血淋漓的尸身，这情形之怪异诡秘，当真谁也描叙不出。

花无缺道：“ 所以……你就杀了他。 ”

白夫人道：“ 我本来虽然不借为他而死的，但他真要来杀我时，我却再也忍受不住，二十年来所受的折磨和委屈，二十年来的冤苦和悲痛，全都在这一瞬间发作出来，我忍不住抽出了刀，一刀向他刺了过去！ ”

她惨然接道：“ 我本也以为这一刀大概伤不了他，谁知他从未想到我会反抗，竟毫无防备之心，我这一刀，竟真的……真的将他刺死了！ ” 花无缺又能说什么？他笑声已渐渐嘶哑，腿已渐渐发软。他一身气力，竟已都被笑了出去！花无缺忽然道 :“ 过去的事，不必再提，我……我绝不会再恨你…… ”

白夫人道：“ 你原谅了我？ ”

花无缺点了点头，又道：“ 你话已说完了么？ ”

白夫人道：“ 我该说的都已说了，你……你难道没有话要对我说？ ”

花无缺道：“ 我……我只望你…… ”

他自然希望白夫人能止住他这要命的笑声，但到了这地步，他竟然还是无法在女人面前说一句恳求的话。

白夫人静静瞧了他半晌，黯然道：“ 其实用不着你说，我也早该为你起出笑穴中那恨销魂针的，但你方才用力过度，针已入穴极深，我也无力为你起出来了。 ”

花无缺心里一阵绞痛，突然推开了白夫人转身而行，到了此刻，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已注定，只有笑死为止！

谁知白夫人却又拦住了他的去路，道：“ 你现在还不能走。 ”

花无缺再也忍不住怒气上涌，却又勉强压了下去，道：“ 事已至此，你为何还要留下我？ ”

白夫人道：“ 世上还有个能救你的人，我虽然无力救你，但却能将你的性命延长三天，三天内我就可以带你去找到那个人，你若想活下去，你就该有勇气去求他！你年纪轻轻，求人并不可耻，不敢活下去才真正可耻。 ”

花无缺嘎声笑道：“ 我纵去求他，他也未必会救我，我又何苦…… ”

白夫人截口道：“ 我很了解那个人，只要你去，他一定会救你的。 ”

她缓缓接道：“ 何况，你并不是去求他，你只不过去治病而已，一个人生了病而不去就医，这人并不可敬，反而可笑！ ”

她翻来覆去的解说，花无缺心终于动了，一个人无论多么不怕死，有了生机时还是不愿意死的。

花无缺终于点了点头。对如此真挚的恳求，他永远都无法拒绝的。